The Earth Chronicles IV

《地球编年史》第四部

来自美洲的难以置信的证据显示：公元前3000年
外星巨人用他们的超级文明彻底改变了新大陆

失落的国度

The Lost Realms

[美] 撒迦利亚·西琴/著　张甲丽　宋易/译



以30种语言畅销20周年的最新修订版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失落的国度/［美］西琴 著 张甲丽 宋 易 译 —重庆：重庆出版社，2010.6
（地球编年史）
ISBN 978-7-229-01815-3

Ⅰ. ①失… Ⅱ. ①西… ②张… Ⅲ. ①印加文化—通俗读物②玛雅文化—通俗读物 Ⅳ. ①K778.2-49 ②K731.2-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05588号

失落的国度
The Lost Realms
［美］撒迦利亚•西琴 著 张甲丽 宋 易 译

出 版 人：罗小卫 丛书策划：刘太亨 刘 嘉
责任编辑：罗玉平 装帧设计：味计设工作室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邮政编码：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海阔特彩色数码分色有限公司制版
重庆大学建大印刷厂
（重庆市沙坪坝区沙北街83号 邮编：400045）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023）68809425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17 字数：190千
2010年6月第1版 2010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9-01815-3
定价：36.00元

“《地球编年史》关注的焦点终于转移到了美洲……而一切依然如此神奇！”

——《灯塔》季刊（*The Beacon*）

☢ 在哥伦布之前的公元前3000年，是否早已有人到达了美洲？他们是谁？从何而来？

☢ 玛雅、阿兹特克、奥尔梅克、托尔特克、印加……这些突然出现并且突然消失的美洲古代文明是一个孤立系统，还是《圣经》中该隐的迁移之地？

☢ 出于对黄金的需求，降临于苏美尔的外星诸神也成为了美洲的诸神？最终，他们又如何把亚特兰蒂斯的传说带回了地中海？

“出色的学识与完备的证明！”

——《UFO》杂志（*UFO Magazine*）

“以高度的科学知识完成对美洲史前文明的探索，令人难忘。”

——《科学与宗教新闻》杂志（*Science & Religion News*）

中译本总序

对一个读者——至少是我本人——来说，这可能是有史以来最伟大、最具说服力而且也最陌生的关于太阳系与人类历史的知识体系。它是如此恢宏、奇诡、壮丽，使我首次意识到，当我们终于有机会和能力追寻人类起源的真相时，才发现事实竟然比想象或幻想更加不可思议。而此前，人类也许并不知道，其实我们一直就置身于创造的奇迹之中，或者，我们本身就是一个被创造的奇迹。

我相信，大多数对人类进化有兴趣的人都将对这个系列的图书保持一种开放的态度，同样，对《圣经》故事以及大洪水之前的历史感兴趣的人，也可能会持有同样的阅读姿态。你是否思考过，为什么我们这个种族是地球上唯一的高智能物种？你是否想过，为什么从古代的哲人到现代的科学家，都无法完全回答我们从哪儿来？或者你是否知道，为什么希腊词汇anthropos（人类）的意思是“总是仰望的生物”？甚至连earth（大地，地球）一词都是源于古代苏美尔的e.ri.du，而这个词的本意竟是“遥远的家”？

撒迦利亚•西琴在《地球编年史》系列图书中回答的远不止这些。

西琴是现今仅有的少数能真正读懂苏美尔楔形文字的学者之一。他穷尽一生的时间探究着我们的起源，当然这些研究要证明的绝对不是一群下树的猿猴怎样奇迹般地成为了人。作为一位当代伟大的研究家，他既利用了现代科学的技术，又从古代文献中窥知了那些一度处于隐匿状态的“神圣知识”。而这些神圣的知识所包含的内容，正是我们是谁，我们从哪儿来，甚至，我们往何处去。从《地球编年史》的第一部《十二个天体》的出版，到第七部《末日：审判与回归的预言》的出版，其间耗时达三十年。而他在这三十年间所得到的成果，对于全人类来讲，价值都是无法估量的。

他的观点是：人类种族是呈跳跃式发展的，而导致这一切的是在30万年前的星际旅行者。他们在《圣经》中被称为“纳菲力姆”（中文通行版《圣经》中将其误译为“伟人”或“巨人”），在苏美尔文献中被称为“阿努纳奇”。与《圣经》中所记载的神话式历史不同，他通过分析苏美尔、巴比伦、亚述文献和希伯来原本《圣经》，替我们详细再现了太阳系、地球和人类这一种族及其文明的起源与发展历程。同时也证明了伊甸园、大洪水以及《圣经》中的英雄人物是史实而非神话。他的研究成果让进化论与《圣经》不再相互抵牾，这一点是空前的，

人们有可能会在他的理论中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认同感，而这样的认同感不是进化论或《圣经》能单独带来的。

西琴发现，借助现代科学手段而得来的天文资料，竟与古代神话或古代文明的天文观有着惊人的相似。令人震惊的是，数千年前的苏美尔文明的天文观甚至是近代文明所远远不及的。哪怕是现在，虽然天文学家已经发现了“第十二个天体”尼比鲁的迹象，但却无法证明它的实际存在；而位于人类文明之源的古代苏美尔，却早就有了尼比鲁的详细资料。《地球编年史》充当了现代科学和古代文献之间的桥梁，在现代科学技术和古代神话及天文学的帮助下，西琴向我们全面诠释了太阳系、地球以及人类的历史。

西琴的另一个重要成果是发现真正的人类只有30万年的历史，而非之前认为的有着上百万年历史的观点。而这是基于他对最古老文献的研读，对最古老遗址的考察，以及对天文知识的超凡掌握。借助强有力的证据，他向全世界证明，人类的出现是源于星际淘金者阿努纳奇的需求。人类是诸神的造物，这一点在《地球编年史》中有着完美的科学解释。

不过，这套旷世之作的重点并不仅仅止于此。笔者曾在玛雅抄本中看到，其历法中“第四个太阳纪元”的最后一天是2012年12月21日，由此不少人认为这就是所谓的世界末日，同时也有不少人将其视为谬论。事实上，玛雅历法认为，在2012年年底的那个冬至日之后，人类、地球乃至我们的整个星系，都会进入全新的“第五个太阳纪元”。在这套书中，撒迦利亚•西琴为这样的说法给予了科学的论证——当然，并不是论证“世末论”。在《地球编年史》中，我们能看到古代各文明神话中对于“神圣周期”的理解竟然出奇地一致。与这个周期相关的正是太阳系的第十二名成员，被称为“谜之行星”的尼比鲁，即阿努纳奇的家园。所谓的“末日”——如一万多年前的大洪水——是尼比鲁与地球持续地周期性接近的结果，而人类文明就是在这一次次的“末日”中走向未来。

在笔者看来，《地球编年史》是一部记录地球和地球文明的史书，它传递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思想和观点那么简单。它是一本集合了最新发现和最古老证据的严肃的历史书，从“只有诸神在地球上的时代”开始，讲到众神如何建立地球太空站与居民点，讲到“原始人工人”被创造的年代，讲到他们作为人类“在大地上繁衍壮大”并如何“打扰恩利尔”，于是，到了距今1万年前，诸神决定不把巨大潮汐波即将到来的消息告诉人类。但“造人计划”的领袖“恩基”，却将其泄露给了“阿特拉-哈希斯”，并指导他造了一艘潜水艇“方舟”，带上“洁净的生物”存活了下来。

而对未来，撒迦利亚•西琴同样有着科学的预测。按照古代神话中“神圣周期”的推算，以及最新的天文学研究成果，表明一次巨大的事件就快发生了。凡是接触过各古代神话的读者都应该不曾遗忘，诸神曾向我们许诺：“我们还会回来。”那么，如果他们真的以某种身份存在的话，人类与造物者的再一次相会，是否就在公元2012年呢？

我不禁想起17世纪英国语言学家约翰•威尔金斯（John Wilkins）创造的一个词：EVERNESS，他用它来更有力地表达“永恒”之意。而阿根廷诗人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Jorges Luis Borges）以此为名，写下了一首杰出的十四行诗，仿佛是在与西琴所关注的领域相呼应：

> 不存在的唯有一样。那就是遗忘。
> 上帝保留了金属，也保留了矿渣，
> 并在他预言的记忆里寄托了，
> 将有的和已有的月亮。
> 万物存在于此刻。你的脸，
> 在一日的晨昏之间，在镜中，
> 留下了数以千计的反影，
> 它们仍将会留在镜中。
> 万物都是这包罗万象的水晶的，
> 一部分，属于这记忆，宇宙；
> 它艰难的过道没有尽头，
> 当你走过，门纷纷关上；
> 只有在日落的另一边，
> 你才能看见那些原型与光辉。

《地球编年史》——这套被翻译为三十种语言的全球畅销书——竟然是在第一本发行三十周年之后才被引入中国的。而在这三十年前，是另一个长达三十年的研究过程。也就是说，对我们而言，这是一次半个多世纪的等待。

宋　易

2009年4月1日于成都

目 录

再版序

《地球编年史》系列丛书的第四部——《失落的国度》，已经成为去“新世界”探访前哥伦比亚文明（pre－Colombian civilizations）的旅行者的一本必备书。它之所以有如此际遇，不仅仅是因为它极其详尽地描述了那里的主要考古学遗址，更是由于书中还创造性地发现并介绍了这些遗迹与“旧世界”千丝万缕的联系，以及——这一点非常重要——这些貌似孤立的史前文明其实与我们这个行星上所有神与人的传说源于一体。

就像这个系列丛书的其他几部所遭遇的情形一样，自从本书首次出版以来，新的探索发现和科学进步一直在有力地支撑和增强该书的基本观点和最终结论。关于史前时期的移民潮，人们曾经断言，面对这么多不利条件，最早的移民不可能在冰河时期从北方横跨大陆到达美洲，而只可能从南方乘船穿过太平洋到达美洲。而本书却在一开始就把这条被人们认为不可能的移民路线视为真实的事件，并指出它渊源有自，是基于中美洲及南美洲古老的传说或神话之上的。后来，那些新的科学发现更加坚定了作者这个长时间以来信奉的人类史前传说。但这些看法或理论对其他一些学者来说，则是将其作为想象出来的神话而没有纳入学术考虑的，而它们实际上是真正发生过的史事，是远古知识在今天的残留记忆。

对于史前美洲那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时代而言，新的发现肯定了它真的存在过，并为新大陆带来了文明的曙光。同时，这些新发现也进一步支持了本书关于新世界与旧世界之间有着千年以上的联系的结论。而且，对于众神体系的身份的重新识别，也确认了两个世界文明的胶着——苏美尔/赫梯文明中的上帝阿达德（Adad）/特舒卜（Teshub），在南美文明中是以印加（Incas）创世神维拉科查（Viracocha）的面貌出现的；而苏美尔/埃及文明中的大神宁吉斯泽达（Ningishzidda）/透特（Thoth），则是中美洲文明中的“羽蛇神”奎扎科特尔（Quetzalcoatl）。

两个似乎毫无联系的事件最终阐明了我们关于非洲-奥尔梅克（Olmec）之谜的结论的正确性。这使我得以在本书中指出：他们与透特一起，在公元前3113年来到了中美洲。

在2000年，又出现了最新的证据——美国宇航员戈登•库珀（Gorden Cooper）在他的《信仰的跳跃》（*Leap of Faith*）一书中，回忆了他是如何被派

遣到墨西哥，以及他的团队又怎样误入了奥尔梅克的废墟遗址。官方的历史学家因此被召集。“关于废墟的年代，”库珀写道，“可以肯定是公元前3000年。”他曾给了我一段他们探访废墟时的录像，在其中，奥尔梅克文明的年代被再次确认为公元前3000年。

蓄须人（Bearded Ones）——明显是近东的人——的奥秘依旧难解，但他们出现在玛雅（Mayan）时代的结论已经被推翻。也许正是他们将亚特兰蒂斯（Atlantis）的传说带回了地中海地区。如果是这样，亚特兰蒂斯的传说将是人类记忆的反映——而本书也正是如此。

撒迦利亚·西琴

2006年10月于纽约

前言

在欧洲编年史上，新大陆的发现刻有埃尔杜拉多（El Dorado，“黄金国”）的深深印记——即对于黄金的疯狂找寻。但征服者几乎没有意识到的是，他们不过是在对地球上这片“新”的土地进行重新搜索而已，因为同样的工作在很多个世纪前早就发生过了！

然而，当新的进入者一旦发现在他们之前，财富就已经被触及，则不免沉浸于那些关于贪婪的传说，和对更多无度掠夺和肆意破坏的记录之中。而类似的情景也发生在旧大陆，在《旧约》中，也有关于那个时代欧洲人遭遇文明时是多么困惑的记载。现在，这一切和旧大陆是如此相似：王国和皇宫，城市和圣域，艺术和诗歌，同天空一样高的庙宇，祭司——以及类似于十字架的象征物和对创造者的全部信仰。最后，还有关于那个须发皆白的大神的传说：虽然他已经死去，但承诺一定会回来。

困扰着西班牙征服者的玛雅人、阿兹特克人（Aztecs）、印加人的神秘及他们的先祖之谜，在500年后的今天，也依然使学者们以及像我们这样的门外汉们感到困惑。

如何、何时并且为什么会有如此伟大的文明出现在新大陆上，这难道仅仅是巧合：我们对于他们了解得越多，他们就越显现出其承袭了古老欧洲的文明？

答案只能在那些可以被接受的事实中找寻，而不是那些所谓的神话。我们的论点是，地球上确实存在“那些从太空来到地球的”阿努纳奇人。

而本书再次对此提供了证据。

托莱多（Toledo）是位于马德里(Madrid)以南约一小时车程的安静的乡下小镇，然而任何一个去西班牙的游客都不会错过参观它的机会，它的围墙里仍然保存着富含多样文化和历史印记的古迹遗产。

据当地传说所述，它起源于公元前2000年，由《圣经》里讲到的诺亚的后代所建。许多人坚持认为它的名字来自于希伯来（Hebrew）语中的托莱多(意为“一代历史”)。它古老的房屋和壮观的礼拜堂，见证了西班牙的基督教化——摩尔人（The Moors）的起起伏伏，穆斯林（Moslem）的统治以及对辉煌的犹太遗产的根除。

1492年，对于托莱多，对于西班牙以及所有国家都是极为重要的，在那一年，历史延长了3倍。所有这些事情都在西班牙——一个地理上称为伊比利亚（Iberia）的国家——发生。对这个名字唯一的解释，是只有那里最早的定居者可能知道的希伯来词汇伊比利（Ibri）。伊比利亚的一些重镇已经被穆斯林占有，当1469年阿拉贡王国的费迪南德（Ferdinand of Aragon）和卡斯蒂利亚王国的伊莎贝拉（Isabella of Castile）结婚后，伊比利亚半岛里战火不断的列国才第一次得到统一。在统一的10年时间里，他们发动了击退摩尔人的军事行动，使得西班牙团结在天主教的旗帜下。在1492年1月，摩尔人随着格林纳达（Granada）的沦陷被彻底击败，西班牙终于成为了一个基督教国家。同年3月，国王和王后签署了驱逐令，到那一年的7月31日，所有不转信基督教的犹太人都要被驱逐。还是当年的7月3日，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就是对于西班牙人来说的哥伦布，以西班牙的名义出航寻找西去印度的路线。

哥伦布在1492年10月12号看到了陆地，并在1493年1月返回了西班牙。为了证明其航海成功，他带回来4个“印第安人”。为了给他领导的第二次更大规模的探险提供有正当理由的论据，他带来了从当地人以及传说的城市——黄金城获取的大量黄金饰品，那里的人们从头到脚戴着黄金手镯，并用黄金装饰脖子、耳朵和鼻子。所有这些黄金，都来自于城市附近储量丰富的金矿。

在第一批黄金从新大陆带到西班牙后，虔诚的、被人称为“天主教母”的伊莎贝拉命令要精心保管它，并将其赠送给托莱多大教堂，那是西班牙天主教统治集团里的传统所在地。时至今日，当游客被引领参观大教堂的宝库，即一间由深色格纹所保护，充满了几个世纪前捐赠给教堂的珍贵物品时，我们还可以看到（但不能触摸）那些由哥伦布带回来的第一批黄金。

现在广泛认可的是，当年的航海旅行远不止是寻找去印度的新路线。有力的证据表明，哥伦布是一个被迫改变信仰的犹太人；有着同样转变的他的赞助人，应该看到了一个通往自由土地的途径。费迪南德和伊莎贝拉有着对天堂之河的发现和永葆青春的幻想。哥伦布自己也只在他的个人日记里，提到过一些神秘的野心。他视自己为有关新时代的远古预言的履行者，而这个时代始于在地球的尽头发现新大陆。

但是哥伦布足够理智地认识到，在他从首次航海带回的信息里，黄金的提及是最受人瞩目的。他坚信“贵族会向他展示”“黄金诞生”的神秘之地，因此成功说服费迪南德和伊莎贝拉为他的第二次航海提供更大规模的舰队，接着会有第三次。然而，到了那个时候，国王派遣了许多大臣以及随行的人，他们监督并干预着哥伦布这个舰长的行动和决定。这种不可避免的冲突，在哥伦布被囚禁着返回西班牙的途中加剧，理由仅仅是他曾虐待一些手下。尽管国王和王后立刻释放了他并给他提供了金钱赔偿，但他们也承认，哥伦布是一个好舰长但不是一个好长官，而且很明显，他不能逼迫印第安人说出黄金城的真实地点。

而哥伦布更多地依靠古代预言和《圣经》引文来与之对抗。他搜集所有的资料写成了一本书，名叫《预言之书》（*The Book of Prophecies*），呈献给国王和王后。目的是使他们相信，西班牙是注定统治耶路撒冷的，而哥伦布是被上天挑选出来成为第一个发现黄金诞生之地的人，并以之来实现那个目标。

费迪南德和伊莎贝拉是《圣经》的信徒，他们于是同意哥伦布再航行一次，尤其是被他声称曾经发现天堂四条河里其中一条河的入海口（现在称之为奥里诺科河［Orinoco］）的言论所信服；像《圣经》里所说，这些河流中的其中一条叫比逊（Pishon），是围绕着哈腓拉全地（land of Havilah）的，“那是黄金诞生的地方”。

但这最后一次的航行碰到了比以往三次更大的困难和痛苦。哥伦布于1504年11月7日返回西班牙，关节炎使他变跛，而且瘦得皮包骨头。还没到月底，王后伊莎贝拉就去世了；尽管国王费迪南德仍对哥伦布有好感，他还是决定，让其他人编写由哥伦布准备的最终备忘录，备忘录里，他编纂了新大陆里主要黄金资源存在的证据。

※

“伊斯帕尼奥拉岛（The island of Hispaniola）将为你不可抗拒的权威提供所有所需的黄金，”哥伦布就目前由海地和多米尼克共和国分管的那座岛，向他忠实的资助者保证。西班牙殖民者在那里把当地印第安人当奴隶劳工来用，的确成功地挖掘出大量的黄金；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西班牙的国库从伊斯帕尼奥拉岛运来价值相当于50万枚金币的黄金。

事实证明，西班牙人在伊斯帕尼奥拉岛的经历，将在广阔的大陆里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短短二十年间，本地人逐渐灭绝或者逃走，金矿也逐渐枯竭，西班牙人的幸福感转变成了失望和绝望，他们在寻找财富的路上变得更加大胆，继而在更多未知海岸登陆。其中一个早期的目的地就是尤卡坦半岛（Peninsula of Yucatan）。1511年，到那里的第一批西班牙人是遇难船只的幸存者；而到了1517年，三艘船在弗朗西斯科•赫尔南德斯•德•科尔多巴（Francisco Hernandez de Cordoba）护航下，从古巴驶达尤卡坦，目的是取得奴隶劳工。令他们惊奇的是，他们竟然遇到了石头建筑、庙宇以及上帝的神像；而对本地居民（西班牙人把他们称为“玛雅”）来说，不幸的是，这些西班牙人也“发现了一些他们以前拿到过的黄金制品”。

西班牙人到来的记录以及对尤卡坦的征服，主要基于弗瑞•迭戈•德•兰达（Relacion de las cosas de Yucatan）在1566年写的名为《有关尤卡坦》（*Relacion de lascosas de Yucatan*）的报告。迭戈•德•兰达说道，赫尔南德斯和他的伙计曾冒险探秘巨大的阶梯金字塔、动物的神像和雕塑，以及庞大的内陆城市。然而，他们想要抓获印第安人时遭遇猛烈战斗，甚至动用了船上的加农炮。他们伤亡惨重，赫尔南德斯自己身负重伤，只能被迫撤退。但是当他刚回到古巴就建议进行进一步的探险，为了那片富饶的土地，更为了黄金。

一年后，另一只探险队离开古巴前往尤卡坦。他们在科苏梅尔岛（The island of Cozumel）登陆，接着发现了新西班牙（1521年，西班牙在美洲设立的殖民地总督辖区）的帕奴可（Panuco）和塔巴斯哥(Tabasco)省。西班牙人这次不仅用武器，而且用拿来交易的众多商品武装自己，因为他们既碰见了有敌意的印第安人也碰见了友好的印第安人。他们看到了更多的石制建筑物和纪念碑，触摸了以尖锐的黑曜石为尖端的弓箭和长矛，并仔细观察了人工打造的物品。许多东西是石制的，普通或不太珍贵；其他像黄金一样闪亮，但经过仔细检查证实只是铜制的。与期待相反的是，那块土地里黄金物品很少，而且没有矿产，没有金矿，也没有其他金属。

那金子呢，即使很少究竟在哪里呢？他们通过交易得到了信息，玛雅人说，黄金来自于西北方，那里是阿兹特克的领土，资源充足丰富。

在墨西哥心脏地区的丘陵地带，有关阿兹特克王国的发现和征服，历史上与一个名为赫尔南多•科尔提斯（Hernando Cortes）的人有关。1519年，他率领由11支船队组成，包括600名船员、大量珍贵稀有的马匹的真正的舰队，从古巴出发。他慢慢地在尤卡坦海湾海岸前进，停泊、上岸、重新上船。他在玛雅文化影响衰弱、阿兹特克开始占统治地位的区域建立了基地，并命名为维拉克鲁斯州（Veracruz）——此地至今仍然以此命名。

在那个令西班牙人万分惊奇的地方，阿兹特克统治者的使者似乎要欢迎他

们并赠与其精美的礼物。根据目击者博纳尔•迪亚兹•德尔•卡斯蒂略（Bernal Diaz del Castillo）在《对新西班牙征服的历史》（*Historia verdadera de la conquista de la Nueva España*）一书中的描述，礼物包括“一个像太阳的轮子，车轮一样大，上面有很多图片，由纯金打造，让人叹为观止，后来有人称了它的重量，说它值一万多美元。”另外一个更大的轮子，“银制的，模仿月亮，惟妙惟肖。”还有一个帽檐都填满黄金颗粒的头盔；由稀有的绿咬鹃鸟（Quetzal bird）羽毛制作的头饰（这个收藏品仍在维也纳民族博物馆里珍藏）。

使者解释说，这些礼物是他们的皇帝蒙特苏马（Moctezuma）献给神圣的绿咬鹃科特尔（Quetzal Coatl）的，实际上，它就是阿兹特克的“羽蛇神”奎扎科特尔（Quetzalcoatl），很久以前因战争之神所迫，离开阿兹特克之地的大恩人。在众多追随者的簇拥下，它前往了尤卡坦，然后朝东走，发誓要在“一苇”（1 Reed）年它生日那天重返故地。在阿兹特克历法中，所有年每52年循环一次，因此它发誓回归的那个“一苇”年，每52年才会出现一次。在基督教历法中，1363年，1415年，1467年，1519年这几个精确的年份里，它将回归。而赫尔南多•科尔提斯正好于1519年在阿兹特克领域入口东边的水域里出现。科尔提斯像羽蛇神一样满脸胡须佩戴头盔，看上去像要实现那个预言了。

阿兹特克统治者提供的礼物并不是随意挑选的，而是富含象征意义的。提供成堆的黄金颗粒，是因为黄金是属于神的神圣的金属。代表月亮的银色磁盘，是因为一些传说声称，羽蛇神在返回天堂后，把月亮当成住所。羽毛头饰和装饰丰富的衣服是为神的回归而准备的。黄金磁盘则是描述52年的循环，以及标注回归之年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历法。目前已经发现这种石制的而不是纯金打造的历法（见图1）。

勘误

因印务工作疏漏，本书在印制过程中遗漏插图一帧（图1），现补印附上。特此致歉！



图1

究竟西班牙人有没有理解这些象征意义，我们无处可寻。如果他们理解了，他们也没有尊重它。对于他们来说，这些物品只代表一样东西：在阿兹特克帝国里等待他们发掘的大量财富的证据。这些在众多手工珍宝中举世无双的物品，于1519年12月9日从墨西哥运到西班牙塞维利亚（Seville），由科尔提斯指挥，把第一艘运宝船送回了西班牙。因为西班牙国王费迪南德的孙子查理一世（Charles I）以及其他欧洲国家元首，如古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Charles V），当时在佛兰德斯(Flanders)，所以船只驶往了布鲁塞尔（Brussels）。这些黄金贮藏物除了有象征意义的礼物外，还包括了许多鸡、狗、虎、狮、猴的金色小塑像以及黄金弓箭。但最令他们惊叹的还是“太阳碟”（Sun Disk），直径79英尺，有四枚金币那么厚。著名画家和艺术家阿尔布莱希特•丢勒（Albrecht Durer）看到这些来自“新黄金大陆”的珍宝时，写下以下一段话：

> 这些物品都非常珍贵，它们价值十万荷兰盾。我有生以来从没见到过如此让我感到无比雀跃的东西。当我看到这些令人惊叹的艺术品时，我不由为遥远国度里那些能工巧匠感到不可思议。事实上，对我面前的东西，我再怎么说也是不够的。

但无论“这些东西”拥有独一无二的艺术、宗教、文化或历史价值，对国王而言，它们只代表第一和最后一桶金——他可以用这些黄金帮助他镇压内部暴动以及外部战争。查理国王命令，把这些用珍贵金属打造的物品在到港时就融化掉，重新制作成金条或银条。

在墨西哥，科尔提斯及其手下态度一致。缓慢向前推进，通过先进武器或者外交手段以及对方的背叛，扫除一切他们遇到的阻挠。这些西班牙人，最终于1519年11月成功抵达阿兹特克首府特诺奇蒂特兰（Tenochtitlan），也就是现在的墨西哥城（Mexico City）。这座城位于湖中央，易守难攻，只能通过堤道才能进入。然而，由于蒙特苏马仍然畏惧神之回归的预言，他和所有贵族都出来迎接科尔提斯及其随从。除了蒙特苏马穿着凉鞋外，其他人都打着赤脚，在所谓的“白种人上帝”面前显得格外卑贱。国王在金碧辉煌的宫殿里欢迎这些西班牙人的到来；那里遍布黄金，甚至餐具都是金制的。他们还参观了一个装满黄金制品的储藏室。西班牙人略施小计，将蒙特苏马抓住，将其囚禁在他们的驻地；作为释放的条件，他们要求黄金作为赎金。于是贵族们派人在全国收集赎金。他们上交的黄金物品足以装满整个船舱，船员们满心欢喜地返航西班牙（这艘船半路被法国人拦截，于是引发了战争）。

科尔提斯在阿兹特克内部挑拨离间，因而获得了大量黄金，于是他准备释放蒙特苏马，让他继续掌握傀儡政权。但他的副指挥官没有了耐性，导演了一场对阿兹特克贵族以及高官的大屠杀。在这场骚乱中，蒙特苏马亦被杀害，西班牙人

最终获得胜利。由于本身伤亡也很惨重，科尔提斯从城中撤出；在古巴休养并添加了充足的补给后，又经历了许多漫长的战争，他在1521年8月重返阿兹特克。那个时候，西班牙人已经在分崩离析的阿兹特克强行推广了西班牙法例，重约60万比索的黄金被挖掘、抢夺，被融化成块。

当时被占领的墨西哥也是一个黄金新大陆；但是制作、积累这些黄金工艺品长达几个世纪，甚至上千年。很明显，墨西哥不是《圣经》中的哈腓拉之地，特诺奇蒂特兰也不是传说中的黄金城。因此，从不放弃寻找黄金的冒险家和国王们，开始把目光转向新大陆的其他地方。

※

于是西班牙人在位于美洲大陆太平洋海岸的巴拿马（Panama）修建了一个基地，从那里向中南部美洲派遣探险队和代理商。在那里，他们还听说了理想中的黄金国的诱人传说——埃尔杜拉多是一个镀金人，是盛产黄金的王国的国王，他每天早晨用撒满金粉的树胶或油彩涂满全身。仅仅为了重复第二天的仪式，到了晚上，他就跳进湖水里洗掉那些黄金和油彩。他所统治的城市位于黄金大陆，一座湖的中央。

据名为《神奇的印第安人》（*Elejias de Varones Ilustres de Indias*）的编年史里讲，第一篇有关黄金国的详尽报道，是由在巴拿马的弗朗西斯科•皮萨罗（Francisco Pizarro）的船员带给他的，版本如下：根据一个从哥伦比亚来的印第安人所言，

> 那是一个充满翡翠和黄金的国度。里面发生的事情匪夷所思：他们的国王脱掉衣服，乘坐木筏到湖中央去向上帝献祭。他高贵的外表布满了芬芳的油彩，披着一件包裹全身的金粉外套；他非常华丽尊贵，就像闪闪发光的太阳。

为了观看仪式，许多朝圣者前往并制作了“大量装饰不同、造型各异的金饰品和珍稀翡翠以还愿供奉”，并把它们扔进圣湖里以表诚心。

另一版本是，据称那个圣湖在哥伦比亚北部的某个地方，全身镀金的国王带着“大量黄金和翡翠”前往湖中央。那里，作为民众使者的人，站在湖周围大声喊叫、演奏乐器，国王把那些送给上帝礼物的宝藏扔进湖里。

还有一个版本，则把那个黄金城称之为马诺阿（Manoa），它位于秘鲁（Biru）——也就是西班牙人所说的秘鲁（Peru）。

黄金城的消息在新大陆的欧洲人里不胫而走，而且迅速传回了欧洲大陆。口述的消息迅速付诸于文字：描述那片神秘的土地、神秘的湖泊、神秘的国度，以及无人见过的国王，甚至每天早上国王镀金仪式的小册子和书籍，也开始在欧洲流传（见图2）。



图2

还有一些人像科尔提斯一样去了加利福尼亚，其他的人则去了委内瑞拉，开始了他们自选线路的寻宝之旅。弗朗西斯科•皮萨罗和他的副官则完全依靠印第安人的报告。有的人在哥伦比亚发现了瓜达维达尔湖（Lake Guatavita）——寻宝断断续续坚持了4个世纪，那些寻找人造的黄金还愿物和几代人都用不完的宝物的人确认，只有湖水完全被抽干，那些黄金财宝才能从湖底出现。

其他和皮萨罗想法一样的人，承认秘鲁是正确的藏宝点。两只探险队从巴拿马基地出发，沿着出产足够多的黄金物品的南美洲太平洋海岸线行走，以使他们相信，在秘鲁的努力最终是会有回报的。皮萨罗在获得这次探险的皇家特许，以及总督和州长（将要去征服的省份的）的称号后，于1530年带领200人前往秘鲁。

他是怎样只用那么一小部分实力，就占领了由数千名忠于国王、忠于印加文化的被认为是神的化身的英勇战士所保卫的庞大帝国呢？皮萨罗的计划是重复由科尔提斯成功运用的战略：诱惑统治者，抓住他，获得黄金赎金，然后释放他，并把他改造为西班牙人的傀儡。

事实上是，那些被称为印加人的种族正在经历内战，西班牙人的到来是一种不可预知的恩惠。他们发现在印加国王死后，其“二房夫人”所生的长子对

“正妻”所生的儿子才能合法继承王位的规定提出了挑战。当西班牙人到来的消息传到名叫阿塔瓦尔帕(Atahualpa)的挑战者耳边，那时他已经占领了首都库斯科(Cuzco)，他决定允许这些西班牙人进入内陆（因此远离了他们的船只和防卫）。刚进入安第斯山（Andes）的一座大城市，西班牙人就派他们的使者带着礼物试图进行和平谈判。他们建议双方领导人在城市广场会面，均不携带武器，没有军事护送，以表诚意。阿塔瓦尔帕同意了。但当他来到广场时，西班牙人袭击了他的护卫队，将他擒获。

作为释放他的条件，西班牙人要求赎金：把一间高度相当于人伸手能触摸到屋顶的大房间填满金子。阿塔瓦尔帕知道用金制品填满这样一间房意味着什么，但仍然同意了。在他的命令下，黄金器皿从庙宇和宫殿里搬出来——不同大小、形状各异的高脚酒杯，大口水罐，盘子，花瓶——模仿动植物的装饰品，公众建筑墙壁上一排排的镀金。那间房子花了几周时间才填满。但这时西班牙人突然改口，说是用纯金装满房间而不是让工艺品充斥空间；这样，印加的金匠又花了一个多月时间，把所有的工艺品融化制成金块。

好像历史总会重演，阿塔瓦尔帕的命运和降临在蒙特苏马身上的几乎一模一样。皮萨罗打算释放他继续经营傀儡政权；但激动的副官们和教会代表在一次模拟审判中判处阿塔瓦尔帕死刑，罪名是对犯罪的盲目崇拜，谋杀他王位的竞争对手，同父异母的兄弟。

根据当时的一部编年史统计，从印加国王那里获取的赎金总价相当于1 326 539金比索（pesos de oro，黄金的砝码）——大约20万盎司重——留给国王一半的财富后，皮萨罗和他的伙计很快把财富分赃。但每个人分到的财富都超出他美好的想象，因此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也就不足为奇了。

当征服者们进入首都库斯科时，他们看到庙宇和宫殿简直是布满了黄金。在皇家宫殿里，三间房充满了黄金家具，五间充满了白银家具，一间囤积了十万块金块（每块大约五磅重）的储藏室，还有一间为要打造成手工品的珍贵金属准备的房间。一只设计成一个小窝，便于国王躺下休息的黄金宝座，以及配套的黄金凳子，重25 000金比索（大约4 000盎司）；甚至用于支撑的柱子都贴满了黄金。那里到处是小教堂，纪念祖先的陵寝，里面也充满了鸟、鱼、小动物、耳钉、护胸甲的雕像。在大寺庙（西班牙人称之为Coricancha，即太阳神殿）里，墙壁都布满了沉重的金牌。它的花园是人工修建的，里面的树木、灌木丛、花朵、鸟儿、喷泉都是金子做成的。在庭院一角，有一片玉米地，它们的叶茎是用银子做的，穗子是用金子做的；那片田地面积有300英尺宽、600英尺长——那是18万平方英尺的金玉米啊！

在秘鲁，西班牙征服者发现，他们最初轻而易举的胜利，短时间内已经让位于努力反抗的印加叛乱，最初的财富已经让位于通货膨胀的灾难。对印加人以及阿兹特克人来说，黄金是上帝的礼物或者财产，并不是用来交易的。他们从不把金子当作商品，当作钱。而对于西班牙人来说，黄金只是一种获得他们渴望的东西的途径。由于黄金过多但缺乏国产奢侈品甚至日常用品，西班牙人不久就面临

着一瓶酒60比索，一件披风100比索，一匹马10 000比索的窘境。

再回到欧洲大陆，黄金白银以及珍稀宝石的流入掀起了一股黄金热，引来了更多对黄金城的投机行为。不管进来多少宝藏，他们都坚信黄金国还没有被找到。一些人带着信仰，运气，印第安人的正确可读的线索，以及神秘藏宝图踏上了寻宝之路。德国探险家确定，黄金城会在委内瑞拉奥里诺科河的上游找到，也可能在哥伦比亚。其他人则认为应该寻找另外一条河，甚至可能是巴西的亚马逊（Amazon）河。鉴于家庭背景和皇家赞助商的身份，瓦尔特• 罗利（Walter Raleigh）也许是这些人中最浪漫的。他于1595年从普利茅斯（Plymouth）出发，去寻找传说中的马诺阿，为伊丽莎白女皇（Queen Elizabeth）增光添彩。在他的眼里，马诺阿是这样的：

> 理想中的黄金帝国，到处覆盖黄金！
> 光影之间——
> 不管有多大变化。
> 变化无常的事件的始源——
> 人们紧紧抓住令人向往的永不灭亡的希望

他，和探险的前辈或者后人一样，仍然把黄金城——那个国王，那座城市，那片大陆——视为一个要去实现的梦，“令人向往的永不灭亡的希望。”因为所有寻找黄金城的人都是一条链条上的一个纽带，始于法老之前，延伸于我们的结婚戒指和国家储备。

然而就是这些梦想家，这些探险者，正是他们对黄金的渴望，向西方人揭露了一个未知的民族以及美洲文明。因此，这些重新扣在一起的纽带，不知不觉地早已存在于那一段被遗忘的时光。

※

为什么在墨西哥和秘鲁发现了不可思议的黄金和白银宝藏后，对黄金国的追寻在这么长时间里依然轰轰烈烈？热烈不断的寻宝热，大多可归因于对所有那些财富的源头还尚未被找到的坚定信念。

西班牙人曾经向本地人严厉质询有关那些大量宝藏源头的问题，不知疲倦地追查每个线索。不久之后，他们清楚地意识到，加勒比（Caribbean）和尤卡坦根本不是源头；实际上，玛雅人表示，他们主要是和其南部和西部的近邻做交易以获得黄金，他们从早期定居者——现在专家通过托尔特克（Toltec）这个名字来识别他们——的金匠那里学的手艺并不精通。那些人是从哪里得到黄金的呢？从上帝那里，玛雅人说。在当地的说法里，黄金被称为上帝的大便（teocuitlatl），字面上的意思就是“上帝的排泄物”，他们的呼吸和眼泪。

在阿兹特克首府，西班牙人了解到黄金确实被认为是上帝的金属，对黄金的偷窃是死罪一条。阿兹特克人指出，托尔特克人是他们金匠手艺的老师。那么谁教了托尔特克人呢？伟大的羽蛇神，阿兹特克人回答道。科尔提斯在给西班牙国王的报告中写道，他曾经严厉地质询过阿兹特克国王蒙特苏马有关黄金源头的问题。蒙特苏马坦白道，这些黄金来自于王国的三个省份，一个在太平洋海岸，一个在海湾海岸，还有西南一个有金矿的岛。于是科尔提斯派人调查上述三个源头。在那三个地方，他们发现印第安人的确在河床里采到黄金，或者收集到因雨水冲洗留在河床表面的金块。在那个曾经有过金矿的省份，似乎只在过去被挖掘过；西班牙人碰到的印第安人早就不在金矿工作了。“那里没有开采中的金矿了”，科尔提斯写道。“我们在表面发现了金块；最主要的源头是河床里的沙子。黄金以粉末的形式保存在细小的茎秆里或被子里，或者溶解在小罐里，丢弃在门闩里。”一旦准备好，黄金就被送到首都，送回这原本就属于上帝的东西。

虽然大多数采矿学和冶金学专家都同意科尔提斯的结论——阿兹特克人只从事冲积矿开采（从矿山表面以及河床收集金块和金粉），并不包括切割以及在山区的开采工作——但这件事远没有被解决。接下来几个世纪的西班牙征服者以及冶金专家，总是提到在墨西哥各地发现的史前金矿。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墨西哥的早期定居者，比如托尔特克人，他们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几个世纪，但他们的采矿技术比后来的阿兹特克人高明不少。对于“史前金矿”的声称已经被研究人员批驳，因为老式竖井（shafts）始于西班牙征服者，也被他们所遗弃。在这个世纪之初流传着一种观点，亚历山大•德尔•玛（Alexander Del Mar）在《珍稀金属的历史》（*A History of the Precious Metals*）一书中写道：

> 就史前金矿而言，必须有一个前提，即阿兹特克人不知道铁，因此地下金矿实际上就不是什么问题了。现代采矿者在墨西哥发现的老式竖井和采矿工作的遗迹，看起来像是史前采矿的场景，这倒是真的。

尽管这种报道已经写进了官方出版物，但德尔•玛相信，那些地方“是古代生产工作的场所，伴随着火山的剧烈变动，或伴随着熔岩和油布的沉积，这两种情形都被认为是远古遗迹的证据。”最后，他总结说：“这种推断是很难站得住脚的。”

然而，这并不是阿兹特克人曾经报告过的。他们归因于他们的祖先，托尔特克人不仅因为技术，而且因为他们有着黄金隐藏处的知识，以及从多石的山脉里开采黄金的能力。根据被称为《阿兹特克的真实文化》（*Codice Matritense de la Real Academia*）的阿兹特克的手稿（卷6），米格尔•莱昂•波尔蒂拉（Miguel Leon Portilla）写作了《阿兹特克的思想和文化》（*Aztec Thought and Culture*），文章里这样描述托尔特克人：

> 托尔特克人心灵手巧；他们所有的作品都很不错，制作精良值得赞美……。画家、雕塑家、珍稀宝石的雕刻匠、羽毛艺术家、陶艺家、纺纱工、纺布工，他们做的所有东西都很有技巧。他们发现了珍贵的绿宝石、蓝玉；他们知道蓝玉及其矿山。他们找到了这个玉矿继而找到了埋藏着黄金白银、青铜、锡以及组成月亮金属的矿山。

大多数历史学家认可的是，托尔特克人在公元前数世纪就来到了墨西哥中部的高地——至少比阿兹特克人的出现早1000年，或者500年。但奇怪的是，怎么可能他们能够认识矿产、认识真正的金矿和其他的金属，以及像蓝玉这种稀有的宝石，而他们的后代——阿兹特克人——却只会从水面刮金块？究竟是谁教给了托尔特克人矿产的秘密？

就像我们知道的那样，答案是绿咬鹃科特尔，即羽蛇神奎扎科特尔。

※

一方面是不断积累的黄金宝藏的秘密，另一方面是阿兹特克获取黄金的有限的能力，这些在印加土地上循环往复。

在秘鲁，像在墨西哥一样，本地人通过采集从山涧冲刷到河床里的金粒和金块来获取黄金。但通过这种方法，年产量不可能与在印加大地发现的大量黄金相提并论。从保存在进入西班牙的官方港口塞维利亚的记录来看，来自新大陆的黄金储藏量大得惊人。至今还存在的印度群岛（Indies）档案，记录了1521年～1525年这5年就收到134 000比索黄金。接下来的5年（来自墨西哥的赃物）总数是1 038 000比索。从1531年到1535年，来自秘鲁的出货量开始超过来自墨西哥的装船量，总数增加到1 650 000比索。在1536至1540年间，秘鲁还是主产地，来自那儿的黄金重3 937 000比索；在16世纪50年代的10年里，接收黄金总数几乎是11 000 000比索。

当时著名的编年史家之一，佩德罗•德•谢萨•德•莱昂（Pedro de Cieza de Leon），《秘鲁编年史》（*Chronicles of Peru*）的作者，他写道，在西班牙人征服印加后的几年里，每年从印加王国“榨取”15 000厄罗伯（arroba，美洲西班牙语国家的重量单位旧称，等于25.36磅或555公斤）黄金和50 000厄罗伯白银；这相当于每年600多万盎司黄金以及2 000多万盎司白银！尽管切拉•德•莱昂没有提及这种肆无忌惮的“榨取”持续了多少年，但他提供的数字让我们认识到，西班牙人在印加大地劫掠的珍宝有多少。

这部编年史提到了，西班牙人在最初绑架印加国王得到大量赎金后，对库斯科财富的掠劫，以及对海岸上帕恰卡马克(Pachacamac)神圣庙宇的大肆破坏，他们已经成为在相当多的省份里“榨取”黄金的专家。纵观印加帝国，首府宫殿和庙宇装饰着大量黄金。另一个源头是包含着大量黄金物品的埋葬地。

西班牙人了解到，印加的风俗是要对已故的贵族和统治者的住宅实行封印，使得已经木乃伊化的尸体周围布满他们曾经拥有的宝物。西班牙人怀疑，那些印第安人已经夺走了在隐秘地区埋葬的黄金财宝。有的财宝隐藏在洞穴里，有的被埋葬，其他的被扔进湖水里。瓦卡斯太阳神庙（Huacas Del Sol）是用来祭祀或者其他神圣用途的令人尊敬之地，那里，黄金堆积得就像它的真正拥有者上帝的遗弃物一样。

各种与寻宝有关的传说四处流有，再加上即使不通过折磨印第安人也能时不时透露出的一些隐蔽地点的信息繁，使西班牙人征服后的50年里，弥漫着各种各样的消息，甚至能渗透到17和18世纪。用这种方式，冈萨洛•皮萨罗（Gonzalo Pizarro）发现了一个100年前印加国王的神秘财富。一个叫加西亚•古铁雷斯•德•托莱多（Garcia Gutierrez de Toledo）的人，找到了一系列布满神圣财宝的土堆，在1566年至1592年间，从那里面挖出了价值超过100万比索的黄金。直到1602年，埃斯科巴•科瓦尔（Escobar Corchuelo）从瓦卡托斯卡（Huaca La Tosca）挖出了价值6万比索的物品。而当莫希河（Moche River）分流时，发现了一批价值60万比索的财宝；编年史家补充说道，“那里面包括一个大型黄金神像。”

150年前，两位探险家M. A. 里贝诺（M. A. Ribero）和J. J. 冯•楚迪（J. J. von Tschudi）编写了《秘鲁古物》（*Peruvian Antiquities*）一书，曾经，他们比现在更接近那些事物。他们描写道：

> 在16世纪后半叶短短的25年里，西班牙人从秘鲁出口到祖国的黄金和白银，价值超过4亿枚金币，我们可以设想，赃物总数的9/10被那些征服者 所得；这个计算里，我们省略了那些为了躲避外国侵略者贪婪的目光，而由本地人埋藏的大量珍宝，以及印加王瓦伊纳 · 卡帕克（Huayna Capac）为了给其长子庆生，下令修建的著名的黄金锁链（这条锁链700英尺长，像人手腕一样粗），据说它被扔进了乌可斯（Urcos）湖里。
>
> 未包括的还有满载着充满金粉的金制花瓶的11000头骆驼，这是不幸的阿塔瓦尔帕(Atahualpa)想要用他的生命和自由换取的东西，以及当部落高层一听说他们敬爱的帝王被判处实行一种新式惩罚时，就在高山荒原里埋葬的东西。

这些大量的黄金归因于掠劫已经积累下的财富，而不是来自编年史以及由数字证实的为人所知的持续生产。几十年以来，在可被看见的以及隐藏的财富都被耗尽后，每年塞维利亚的黄金收成减少到大约6 000至7 000磅。而那时的西班牙人已经使用铁制工具，于是开始征召本地人从事采矿工作。工作异常辛苦残酷，世纪末大陆人口大幅度减少，西班牙议会还对剥夺本土劳动力强加限制。人们发现了大量银脉，于是进行开采，就像在波托西（Potosi）所做的那样；但是也无需解释，为何获取的黄金数量从未和西班牙人到来前的大量财富

相符合。

为了寻找问题的答案，里贝诺和冯•楚迪在《秘鲁古物》中写道：

> 黄金是最受秘鲁人尊敬的金属，他们拥有的数量也比其他国家的人多。在印加人的时代，把他们的富足和4个世纪的数量相比，就显得微不足道了。西班牙人虽然能从矿产和河流里提取出金子，但我们可以确认的是，印第安人才掌握了这些珍贵物质的矿脉，这是那些征服者及其后代从未成功发现的。

他们还预测说：

> 秘鲁会有一天揭开她胸前的面纱，那里隐藏着比当今已在加州出产的更奇妙的财富。

当19世纪晚期的淘金热用一种新的方式控制欧洲大陆时，许多采矿专家开始相信所谓的“母脉”，即地球上所有黄金的最终发源地将会在秘鲁发现。
在墨西哥，有关安第斯大陆普遍接受的观点可以用德尔•玛在《珍稀金属的历史》中的话来说明：

> 在西班牙人征服之前秘鲁人获得的珍贵的金属里，几乎全部的黄金都是通过冲刷河流沙砾所得。那里找不到任何本地竖井。对那些露出黄金或白银的山脉进行的挖掘也少之又少。

就安第斯山脉的印加人而言（墨西哥的阿兹特克人）这是真实的；但在安第斯山脉，就像在墨西哥，史前金矿的问题仍然没有被解决。

在远早于印加人的一段时间，一些人已经在矿脉源头找到了黄金（印加人在某些地方不想揭露或根本不知道此事），这种可能仍然是关于那些积攒的宝库貌似可信的解释。的确，根据当代这一课题的最顶尖研究成果，即S. K. 洛斯罗普（S. K. Lothrop）在其著作《西班牙历史学家描述的印加宝藏》（*Inca Treasure As Depicted by Spanish Historians*）中所表明的，“现代矿藏位于处在原始条件下的地方。古代竖井被经常报道，也是原始工具的重要发现，有时甚至发现了被埋葬的矿工的遗体。”

美洲本地人拥有的大量黄金，不管是怎么获得的，仍然提出了另一个非常基本的问题：为什么呢？

编年史家和历史学家都认为，这些人拿黄金并没有特别用途，只是用来装饰神的庙宇，或献给那些以神的名义管理人民的人。阿兹特克人实实在在的将黄金倾洒在西班牙人脚下，只是相信他们代表回归的神灵。印加人最初也是把西班牙人的到来，看成是他们的神灵按照约定跨海而归，后来他们也不明白，

为什么这些大老远来的西班牙人，却对他们认为没有实用价值的金属那么着迷。所有学者都认为，印加人和阿兹特克人并不把黄金当金钱使用，也不会把它和商业价值联系起来。然而他们却从他们的国家里提炼出大量的黄金，这又是为什么呢？

在秘鲁海岸的齐穆(Chimu)前印加文化遗迹，19世纪著名的探险家、专业采矿工程师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发现了一片沿着死人墓冢埋藏的黄金。这一发现令他不解的是，为什么黄金被认为没有实用价值，却要和死人一起埋藏呢？是不是他们在一定程度上相信，逝者去到来世以后会需要它——或者他们在与祖先团聚时，可以像他们祖先那样使用黄金？

是谁带给他们这种传统和信仰，又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

是谁使得黄金变得这么宝贵，也许是在它的源头对它的追求？

西班牙人听到的唯一答案就是“神灵”。

印加人说，是神灵的眼泪幻化成了黄金。

他们把一切都指向神灵；他们不知不觉地发出了与《圣经》中上帝和先知哈该（Haggai）同样的声音——事实上，是这一旧世界的宣告在新世界的巨大回响：

> 白银是我的，
> 黄金也是我的，
> 万君之主耶和华如此说.

我们相信这几句话是解开这种种谜团——神灵、人类、美洲古代文明秘密——的关键。

阿兹特克首都特诺奇提特兰（Tenochtitlan）是一个大都市，使到来的西班牙人印象深刻。他们在报告中形容它非常大，虽然不能说比当时大部分的欧洲城市要大，却也布局良好，管理有序。这个城市位于高地中央裂谷中特斯科科湖（Lake Texcoco）中的一座岛上，湖水环绕，运河交错——简直就是新大陆的水城威尼斯。连接城市和大陆的又长又宽的堤道给西班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马路熙熙攘攘，市场里商贾众多，来自国家各个地方的商品琳琅满目。皇宫里有许多房间，金碧辉煌，被有着鸟舍和动物园的花园所包围。大广场热闹非凡，用来进行节日庆典和军事游行。



但城市和帝国的内部却是一个庞大的宗教中心——一个巨大的、面积有100多万平方英尺的矩形大道，环绕着一座装饰着类似于翻滚毒蛇的墙壁。在神圣的庙宇里有20座宏伟的建筑，其中最豪华的就是有着两座高塔的大圣殿（Great Temple），以及类圆形的羽蛇神庙宇。现在墨西哥城的大广场和大教堂占据了部分古代神圣庙宇的地盘，邻近的街道和建筑也是这样。借着1978年一次挖掘文物的机会，大圣殿很重要的一部分被保留了下来，供当代人参观访问。在过去10年里，政府也做了很多工作，按照比例模型对庙宇进行重建，以恢复其往昔的辉煌。

大圣殿有着类似阶梯金字塔（Step Pyramid）的形状，最高处离地面160公尺；其地基有150×150公尺面积。它在某些方面代表了建筑的最高水平：就像俄罗斯娃娃，外层结构是在先前较小结构的基础上建造的，并将其包裹。总共有7层建筑结构相互包裹。考古学家能够将其各个层次剥离，使建筑回归到大约在公元1400年修建的第二代庙宇模样；这一个和最终我们见到的那个一样，其顶上已经设计修建了风格各异的双塔。

北边的高塔代表了奇特的双重崇拜，是供奉暴风、雨和地震之神特拉洛克（Tlaloc）的圣坛（见图3a）。南边的高塔则是供奉阿兹特克部落的战神慧兹罗波西特利(Huitzilopochtli)。通常他被描述成手持名为火蛇的神器（见图3b），并用其打败了400个小神。在西边有两条通往金字塔顶的巨大阶梯，其中一条为双塔圣坛所用。每条阶梯在其根基处都用两个石刻的凶残蛇头来作为装饰，一个是慧兹罗波西特利的神器火蛇上的，另一个是象征特拉洛克的水蛇头。在金字塔底部，挖掘者们发现了一个巨大厚重的石盘，上面雕刻着被瓜分的柯约莎克（Coyolxauhqui）尸体（见图3c）。根据阿兹特克的传说，她是慧兹罗波西特利的妹妹，在她也涉及的400众神叛乱中被其兄长所杀。看起来她的命运也是阿兹特克人信仰的原因之一，即必须给慧兹罗波西特利提供从人类受害者上扯出的心脏，才能平息他。

神圣庙宇里的双塔，其主旨被顶部有着双塔的两座金字塔建筑进一步加强，这两座金字塔占据大圣殿两边，往西还有两座。这后两座位于羽蛇神庙宇两侧。它前面有着通常阶梯金字塔少见的形状，后面则是圆形阶梯结构，螺旋上升就形成了一个有着圆锥穹顶的圆形高塔（见图4）。许多人相信，这座庙宇是用来观察太阳的。《古代中美洲的天文学》（*AstronomyinAncientMesoamerica*）的作者A.F. 阿韦尼（A.F.Aveni）在1974年说，在春、秋分的时刻（3月21和9月21），东方升起的太阳正好照射赤道，刚好可以从大圣殿两座高塔之间的羽蛇神塔里看到阳光。这是有可能的，只是因为神圣庙宇的设计者不是沿着与方位基点一致的建筑学轴线修建庙宇，而是沿着朝东南方向偏离了7.5度的轴线；这种设计完美地弥补了特诺奇提特兰地理位置的不足（位于赤道以北），使得人们能够在那些至关重要的时刻，看到太阳在双塔间升起。



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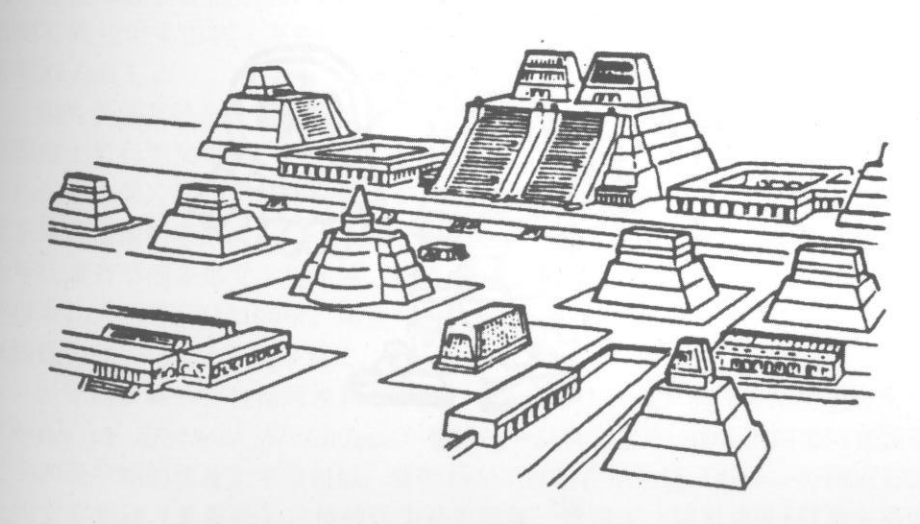


图4

尽管那些西班牙人不太懂得神圣庙宇的复杂含义，但他们留下的记录，表明了他们对遭遇到有教养的民族，以及与西班牙人本身相似的文明感到惊讶。人们穿越险恶的大洋，才发现与文明世界相隔绝的，其实是一个国王统治的国家，这和欧洲的国家一样。宫廷里充斥着贵族、官员、交际花；使者往来于各个国度；诸侯部落进献贡品，忠实的公民缴纳赋税；皇家档案里记载着各个部落的历史、朝代变更和财富；不同等级的部队和精良的武器装备；艺术、手工艺、音乐和舞蹈；与季节相关的典礼和宗教规定的神圣节日——就像欧洲的国教一样；庙宇、教堂、住宅相间的神圣庙宇区域，被城墙包围——就像罗马的梵蒂冈（Vatican）——像那时的欧洲一样，由一定等级的神父管理，他们不仅是信念的守护者和上天旨意的解释家，还是科学知识的秘密看守人。这些知识里，占星学、天文学、历法的神秘最为重要。

当时的一些西班牙编年史学家，为了抵消对印第安野人令人尴尬的正面影响，把这都归因于科尔提斯训诫蒙特苏马"崇拜的不是神灵，而是邪恶的魔鬼。" 科尔提斯通过在金字塔顶修建一个有着十字架和"圣母形象"的圣坛，试图去抵消一种邪恶势力。但令西班牙人惊讶的是，甚至十字架的象征也为阿兹特克人所知，被认为是有着上天意义的标志，就像羽蛇神盾牌上的徽章所描述的那样（见图5）。



图5

此外，在众神所处的万神殿迷宫（The Maze of a Pantheon），也有着对至上之神，万物创造者的潜在信仰。一些对他的祈祷也许听起来更加熟悉。下面是一些从阿兹特克祷告中节选的诗歌，从古老的那瓦特语言（Nahuatl）转化，以西班牙语记录。

> 你在天堂居住，
> 你支持的山脉……
> 你无处不在，持久永恒。
> 你被恳请，被祈求。
> 你的成就卓越显赫。

然而所有这些令人困惑的相似里，也有着有关阿兹特克文明的令人烦恼的差别。这不是对大群修道士和牧师做出宣战理由的"过度崇拜"，更不是挖出犯人的心脏，向慧兹罗波西特利（只在1486年由蒙特苏马的前任国王有意施行过的一项措施）敬献跳动心脏以求赎罪的野蛮风俗。而是这个文明的全部，好像是一个文明被捕获过程的结果，或是被侵入的先进文化所掩盖，就像一块薄板，一个粗糙的底层结构。

那些建筑物令人印象深刻，巧妙布置，但它们不是用打磨好的石头修建的；它们只是泥砖结构——把土地里粗糙的石头和灰泥简单搭垒。商业贸易发达，但只是简单的物物交换。贡品上交实物；赋税以个人劳动支付——那里没有任何意义上的金钱概念。纺织物在最低级的纺织机里编织；棉花在土制的纺锭里纺织，类似的在欧洲也有发现，比如在特洛伊的毁灭（公元前2 000年）和巴勒斯坦地区（公元前3000年）。阿兹特克人的工具和武器还停留在石器时代，即使掌握金匠的手艺，却不知何故缺乏金属工具和武器。他们拿玻璃状的黑曜石碎片用来切割（阿兹特克曾经一度流行的物品，是用来挖出罪犯心脏的黑曜石刀具）。

因为美洲其他地方的民族没有文字，而拥有一套写作系统的阿兹特克人在一定程度上显得更加先进。但他们的文字既不是字母的也不是语音的；只是一系列图片，有点像连环画性质的卡通图案（见图6a）。通过和约公元前3800年在古代近东地区出现的象形文字比较，阿兹特克文字迅速转换格式变成了楔形文字，比符号代表音节的象形文字更先进。接着，到了公元前 000年底，进化成了完全的字母表。大约公元前3100年，埃及开始实行王位制时，在那出现了图画文字，并很快进化成了一套象形文字系统。

专家的研究——包括阿米莉亚•赫兹（Amelia Hertz）的《轻松历史合集》（*Revue de Synthese Historique*）卷35——表明，公元1500年的阿兹特克图形文字和最早期的埃及文字很相似，就像4500年前刻在纳尔迈（Narmer）国王石碑上的文字那样（见图6b），他被认为是埃及第一代国王。阿米莉亚•赫兹在墨西哥阿兹特克和早期埃及王国之间发现了一个奇妙的类似点：当青铜冶炼术还没有

开发出来时，两国的金匠术都已经很发达，手工艺者可以在黄金制品中镶嵌蓝玉（在两国不太珍贵的宝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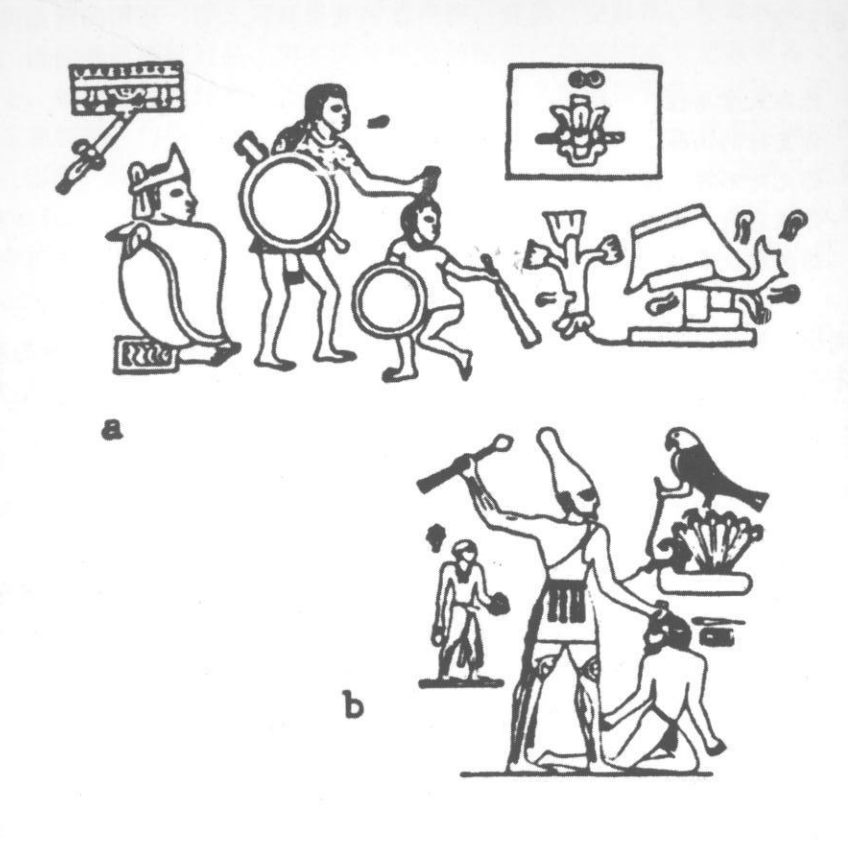


图6

墨西哥城的人类学国家博物馆（The National Museum of Anthropology）——公认的这一领域世界最好的博物馆之一——在一栋由连通部门或大堂组成的U型建筑里，展示本国的考古学遗产，游客在里面穿越时间空间，从史前起源到阿兹特克时代，从南北到东西。中央部分着重介绍阿兹特克；它是墨西哥国家考古学的核心和骄傲，“阿兹特克人”还是人们后来给它取的名字。他们称呼自己为墨西哥，因此一个他们更偏爱的名字不仅是献给首都的，而且是献给整个国家的。

被指定的墨西哥厅，是被博物馆形容为是“最重要的大厅……其辉煌的规模，设计用来详尽展示墨西哥民族的文化。”它富有纪念意义的石头雕刻，包括巨大的重达25吨的年历石（参见图1），不同神灵、女神的巨大雕像，一个切割成圆形的又大又厚的石盘。整个大厅充满了令人深刻的小石头、泥人像、陶器器皿、武器、黄金饰品以及其他阿兹特克遗迹，再加上神

圣庙宇的微缩模型。

左手边是成鲜明对比的原始泥土、木制品和怪诞的假人像，右手边是气势磅礴的石刻艺术和神圣庙宇，这些都令人震惊。从阿兹特克在墨西哥存在不到400年的时间来看，这都是无法解释的。如何说明这两种不同层次的文明呢？当我们在历史中寻找答案时，阿兹特克人更像是游牧的、笨拙的迁徙部落，不断被拥有更先进文化的部落驱赶进山谷。一开始，他们通过部落定居的方式谋生，大多数像雇佣兵一样生存。一段时间后，他们决定去侵略近邻，抢夺他们的文明和工艺。阿兹特克自己则是慧兹罗波西特利的信徒，他们也接纳了近邻，包括雨神特拉洛克，仁慈的羽蛇神，手艺、写作、数学、天文和时间计算之神的万神殿。

但那些被学者称为“移民神话（Migration Myths）”的传说，主要通过更早开始的传说把事件推广到另外一个角度上。这些信息的源头不仅仅是文字传统，而且在称为抄本（Codex）的书中。比如《布特里尼抄本》（*codex boturini*）里面写道，阿兹特克部落的祖籍是一个叫做亚兹特兰（Aztlan，意为“白色宫殿”）的地方。那里是第一对父系伴侣伊特扎克（Itzac-mixcoatl，意为“白云蛇”）和他的妻子连奎（Iian-cue，意为“老女人”）的住所；他们为讲那瓦特语的部落生育了男孩，作为这些部落中的一员，阿兹特克就这样出现了。托尔特克人也是伊特扎克的后裔，但他们的母亲却是另一个女人，因此他们和阿兹特克人是同父异母的兄弟。

没有人可以确定亚兹特兰在什么地方。在众多探索这个问题的研究中（里面包括它就是传说中的亚特兰蒂斯的理论），最出色的一个就是爱德华•塞勒（eduard seler）的《亚兹特兰在哪里？》（*Wo lag Aztlan, die Heimat der Azteken?*）。这个地方明显和数字7有关，它曾经一度被称为7洞亚兹特兰（Aztlan of the Seven Caves）。在抄本里还描述说，它是一个可由7座庙宇辨别出的地方；其中央大型阶梯金字塔由6个较小的圣坛围绕。

在伯纳德诺•迪•萨哈冈修士（Friar Bernardino de Sahagun）所著的《西班牙的历史新事物》（*Historia de las cosas de la Nueva Espana*）里，他引用了写于征服后，有关从亚兹特兰的大规模部落移民的本地那瓦特语的原始文章。里面总共有7个部落。他们乘船离开亚兹特兰。绘画书里描述了他们越过了一个界标，界标上的象形文字仍然是个谜团。萨哈冈为这些小站取了一些名字，比如把有陆地的地方叫做“帕诺特兰（Panotlan）”，就是“通过海洋到达的地方”之意，但是学者们从各种线索里，得出那里就是当今的危地马拉（Guatemala）的结论。

移民的部落有4个聪明人指引领导他们，因为这4个人随身携带着仪式手稿，也知道年历的秘密。部落向云蛇（Cloud-Serpent）宫殿的方向前进，这样做明显会走散。最终，包括阿兹特克人和托尔特克人的部落到达了一个名为泰奥提华坎（Teotihuacan）的地方，在那里，他们修建了两座金字塔，一座象征太阳，一座象征月亮。

在泰奥提华坎统治的历代国王们也都埋葬在那里，他们认为埋在泰奥提华坎可以转世成仙。这次和下一次大规模迁徙相距多久不得而知。但是在一定程度上，部落开始遗弃圣城了。首先离开的是托尔特克人，他们离开去建造他们自己的城市托央（Tollan）。最后离开的是阿兹特克人。他们流浪去了许多地方。他们最后一次移民的头领名字叫做梅西特里（Mexitli），意思是“涂抹过的”。据一些学者研究，这就是墨西哥（“涂抹全身的人”）部落名字最初的由来。

最后一次移民的信号，是由阿兹特克或墨西哥信仰的慧兹罗波西特利之神发出的，他向人民保证，那片土地“房屋金碧辉煌，有着彩棉和彩色的可可树。”他们按照指定的方向一直前进，直到他们看到一只栖息于一颗仙人掌上的鹰，那颗仙人掌是从被湖水环抱的岩石里长出来的。于是他们打算在那里定居，并称呼自己为“墨西哥人”，因为他们是上天的选择，命中注定去统治其他部落的人。

根据这些传说，第二次抵达墨西哥山谷的就是阿兹特克人。他们也到达了又称为“中间之地”的托央。虽然那里的居民是他们的远古亲戚，但他们并不欢迎那些阿兹特克人。阿兹特克人在中央湖泊的沼泽边缘生活了将近2个世纪。他们取得了力量和知识，最终建立了自己的城市，特诺奇蒂特兰。

特诺奇蒂特兰这个名字的意思是“特诺奇的城市。”一些人认为，叫这个名字是因为以前阿兹特克人的首领，城市的建造者名字就叫特诺奇（Tenoch）。但众所周知的是，阿兹特克人当时认为他们自己是特诺奇人——特诺奇的后代——其他人认为，特诺奇是很早以前一个部落祖先的名字，传说中父亲般的角色。

学者现在普遍认可的是，墨西哥人或特诺奇人在大约公元1140年来到那个山谷，于公元1325年建立特诺奇蒂特兰。他们通过一系列的结盟和战争扩大影响。一些研究者怀疑，阿兹特克人是否统治了一个真正的王国。事实上当西班牙人到来时，他们是墨西哥中部占优势的力量，和同盟一起统治，一起抗敌。西班牙人的征服是因阿兹特克内部反抗压迫的暴动，才使之显得格外容易。

※

希伯来人不仅为了父系伴侣也为了人类起源去追寻家系宗谱。阿兹特克人、托尔特克人和其他那瓦特人（Nahuatl）也这样做了，他们为了同样的目的找到了创世传说。但是《旧约》通过从活跃于创新过程的不同神灵中，设计了一个复数实体Elohim（耶洛因，希伯来语原版《圣经》中的“上帝”，如翻译成中文则是“上帝们”），将详尽的苏美尔（Sumerian）资源压缩。那瓦特传说保留了苏美尔人和埃及人一些可以单独演出或在剧场演出的神圣物品的概念。

部落信仰认为，从北边美国西南部一直到今天南边的尼加拉瓜（Nicaragua），最初有一个古代之神，万物、天堂和地球的造物主，他住在最高的第12层天堂里。

圣芳济修会的修道士、语言学家和编年史家伯纳狄诺·迪·萨哈冈（Bernardino de Sahagun），将历年搜罗的古代墨西哥人种、神话、社会和历史资料汇编成一部12卷的巨著。但这部著作遭到西班牙当局查禁。在一份幸存的不完全抄本中，他将知识的起源归功于托尔特克人：

> 托尔特克人知道，
> 天堂有许多。
> 他们说，重重叠叠有12层，
> 那里居住着神灵和他的配偶，
> 他的配偶是二元夫人，天上的仙女。
> 这就意味着：
> 他是12层天堂之上的国王，皇帝。

这听起来像是美索不达米亚天神宗教的信仰，的确令人诧异。据美索不达米亚这些信仰所言，万神殿的首领叫做阿努（Anu，“天堂之神”），和他的配偶安图（Antu，“天堂圣女”）居住在最遥远的星球上，我们太阳系的第12个星体里。苏美尔人把它描绘成以十字架为标志的散发着光和热的星球（见图7a）。这个标志后来为古代人民所采纳，后来进化成翼碟（Winged Disk）上的常用标志（见图7b、c）。然而，我们现在能看出，羽蛇神的盾牌（见图7d）和早期墨西哥石碑上描绘的标志（见图7e）也与之奇怪地吻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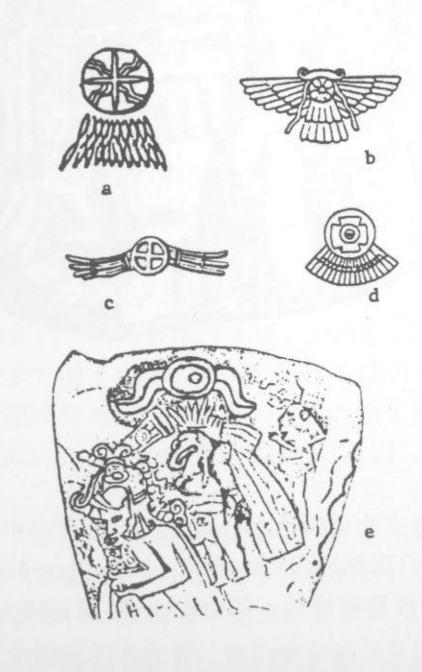


图7

在那瓦特人有关传奇故事的文章里，把古老之神描述成是满脸胡须的人（见图8），恰好就像同样满脸胡须的羽蛇神的祖先。在美索不达米亚人和埃及人的神谱里，也有关于神圣伴侣以及兄弟迎娶自己姐妹的传说。对阿兹特克人最重要也是他们最关心的是4个神圣的兄弟，他们按照出生顺序排列如下：提拉提拉奎（Tlatlauhqui）、泰兹卡特里波卡（Tezcatlipoca-Yaotl）、羽蛇神（Quetzalcoatl）、慧兹罗波西特利（Huitzilopochtli）。他们代表4个方位基点：东西南北，以及4种重要元素：土风火水——一个在欧洲广为流传的“万物根本”的概念。这4位神灵还代表了4种颜色：红黑白蓝，4种通常被描绘成恰当肤色的，和他们的标志、树木、动物一起生活的人类种族。



图8

对人类的4种不同分支的认识是十分有趣的，也许它和有3个分支的《圣经》美索不达米亚对于产生自诺亚的闪-含-雅弗（Shem-Ham-Japheth）路线各不相同的亚非欧区别概念，同样意味深长。第4种人，被那瓦特人部落所增加的红种人——即美洲民族。

那瓦特人的传说曾提及众神之间的冲突甚至战争。其中包括慧兹罗波西特利

击败400小神以及和泰兹卡特里波卡、羽蛇神的大战。这些为争夺地球领土或地球资源的战役，在古人传说中也被记载。赫梯族和印度裔欧洲人记载的有关特舒卜或因陀罗（Indra）和他们兄弟间战争的传说，通过小亚细亚传到了希腊。闪族人、迦南人和腓尼基人也写下了霸埃(Ba'ai's）和他兄弟之间战争的传说，里面记录了霸埃屠杀上百名被引诱参加胜利宴会的“众神次子”。在非洲的哈姆之地（Lands of Ham），埃及文字里记录了奥西里斯被弟弟塞特分尸，以及塞特和为父复仇的奥西里斯之子何璐斯之间漫长残酷的战争。

这些神灵最初是墨西哥人的概念吗，或者他们是根基于古老远东的信仰和传说的记忆？只有深入研究那瓦特人关于创造和史前的传说后，答案才会浮现出来。我们寻找造物主以继续对比，他是一个“给予生命和死亡、吉祥和灾难”的神灵。编年史家安东尼奥•德•伊卡萨•马•丁尼埃雷拉（Antonio de Herrera y Tordesillas）曾写道，印第安人“告诉他苦难，凝视天空，相信那里才是属于他的地方。”造物主首先创造了天堂和地球；然后用粘土捏造一男一女，但他们并不持久。又经过了一次冒险后，他用矿渣和金属创造了一对人类夫妇，人类由此而来。但在一次洪水中，所有的男女都被毁灭，只有一个神父和他的妻子，以及一些种子、动物，被一个漂浮的、中空的原木所救。神父派小鸟发现了陆地。根据编年史家格雷戈里奥•加西亚修士（Friar Gregorio Garcia）描述，洪水持续了一年零一天，期间整个地球成为汪洋，世界一片混乱。

通过传说、绘画描述，以及诸如年历石的石刻艺术，影响人类的早期或史前事件和那瓦特人部落的祖先，被分割成4个年代或者4个“太阳”纪元。阿兹特克人认为，他们的时代属于最近的5个纪元，第5个太阳纪元。前面出现的4个太阳，每一个都是经历了一些灾难后才走向消亡，有时候是自然灾害（比如洪水），有时是由神灵之间的战争引发的灾难。

人们认为，伟大的阿兹特克年历石（在神圣庙宇区域内发现），是一个记录5个纪元的圣石。环绕着中间仪盘的图标以及中间区域本身，一直是众多研究对象的课题。那里面的第一个环，详述了阿兹特克月历里代表20天的20种图案。环绕着表面的4个矩形仪盘，被认为是一些象形文字，它们代表着过去的4个纪元，以及分别使之灭亡的灾难——洪水、狂风、地震与暴雨和美洲虎。

就这些纪元的周期和其中的关键事件来说，4个纪元的传说提供了很有价值的信息。尽管有诸多版本表明了在文字记录之前有一段相当长的口述传统，研究人员仍然同意，第一个纪元终结于一次洪水，一场吞没了整个地球的大洪水。人类的幸存得益于一对夫妇，内内（Nene）和塔塔（Tata），他们将人类救助到一个中空的原木里。

第一个或者第二个纪元是白发巨人的时代。第二个太阳称为台兹奎兹提克（Tzoncuztique），即“黄金时代”，终结于狂风大蛇。第三个太阳被烈焰巨蛇所统治；那是红发人类的时代。根据编年史家伊克斯提利（Ixtlilxochitl）记载，那些红发人是第二个纪元的幸存者，他们乘坐船只从东边来到新大陆，在作者称为波顿禅（Botonchan）的地方定居；他们在那里碰到了也在第二个纪元活

下来的巨人，被这些巨人作为奴隶使唤。

第四个太阳是黑头人类的纪元。那是羽蛇神在墨西哥出现的时代——他身材高大，面容俊朗，留着胡须，穿着束腰外衣。他的下属体型像蛇，身上被涂成黑色、白色和红色，嵌着珍贵的宝石，装饰着6颗星星（也许这不是巧合，祖马拉加［Zumarraga］主教的下属，即墨西哥的第一代主教，他的打扮和羽蛇神的下属非常相似）。托尔特克的首府托央也正是在那个时代修建的。羽蛇神，智慧和知识的主人，根据52年的循环引入了知识、手工艺、法律和时间估算。

第四个太阳灭亡时，诸神之间的混战发生了。羽蛇神也离开了，向东回到他原本属于的地方。诸神的战争蹂躏了大地；野生动物也开始袭击人类，因此托央被人类遗弃。5年后，同阿兹特克人结盟的奇奇梅克（Chichimec）部落出现，第五个太阳纪元，即我们现在的这个纪元，阿兹特克时代开始了。

为什么把一个纪元称为“太阳”呢？一个太阳纪元会持续多长时间？根据历史版本演绎，个中原因不明，各个时代的长度是否相同也不明确。我们可以从《梵蒂冈-拉丁》（*Vaticano-latino*）抄本3 738号里看到一种看似合理、貌似可信的理由。里面写道：第一个太阳纪元持续了4008年，第二个太阳纪元是4010年，第三个太阳纪元是4081年，第四个太阳纪元“始于5042年前”，但没有说明它具体的结束时间。也许就像里面写道的，我们看到的有关这些事件的传说是距今17141年时记录的。

这个时间跨度太长，恐怕人们很难回想。虽然学者们也同意，第四个太阳纪元发生的事件包含一定的历史因素，但他们倾向于不再考虑早期时代那些偏僻的神话。并不是所有的抄本都是征服后撰写的，它们与《圣经》或美索不达米亚神话的相似，只能解释为墨西哥部落和美索不达米亚有着古老的联系。

此外，墨西哥-那瓦特人的时间表，把事件、时代与科学、历史精确地联系起来，令人不得不停下来静静思索。里面记载了从第一个太阳纪元令世界灭亡的洪水，到编纂抄本的时间之前的13133年。比如说，书中记载的洪水大约出现在公元前11600年，而我在《第十二个天体》中总结出，淹没地球的大洪水大约出现在公元前11000年；这不仅是传说本身的巧合，也是大概时间上的一致，说明了那并不单单是阿兹特克的神话。

我们完全着迷于传说里关于第四个纪元是“黑头人类”（前一个纪元认为是白发巨人，之后是红发人类）纪元的描述。这和苏美尔人在他们的文字里的称呼一样。在阿兹特克的传说中，也认为第四个太阳纪元是苏美尔人出现在人类舞台的时期吗？苏美尔文明在公元前约3800年出现；现在看起来，我们对苏美尔人把第四个纪元的开端定位于他们时代之前5026年，而阿兹特克人则定位在公元前约3500年——对“黑头人类”的起源时间惊人一致的这一发现，无需惊异。

但这些信息回馈——即有关苏美尔人的解释（阿兹特克人向西班牙人讲述他们听说的西班牙人的起源）未必是站得住脚的；西方世界在征服新大陆4个世

纪后，才揭开伟大的苏美尔人文明的遗迹和遗产。我们已知知道：类似起源之类的传说，已经从那瓦特人的远古资源里为那瓦特部落所知，但他们是怎么知道的呢？

※

这个问题已经困惑了西班牙人很长时间。他们惊奇地发现，新大陆不仅有着有与欧洲大陆相似的文明，还有着“数量众多的人民”。他们还被阿兹特克纺织品里的《圣经》线索迷惑。后来他们找到了一种解释，答案看起来很简单：他们是以色列失踪的10个部落的后裔，这些部落于公元前722年被亚述人流放，随后就杳无音讯了（残留的犹太王国由犹大［Judah］和本杰明［Benjamin］部落所维护）。

1542年，多米尼克•弗莱•迭戈•杜兰（Dominican Friar Diego Duran）在5岁时被带到新西班牙，他是首位在一封明细手稿里详述以上理由的创始者。他的两部作品，《神灵、仪式和古代年历之书》（*Book of the Gods and Rites and the Ancient Calendar*）和《印第安历史上的新西班牙》（*Historia de las Indias de Nueva Espana*）已经被D.海登（D.Heyden）和F. 赫卡斯塔斯（F.Horcasitas）译成英语出版。在第二本书里，杜兰引用了许多有关印度群岛居民和新大陆土著的类比，以强调他的结论：他们都是犹太人或希伯来人。他的理论认为，“就其本性而言：这些土著是以色列失踪了的10个支派或部落的一部分，他们被亚述国王撒缦以色（Assyrians）抓住，带到了亚述。”

失踪的以色列十支派是指古代的12个以色列支派（或称部落）中失去踪迹的10支。这10个支派属于北方的以色列王国，在公元前771年王国被亚述摧毁以后，便消失于《圣经》的记载。一个著名的文献被名命为《10个消失的部落》（*Ten Lost Tribes*），其中有一个看法认为他们中的一部分来到了美洲。比如，葡萄牙旅行家安东尼奥•迪•Montezinos（Antonio de Montezinos）认为他们生活在南美，成了后来的安第斯印第安人。17和18世纪，探险家们普遍认为北美的切诺基族（Cherokee Nation）印第安人与犹太人（Jewish people）有深刻的联系。

杜兰和印第安老人交谈的报告，探索出在“巨人（men of monstrous stature）统治国家时候的部落传统。那些巨人发现没办法触摸太阳，于是决定建造一座顶部可以触及天堂的高塔。”这种类似于《圣经》传说巴别塔（Tower of Babel）的章节，其重要程度和另一个有关大移民的传说相吻合。

这也难怪，随着类似的报告不断增加，《10个消失的部落》里的理论逐渐成为16～17世纪最知名的理论之一，这种猜测认为他们以某种方式，穿过亚述领土来到东方，越过以色列来到美洲。

在欧洲皇家议会赞助下达到顶峰的《10个消失的部落》的思想，后来被一些学者所嘲弄。当前的理论坚持，人类最初是在约两万或三万年前，从亚洲跨越冰

封大陆桥来到新大陆的阿拉斯加，后来逐渐向南繁衍。相当多包含手工艺、语言、人种学和人类学评估的证据表明了穿越太平洋带来的影响——印度人、东南亚人、中国人、日本人、波利尼亚人都越洋来到新大陆。学者通过研究这些人定期性的来到美洲来解释这些影响；他们还强调说，这些行为发生在公元后而不是在公元前，在征服新大陆几百年前而已。

尽管这些有声望的学者一直轻视那些有关欧洲和新大陆之间往来于大西洋的证据，他们还是得让步于把近期有关穿越太平洋的交流作为美洲目前传说起源的解释。实际上，全球大洪水以及用粘土或类似物质创造人类的传说，在全世界都是神话学的主题，一条从近东（传说起源的地方）通往美洲的大致路线，可能的途径是东南亚和太平洋诸岛。

但是那瓦特人记载的某些方面则指向了更早的源头，而不是相对新近的大征服之前的几个世纪。原因之一是，那瓦特关于人类创造的传说，遵循了一条非常古老的美索不达米亚版本，这甚至在《创世纪》里都找不到相关解释。

实际上，《圣经》有着两个而不是一个有关人类创造的版本；两者都引用了早期的美索不达米亚版本。但两者又都忽略了第三个，也许是最古老的版本，里面记载着人类不是用粘土创造的，而是用一个神灵的鲜血创造的。在该版本基于的苏美尔文献中，男神艾（Ea）和女神宁悌（Ninti）合作，“准备了一个净化浴”。他命令“一个神灵把血滴进去”，“让宁悌把血肉和粘土混合”。男人和女人就是从这种混合中产生的。

我们觉得这种解释意味深长，因为它并不包含在《圣经》里，反而在一个阿兹特克传说里反复出现。这篇文章就是著名的《1558年手稿》（*Manuscript of 1558*）；这种解释出现在第四个太阳悲惨灭亡后，众神在泰奥提华坎聚集时。

> 这些神灵刚一聚集，他们就说：
> “谁应该在地球居住？
> 天空已经建好，
> 地球已经建好；
> 但众神啊，谁应该在地球居住？”

聚集的众神“很伤心”，但智慧和科学之神羽蛇神提出一个想法。他来到“死亡之地”米克特兰（Mictlan），向掌管这块土地的神圣夫妇声明：“我来这儿是为了你们保存的珍贵骨头。”克服了反抗和欺骗，羽蛇神终于拿到了“珍贵骨头”：

> 他收集了珍贵骨头；
> 男人的骨头整理好放在一边，
> 女人的骨头整理好放在另一边。
> 羽蛇神拿起来包扎在一起。

他带着这些干燥的骨头前往“祖先之地”或“我们起源的地方”塔摩安禅（Tamoanchan）。在那里他把骨头交给了拥有魔法的神奇女神茨哈科特尔（Cihuacoatl）。她又被称为“蛇女（Serpent Wom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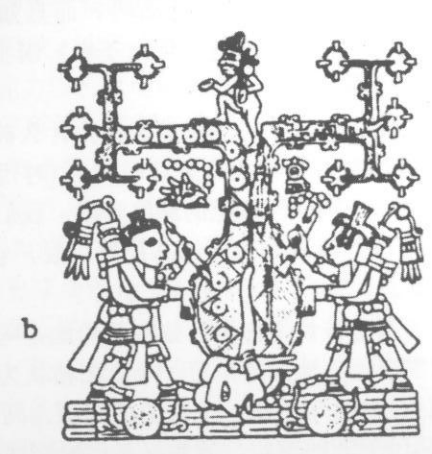
> 她碾碎这些骨头，
> 把它们放进土盆里，
> 羽蛇神用他男性器官的鲜血滴灌它们。

其他神灵在旁边看时，茨哈科特尔把碾碎的骨头和羽蛇神的鲜血混合；于是普通的人类就从类似粘土的混合物里创造了出来！

在苏美尔传说里，人类的创作者是神艾（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他的家是水”），也称为恩基（Enki，意为“地球之主”）。他的绰号和标志常常暗示了他的狡猾（crafty），他的冶金家（metallurgist）身份所代表的特质，在语言学上等同于一个单词“蛇（Serpent，此词也有狡滑之意）”。他的艺高绩丰的同伴，宁悌（意为“献出生命的人”），是医学女神——这项手艺其古代的标志也是一只缠绕的大蛇。苏美尔人在圆筒印章上的描述，向我们展示了两个在一个类似于实验室的、到处是烧瓶的地方的天神（见图9a）。



a



b

图9

在那瓦特人的传说里发现这些非常令人震惊——一个被称为羽蛇的知识之神，一个被称为蛇女的神奇力量女神；俗世的元素和神灵的精华（血液）在一个充满泡沫的浴缸里融合；人类，男人和女人就在混合里诞生了。更令人惊讶的事实是，这个神话在米斯特克人（Mixtec）部落区域里发现的一件那瓦特人抄本中还有绘画描述。上面记述着一个男神和一个女神，把一种在大烧瓶里流动的元素同滴入烧瓶的神灵之血混在一起，经过这种混合，一个人类产生了（见图9b）。

综合其他与苏美尔人相关的数据和术语，我们发现了在很早时期的人类联系。这些证据看起来也对有关人类首次移民美洲的理论产生了挑战。依照这些证据，移民不是通过北方的白令海峡从亚洲进入美洲，而是通过南极洲从澳洲或新西兰前往南美洲——这种最近重提的看法，跟在智利北部、靠近秘鲁国境线发现的、已有9000多年的人类木乃伊有关。

这两种到达理论给我们带来了麻烦，因为他们需要男人、女人和儿童长途跋涉数千公里的冰冻区域。我们幻想着两万或三万年前他们是如何做到的；此外，我们还纳闷为什么这样的旅程能够被允许。为什么那些男人、女人和儿童经过了冰天雪地的长途跋涉，看起来最终除了经历了更多的冰雪也没有实现什么——除非他们认为冰雪之后有一片乐土？

但是，他们还没有去过那里，他们之前的民族也没有去过，怎么就知道在无尽的冰雪后有什么呢——根据定义，他们是第一批越洋来到美洲的人吗？

在有关埃及大逃亡的《圣经》传说里，国王把乐土描述成“一片粮食丰富，葡萄、无花果、石榴遍地的土地，也是橄榄树和蜂蜜的土地……那里的石头都是金属，山脉可以砍伐黄铜。”

阿兹特克神灵则这样形容乐土：“房屋金碧辉煌，盛产彩棉和彩色可可。”早期前往美洲的移民，他们的长途跋涉没有经过任何人——包括他们的神灵——的同意，告诉他们去做，告诉他们期待什么吗？而且如果神灵不是一个神学实体，而是一个实际存在的实物，那么他会像《圣经》国王为以色列人做的那样，帮助那些移民克服旅行的困难吗？

就是有了这些有关这么一次不可思议的旅行为什么被同意，如何被同意的想法，我们一遍又一遍地翻看那瓦特人有关移民和4个时代的传说。第一个太阳被洪水终结的时代就是最后一次冰河世纪的最终阶段，我们在《第二个天体》里总结的就是，洪水是由南极洲滑入到海洋的冰层所引发，它在公元前约11000年将最后一次冰河世纪终结。

那瓦特人部落的起源是传说中称为亚兹特兰的地方吗，之所以称为“白色宫殿”仅仅因为它是白雪覆盖之地？这是第一个太阳被认为是“白发巨人”的时代的原因吗？通过追溯到17141年前第一个太阳的起源，阿兹特克历史记录提到了公元前约15000年的移民美洲的事实，冰雪又是何时形成了一座连通欧洲的大陆桥呢？此外，是不是就像那瓦特人传说里所讲，那次穿越根本就不是穿越冰层，而是乘船穿越太平洋？

通过海路或陆路到达太平洋海岸的史前传说，并不仅是局限于墨西哥人。南部的安第斯人（Andean）也留有类似称为传说的记忆。其中的纳耶姆兰普（Naymlap）传说，可能与来自其他地方在海岸第一次定居的人们有关。里面说到了大批芦苇筏船的登陆（后来，著名探险家、作家索尔•海尔达尔［Thor Heyerdahl］曾使用同样的筏船来模拟苏美尔人的航海）。一块可以发出神灵名字的绿色石头被放在船头，指引着移民的首领纳耶姆兰普驶往被选中的海滩。而通过绿色神像发出名字的神灵，教育了人们耕种、建筑和手工艺的技术。

一些有关绿色神灵传说的版本十分精确地指出，厄瓜多尔的圣赫勒纳角（Cape Santa Helena）就是他们的登陆地点；那是南美大陆西边面向太平洋的小地方。很多编年史家，包括胡安•德•巴拉斯科（Juan de Velasco），都把本土传统和那片赤道区域的第一批定居者与巨人联系在一起。人类定居者追随着他们崇拜的万神殿12神灵，由太阳和月亮引导。巴拉斯科写道，在厄瓜多尔首都所在地，这些定居者修建了两座相互面对的庙宇。在献给太阳的庙宇入口前立了两排柱子，在它的前庭立了一圈石柱，数目是12个。

当他们的领袖纳耶姆兰普完成他的任务时，他离开的时候到了。不像他的祖先，纳耶姆兰普不需要死：他被赐予了一双翅膀飞走了，从此再也没有出现过——由说话石之神（the god of the speaking stone）指引，飞向了天堂。

由于相信说话石会发出神圣的指令，美洲印第安人相当好合作：所有的古代欧洲人都信仰神谕石（Oracle Stone），以色列人逃难时携带的方舟顶上也安着Dvil——字面上的意思就是“说话者”——它是一种便携式设备，通过它，摩西可以听到上帝的指示。有关纳耶姆兰普飞往天堂的细节在《圣经》也有类似描述。《创世纪》第5章写道，亚当生塞特(Sheth)，塞特的第七代后裔，即族长伊诺克，在他365岁后“离开”了地球，因为有上帝指引他飞向天堂。

学者们对15000或20000年前乘船越洋抱有疑问：他们坚持认为当时的人过于原始，不可能拥有越洋的船只，也不会在海里航行。直到公元前4000年，从时苏美尔文明开始，人类才有能力以长途运输的方式到达遥远的陆地和水域。

但是通过苏美尔人自己所述，那都是大洪水之后的事情了。他们一再坚持，在大洪水发生前，地球上有高度发达的文明——一种由来自阿努星球（planet of Anu）的外星人开创的文明，并一直以永生的半人半神（demigods）形象往下延续。这些被《圣经》称为纳菲力姆的太空人通过和“人类女儿”的联姻，来进行繁衍生息。埃及编年史家曼涅托（Manetho）神父的作品，也坚持同样的观点。《圣经》也一样，里面描述了大洪水前的农耕生活（耕种，牧羊）和城市文明（城市，冶金）。然而，根据全部的古代文献，这所有的一切都被大洪水一扫而空，万物不得不从痛苦中重生。

《创世纪》始于创世的传说，其实只是更详尽的苏美尔文本的简约版本。在这些传说里，不止一次地提到了“亚当（the Adam）”，字面意思就是“居住在地球的人（the Earthling）”。但随后就转换到一个名叫亚当的祖先的

家系宗谱里了："这是一本讲述亚当家族的书（This is the book of the generations of Adam，见《创世纪》5:1。中文版将此句意译为：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起初他有两个儿子，该隐（Cain）和亚伯（Abel）。该隐杀害他的弟弟后，被耶和华（Yahweh）驱逐。"亚当随后又和妻子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塞特。"在塞特的建议下，《圣经》完成了向洪水英雄诺亚（Noah）家系宗谱的传递。这类传说集中流行在亚非欧国家。

那该隐到底怎么了呢？我们在《圣经》里只能找到12句诗。耶和华把该隐贬为流浪者，"一个在地球上的逃亡者和流浪汉。"

> 于是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
> 去住在伊甸东边挪得（Nod）之地。
> 该隐与妻子同房，
> 他妻子就怀孕，生了伊诺克。
> 该隐建造了一座城，
> 就按着他儿子的名，将那城叫作伊诺克。

几百年之后，拉麦（Lamech）出生了。他有两个妻子。其中一个生下了雅八（Jabal），"他是住帐棚，牧养牲畜之人的祖师。"而另一个妻子生了两个儿子。其中一个叫犹八（Jubal），"他是一切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另一个叫土八该隐（Tubalcain），"他是黄金青铜和钢铁的技工。"

这点贫乏的《圣经》知识在一定程度上被模拟《圣经》的《禧年书》（*Book of Jubilees*）所补充扩大，被认为包含在公元前第二纪的较早源头里。把一些事件和《禧年书》的章节联系起来后，发现"该隐娶了他的妹妹阿旺（Awan，意为"游荡者"）为妻，在第四个50年节里，她为其生育了伊诺克。接着在第五个50年节第一周的第一年，该隐修建了房子，建立了城市，并以他儿子的名字伊诺克命名。"

《圣经》学者一直被亚当为其子取名塞特，该隐为其子取名伊诺克(意思是"成立"、"建立")所困惑，也被其他后代名字的相似所迷惑。不管是什么原因，明显可以看出，《圣经》的编辑所依赖的资源主要归功于两个伊诺克——另一个也许是一个史前人——的确与众不同。《禧年书》写道，伊诺克"是第一个在地球出生的人，他学习了写作、知识和智慧，并根据天堂标志的月份，在书中记载了天堂标志。"根据《伊诺克之书》（*The Book of Enoch*），元老会被教授数学、星球知识，在天堂旅行期间教授年历，会看到地球上"在西边的""7种金属之山"。

《圣经》前的苏美尔人文本里通常所说的《列王纪》（*King Lists*）也写道了这种故事，洪水发生前的统治者被神灵教授所有知识。他的绰号是恩麦杜兰基（EN.ME.DUR.AN.KI）——"天堂地球基础知识之王"——简直就是《圣经》伊诺克的原型。

在美洲，那瓦特人也有关于流浪的传说。在传说中，人们到达最终目的地后修建城市准备定居；此外，一个传说中的长老有两个妻子和一批儿子，他们的部落发展成了王国；还有一个传说，是一个人成为金属工匠后变得相当有地位——他们和《圣经》传说一样多吗？甚至那瓦特人对数字7的强调在《圣经》传说中也有反映：该隐的第七代子孙拉麦神秘地宣布："若杀该隐，遭报7倍。杀拉麦，必遭报77倍。"

我们遇见了在那瓦特人部落的传统里——古老的记忆——对该隐和其后代拉麦的驱逐发出的共鸣了吗？

阿兹特克人把他们的首都称为特诺奇蒂特兰，即特诺奇的城市，这是以他们的祖先命名的。考虑到在他们的方言里，阿兹特克人习惯在许多单词前加前缀"T"，特诺奇（Tenoch）有可能就是起源于去掉了前缀"T"的伊诺克（Enoch）。

一个被学者们认为是基于公元前3000年的早期苏美尔文本的巴比伦文本，讲述了一场神秘的冲突，它同样也在一对种地和牧羊的两兄弟间发生，并结束于谋杀，就像《圣经》里该隐和亚伯的故事。惹事生非者是一名叫凯因（Ka'in）的领袖，他注定要"在痛苦中煎熬"，于是移民到了敦奴（Dunnu）之地，在那里，他修建了一座有着双塔的城市。

在庙宇金字塔（temple-pyramids）顶上的双塔是阿兹特克建筑的特征。"双塔之城"修建后，凯因庆祝了吗？一千年前，因该隐而命名修建的"特诺奇之城" 特诺奇蒂特兰，"为什么它会修建并以他儿子的名字伊诺克命名？"

我们在中美洲找到了失落的该隐帝国，以伊诺克命名的城市？这种可能为人类在这一块土地上的开端之谜，提供了一种貌似可信的答案。

它也解释了另外两个谜团——"该隐的记号"，以及所有美洲人共有的遗传特性：缺少胡须。

根据《圣经》传说，在天主把该隐从居住地驱逐，判决他成为东方的一个流浪汉之后，因该隐害怕被仇家杀害，所以天主同意该隐在他保护的范围内流浪，"耶和华就给该隐立一个记号，免得人遇见他就杀他。"虽然没人知道这个"记号"有多么与众不同，但一般被认为是一种刻在该隐前额上的纹身。但之后的《圣经》描述到，针对该隐的复仇以及保护，一直延续到第七代以及之后几代。他前额上的纹身持续不了那么长时间，也不能代代相传。只有一个代代相传的基因特性可以符合《圣经》里的数据。

从美洲人特殊的基因特性来看——缺少胡须——有人猜想，是否这种基因变化就是"该隐的记号"或其后代的记号。如果我们的猜想正确，作为美洲印第安人往新大陆南北传播迁徙的焦点地区，中美洲就是该隐失落的国度。

当特诺奇蒂特兰发展达到顶峰时，托尔特克首府图拉（Tula）早已撤销了其托央这个具有传奇色彩的名字。当托尔特克人修建他们的城市时，泰奥提华坎已经在神话里被奉为神圣。它名字的意思是“众神的城市”；而且根据神话记载，确实也是如此。

据说，曾经有一段时间灾难降临于地球，太阳不能出现，地球陷入黑暗。只有在泰奥提华坎才有光亮，那是一直燃烧的神圣火焰。忧心忡忡的众神聚在一起讨论该怎么办。“谁来管理和指挥世界，”他们相互询问，“才可以使得太阳重现？”

他们在众神里挑选志愿者跳入圣火里，以他的牺牲来换回太阳。神灵特库舍日特克托（Tecuciztecatl）请愿。他穿着闪耀的衣服走向圣火；但每次靠近火焰时他都退缩了，失去了勇气。后来神灵南奥特仁（Nanauatzin）毫不犹豫地跳进火中。特库舍日特克托感到惭愧，也照着做了。但他只落到了火焰的边缘。这些神灵被烧光后，太阳和月亮重现天空。

尽管现在可以看得到日月，但他们在天空中保持静止。根据另一个版本，太阳在一个神灵拿箭射它时才移动；还有一个说法是，风神吹动太阳后才使其恢复到原来的轨道。在太阳恢复原来的轨道后，月亮也开始移动了；因此白天夜晚的循环才得以恢复，地球得救了。

这个传说与泰奥提华坎最负盛名的古迹——太阳金字塔（Pyramid of the Sun）和月亮金字塔（Pyramid of the Moon）密切相关。有一种说法是，众神建了两座金字塔来纪念牺牲的两位神；另一种说法是，事发当时两座金字塔已经存在，两位神就是从早已存在的塔顶跳进神圣的火焰。

不管传说如何，事实是日月金字塔依然巍然耸立，直至今日。它们就在墨西哥城以北30英里处，几十年前还是被荒草覆盖的土丘，如今已变成主要的旅游景点。日月金字塔从山谷中拔地而起，群山环绕如同永恒的舞台幕布(见图10)，游人不由得放眼仰望向上倾斜的双塔，仰望群山以及头顶的天空。这两座古迹流露出力量、知识以及意图；而背景则体现了天与地之间有意的连接。没有人会错过

这历史的一幕，它展现着一段令人敬畏的过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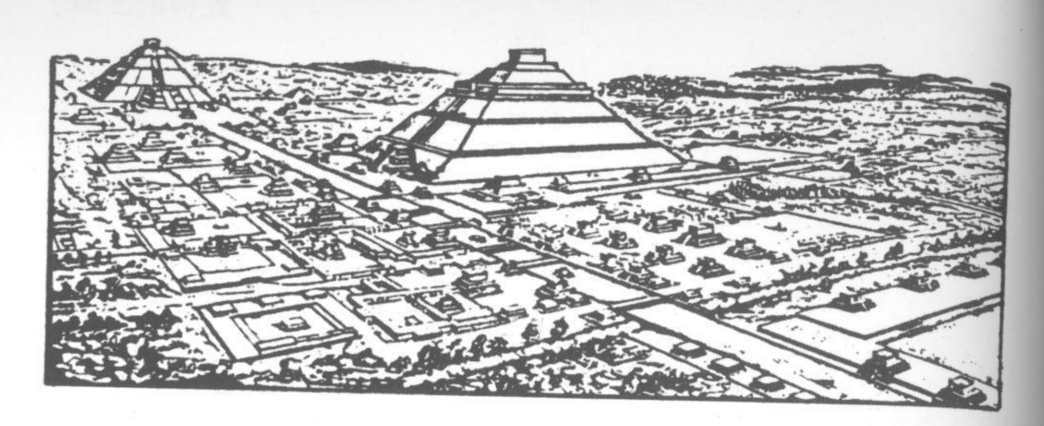


图10

这是一段多么久远的过去呢？考古学家们假设，泰奥提华坎建立于公元1世纪，但是日子渐渐追溯到更远。根据实地考察，这座城市的庆典中心(ceremonial center)在公元前200年就已占地4 000平方英里。20世纪50年代，顶尖考古学家M. 科瓦卢比阿斯(M.Covarrubias)在其《墨西哥及中美洲的印第安艺术》(*Indian Art of Mexico and Central America*)一书中带着重重疑虑承认，放射性碳年代测定测出“一个几乎不可能的年代——公元前900年”。事实上，进一步的放射性碳年代测试测出的年代是公元前1474年。现在被广泛接受的年代是大约公元前1400年。那个时候，奥尔梅克人(Olmecs)正在墨西哥其他地方建立伟大的“庆典中心”。

泰奥提华坎很明显经历了多个时期的发展，而金字塔也揭示了早期内部结构的迹象。一些学者在残垣废墟上研究这个始于6000年前——公元前14世纪的故事。这与阿兹特克人的传说相符，这儿是第4个太阳里的神灵之地。然后，当大约公元前14世纪那黑暗的日子来临时，这两座伟大的金字塔便巍巍耸立成现在的雄伟模样。

月亮金字塔矗立在庆典中心的北端，稍小的辅助建筑夹在两侧，前边是一个很大的广场。一条宽广的大道向南延伸至极目可眺的范围，道旁是些不太引人注目的神祠、庙宇和一些曾被认为是坟墓的建筑。因此这条大道得名“亡灵大道”(Avenue of the Dead)。在亡灵大道以南2 000多英尺，太阳金字塔屹立在一条大路的东边(见图11)，旁边有广场以及一些神祠和其他建筑。

越过太阳金字塔再往南3 000英尺，就来到了西乌达德拉(Ciudadela)。这是一块四方形的区域，包含着泰奥提华坎第三大金字塔——羽蛇神金字塔(Quetzalcoatl Pyramid)的东侧。现在所知道的是，越过亡灵大道，面向西乌达德拉有一块相似的四边形区域，曾是当时的行政商业中心。大道继续向南延伸，上个世纪60年代由兰德·米伦(Rend Millon)领导的“泰奥提华坎映射工程”(Teotihuacan Mapping Project)修建了这条南北走向将近5英里的街道，比现代机场最长的跑道还要长。尽管这条大道奇长无比，但它十分笔直，就像一只弓箭，无论何时都展现出高超的建造工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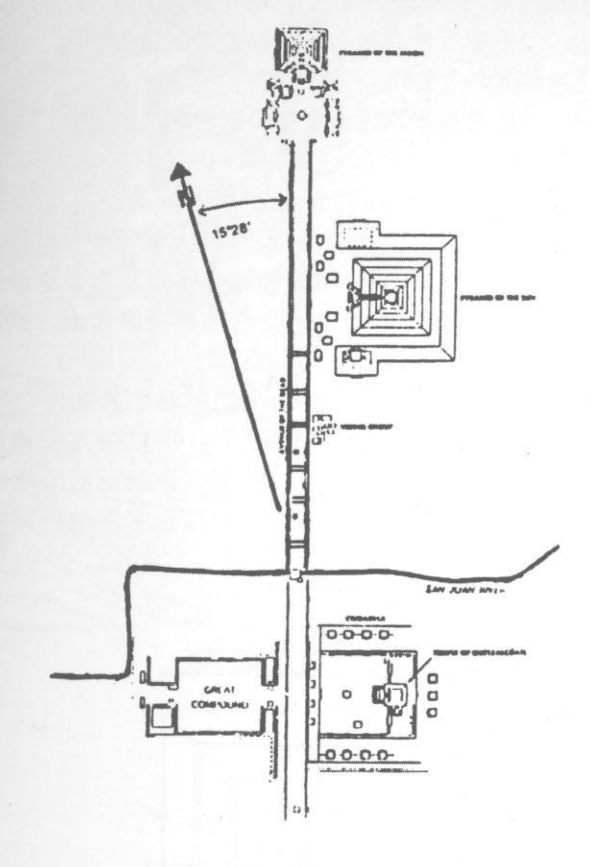


图11

一条东西走向的轴线，与南北大道垂直，从西乌达德拉向东延伸，从四边形行政区域向西而去。“泰奥提华坎映射工程”的成员发现，在太阳金字塔的南边，有一个刻在岩石上的标志，在两个同心圆里有一个十字架。西边约莫两英里的山上也有一个类似的标志。视线将两个标志连接起来，正好暗示了东西轴线的方向。而十字架的横线则与南北轴线的方向一致。研究得出结论，他们发现了城市最初的规划者所用的标志；但他们没有理论说明，到底规划者们在古迹上使用何种方法，为这两个遥远的地点之间拉出一条直线。

从其他一些事实中，可明显看出庆典中心的朝向以及设计有一定的意义。第一点就是泰奥提华坎流域的圣胡安河（San Juan river）的方向被转变，使其穿过庆典中心——人工渠道使得这条河流淌于西乌达德拉，并沿着四方区域，面前正好与东西轴线平行，流过两个直角之后转向朝西的大道。

暗示了朝向有意设计的第二点就是，两条轴线并没有指向基本方位，而是向东南方向偏了15.5度(图11)。研究表明，这并非偶然或是古代规划者的计算失误。古中美洲天文学家A. F. 阿文尼（A. F. Aveni）在《古代中美洲天文学》（*Astronomy in Ancient Mesoamerica*）一书中称之为神圣的方向，还指出后来的庆典中心（如图兰以及更远的其他中心）都是遵照这个朝向，尽管这对于他们的位置以及何时建造并无多大关联。

他的研究表明，在泰奥提华坎建城之期，这种朝向的设计，是为了能够在某个重要的农历日子里观察天象。

宰里亚•纳托尔(Zelia Nuttal)在第22届国际美洲研究者会议（罗马，1926）上递交的文章中指出，这种朝向与太阳在从北向南来回移动中达到夏、冬两个“至”点时的轨道方向一致。假如建造金字塔是为了这种天象观察，那么我们就能够理解金字塔的最终外形——沿着阶梯拾级而上，到达最高处的瞭望神殿。

但是，由于强有力的证据表明，现在我们所看到的两座金字塔的外层是新修的（而且考古学家还武断地重整过表面），所以没人能够肯定这两座金字塔最初的用途不会是其他。楼梯可能，甚至也许就是后来增添的，因为我们看到太阳金字塔大阶梯的第一层是倾斜的，与金字塔的朝向并不吻合（见图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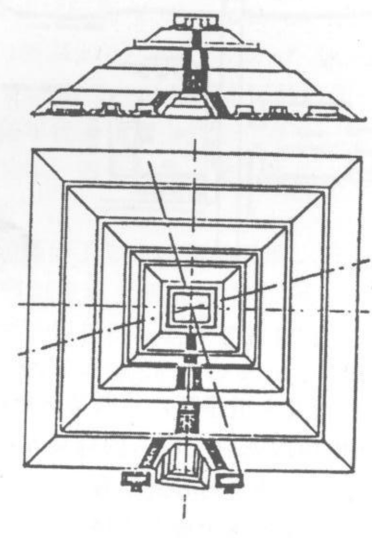


图12

在泰奥提华坎三座金字塔中，最小的就是位于“城堡”里的羽蛇神金字塔。后来被挖掘出的增加的部分，显现出了最初的阶梯形金字塔形状。部分暴露在外的塔身，正面雕刻着羽蛇神的象征——蛇，与雨神一成不变的脸相交替，背景是波澜起伏的水（见图13）。这座金字塔被认为是托尔特克时代的，并且与墨西哥其他许多金字塔相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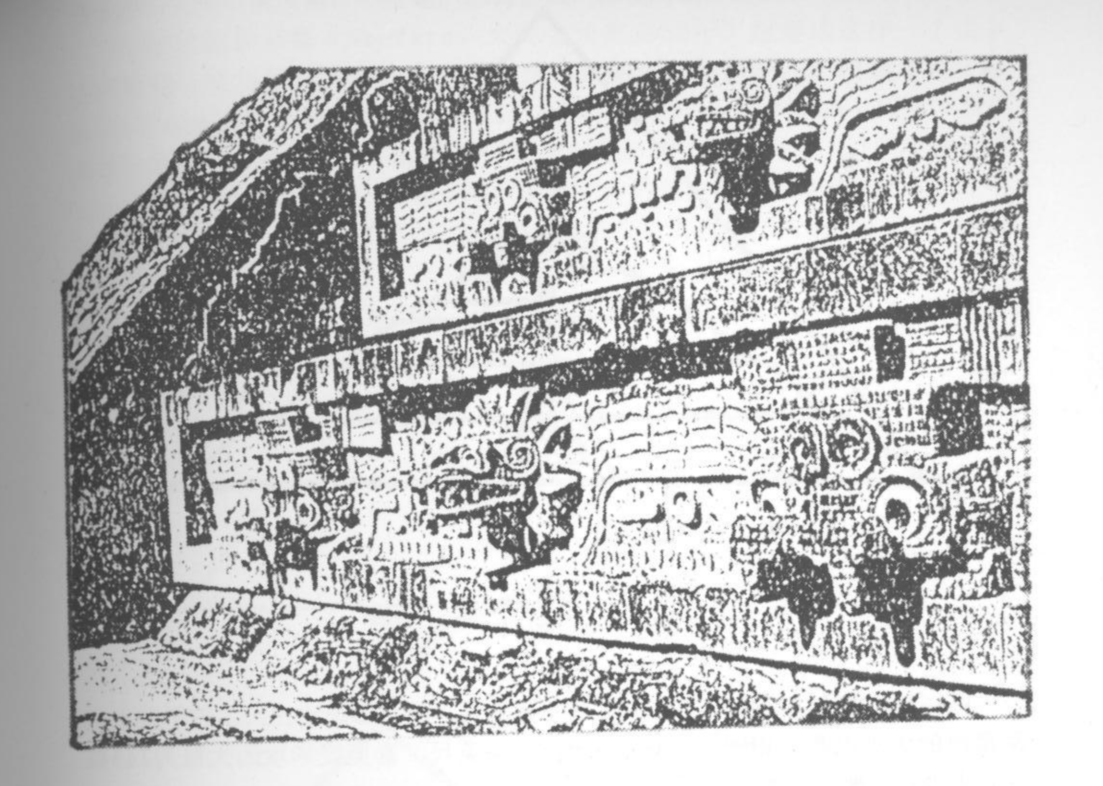


图13

相比之下，两座较大的金字塔反而未经任何修饰。它们大小不同，形状各异，因着巨大无比和历史悠久而引人瞩目。在这些方面，它们与吉萨的两座大金字塔相像。之后的埃及金字塔是法老所建，而吉萨那两座特别的金字塔是由“神灵”建造。也许相似的事情也发生在泰奥提华坎；在这种情况下，考古证据会证实日月金字塔形成的传说。虽然是为了作为观天象台，但是泰奥提华坎的两大金字塔还是建成了阶梯形，顶部有平台，并配着楼梯，正如美索不达米亚的亚述金字形神塔（Ziggurats）曾经的模样。

毫无疑问的是，这两座金字塔与埃及的吉萨金字塔相似，除开在外形上做了调整，欲与独一无二的吉萨金字塔相媲美。一个惊人的相似之处是：虽然吉萨的第二大金字塔比最大的金字塔略短，但两者的顶端却是在同一海平线上，因为第二大金字塔建在相对稍高的地平面上；而泰奥提华坎的两座金字塔也是如此，月亮金字塔的地面比太阳金字塔的高出30多英尺，它们的顶端也处于相同的海平线（见图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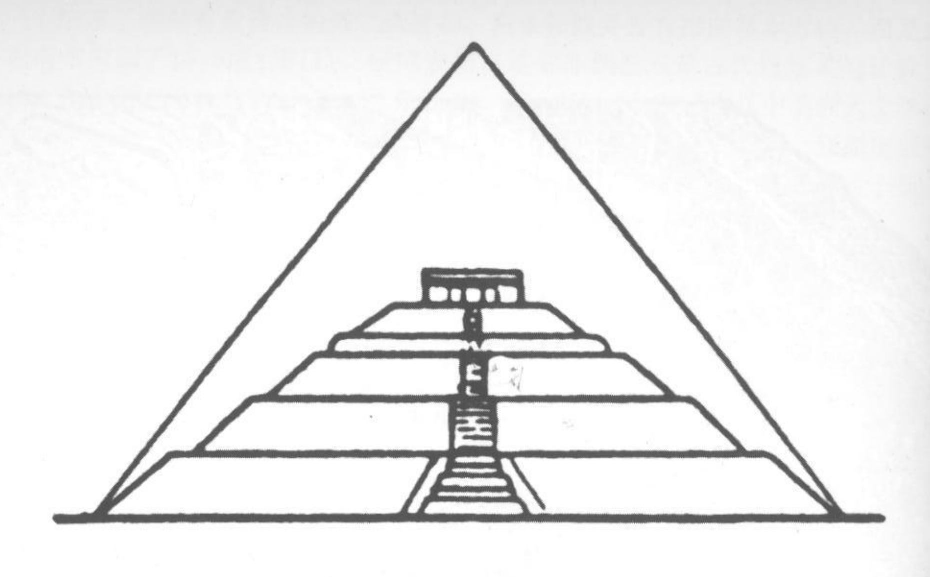


图14

两座最大的金字塔之间的相似之处尤其明显。两者都是建在人工的平台上。测量出的大小也几乎相同：吉萨的大约是754英尺，泰奥提华坎的大概为745英尺，后者极巧地与前者相等。

尽管这些相似与一致证明了两座金字塔之间潜在的联系，但是我们也不应忽略两者间存在的某些迥异。吉萨大金字塔是建在一块巨大的岩石上，经过小心翼翼的构造、堆砌，不靠砂浆粘合在一起，总重量700万吨，体积达9 300万立方英尺之巨。

太阳金字塔是用泥砖、土砖、小圆石以及沙粒建造，由一条未经雕琢的石块和灰泥接连而成。吉萨金字塔内部有走廊、画廊，以及许多错综复杂却设计精密的房间；泰奥提华坎金字塔并没有这么多内部构造。吉萨金字塔高480英尺，而太阳金字塔（包括从前最高的寺庙）仅仅为250英尺。埃及大金字塔四面为三角形，与地面成52度角；泰奥提华坎的两座金字塔有相叠的高台，因此四面为了保持稳定而稍向内斜，与地面的角度是43.5度。

这些重要的不同之处反映了每座金字塔的年代和目的。但是还有最后一个不同点，之前所有研究人员都未曾注意，这个不同点是解开一些谜团的关键。

在埃及，只有吉萨金字塔才有这么倾斜的52度角，它既不是胡夫（Cheops）也不是其他任何法老建造的，在此前的《地球编年史》中已证实，它是古代近东众神所建，作为信标矗立在西奈山半岛的太空船降落发射场。所有其他的埃及金字塔，次要的、稍小的、腐朽的或者是倒塌的，确实都是由法老于千年之后所建，效法众神的“通往天堂的阶梯”（stairways to heaven）。但是无人能成

功地建成完美的52度角，不管他们怎么尝试，都以坍塌告终。

当法老塞奈弗鲁（Sneferu，大约公元前2650年）想建造这样一个金字塔的时候，他得到了教训。在一份古代事件的详细解析中，K.门德尔松（K. Mendelssohn）的《金字塔之谜》（*The Riddle of the Pyramids*）指出，塞奈弗鲁的第一座52度角的金字塔在米达姆（Maidum）倒塌时，他的工匠们正在达舒（Dahshur）为他修建第二座金字塔。于是工匠们急忙将正在修建中的达舒金字塔改为相对安全的43.5度，这座金字塔由此成形，并得名“弯曲金字塔”（The Bent Pyramid，见图15a）。塞奈弗鲁打算留给后人一座真正的金字塔，因此他在附近继续建造了第三座金字塔。因其石头的颜色，这座金字塔被称为“红色金字塔”（Red Pyramid），也是比较安全的43.5度角（见图15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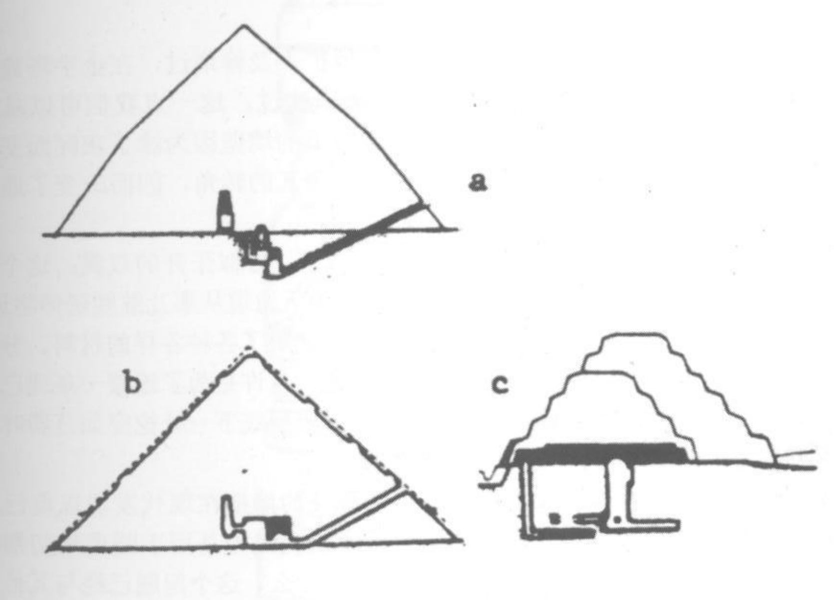


图15

但是因为安全而改回43.5度角，这使得塞奈弗鲁的工匠们回归到法老祖塞尔（Zoser）在早前一个世纪，即公元前2700年已做过的做法。他的金字塔是迄今为止依然存在在塞加拉（Sakkara）的最古老的金字塔。这是一个阶梯形金字塔，缓缓而升共有6层（见图15c），符合了较小的43.5度角。

太阳金字塔与吉萨金字塔的底座大小相同难道仅仅只是巧合？也许是。有没有可能法老祖塞尔首先采用了精确的43.5度角，在他的阶梯形金字塔中进一步完善，然后泰奥提华坎的金字塔也跟着这样做？对此我们仍有怀疑。

但是一个较小的角，比如说45度，即使一个没什么经验的建筑师也能得出这个角度，只要将直角（90度）分成两个就行了。在埃及，建成43.5度角是为了极其复杂地顺应圆周与直径比π（约3.14）。

吉萨金字塔的52度角就需要对这一数字运用精通。当金字塔高等于宽的

一半，再除以π，再乘以4（754/2 = 377/3.14 = 120×4 = 480 feet in height)，才能得到这个角度。而要得到43.5度角，只需要在最后乘以3而不是乘以4就行了。在这两种情况下，都需要有π的知识；而在中美洲，人们绝对没有这种知识。那么如果没有熟悉埃及金字塔建造的人，43.5度角是怎么出现在泰奥提华坎这两座特别的（对于中美洲而言）金字塔中呢？

如果没有这座独一无二的吉萨大金字塔，埃及的金字塔配备的就只会有较低的通道(图15)，通常是设在金字塔底座边缘或边缘附近，然后在底座下延伸而入。太阳金字塔底下也存在这样一个通道，难道仅仅只是巧合吗？

1971年，一场暴雨过后人们偶然发现了这个通道。就在金字塔正中间楼梯的前方，是一个不与地面接触的地下空洞。洞里有古代阶梯，向下20多英尺就到达一条水平通道的入口。

开凿者断定这是一个天然洞穴，被人为地扩大及修缮过，在金字塔建造的基岩下延伸。因为某种目的，最初的洞穴被修建过，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以下事实中看出：天花板是由沉重的石块构成，隧道的墙壁因为涂了灰泥而变得平滑。这条地下通道的土砖墙的很多处都能看到突兀的转角，因而改变了通道的路线。

距离古阶梯150英尺处，隧道延伸出两间房室，好似张开的双翼；这个地点正正处在阶梯形金字塔的第一层。约7英尺高的地下通道从那儿继续延伸将近200英尺；在里面的这一部分，建造变得更为复杂，使用了各种各样的材料。分割成段的楼层是人工建造的，排水管道不知为何而建（也许是为了连接一条现已消失的地下河道）。最后，隧道的尽头，在金字塔第四层底下一处挖空如苜蓿叶式立体交叉的地方，由土砖柱子和玄武岩厚板支撑。

地下结构如此复杂有什么目的呢？由于分段的墙壁在现代发现以前已被破坏，所以不能说粘土容器、黑曜石刀刃以及木炭灰是不是用于隧道最初期的阶段。但是，除了天体观察，泰奥提华坎还发生过什么？这个问题已经与其他发现混杂在一起了。

亡灵大道好像是一条宽阔通畅的跑道，从月亮金字塔的广场延伸向南方的地平线；但实际上，太阳金字塔与圣胡安河之间这一段，破坏了这条大道的顺畅。月亮金字塔至太阳金字塔之间的斜坡，在这条大道上更显突出。实地检测清楚地表明了，这段斜坡是由于人为地切入了岩石；总的来说，太阳金字塔与西乌达德拉的一处高度差为90多英尺。

这儿的6个分段是由于与大道垂直地建立起了一连串双层墙壁。大道的洞布满了墙壁和低矮建筑，所以有6.5个地下的间隔向天空敞开。垂直的墙壁在其地面上安装着闸门。给人的印象就是，这整个复杂的构造是为了引入沿着大道顺流而下的河水。流水可能源于月亮金字塔（那儿被一条地下隧道所环绕），并被用某种方法与太阳金字塔的地下隧道连接。一连串的间隔留住了流水，然后水流蔓延开来，直到最后到达圣胡安河的转移水渠。

是不是因为这些人工河以及蜿蜒的水流，所以羽蛇神金字塔的正面才会雕着

波澜起伏的河水？要知道这儿是内陆地区，离海数百英里远呢。

还有一个发现也进一步暗示了这个内陆地区与水的联系，那就是水神查秋特丽裘（Chalchiuhtlicue）的巨石雕像，她是雨神特拉洛克的妻子（见图16）。这座雕像曾经矗立在月亮金字塔正前方的广场中央，现陈列于墨西哥国家人类学博物馆里。在画像描述中，这位名为水神的女神通常都是穿着海螺壳装饰的碧玉衣衫。她的饰品有绿松石耳环、玉项链或是其它挂着金色奖牌的蓝绿色石头。雕像重现了这身装扮及饰品，也佩戴了一个真金的吊坠，牢牢地嵌在一个大小相当的洞内，后来被盗贼盗走。她的画像描述还说，她头戴蛇冠或是用蛇作装饰，这也暗示了她是墨西哥的蛇神之一。



图16

泰奥提华坎是否设计和建造成某种水务工程，用水来进行一些技术上的加工？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让我们关注那儿的另外一个奇妙的发现。

沿着太阳金字塔直下的第三段，挖掘出一系列相互连接的地下室，显示出有几层地面覆盖着数层厚厚的云母。这些硅胶具有防水、防热、抗电流的特殊属性。因此它在各种化学加工、电器及电子应用中被用作隔热绝缘体，近年来也用于核技术和太空技术之中。

云母的特殊性能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云母中所含的其他微量元素，因此取决于其地理来源。根据专家意见，泰奥提华坎所发现的云母是只在遥远的巴西才有的品种。本世纪初期，当人们发现太阳金字塔时，在从金字塔各层移取的遗迹中，也都找到了这些云母的痕迹。这些绝缘的材料在泰奥提华坎到底有

什么用处呢？

我们仅有的印象，就是主神羽蛇神旁边的雨神和水神、倾斜的大道、一连串建筑、地下室、地下隧道、改道河流、有闸门的半地下区域，以及布满云母的地下隔间——所有这些组成了一座科学设计的工厂，用来分隔、提炼或是净化矿物质。

公元前1000年中期，或是公元前2000年中期，有知晓金字塔修建秘密的人来到这个流域；他同样精通物理科学，用当地现有的资源创建了这座复杂的加工厂。如女神的吊坠所暗示，这个人是否是为了寻找金子，或是其他更稀罕的矿物？

※

正如关于泰奥提华坎的传说一样，假如他不是人类，而是神灵，那么这个神灵是不是就叫做泰奥提华坎？除了神灵，谁是泰奥提华坎最原始的的居民？谁搬来了石头建起第一座金字塔？谁开筑了河道并控管闸门？

有些人认为，泰奥提华坎只不过始建于公元前几世纪，他们的答案就很简单了：是托尔特克人。有些人现在倾向于认为这座城始建于更早，他们指出答案是奥尔梅克人——公元前2000年中期出现在中美洲的神秘民族。但是奥尔梅克人自己都提出诸多疑问，因为他们原本是非洲黑人，对于那些不能接受跨大西洋迁徙的人而言，他们是极其令人厌恶的。

即使泰奥提华坎的起源及其建造者被埋藏在神秘中，但基本能确定的是，在公元前几个世纪，托尔特克人已经漂泊至此。起初干些手工劳务，他们逐渐学会了这座城市的各种手艺，采用当地统治者的文化，包括绘画、金匠行业的秘密、天文学知识、农历以及对神的崇拜。大约公元前200年，掌管泰奥提华坎的统治者一一离去，后来这个地方就成了托尔特克人的城市。几百年来，这个地方以工具、武器、黑曜石古器物以及广泛辐散的文化和宗教影响而闻名。托尔特克人漂泊至此的一千年以后，他们同样也收拾包袱离开了。没有人知道原因，但是所有人都离开了，泰奥提华坎变成了一座荒城，仅仅留在一段金色过往的回忆里。

有些人认为，托尔特克人的离开与他们在公元700年建立了新的都城图兰有关。这个地方傍着图拉河（the Tula river），已有人烟居住千年。托尔特克人将这里建成一个迷你的泰奥提华坎。抄本及传说将图兰描绘成一座传奇的城市，是艺术和工艺中心，宫殿庙宇壮丽辉煌，金子宝石闪闪发光。要不是学者们长期质疑它的存在……现在已经毫无疑问地证实图兰确实存在过，就在墨西哥城西北55英里处，现在称为图拉（Tula）的地方。

图兰的重新发现始于19世纪末，这项工作的开始主要与法国旅行家戴西莱•夏尔奈（Desire Charnay）有关。在墨西哥考古学家乔治•阿科斯塔（Jorge R. Acosta）的带领下，正式的挖掘工作于20世纪40年代才开始。挖掘与恢复工作主要集中在被称为“图拉壮景”（Tula Grande）的庆典广场；后来密西西比大学的研究队伍才将工作延展至发掘过去。

这些发现不仅证实了这座城市的存在，也证实了许多抄本中所述的它的历史，尤其是《古奥提兰编年史》（*Anales de Cuauhtitlan*）。现在所知的是，图兰由君王兼祭司统治了一个朝代，他们自称是羽蛇神的后代，因此除了名字，他们还将羽蛇神的名字“奎扎科特尔”（Quetzalcoatl）作为姓——这个习俗在埃及法老之中十分盛行。有一些祭司君主是武士，热衷于扩展托尔特克人的统治；其他一些君主则更注重他们的信仰。公元10世纪后半期的统治者是奎扎科特尔•侧•阿克特•托皮尔金（Ce Acatl Topiltzin-Quetzalcoatl），他的名字和年代——相当于公元968年——能得以确定，是因为在俯瞰城市的岩石上刻着他的画像与日期。

在托尔皮金统治时期，托尔特克人爆发了一场宗教冲突。原因好像是部分教士要求牺牲活人来平息战神的怒火。公元987年，效仿之前神圣的羽蛇神奎扎科特尔的传奇离去，奎扎科特尔•托皮尔金同他的追随者也一起离开了图兰，向东迁徙，在尤卡坦半岛安顿下来。

两百年后，自然灾害以及其他部落的袭击迫使托尔特克人屈服。人们相信自然灾害是神愤怒的征兆，预示了这座城市的厄运。根据年代记编者伯纳德诺•迪•萨哈冈修士的记录，最终同样带有羽蛇神姓的统治者奎扎科特尔•灰麦克（Huemac），劝服托尔特克人应当遗弃图兰。因此托尔特克人遵照命令离开，尽管他们在那儿安居多年，修建了漂亮的大房以及庙宇宫殿。最后他们不得背井离乡，抛下房屋田地、城市以及财富。因为他们不能将财富全部带走，所以他们埋藏了许多东西。有些东西如今从地下挖掘出来，我们都不得不佩服这些物品做工的精致。

于是，在公元1168年左右，图兰变成了荒城，走向破败。据说阿兹特克的首领第一次驻足这座城市的遗址时，不禁痛哭流涕。自然的毁灭力，加上入侵者、掠夺者以及盗贼毁坏庙宇，推翻纪念碑，破坏一切残存在图兰的东西。因此，图兰被夷为平地并渐渐遗忘，最终只成为一个传说。

而我们对800年后的图兰的了解，证明了其名字的意义——众邻之邦。因为它由许多相邻的区域所组成，每一块区域占地只有7平方英里。就像在泰奥提华坎（图兰的建造者企图模仿的地方）一样，图兰的心脏是一块神圣的区域，沿着一英里长的南北轴线延伸。正如我们已经注意到的，图兰的走向沿袭了泰奥提华坎“神圣的倾斜”，尽管在那个时候，图兰的地理位置已经不再具有研究天文的意义。

在神圣区域北边的尽头，我们发现了一座不同寻常的建筑遗迹。它的正面是普通的阶梯形金字塔，带有楼梯，但后面却是圆形，顶部有一座塔。这个建筑很可能是一个观测台，后来特诺奇蒂特兰的阿兹特克羽蛇神庙，以及墨西哥其他地方的圆形金字塔观测台，应该都是模仿它而建。

观测台以南一英里的主庆典中心，围绕在一个大的中心广场周围，广场中央

立着一座很大的祭坛。广场东边一座5层的金字塔顶有一座主要的寺庙。北边一座较小的5层金字塔上有另一座寺庙。这个金字塔的两边有一排被火烧过的多室建筑，也许曾用于某些工业用途。

这一排建筑或前厅的屋顶是由柱子支撑，这些建筑排在广场的南边，连接了两座金字塔。广场的西边是一个球戏场，在那儿玩的是神圣的特拉奇力（Tlachtli）橡胶球（见图17，根据考古学家萨拉查•奥特冈［Salazar Ortegon］的意见进行的艺术重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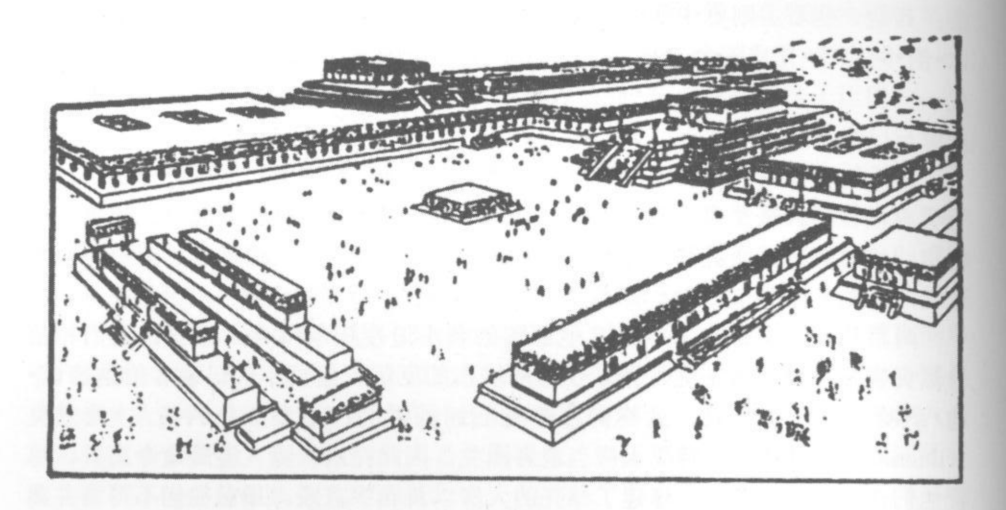


图17

在图拉壮观的主要围场以及北边神圣区域的边缘之间，各种建筑群依然存在。还挖掘出另外一个球戏场。在这个围场和整个区域发现了相当多的石头雕像，例如我们熟悉的郊狼，不太常见的老虎，还有名叫恰尔莫克（Chacmool）的半神卧像（见图18）。托尔特克人也雕刻了他们首领的塑像，据描述大多都是矮小的身材。

另外还有打扮如武士的人像，左手拿着梭标投射器（atl-atl，一种弯曲的矛或投箭器）。据描绘，这些人像如浮雕一样雕刻在广场的柱子上（见图19a），侧面像与背面皆有（见图19b）。

1940年，在乔治•阿科斯塔的领导下，考古工作有条不紊地持续进行着。这时，研究的注意力投向了大祭坛对面的大金字塔，这座金字塔很明显适用于天文观察。但是考古学家们不明白，为什么当地的印第安人将废弃的土丘称作伊尔•特索罗（El Tesoro）铜矿山。但是当挖掘工作开始之后，工匠们发现了一些史前古金器。他们认定这座金字塔是建于“金田”之上，然后不再继续工作。阿科斯塔写道：“不管这是现实还是迷信，结果就是挖掘工作中断了，并且再也没有重新开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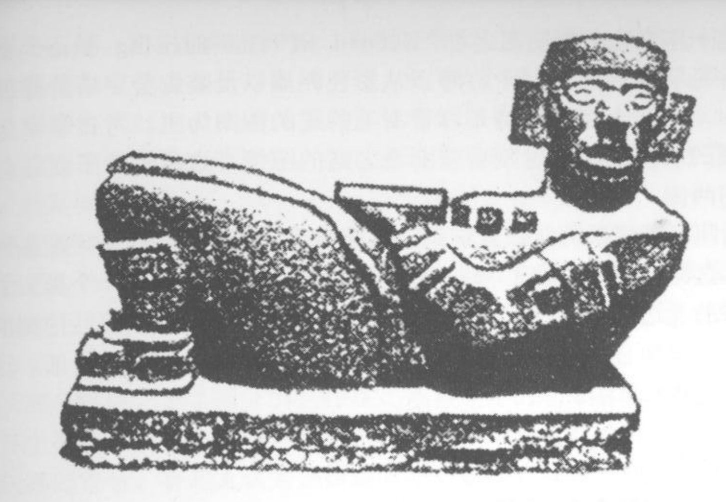


图18



图19

研究工作后来集中在了较小的金字塔，也就是名字不定的月亮金字塔（最初的命名），之后又叫做“B”金字塔，最后改作羽蛇神金字塔。它的设计来源

于当地一座名为“启明星之神”（Lord of the Morning Star）的古老的山，这也许是羽蛇神的另一个称呼。从彩色泥墙以及装饰金字塔阶梯的浅浮雕中可以看出，这些丰富的装饰是以带羽毛的蛇的图案为主。考古学家也相信，被部分发掘的两桩圆柱上也刻着带羽毛之蛇的图像。这两桩柱子立在金子塔顶寺庙入口的两侧。

当阿科斯塔研究队伍意识到，这座金字塔的北边在西班牙征服西半球之前已被破坏之时，他们发现了考古学上最为伟大的无主珍宝。一个类似斜坡的土堤自金字塔的北边而下，替代了步行的斜路。当考古学家们在那儿挖掘的时候，他们发现了一道如金字塔一般高的壕沟，穿过北边通往金字塔的内部。这段壕沟是用来埋藏无数石雕的。



图20

当搬出这些石雕，将它们树立拼凑，很明显看到这些石雕是两桩门柱的一部分。四桩方柱是用来支撑金字塔寺庙的房顶，还有4个超过15英尺的人类模样的巨大雕像，是男像柱（Atlanles，见图20）。它们还有女像柱（caryatids）的功能（用于支撑屋顶或房梁的壁柱）。当重建工作完成时，金子塔顶的考古学家们将这些柱子重新树了起来。

每一个男像柱（见图21）都由4个部分雕刻拼装而成。最顶端的部分是雕像的头，戴着羽毛头饰，围着一圈象征星星的装饰，双耳被垂下的东西覆盖。雕像的面部特征已经不太容易辨认，因此无法与已知的民族作比较。尽管这4张古老的面部表情几乎一致，但是近看还是能发现有微小的不同。

躯干由两部分组成。上半部分胸的特点是戴着厚厚的蝴蝶状的胸甲。躯干的下半部分，其主要特点集中在后背，后背中间是一块带着人脸的圆片，圆片周围是一些无法破译的符号，有些人认为是盘旋两圈的蛇。底部是大腿、小腿和穿着凉鞋的脚。整个服装由丝带连系。这套设计精致的着装还包括臂带、踝环和一根缠腰带（参见图21）。






图21

这些巨大的雕像代表着谁呢？最初的发现者称这些雕像为“偶像”（idols），肯定地认为他们代表了神。普通作家昵称他们为男像柱，暗指他们可能是女神阿特拉托娜（Goddess Atlatona）——在水中熠熠生辉的神（She

Who Shines in the Water）——的后代，也暗示了他们可能来自传说中沉没于大西洋的亚特兰蒂斯岛。缺乏想象力的学者则称他们只不过是托尔特克武士，因为他们的左手拿着一捆箭，右手握着梭标投射器。但是这个解释也许不对，因为他们左手里的箭不是直的而是弯的，而我们已经说过，左手的武器是梭标投射器。同时，右手的武器并没有梭标投射器那样弯曲(见图22a)。那么，那是什么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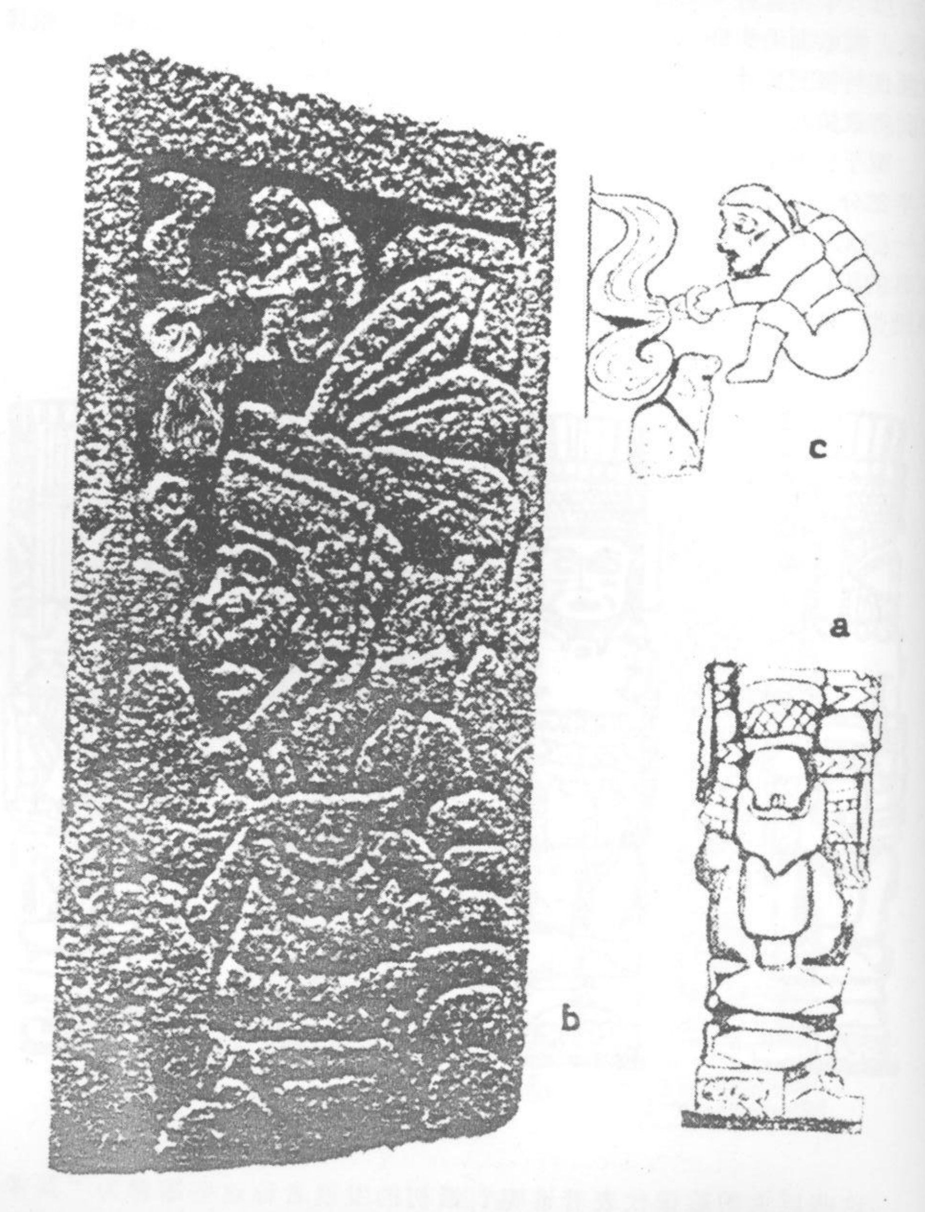


图22

这个东西看起来类似手枪皮套中用两个手指拿着的手枪。杰德勒·勒威尔（Gerardo Level）在他的《致命任务》（*Mision Fatal*）一书中曾提出过一种有趣的说法，说这不是武器而是工具——一把“等离子手枪”（plasma pistol）。他发现，广场壁柱上刻在左上角的托尔特克首领背着背包(见图22b)，手里拿着的正是那个备受争议的工具，并将此用作喷射器来雕塑一块石头(见图 22c)。

毫无疑问，这个工具就是巨雕右手里拿着的那个东西。勒威尔指出，这是一个高能量的“手枪”，用于切刻石头。他还指出，在现代，这种蒸汽喷射枪，曾用来雕刻乔治亚石人山（Georgia's Stone Mountain）的巨大纪念雕像。

勒威尔的这一发现比其理论更具意义。因为中美洲曾发现斯特拉石板（stone Stellas）及许多雕刻，这些都是当地艺术家的作品，所以我们不需要寻找更高科技的工具来解释这些石雕。另一方面，上述工具还解释了图兰的另一个神秘点。

在研究人员移开了土堤斜坡的泥土之后，他们测量了月亮金字塔的深度。考古学家发现，这座在人们视野中永存的金字塔建好之后，却遮掩了一座更古老的金字塔。那座金字塔的阶梯离两边大概8英尺。他们还发现了一些竖直的墙的遗迹，这些墙暗示了较为古老的那座金字塔里曾建有内室及过道（过道通向未知）。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特点——里面有一个石管，由内径大约18英寸的筒形断面构成(见图23)。这个长长的石管安置在金字塔内，与原来倾斜的角度相同，直通金字塔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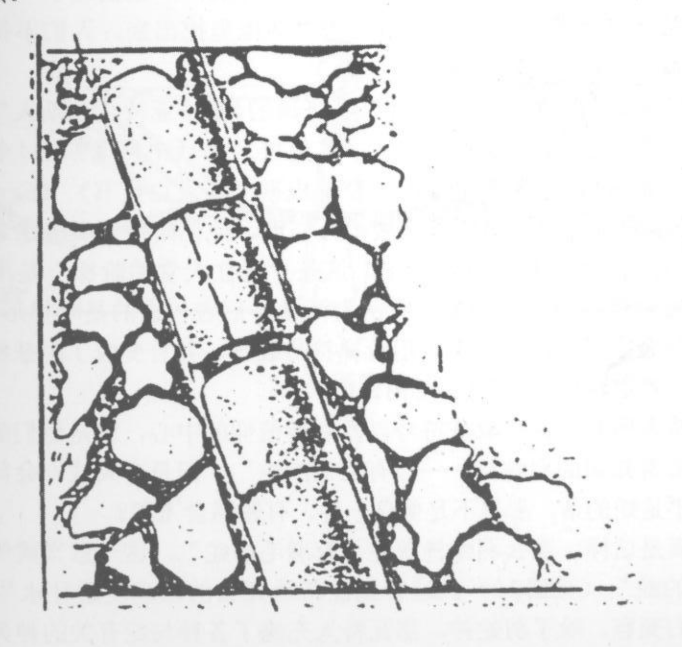


图23

阿科斯塔和他的研究队伍推测，这根石管是用来排出雨水的；但是即使没有设计这么复杂的装置，雨水也能排出，只需要一条简单的泥土管道即可，并不需要如此精密塑造的石管。即使不是独一无二，石管的位置跟倾斜度也能算是不同一般。这个筒形奇妙装置，很显然是金字塔原本计划的一部分，也是金字塔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旁边的多室及多层建筑，暗示了这儿曾有过一些工业处理，图拉河的水被引过来流过这些建筑旁边。因此这里很有可能，像泰奥提华坎一样，在早期进行过一些净化提炼加工处理。

随之我们想到的问题是：这种神秘的工具会不会并不是用来刻石，而是凿开石头提取矿物呢？换而言之，它会不会是一种复杂精密的采矿工具呢？他们寻找的是什么矿物呢？金子吗？

※

在墨西哥中部，这些“亚特兰蒂斯人”所拥有的这个高科技工具让我们不禁疑问，他们到底是谁呢？当然，从面部特征来判断，他们不是中美洲人，如果雕塑的大小暗示着一种崇拜的话，他们也许是“神”而非凡人，因为这三座巨雕旁竖着方柱，上面托尔特克统治者的塑像就是正常大小。

在西班牙征服西半球之前的某个时期，这些巨大的雕像被分解并小心翼翼地埋藏在金字塔深处，暗示了他们是圣洁的象征。这确实符合了早前提及的萨哈冈修士的说法，当托尔特克人遗弃图兰的时候，“他们埋了一些东西”，即便是在萨哈冈修士那个年代，其中一些“从地里挖出来，人们不得不佩服它们做工的精致。”

考古学家认为，耸立在羽蛇神金字塔顶的4座“亚特兰蒂斯人”巨像，支撑着金字塔上的庙顶，如同撑起天穹。这是埃及神话中何璐斯的4个儿子所做的事，他们在东西南北4个方位撑起天空。根据《埃及亡灵书》（*Egyptian Book of the Dead*），正是这4位神连接了天与地，他们陪伴过世的法老来到神圣之梯，在那儿，法老们升天以寻永生。这条“通往天堂的阶梯”是用象形文字所记录，这些阶梯有的只有一条，有的有两条，后者代表的是阶梯形金字塔(见图24a)。图兰金字塔周围的墙上也用阶梯符号装饰，并且变成了阿兹特克人的主要图像象征，难道这也是巧合吗(见图24b)？

那瓦特人所有的这些象征符号以及宗教信仰的中心，就是他们的英雄之神，给予他们所有知识的羽蛇神——“有羽毛的蛇”。但是有人或许会问，有羽毛的蛇，如果不是蛇的话，那是不是像鸟一样，有翅膀会飞翔？

如果真是这样，那么羽蛇神就是“有羽毛的蛇”，这一意义就等同于埃及的“有翅膀的蛇”（见图25）。这种蛇能帮助死去的法老在通往永生神灵的国度时，为他们变容。除了羽蛇神，那瓦特人充满了各种与蛇有关的神灵。茨哈科特尔就是“蛇之女神”。茨哈科特尔有蛇之外皮，据说还是七只蛇等等。雨神特拉洛克就常常被描述成戴着双蛇的面具。所以，这对于求是的学者们来说是不可接

受的。神话、考古以及象征不可避免地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即使不是整个中美洲，墨西哥中部也是蛇神——古埃及之神的国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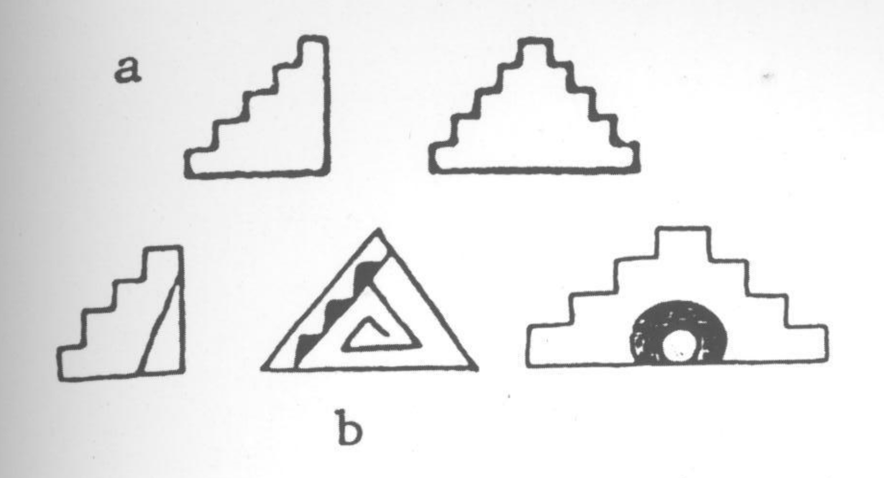


图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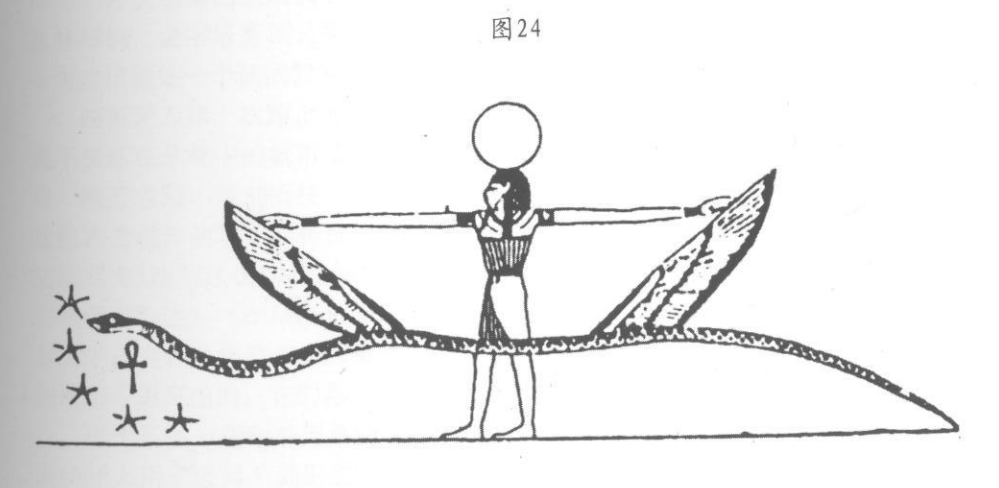


图25

“玛雅”这个名字使人想起神话、奥秘与冒险。尽管其种族还存活着，但它作为一种文明却已经消失了。难以置信的是，被遗弃的城市被保留得完好无损，丛林环绕，金字塔直顶云霄，意在触摸神灵；而精巧装饰的纪念碑上，雕刻着至今为止仍然是一个谜团的象形文字。

西班牙人第一次踏上尤卡坦半岛便被玛雅文明的神秘所吸引，好奇的他们参观了失落在丛林中的城市遗迹。所有这些都令人难以置信：阶梯金字塔、层级神殿、精美宫殿、雕刻石柱。他们凝视着这些令人震惊的遗迹，倾听着当地人讲述这座古老城邦的君主制传说，以及它们曾经的荣誉。其中最臭名昭著的西班牙神父狄亚戈•迪兰达(Diego de Landa)，写了一本关于尤卡坦半岛和玛雅的书《尤卡坦诸事陈述》（*Relation de las cosas de Yucatan*），书中描述道：“在尤卡坦半岛有许多漂亮的宏伟建筑物，尽管在该国没有发现金属，但是这是已发现的遗迹中最突出的，它们都是用石头建成并雕刻着花式字体”。

出于其他一些利益因素的考虑，比如寻找财富和改变本地人的基督教信义，西班牙人用了近两个世纪的时间，将他们的目光转向了这片废墟。在1785年，一个皇家专门调查委员会视察了当时发现的废墟帕伦克（Palenque）。幸运的是，一份委员会的最终报告，吸引了金斯伯勒佳（Kingsborough），一个对神秘的玛雅人入了谜的爱尔兰伯爵。他是一个富有的贵族。他热切地相信，中美洲的居民是十大失落的部落以色列的后裔，于是将余生和所有的财富用在了探索和描述古老墨西哥文明。他的《墨西哥古迹》（*Antiquities of Mexico*，1830年～1848年）一书，已成为失落玛雅文明数据来源的无价之宝。

但是从流行观点看，发起玛雅文明考古发现的荣誉，应该归属于新泽西的本土人民。美国驻中美洲大使约翰•斯蒂芬斯（john L.Stephens）和他的朋友弗雷德里克•卡瑟伍德(Frederick Catherwood)去了玛雅的遗址，后者是一个

多才多艺的艺术家。他们合撰了两本书，一本叫做《中美洲，恰帕斯和尤卡坦半岛旅途事件》（*Central America, Chiapas, and Yucatan and Incidents of Travel*，1841年），另外一本叫做《尤卡坦半岛旅途事件》（*Incidents of Travel in Yucatan*，1843年）。这二本书自出版一个半世纪以来，至今仍然是被推选的书籍。当把卡瑟伍德的图纸与现在的照片并排在一起时，人们惊讶地发现他的工作极其准确，同时也会悲伤地意识到，曾经发生过的腐蚀造成的损失。

该小组的报告十分详细，特别是对帕伦克、乌斯马尔（Uxmal）、奇琴伊察（Chichen Itza）和科潘（Copan），后者尤其与斯蒂芬斯有关。为了调查不受阻碍，他以50美元的价格从当地房东那里购买了住所。总之，这两人探索了近50个玛雅城市；丰富的文明不仅使我们的想象力复杂交错，而且始终确信绿宝石般覆盖的热带雨林正是整个失去的文明。尤其重要的是，我们认识到，这些刻在纪念碑上的符号和象形文字标明了它们的日期，因此玛雅文明能被放置在一个时间框架当中。尽管完整的玛雅象形文字被破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学者们已经成功地阅读出题词上的日期，并确立了相应的西方历法所对应的日期。

我们本可以从玛雅文化丰富的文学书籍中知道更多关于他们的信息——这些由树皮和白石灰制造而成的纸所书写出来的书籍，为墨水涂染象形文字奠定了基础。但是这些书籍已经被西班牙神父数以百计地彻底摧毁掉了。显而易见，毕晓普•兰达（Bishop Landa）是唯一一个在其著作中保存有关于“异教徒”的信息的作者。

仅有3个抄本（“图画书”）保留下来（或者，如果更真实，四分之一）。在这3本书中，部分学者发现，最有趣的是在他们论述天文学的部分。其他两本文学作品中也同样可以发现，因为它们已被改写，或者来自原版的图画书，或者来自于当地人口头的传说，但使用的是拉丁文。

其中之一是书籍《预言者的秘密》（*Chilam Balam*），其意思是神谕或巴拉姆（Balam）神父的口述。许多尤卡坦半岛的村庄都保存了这本书的副本。这些书籍记录了有关神话般的过去和仪式、礼仪、占星术和医疗咨询方面的先知性的预言信息。

巴拉姆一词在当地土语中的意思是“美洲虎”，这使得许多学者惊慌失措，因为它与神谕没有明显的联系。它十分令人好奇，但耐人寻味的是，古埃及的一些牧师把它称为闪-祭司（Shem-priests）。

如果谁能在某种皇家仪式上宣布神谕以及秘密程式，他便能“开口”，使死去的法老来世可以变为神灵，穿着豹皮（见图26a）。身着类似服装的玛雅神父也被发现（见图26b）。因为在美洲这是一种美洲虎皮，而不是非洲豹皮，巴拉姆的含义为“美洲虎”。这也再次表明了埃及仪式的深远影响。

玛雅神谕上这个名字的极度相似性让我们更加好奇，据《圣经》中描述到，先知巴兰（Balaam）被摩亚国王受命在逃亡期间对犹太人施加诅咒，但他也被收回了宣告神谕的权利。这仅仅是巧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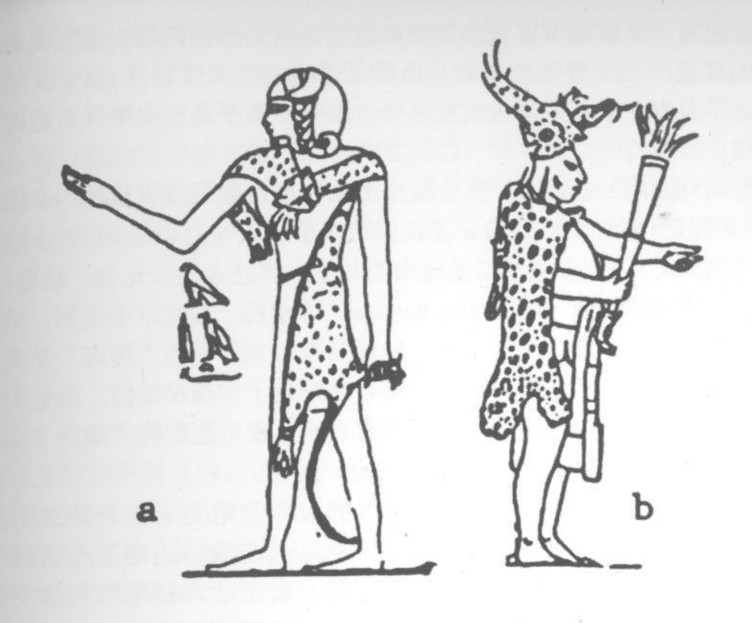


图26

另外一本书籍是关于玛雅高地的《波波乌》（*Popol Vuh*）。它给出了人类起源和皇家族谱的一种预言；玛雅的宇宙进化论和创造传统基本上类似于那瓦特人，这表明他们来源相同。关于玛雅起源，《波波乌》陈述了他们的祖先是从大海的另一边迁移过来的。兰达写道，印第安人受到了他们祖先的责骂，因为他们的领土被来自东部、且被神灵所保佑为其开通了12条通海大道的民族所占领。

这些陈述同世人所知的玛雅传说《佛丹传奇》（*Legend of Votan*）是一致的。许多西班牙编年史作者都有记录，尤其是天主教修士拉蒙•奥多涅斯•阿吉亚尔（Ramon Ordonez Aguiar）和努涅斯•德拉维加(Nunez de la Vega)。后来阿贝•布拉瑟尔•日•皮埃尔布（Abbe Brasseur de Bourbourg）又通过《墨西哥国家文明史》（*Histoire de nations civilisees du mexique*）一书，用不同来源将其整理。据他计算，大约公元前1000年，第一个人被上帝派往尤卡坦半岛并将此地划分为几个小部分，现在这片土地就是美国。这个人的名字就是佛丹（Votan即“未知”之意），他的象征是蛇。他是守护者的后代，其起源地被叫做赤姆（Chivim）。他总共出航了4次，第一次登陆后他选择了在河岸边居住下来。过一段时间后，他向内陆挺进，并在一条大江的支流处建立了一个城市，这个城市被认为是文明的摇篮。他把这座城市叫做纳产（Nachan），表示“蛇之都”。在他第二次访问期间，他发现了新的大陆。通过勘察其地下区域和地下通

道，他发现有一个通道可以直接通达附近的山区。当他第四次返回美洲时，他发现不同民族之间已经开始纷争了。所以，他将这个国度划分为4个区域，为各自区域确立了首都。帕伦克就是其中一个，另一个似乎是在太平洋附近海岸，其他的都未知。

努涅斯•德拉维加深信，佛丹这片土地与巴比伦尼亚（Babylonia）接壤。拉蒙•奥多涅斯•阿吉亚尔的结论是，赤姆是希未人（Hivites）的土地，在《圣经》（《创世纪》5）中说他们是迦南的儿子，埃及人的表兄弟。最近，宰里亚•纳托尔在皮博迪博物馆（Peabody Museum）珍藏的一篇文章中说到，哈佛大学的一项研究指出，玛雅文字中的“蛇”一词与希伯来语中的“迦南”是类似的。如果是这样，玛雅人的传说是否在暗示佛丹是来自于迦南民族的，而他们的象征物都是蛇？毫无疑问，这也证明了为什么有“蛇之都”之称的“纳产（Nachan）”与希伯来语中的Nachash一样，都表述的是“蛇”。

这个传说更加让学者坚信，墨西哥湾沿岸就是尤卡坦半岛文明的起源，不仅是玛雅人，较早的奥尔梅克也是。在这里，我们还应该考虑到一个游客很少知道的地方，根据美国杜兰大学研究，属于非常初期的玛雅文化，“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1000年，或者更早”。美国国家地理学会把它叫做蒂兹卡盾（Dzibilchaltun），它坐落于尤卡坦半岛的西北部海岸港口城市博格索（Progreso）附近。这个面积达20平方英里的遗迹，表明这座城市从一开始被占领到西班牙时代，它的建筑物被一修再修。它的花式字体石材被拖走，用于修建西班牙现代建筑。除了巨大的寺庙和金字塔，这座城市的显着特点，是一条伟大的白色之路，一条长达1.5英里的铺满石灰路的堤道，直接通向这座城市的中心。

一连串主要玛雅城市延伸至尤卡坦半岛的北端，其盛名不仅为考古学家所知，而且数以百万计的游客也知道：乌斯马尔、伊萨马尔（Izamal）、玛雅潘（Mayapan）、奇琴伊察。还有图伦（Tulum），一个更出名的遗迹。他们中的每一个都在玛雅历史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玛雅潘是城邦（city-states）的中心城市。奇琴伊察是由托尔特克人移民一手建立的。努涅斯•德拉维加达写道：它们中的每一个都有可能成为首都。一位来自尤卡坦的伟大玛雅之主征服了南部高地，建立了最南端的玛雅中心城市科潘。编年史家格雷戈里奥•加西亚修士在一本书中写道：“这就是全部，当我到那个地方旅游时，当地的印第安人已经向我展示了这一点。”

尽管有这一切传说和考古证据，但另一些考古学家认为，玛雅文化，或至少是玛雅人自己，起源于南部高地（今天的危地马拉），从那里向北蔓延。玛雅语言可以追溯其来源到“原玛雅社会”，也许公元前约2600年。但是，不论玛雅文明是在何处发生或者怎么样发展的，学者认为公元前第二个千年应作为其“前古典”阶段。取得最大成就的经典阶段起始于公元200年。公元900年，玛雅的领域从太平洋沿岸延伸到墨西哥湾和加勒比海地区。在这几个世纪里，玛雅修建了许多城市。它们的金字塔、庙宇、宫殿、广场、雕塑、碑文及装饰，使得学者和游

客都已经为它们的丰富多彩和美丽而感到惊奇不已，更不用说其巨大的规模和富有想象力的建筑物了。除少数城市有围墙，玛雅城市事实上是一座由大量管理者、工匠和商人组成的开放礼仪中心城市，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农村人口。在这些中心地带，每个成功的统治者都增加新的建筑物，或者在原有的基础上扩大修建更大的建筑物，这就好比在洋葱上面增加一层皮一样。然后，在西班牙人到来之前的5个世纪，不知道为什么，玛雅人突然放弃了自己神圣的城市，留下的只是一堆丛林。

※

帕伦克，最早的玛雅城市之一，位于墨西哥的危地马拉的边界附近，从现代化城市维雅艾尔摩萨市（Villahermosa）处向外扩张。在公元7世纪，它标志着玛雅向西开始扩张。自1773年以来，它的存在是欧洲人众所周知的。自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寺庙和宫殿的遗迹已被发现，另外，考古学家也开始研究丰富的粉刷装饰和象形文字碑文。而在1949年，由阿尔贝托•鲁伊斯•鲁里耶（Alberto Ruiz Lhuillier）发现的阶梯金字塔，则让其名声大噪。这个金字塔有秘密的内部楼梯，它们直接通往地底。经过几年的挖掘，清除填充和掩盖内部结构的土壤及碎片之后，有了最激动人心的发现：墓室，它被公诸于世（见图27）。在扭曲的楼梯底部，有一个三角型石头掩饰住入口，门口有一个玛雅勇士守卫。在它后面有一个拱形的地窖，它的墙上刻有壁画。里面一块长达12.5英尺，重量为5吨的条石掩盖着一副石棺。当这个石盖被移开后，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身材高大的男人，他的全身用珍珠和翡翠装饰着。他的脸上掩盖着镶嵌着玉石的面罩。一个小玉坠和放在玻璃粉上的一个玉石项圈，给人以女神的形象。



图27

这一发现令人震惊，因为在此之前还没有在墨西哥发现其他金字塔或寺庙是一个坟墓。于是，雕刻在石盖上的文字描述便加深了人们对这个墓穴和屋主的神秘感。一个赤脚玛雅人坐在饰有羽毛的闪闪发亮的宝座上，看来似乎是机械式运作的精巧房间（见图28）。古代宇航员协会（The Ancient Astronaut Society）和其赞助人埃里希•冯•丹尼肯（Erich von Daniken）看到了这样的情形，他描述道："在一个有着燃烧的喷气式助推器的航天飞机里面，有一位宇航员。"这标明外星人可能被埋葬在这里。

考古学家和其他学者嘲笑这种想法。陪葬建筑的墙壁上的铭文以及毗邻结构使他们确信，埋葬在这里的是统治者帕卡尔（（Pacal，"盾牌"之意）。这个人在公元615～683年统治着帕伦克。有些人认为，死去的帕卡尔被阴间的地龙（Dragon of the Underworld）带到了死亡的国度。他们认为，在冬至的落日刚好照在神殿碑文上时，这象征着帝王随同太阳神离去。其他一些人尝试去订正解释这一事实，认为那一连串的字形代表天体和生肖星座，这种情景被看作国王被带到了神灵的国度。这些交叉的物体被认为是程式化的生命之树，这表明国王正在被运送到另外一个永恒的来世。



图28

事实上，在蒂卡尔（Tikal）的大广场，一个类似的、被称为116陵墓的墓穴，在它的主金字塔脚下被发现了。在地下20英尺处，发现了一个身材异常高大的男人骨骼。他的尸体被放置在一个砌石平台上，他全身装饰着玉器珠宝，躯体周围布满了珍珠、玉器、陶瓷。此外，一条巨大的火蛇嘴里含着一个人（一些学者将之叫做天神），这种图案在玛雅的很多遗迹都可以看到，例如这个来自奇琴伊察的图案（见图29）。

学者们都承认："人们总会拿这个去跟埃及法老地窖比较。"帕卡尔坟墓和尼罗河旁边被发现的法老地窖极其相似。事实上，帕卡尔石棺的景象，跟来自天堂的飞蛇将法老带到永恒的来生的景象是非常类似的。这个法老不是一个航天员，他的死亡暗示着帕卡尔雕刻景象上面的隐含意义。



图29

在中美洲丛林，中美洲和赤道区的南美洲不仅仅只发现了墓穴。一个长满热带植物的小山被发现是一个金字塔；金字塔群是失落之城的顶峰。1978年挖掘工作开始之前，在埃尔•米拉多尔(El Mirador)，一个丛林遗迹横跨危地马拉和墨西哥边境，这个占据6平方英里的玛雅城的历史，可追溯到公元前400年。一些学者认为，蒂卡尔不仅是最大的玛雅城，而且是最早的。在佩滕（Peten），蒂卡尔的金字塔高高地矗立在绿色丛林海洋中。它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其边界似乎延伸到了任何一个被发现的遗迹处。它的主礼仪中心就占据了一个多平方英里空间。它是设计成平行横跨在山脊之上的，整个空间融入在热带雨林当中。侧翼沟壑被改造成水库，通过一系列堤道直接通向礼仪中心。

蒂卡尔金字塔是一个奇迹般的建筑，它的不同部分是紧紧地组合在一起的。它们又高又狭窄，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摩天大楼，地势十分陡峭，塔的高度接近甚至超过200英尺。在陡峭地段，金字塔悬浮在寺庙之上。这种长方形的寺庙里面有许多狭小的房间，它们一层一层地被往上叠，这样就进一步增加了金字塔

的高度（见图30）。这样的建筑结构，使得这个圣地就像是悬挂在宇宙与天空之间一样，仿佛通过陡峭的阶梯能够真正意义上地登上天堂。在每个寺庙里面，都有一些门道可以从外面通向里面，它们一个比一个高。这些过梁都是用稀有的木头制成并且装饰得很精美。这里面总共有12个门，5个外门7个内门。这种构造的象征意义，至今也没有引起我们特别的关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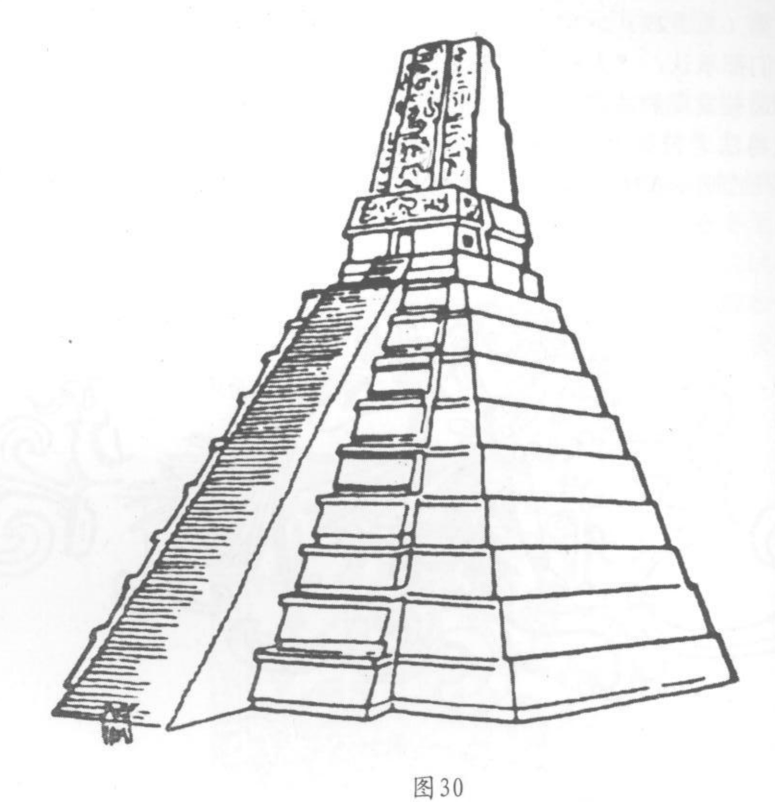


图30

1950年之后，在蒂卡尔遗迹附近开始修建飞机跑道，这加速了人们对此地的勘探。同时，此地的考古工作也开始广泛地开展起来，特别是由大学博物馆和宾夕法尼亚大学组成的团队。他们发现，蒂卡尔大广场曾经是个大墓地，这里埋葬的都是统治者和贵族们。另外，许多较小的建筑实际上是陪葬寺庙，它们毗邻在墓穴旁边，但其高度不超过墓穴，主要是作为一种纪念碑。他们还发现了约150个石碑，它们竖立着朝向西面和东面。这些石碑上描绘出了统治者的画像，记录下了统治者当政期间的主要纪念庆祝活动。那些雕刻在上面的象形文字，精确地记录了这些事件的日期，统治者的名字用象形文字写在事件旁（见图31）。学者们现在确定，那些原文中的象形文字，不仅仅是图画或是表意文字，正如A.G.穆勒（A.G.Miller）在《玛雅时代的统治者》（*Maya Rulers of Time*）一书中所指出的："也有的标注上了类似于闪族语、巴比伦语和埃及语发音学上的音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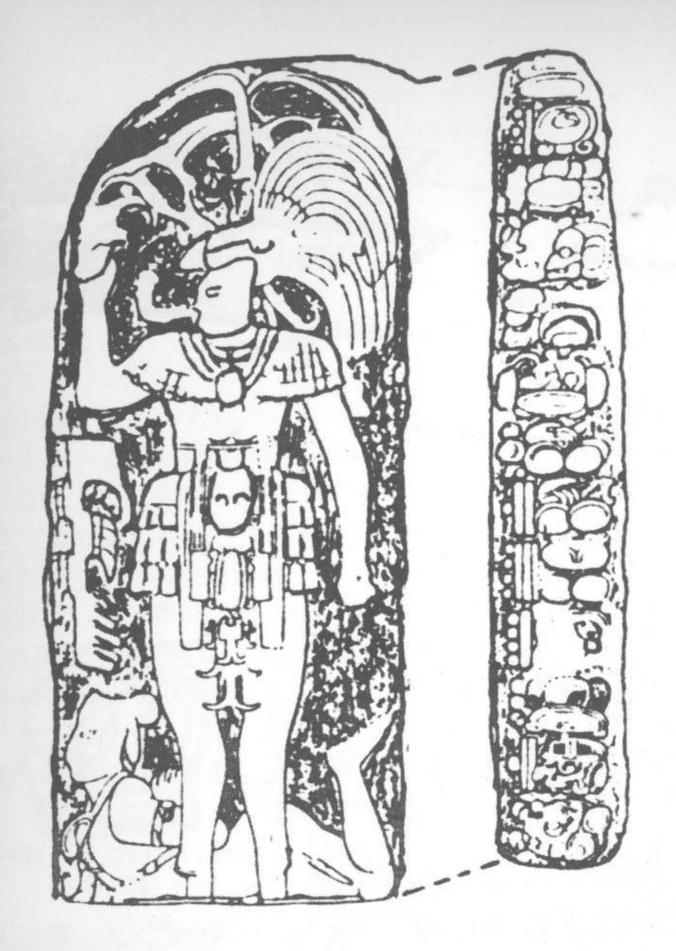


图31

正是在这种石碑的帮助下，考古学家才辨别出了公元317年到869年蒂卡尔14任统治者的顺序。但可以肯定的是，蒂卡尔很久以前曾经是皇家玛雅的中心城市：对一些皇家墓冢里的遗迹进行碳元素测定发现，蒂卡尔可以追溯到公元前600年。

蒂卡尔东南约150公里处，有一座小城科潘，它是美国驻中美洲大使约翰·斯蒂芬斯曾追寻过的。它位于玛雅帝国东南角的外围，现在叫洪都拉斯（Honduras）的地方。尽管科潘不像蒂卡尔有那么多险峻的"摩天大楼"，它的范围和布局却是最具玛雅城市特征的。它的祭祀中心占地75英亩，周围环绕着许多金字塔庙宇（见图32）。那些金字塔根基宽广，大约70英尺高，因其纪念阶梯上装饰精美的雕塑和象形文字铭文而闻名。广场遍布圣坛、祭坛，对历史学家最重要的是——还有描写当地统治者在位日期的雕刻石碑。它们揭示了大金字塔于公元756年完工，科潘在公元9世纪达到其辉煌的历史顶峰——就在玛雅文明突然分崩离析之前不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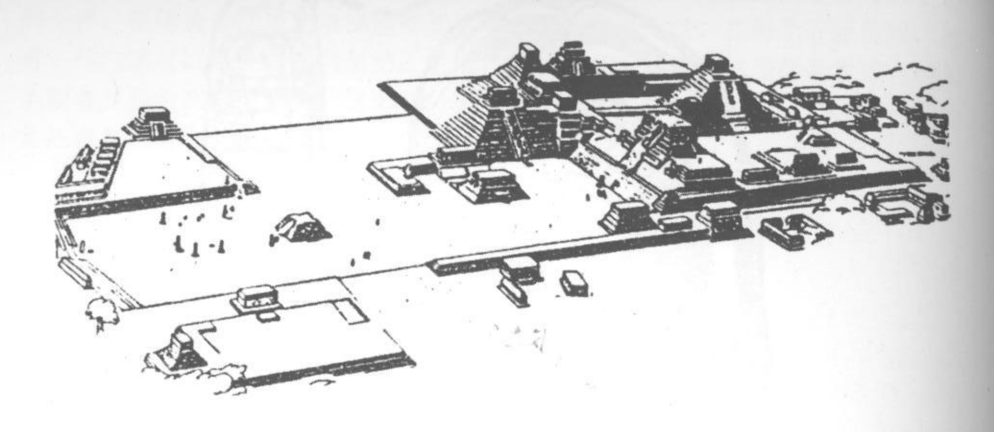


图32

但是随着进一步的发现和挖掘，在危地马拉、洪都拉斯、伯利兹（Belize）发现了许多新遗址，说明那些历史遗迹和注明日期的石碑，最早在公元前600年就存在了。所以学者认可的是，揭示一种发达体系的文字记录必须有较早的发育期和发展源。

就像我们不久后看到的科潘，它在玛雅的生活和文化里发挥了极其特殊的作用。

研究玛雅文明的学者对玛雅时间估算的准确性、独创性和多样性印象深刻，但这些特点都应归功于玛雅人极其高级的天文学。

事实上玛雅人拥有三种而不是一种年历，但其中之一——我们认为最重要的一种——对于我们传统意义上的或日常生活中的天文学来说毫无用处。这就是所谓的长历（Long Count）。它是通过计算从某个时刻起点，到玛雅人在石碑上记录下事件的那天所经过的天数，这样来标注一个时期。大多数学者根据目前的基督教年历，认为神秘的第一天应该是公元前3113年8月13号——这是早于玛雅文明出现的前一天。

长历和其他两种时间估算系统一样，基于玛雅的20进制数学系统——就像古代苏美尔——对于“地点”概念的定义，第一列是1，第二列是20，然后是400等等。玛雅的长历计时系统，使用垂直列柱（vertical columns）在底部的最低值，给这些倍数命名，并用雕像区别（见图33）。其单位是金（kin，1天），20个金称为乌尼尔（uiual）等等，当倍数达到雕像阿劳顿（alau-tun）时，它代表了一个难以置信的数字：23 040 000 000天——63 080 082年！

但正如上述，根据玛雅人纪念碑上记载的实际年历推算，他们并非回溯到恐龙时代而是一个特殊的时期，其对基督年历的信仰，就像耶稣出生那样，对其意义重大。因此，蒂卡尔的29号石碑（见图34），它记载着皇家纪念碑中年代最久远的日期（公元292年），长历表示为8.12.14.8.15，里面小数点代表数字1，以

5位表示：

8 巴克顿（bak-tun）	(8×400×360)=1 152 000天
12克顿 （ka-tun）	(12×20×360)=86 400天
14 顿（tun）	(14×360)=5 040天
8 乌尼尔	(8×20)=160天
15 金	(15×1)=15天
总共1 243 615天	

把1 243 615天用阳历年天数365 1/4天整除，石碑上的日期或描述的事件就是神秘的第一天——公元前3113年8月13号之后3404年304天；因此根据目前广泛接受的关联，石碑上的日期就是公元292年（3 405 － 3 113 ＝ 292）。一些学者发现，玛雅在巴克顿第七时代，大概就是公元前4世纪开始使用长历；其他学者也并非不再考虑一个更早的使用日期。



图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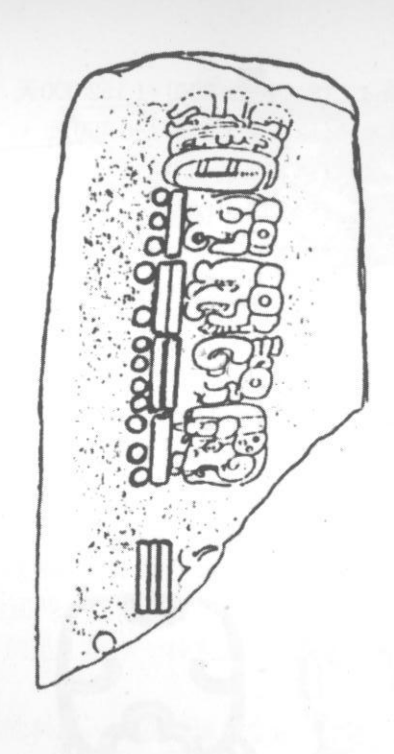


图34

在这些不断发展的年历中，有两种环状年历。一种是哈伯历（Haab），即玛雅的阳历，它把一年365天分成18个月，每月20天，再加上年末的5天。另一种是卓尔金历（Tzolkin），或称为神历，一年分为20个基本日，每年循环13次，组成260天。这两种环状年历后来啮合在一起，好像是两个相互驱动的齿轮，创造了一个52太阳年的巨大神圣圆周。因为13，20，和365的组合只能在18980天里循环出现一次，这就相当于52年。古代中美洲的所有人民都很神圣地对待这种52年制年历圆周，他们把它和过去未来联系起来——就像对羽蛇神归来的弥赛亚式期盼。

最早的神圣圆周年历在墨西哥瓦哈卡（Oaxaca）山谷里发现，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00年。两种时间估算系统，一直持续使用的和神圣圆周的，都非常古老。一种是历史学上的，记录了从一个意义本质上说至今仍然是一个谜团的古代事件开始的过去的天数。另一种是环状的，朝向一个260天的特殊时期。学者们仍然努力猜想，是否某些事情每260天发生一次或仍会发生。

一些人认为这种循环完全是数学性的：如果采用较短的260天作为一年，260年里52年可以循环5次。但这种对260的解释已经把问题转嫁到对52的解释上了：52的起源是哪儿，为什么选择52呢？

其他人认为选择260天为一周期是考虑到农业因素，比如说雨季的长度或旱

季的周期。从玛雅人对天文学的偏爱来看，他们试图计算260天和金星或火星移动的关系。有人猜想，为什么在第二十二届国际美洲问题研究者大会上，由宰里亚•纳托尔提供的解决方案没有获得理应的全面认识。她指出，新大陆的居民把太阳的季节性移动，应用到他们自己身上最简单的途径，就是去测量天顶（zenith，头顶天空的正中）的时间，那时太阳在中午刚好移动到头顶。在太阳向北移动时，这种情况一年可以出现两次。她还认为，是印第安人测量了两次天顶时间的间隔，测量结果就成为了年历圆周的基础。

这个间隔在赤道上是半个太阳年，并随着地点远离，往北或往南移动而加大。比如说在赤道以北15度角，间隔就是263天（从8月12号到第二年的5月1号）。这一段时间是雨季，玛雅的后代于是在5月3日（这天也恰好是圣十字架的墨西哥日）开始耕种。这个间隔在北纬14度42分处恰好是260天——正好是科潘的纬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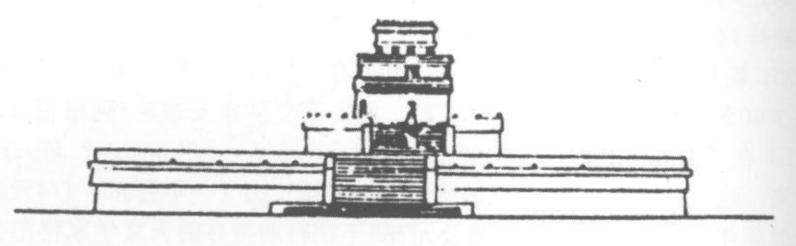
宰里亚•纳托尔提出的有关260天仪式年固定不变的风俗的合理解释，由科潘被认为是玛雅天文学首都的事实所证实。除了起源于天堂的宫殿之外，发现一些石碑被排列成测量年历关键时刻的形状。在另一个案例中，刻着长历日间等于公元733年某天的石碑（“A石碑”），也刻着另外两个长历时间，一个多200天，一个少60天（破坏了260天的循环）。考古天文学家安东尼•阿维尼（Anthony Aveni）在《古代墨西哥天空守望者》（*Skywatchers of Ancient Mexico*）一书中猜测，这是试图用有着365天的哈伯历来重排长历（一年有365 1/4天）。再调整或改革年历的需要，也许就是公元763年在科潘举办的天文学家秘密会议的原因。他们用称为Q祭坛（Altar Q）的方碑纪念，它的上面描述着参加会议的16名天文学家，每个表面绘有其中的4名（见图35）。人们注意到，他们每人的鼻子前面都有一个“泪珠”雕像——和对帕卡尔的描述一样——以表明自己天空守望者的身份。在纪念碑上雕刻的日期，也出现在其他玛雅遗址的石碑上，说明在科潘达成一致的意见应用于整个帝国。



图35

玛雅人的抄本里包括了有关日食、月食和金星的天文学知识，因此，玛雅人作为身份显赫的天文学家的地位进一步得到加强。然而，在对已经披露的数据作出进一步研究之后，却有大量证据表明，那些抄本里并没有玛雅天文学家自己的观察记录；它们只是复制了一些较早文献里的年鉴而已。这些文献为玛雅提供了现成的数据，以对抗他们一直寻找的可以应用在260天循环的现象。正如埃文•哈丁汉姆（Evan Hadingham）在《早期人类和宇宙》（*Early Man and the Cosmos*）一书中所述，这些年鉴为我们展示了"一种奇怪的长期精确和短期错误的混合。"

看起来，本地天文学家的主要任务是不断修正或调整每年260天的神圣之年，以抵抗来自于早期有关天体运动的数据。事实上，尤卡坦一直久负盛名的天文台，奇琴伊察的卡拉科尔（Caracol，见图36）挫败了许多观察家，他们一直试图寻找它对于二至日（夏至与冬至）或二分日（春分与秋分）的方向和孔缝视线，但都是徒劳无功。然而，一些视线的确看起来和卓尔金历（一年260天）循环有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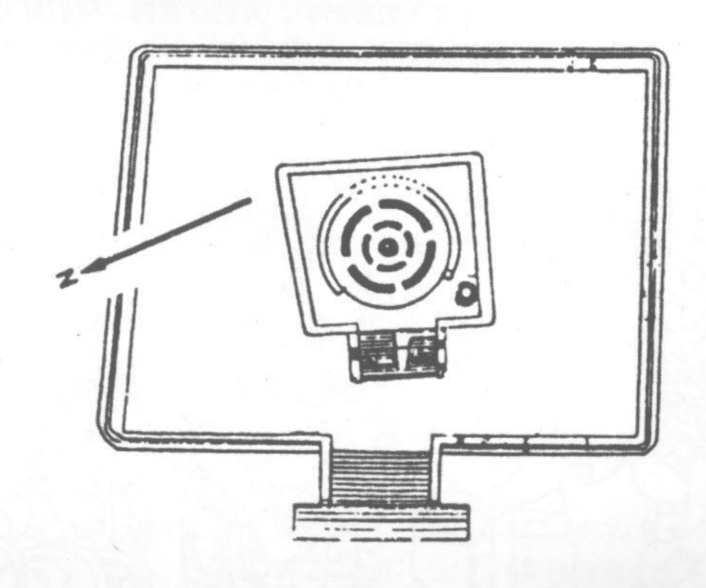


图36

但为什么是260天呢？只是因为它看起来和科潘的天顶间隔天数相同？为什么不选择靠近北纬20度，间隔天数为300的地点，比如泰奥提华坎呢？

数字260看起来只是一个随意的、又是经过考虑的选择：这种解释是和一个自然数20（手指脚趾的数量）相乘的结果，乘以13的话只会转嫁到另一个问题：为什么是13，它从哪里来？长历也包含了一个随意的数字：360。无法解释的是，它放弃了整数20的级数，在金（1）和乌尼尔（20）后，系统里引入了顿（360）。哈伯历也把360认为是它的基本长度，把这一数字分离成18个"月"，每月20天；最后加上5个"不好的日子"组成365天的太阳年。

这3种基于数字的年历，里面的数字都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可以挑选的。我们可以看到260、360这两个数字通过埃及，从美索不达米亚传到了中美洲。

我们都很熟悉数字360。它是一个圆形的度数。但很少有人知道就这一数字我们得感谢苏美尔人，它来自于苏美尔人60进制的数学体系。第一种为人所知的苏美尔人年历叫做尼普尔（Nippur Calendar），这种设计把圆的360度平分成12份，数字12一直是一个神圣的数字，比如一年有12个月，星座有12宫，奥林匹亚的12神等等。有关5又1/4天缺陷的问题通过设置——经过一些年后附加一个第13月——来解决。

虽然埃及人的算术体系不是60进制的，他们也采纳了苏美尔人的12×30=360规则。但在这种设置里，他们不能进行非常复杂的计算，只是简单地通过在年底增加一个只有5天的短"月"，来完成一个整年。这个体系在中美洲也被采纳。哈伯历和埃及的年历不只是相似，而是几乎完全一样。此外，就像中美洲人伴随着阳历年会有一个仪式年一样，埃及人也有一个和天狼星的出现，以及在同一时间尼罗河水上升有关的仪式年。

苏美尔人给埃及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因此中美洲年历不仅仅局限在60进制数360。以B.P瑞克（B.P.Reko）为代表，有关古代墨西哥的许多研究，清楚地说明卓尔金历的13个月，事实上就是在苏美尔人12个月体系前提下，增加了那第13个月份，只是在埃及，这第13个月已经压缩到了只有5天。代表360的词语"顿"，玛雅语里的意思是"天国"，一个有着黄道带的星星或星球。有趣的是，一个"星系"——一个星群——被称为摩尔（Mool），实际上和苏美尔人过去表示"星体"的词语摩尔（MUL）一样。

中美洲年历和欧洲之间的联系，在我们看到最神圣的数字52时，显得格外清楚。52是所有伟大的中美洲事件所导向的数字。许多试图去解释它的努力（就像这种描述13乘以4），都忽略了它最明显的起源：近东年历（以及之后的欧洲年历）的52周。然而，星期的数量似乎只有一周7天才能接受。一周7天的由来并不总是过去将近2个世纪的研究主题，也不是从月亮四相获得的最佳理论。可以确定的是，它的出现好比《圣经》时代里一个神圣的法定时间段，那时上帝命令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以庆祝当作安息日的第7天。

52这一最神圣的循环，只是因为它是中美洲年历里一个频繁出现的分母——或者采纳260作为神圣循环，只是因为它能整除52（52×5=260）？

虽然一个绰号为“7”的神灵是苏美尔的一个主神，但在迦南之地，一些圣域（比如Beer-sheba，“7之井”）或人名（Elisheva，“我的上帝是7”）都很尊敬他。作为一个受人尊敬的数字，7在亚伯拉罕来到埃及并住在法老的庭院之后，就在希伯来王国传说里出现了。数字7遍布于《圣经》里——有关约瑟夫（Joseph）、法老的梦想、埃及事件的传说等。而且在一定程度上，52也是源于把7当做年历单位的考虑，我们会看到中美洲最神圣的循环，其实起源于埃及人。

更特殊的是，52是一个和埃及神透特有关的神奇数字，他是科学、写作、数学和年历之神。

一个古埃及传说——《斯塔尼-胡莫斯与木乃伊们的冒险》（*The Adventures of Satni-Khamois with the Mummies*）——就把神奇数字7和透特以及当地年历的秘密联系了起来。这个写在纸草上的传说，在可追溯到公元前3世纪的底比斯（Thebes）的一座墓冢里发现，其他讲述同一个传说的纸草碎片也被找到，说明了它是古埃及文学里的一本卓著的书，只属于神与人的传说。

传说里的英雄，法老的儿子斯塔尼-胡莫斯“训练有素”。他习惯于在孟斐斯（当时的首都）的公墓里散步，学习有关庙宇墙壁、石碑的神圣作品，研究古代魔法书。最终他成为了“一位在埃及无与伦比的魔法师。”一天，一个神秘的老人告诉他有这么一个古墓：“那里存放着一本透特亲手撰写的书”，那本书里揭示了地球的神秘和天堂的秘密，包含的神圣知识涉及到“太阳的升起，月亮的出现，星球围绕太阳的移动。”——天文学和年历的秘密。

这个古墓是前任法老（专家认为他于公元前约1250年在位）之子尼诺弗兰克普斯（Nenoferkheptah）的。不出所料，斯塔尼非常感兴趣，于是询问古墓的地点，老人警告他说，虽然尼诺弗兰克普斯已经木乃伊化，但他还没有死，能够击倒任何妄想带走放置在他脚下的那本书的人。无所畏惧的斯塔尼依然前去寻找古墓。而古墓在地下几乎不可能被发现。但斯塔尼到达一个正确的位置，“在上面吟诵公式后，地面突然出现一道裂痕，于是斯塔尼进入了宝书的所在地。”

在古墓里，斯塔尼遇到了尼诺弗兰克普斯和他的妹妹、妻子以及他们孩子的木乃伊。那本书确实在尼诺弗兰克普斯脚下“闪闪发光好像太阳一样”。斯塔尼向那本书走去，妻子木乃伊说话了，警告他不要再前进一步。当斯塔尼试图拿书时，她告诉了他有关尼诺弗兰克普斯的冒险经历，透特把那本书藏在一个神秘的地方，金盒子里面套银盒子，银盒子里套一系列盒子，最后一层是铜铁盒子。尼诺弗兰克普斯不顾所有的警告克服了所有的困难，终于得到了那本书。然而他们被透特诅咒，不能移动了：尽管活着，他们也被埋葬；尽管已经木乃伊化，他们仍可以看见、听见、说话。她警告斯塔尼，如果他碰一下那本书，也会被透特诅咒。

但是历经千难万险，斯塔尼已经下决心要得到那本书。他又前走了一步，这时木乃伊尼诺弗兰克普斯开口了。他说有一种既可以得到书又不会惹火上身的方法，就是去玩透特的神奇数字52游戏并获胜。

斯塔尼欣然接受挑战。他输了第一盘，发现自己的部分身体已经陷入地下。他又接二连三地输，身体也越陷越深……但最后，他得到了圣书并逃离古墓，结果灾难降临到他身上，而他最后又将圣书归还到它的埋藏地——就像好莱坞大片《夺宝奇兵》（*Raiders of the Lost Ark*）的古老版本。

那个传说的寓意是，在知识的渊博程度上没有人能比得过他，他能够在没有得到神允许的情况下探索地球、太阳、月球以及众多行星的奥秘；而没有透特的许可，人类将输掉52这个游戏。即使他试图找寻出地球上矿物和金属保护层的秘密，仍然会输掉这个游戏。

我们的信念同那个被授予了52历法及所有其他知识的化名为羽蛇神的透特一样。在尤卡坦半岛，玛雅人称他为库库尔坎（Kukulcan）；在危地马拉和萨尔多瓦的太平洋地区，他被称作齐乌蒂丘特利（Xiuhtecuhtli）；这些名字的意义都是一样的：即有羽毛的或有翼的蛇。

玛雅的这些消失的城市的建筑风格、题词、图解以及纪念碑，使得学者们不仅要追踪和重建它们和它们统治者的历史，还有他们转变的宗教概念。首先神庙在金字塔的顶端用来供奉蛇神，并留心观察寻找天空周期的关键。但是当神明——或是所有天空诸神——都离去的时候，看不见任何东西，他们推测是黑夜的统治者美洲虎吞噬了一切；而伟大的神的形象从此以后被戴上了美洲虎的面罩（见图37）。通过蛇形，他之前的标志依然能显现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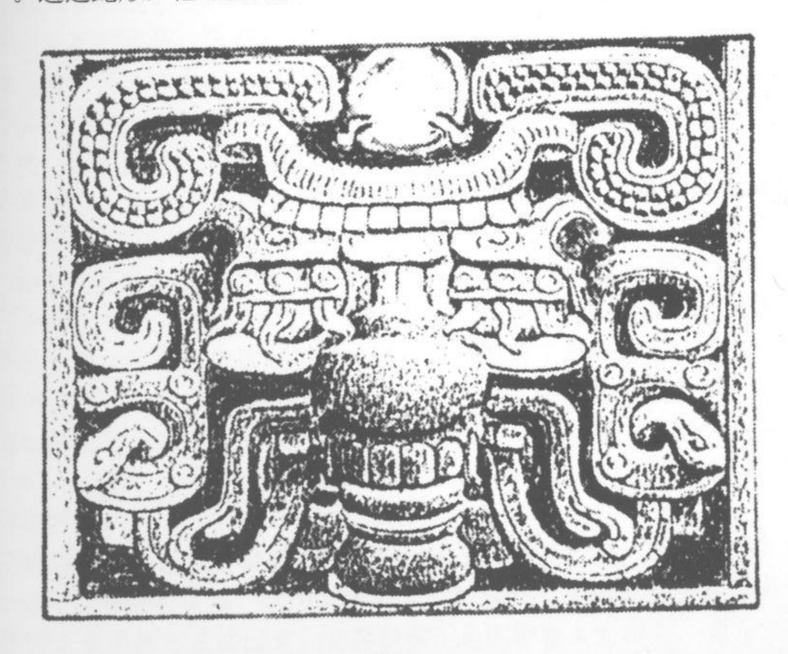


图37

但是否羽蛇神的承诺并没有实现？

丛林中热心的天空观察者们查阅着古老的历书。高等级的神父认为，主动供奉祭祀者跳动的心脏，那些消失的神就会回来。

而在公元9世纪的一些重要的历法日期，一个被预言的事件未能发生。所有的周期汇合在一起，似乎都没有了价值。而那些礼仪中心和供奉神的城市，被抛弃在这个覆盖着绿色丛林的蛇神的领地了吗？

第五章 漂洋过海的陌生人

公元987年，当托尔特克人在他们的统治者托皮尔金•奎扎科特尔领导下离开图兰时，他们受到了宗教抵制者的厌恶。为了找寻一个地方让他们能够像从前一样膜拜神灵，他们来到了尤卡坦半岛。当然他们能够找到一个更近的落脚之处，不必艰辛跋涉，不必遭遇如此之多的敌人部落。但是他们选择了艰苦跋涉将近1 000英里，来到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地势低平、河流稀少的热带地区。他们寸步不停，直到来到奇琴伊察。为什么？有什么必要非得来到这个玛雅人遗弃的神圣城市呢？我们只能从废墟之中寻找答案。

从尤卡坦的行政首都梅里达（Merida）出发，很容易就能到达奇琴伊察。奇琴伊察能与意大利的庞培（Pompeii）相提并论。庞培是一座罗马城市，埋藏在火山灰之下。当灰烬除开，这座城市的街道、房子、壁画、墙上的涂鸦以及其他事物都重现人间。而从林覆盖、亟待挖掘的奇琴伊察，回馈给游客的景致更甚："古老的帝国"玛雅，如最后一批移民所见的图兰的翻版。因为当托尔特克人到达这里的时候，他们模仿从前的都城重建了这座城市。

考古学家认为，这个地方即使是在公元前1000年也是一个重要的聚居地。《预言者的秘密之历代纪》（*The Chronicles of Chilam Balam*）证实了直到公元450年，这儿一直是尤卡坦主要的圣城。那个时候这儿叫做旗津（Chichin）——意为"泉眼之口"（The Well's Mouth），因为这儿最神圣的特点就是灰岩坑或是神井，吸引了远近无数朝圣者。玛雅时代遗留下来的大多数遗迹位于南部，或者称为"老奇琴"（Old Chichen）地区。就是在那儿，建着那些曾被斯蒂芬和凯瑟伍德描述和绘画过的大型建筑。他们有着一些浪漫的名字——阿克兹（Akab-Dzib），意为"玄妙文字之地"（Place of Occult Writing），修道院、门槛寺庙等等。

在托尔特克人到达之前，最后占领（准确地说应该是收复）奇琴伊察的是伊察人（Itzas）。有些人认为，这个部落的人与托尔特克人有血亲关系；还有一些人说，伊察人是从南方迁移而来。奇琴伊察正是因伊察人而得名，意为"伊察人的泉眼之口"（The Well Mouth of the Itzas）。他们在玛雅废墟的北边修

建了自己的庆典中心。此地最负盛名的大建筑，就是中央大金字塔——伊尔·卡斯蒂略金字塔（(El Castillo)。伊察人建立了卡拉科尔天文台，后来托尔特克人在奇琴伊察重建图兰的时候接管了这座天文台，并四处修建。

偶然发现的入口让今天的游人能够进入伊察金字塔与托尔特克金字塔之间被封住的空间，也能够爬上古老的楼梯到达伊察圣所，在那儿，托尔特克人放置了恰克-莫尔（Chac-mool）以及一只美洲虎的雕像。从外面仅能看见托尔特克金字塔——一座九层的金字塔，高达185英尺。为了显示对羽蛇神奎扎科特尔/库库尔坎的忠诚，这座金字塔不仅刻着有羽毛的蛇，而且还加入了许多星历方面的元素，例如金字塔四面的阶梯都有91级(见图38)，再加上顶端总共的级数，就相当于一个回归年(91 × 4 + 1 = 365)。而一座叫“勇士之庙”（Temple of Warriors）的建筑，其位置、方向、楼梯都是仿造图兰的亚特兰蒂斯金字塔，两边也是夹着羽蛇的石像、装饰以及雕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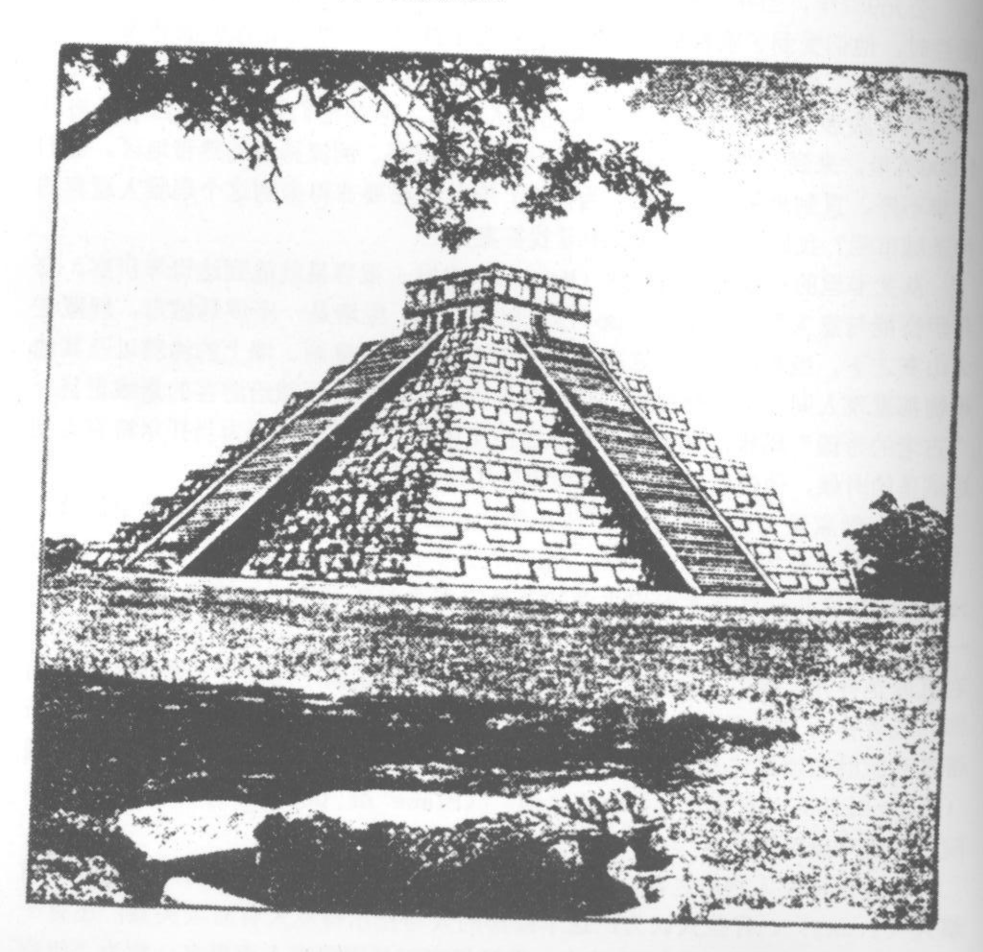


图38

穿过大广场，这座金字塔寺庙的对面就是主要的球戏场。它是一个矩形的场地，长545英尺——中美洲最长的球戏场。两侧竖着高墙，离地面35英尺的每一个中心都有一个突起的石环，上边刻着盘旋的蛇。球员只要把坚硬的橡胶球投过这些石环即算赢。每只球队有7名球员，输的一方将会付出惨重的代价：队长将会被杀头。沿着长墙的石板上刻有浅浮雕，描绘了球赛的情景。东墙上中间的石板（见图39）仍然刻着这样一幕：赢球方的队长（左边）提着输球方队长的头颅。







图39

这个残酷的结局意味着这种球赛不仅仅是比赛和娱乐。就像在图拉一样，奇琴伊察也有好几个球戏场，也许是为了训练或是不太多的比赛。主要的球戏场在其大小及壮观程度上都是独一无二的。球场内有三座寺庙，其装饰丰富，有勇士、神的相遇、生命之树、带须有翼的两角之兽，种种都强调了这儿曾发生过什么重要事情(见图40)。



图40

所有这些，还有球员构成的多样化及王权性质都暗示了，这即使不是国际也算是部落间的一场具有重要政治宗教意义的大事件。球员的人数（7人），输球方队长要被杀头，以及使用橡胶球，这些都模仿了神话《波波乌》中的一场格斗。在这场比赛中，神正是与一个橡胶球进行争斗。“假”神七金刚鹦鹉（Seven-Macaw）及其两个儿子向众多天神，包括太阳神、月神以及金星神投去橡胶球。结果失败的儿子七华南普（Seven-Huanaphu）被执行酷刑：“他的头被砍下，滚到一旁，心脏从胸腔中挖出。”但是因为是神，所以他得以复活，变成了一颗星球。

像这样神的重生使得托尔特克人的习俗与古代近东的宗教戏剧相似。在埃及的一部法老扮演神灵的神话剧中，地狱之神奥西里斯每年都要被肢解然后复活。亚述每年上演的一部多幕剧也是如此，剧中二神格斗，输者要被处决，只有得到上帝的宽恕才能复活。在巴比伦，《创世神话》（*Enuma elish*）是一部描述太阳系形成的史实，阅读此书是每年新年庆祝活动的一部分。这本书描述了天神的斗争，在斗争中，巴比伦至高无上的神马杜克（Marouk）劈开穷凶极恶的提亚马特（Tiamat）并砍下他的头。从此，地球（第七大行星）形成了。

玛雅神话及其不断的重演，与近东神话及其再演很是相似。这些神话保留了天神的元素，以及数字“7”的象征，因为“7”与第七大行星有关。极具意义的是，在球戏场围墙上的玛雅 / 托尔特克描述中，有些球员戴着太阳圆片的标志，而其他球员则戴着七角星(见图41)。这是天体的象征。

我们认为，在奇琴伊察其他地方被一再描述过的四角星，证实了这种标志的出现并非偶然。那种四角星与象征金星的“8”相联(见图42a)。在尤卡坦西北部一些地方寺庙的墙上，也装饰着六角星(见图42b)。

用五角星来代表行星已是司空见惯，以至于我们都快忘了这一做法是如何形成的：像很多别的习惯一样，它也是开始于苏美尔。人们从对纳菲力姆的研究得知，苏美尔人排列9大行星的方式与我们不同，他们不是从太阳开始向外排列，而是由远及近排列。因此，冥王星是第一颗星，接下来是海王星、天王星、土星及木星。接下来第六颗星是火星，第七颗是地球，第八颗是金星。学者们解释到，玛雅 / 托尔特克人之所以把金星位列第八，是因为金星转过5周（(5 × 584 = 2 920 days)之后重回原点，需要经过8个地球年(8 × 365 = 2 920 days)。但若是这样的话，金星就应当位列第五，而地球位列第八。



图41

我们发现苏美尔人的这一理论更为简洁准确，表明了玛雅 / 托尔特克人是仿照近东的图像研究。因为我们看到，奇琴伊察及尤卡坦其他地方所用的符号，都与美索不达米亚所记述过的各种行星符号相似(图42c)。



图42a



图42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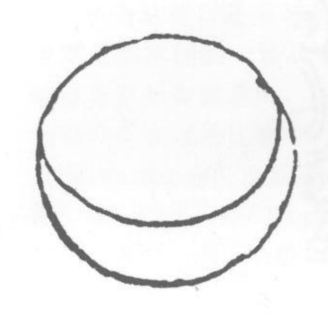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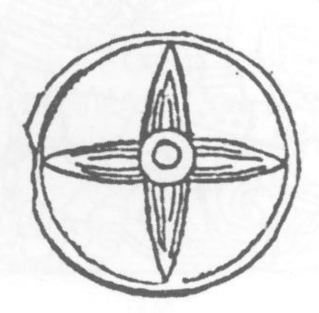




图42c

确实，近东人所用的五角星指代行星这一方法，在尤卡坦越往西北部及沿海而变得越来越盛行。在那儿一个叫做科勒尔（Corner）的地方发现过一座非同寻常的雕像，这座雕像现在陈列于梅里达博物馆。这个石像从一块巨石上雕刻而出，但是背部依然紧贴巨石。这个人物有着一张坚毅的脸，可能还带着一顶头盔。鳞片或是骨架做成的衣服紧贴其身。他弯曲的手臂上拿着一样东西，博物馆称之为“五角星状的几何模型”（the geometric form of a five-pointed star，见图43）。他的腰上系着一个神秘的圆形装备，学者们认为这在某种程度上暗示了此人像可能为水神的信使。

在附近的奥克斯金托克（Oxkintok）的巨石丛中发现了一些神的巨像。考古学家认为，这些石像曾是用于支撑寺庙的柱子。其中一个(见图44)看起来类似上述雕像的，只不过是个女性。她身上类似骨架与鳞片状的衣服在吉安纳（Jaina）的一些大小雕像上都出现过。吉安纳是西北部远离海岸的一座岛屿，在那儿有一座最为罕见的寺庙。这座岛屿是一座神圣的墓地，因为传说它是伊察姆纳（Itzamna）最后的安息之地。伊察姆纳是伊察人古老而伟大的神，他涉过海洋到了吉安纳。伊察姆纳的意思是“他的家是水”（He Whose Home Is Water）。而这与苏美尔神艾 / 恩基的其中一个名字的含义（艾）是一模一样的。



图43



图44

※

因此，古老的文本、传说和宗教信仰都说明了，曾有神或是神一般的人从陆地前往尤卡坦的海湾区，并且在那儿繁衍生息。或许正是这些强大有力的古老传说，成为促使后来的托尔特克人不远万里来到尤卡坦的原因，尤其是来到奇琴伊察。他们试图在那儿复兴和提纯他们最初的信仰。他们认为在那里一切可以重新开始，回归的神会越过大海再次降临。他们对伊察姆纳和羽蛇神的崇拜，或许还有关于佛丹回忆的焦点，就是神圣的奇琴伊察井——奇琴伊察也因这口大井而得名。

这口井位于大金字塔北边，一条长长的游行大街将其与庆典广场相连。井水的位置离地面大约70英尺，井水大概有100英尺，包含泥沙的话就更深了。井口呈椭圆形，长约250英尺，宽约170英尺。这口井有明显被人工扩大的痕迹，曾有楼梯可通入井下。在井口仍然还能看到有平台和圣坛的遗迹。主教兰达曾写过，这儿曾举行过祭祀水神和雨神的仪式，少女们要被扔入井里，从四方而来的崇拜者汇集于此，向井内扔入可能是黄金做的珍贵物品。

1885年，因著有专题著作《亚特兰蒂斯不是神话》(*Atlantis Not a Myth*)而闻名的爱德华•汤普森(Edward H. Thompson)，作为美国驻墨西哥领事而接受了一项任务。不久以后，他以75美元买下了奇琴伊察一片100平方英里的遗址。他在废墟上安家，为哈佛大学的皮博迪博物馆组织其搜寻工作。这所博物馆正有条不紊地致力于进入井内寻找宝物。

在井底，打捞人员只发现了40几具人类骸骨，但是他们带回了一大批艺术品。超过3 400件物品是玉石做的，这种不算珍贵的的玉石却是玛雅人和阿兹特克人最为珍贵的宝物。这些玉品包括珠子、压尺、耳塞、纽扣、圆环、吊坠、球体、圆盘、动物雕像以及小的人物塑像。还有500多件是动物和人的雕刻。后者有明显的胡须(见图45a、b)，与球戏场庙墙上的雕刻相像(见图45c)。



图45a



图45b



图45c

打捞人员带回来的更重要的是金属制品。上百件是金做的，还有一些是铜或银制的。在缺乏金属的半岛上这一发现极具意义。其他一些物品为镀铜或是铜合金，包括青铜。这展示了玛雅不为人知的成熟的冶金技术，并且证实了这些物品是从遥远的地方带过来的。最让人不解的是纯锡的圆盘，因为当地并没有锡。而锡只能从一种矿物中经过复杂工序提炼而得，而这种矿物在美索不达米亚根本不存在。

这些做工精致的金属制品，包括许许多多的钟还有仪式用品（杯、盆）、圆环、头冠、面具、装饰品、珠宝、权杖以及一些不知所为何用的物品。最重要的是，圆盘上刻着许多人物相会时的情景。在这里，衣着各异、各具特点的人面面相觑，可能是处于一场战斗之中，面对着天上或人间的蛇，或者说是天神。主导者或是胜利的英雄通常都有着胡须(见图46a、b)。





图47

很显然这些并不是神，因为蛇或天神并不会分开出现。这些应该是类似的生物，有别于带须和有翼的天神(参见图40)。在奇琴伊察的墙壁和柱子上都有他们的浮雕，当然还雕有其他的英雄和武士，胡须又细又长(见图47)，就像被人们戏称的“山姆大叔”(Uncle Sam)。

这些蓄须人的身份至今仍是个迷，能确定的是他们并非当地的印第安人，因为印第安人面部无毛，也没有胡须。那么这些外来者是谁呢？他们具有“闪族人”或者说是地中海东部人的特点（在那些能看清面部表情的泥塑上，特点尤其明显），因此许多学者认为他们是腓尼基人或是“海上犹太人”(seafaring Jews)。大约公元前1000年，所罗门国王和腓尼基国王共同派遣海上舰队远征非洲寻金的时候，他们被风吹到或是被大西洋洋流带到了尤卡坦海岸。又或者是几百年后，腓尼基人被逐出他们原本位于东地中海的港口城市，建立了迦太基（Carthage），然后航行到了非洲西部。

无论这些远航的人有可能是谁以及航行年代，学术研究人员已经不再认为这确实是一次跨洋航行。他们解释到，那些胡须很明显是假的，是印第安人添加到了他们的下巴上，甚至还认为那些泥塑只不过是沉船的幸存者。但是第一种说法（由著名学者严谨提出）很明显存在一个问题：假如印第安人是模仿其他蓄须人，那么这些蓄须人又是谁呢？

但是关于沉船幸存者的说法也不合理。根据佛丹传说中提及的几次航行，他们在安定下来才进行探险航行。而考古证据不足以证明曾有一些幸存者漂流到任

何一个海岸。姿态各异的带须泥塑在墨西哥湾海岸一带、墨西哥内陆，甚至远至南太平洋海岸都曾有过记录。这些泥塑不是特定的模式，也没有被神化，而是真人的肖像。在韦拉克鲁斯发现过一些最为惊人的例子（Veracruz，见图48a、b）。这些被塑成泥塑的人很明显与闪族西部的贵族相似。这些贵族在亚洲战役中被埃及法老俘虏。战争的胜利者将这些记录在了寺庙的墙上，以纪念他们的胜利(见图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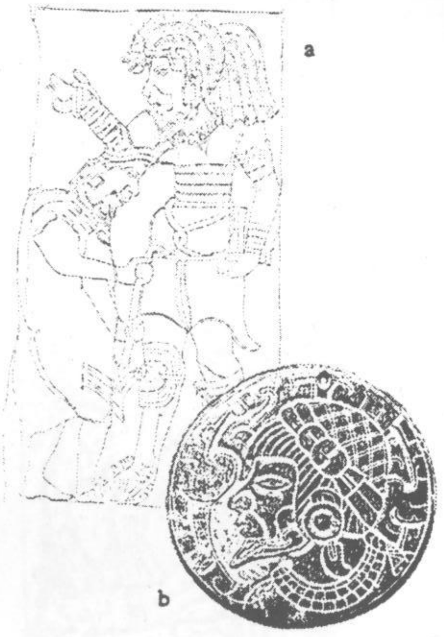


图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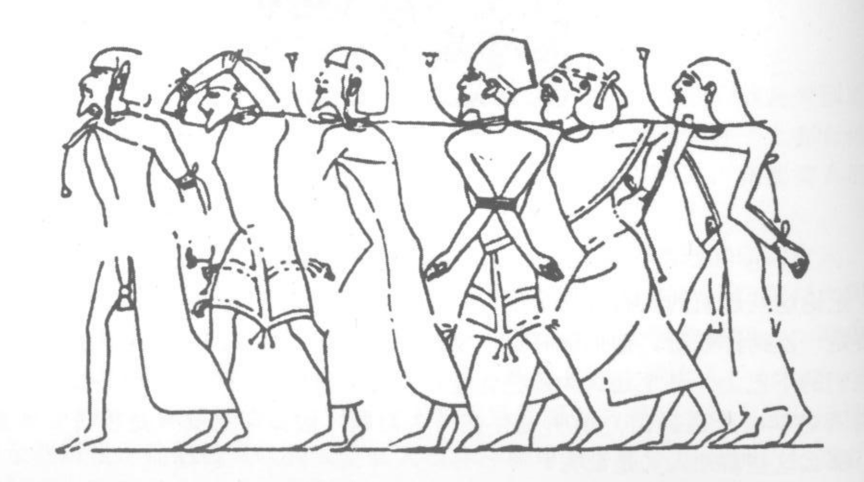


图49



图50

那么为什么这些地中海航海人会来到美索不达米亚，又是何时来到的呢？考古证据也不清楚，因为他们陷入了一个更大的谜团：许多记述——也包括本书——都说过非洲黑人 / 奥尔梅克人是源于韦拉克鲁斯的阿尔瓦拉多(Alvarado，见图50)。它们表明了那些蓄须人曾与奥尔梅克人在同一时间同一区域碰过面。

※

在所有这些遗失的中美洲文明中，奥尔梅克人是最古老也最神秘的民族。奥尔梅克文明是其他所有文明的根源——被其他民族模仿与更改。公元前2000年，

奥尔梅克人的文明开始降临于墨西哥湾海岸一带。到公元前1200年（有些人认为是公元前1500年），他们的文明在40多个地方得以繁荣。奥尔梅克文明向四方辐散，但主要是向南传播。到公元前800年，已经遍及整个中美洲。

奥尔梅克王国是中美洲第一个出现雕刻记录和第一个创造点、条（dots and bars）计数法的国家。他们最早使用长历这一日期计算方法（不知是否起源于公元前3113年），最早建起宏伟建筑及产生纪念碑雕塑艺术，最早使用玉石，最早记录手持武器或工具；他们还有最早的庆典中心，最早的天文台——所有这些都是奥尔梅克人的成就。有如此之多的“最早”，难怪一些人，例如奥尔梅克人后裔J•苏斯戴尔(J. Soustelle)，会将中美洲的奥尔梅克文明与美索不达米亚的包揽了古代近东所有“最早”的苏美尔文明相比。就像苏美尔文明一样，奥尔梅克文明也是突然传播开来，前无古人，也不曾经历过逐渐完善的阶段。



图51

在他们的文本中，苏美尔人将他们的文明描述成神赐予的礼物。那些到访地球的神能在天际漫游，因此被描绘成长着一双翅膀(见图51a)。奥尔梅克人将他们的神秘表现在雕塑艺术中，正如这个来自于伊萨帕(Izapa)的石碑（见图51b）中，一个长着翅膀的神正砍着另一个神的头。将故事记录在石头上，这一点与上述的苏美尔人的做法相似(见图51c)。

是什么人造就了这些伟大的雕塑呢？奥尔梅克人有个绰号叫“橡胶民族(Rubber People)”，因为他们的海湾一带盛产橡胶树而闻名。现实中他们是一个奥秘——住在陌生国度的陌生人，漂洋过海而来的陌生人，不仅仅是属于另外一个地方而是属于另一个大陆的民族。在沼泽丛生的海岸地带，石头极为稀有，可是他们却创造并留下这些让世人叹为观止的纪念石雕。当然最让人匪夷所思的还是这些奥尔梅克人本身。

最特别的当属奥尔梅克领导者的巨石头像，以惊人的技巧和不为人知的工具所造。J.M.麦尔格•塞拉诺(J.M.Melgar y Serrano)是第一个在韦拉克鲁斯的特雷斯•萨波特斯(Tres Zapotes)看到此头像的人。他在《墨西哥地理期刊》(*Mexican Geographical*)和《地理学会》（*Statistical Society*，1869年）上将其描述为“一件艺术之作，代表了埃塞俄比亚最令人叹为观止、最壮丽的雕像”。旁边的配图真实地再现了这个头像的黑人特征（见图52）。



图52

直到1925年，由弗兰斯•布洛姆(Frans Blom)带队的美国杜兰大学考古队在塔巴斯哥（Tabasco）海岸附近的拉文塔(La Venta)发现“深埋在地底的巨石头像的上半部分”，西方学者才得以证实巨石头像的存在。当头像(见图53)从地里完全出土，经测量它有8英尺高，周长21英尺，重达24吨。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戴着特殊头盔的非洲黑人。后来，在拉文塔发现了其他几个这样的头像，每一个

都各具特征，戴着不同的头盔，但是有着相同的种族特征。

20世纪40年代，由马修•史特林(Matthew Stirling)和菲利普•德鲁克(Philip Drucker)带领的考古探险队在圣洛伦佐(San Lorenzo)——拉文塔西南60多英里的一座奥尔梅克城市，发现了5个相似的巨石头像。随后，迈克尔•安科(Michael Coe) 带领耶鲁大学的队伍前去，发现了更多的石像头。他们利用放射性碳年代测试，得出时间大概是在公元前1200年。这意味着此地的有机物（大多数是炭）年代如此久远，但是这个地方本身与其遗迹更为古老。确实，墨西哥考古学家伊格纳西奥•伯纳尔(Ignacio Bernal)在特雷斯•萨波特斯发现了另外一个头像，可追溯到公元前1500年。



图53

目前为止已经发现了16个这样的巨石头像。它们的高度从5到10英尺不等，重约25吨。雕刻这些石像的人原本打算雕刻更多，因为连同那些已完工的头像，出土的还有大量“原材料”以及已经雕成圆球状的石头。这些玄武岩石头，不管是雕完的还是未完成的，都是越过丛林沼泽，从60英里之外的源地运到这座无石之城。这些巨大的石块是怎样被挖出、运送，然后最终雕刻成型，屹立在那儿至今仍是个迷。但是，很明显的是，奥尔梅克人认为用这种方式来纪念他们的领袖是非常重要的。这些各具特点、头饰各异的非洲黑人石像，我们会在肖像艺术馆

中看到(见图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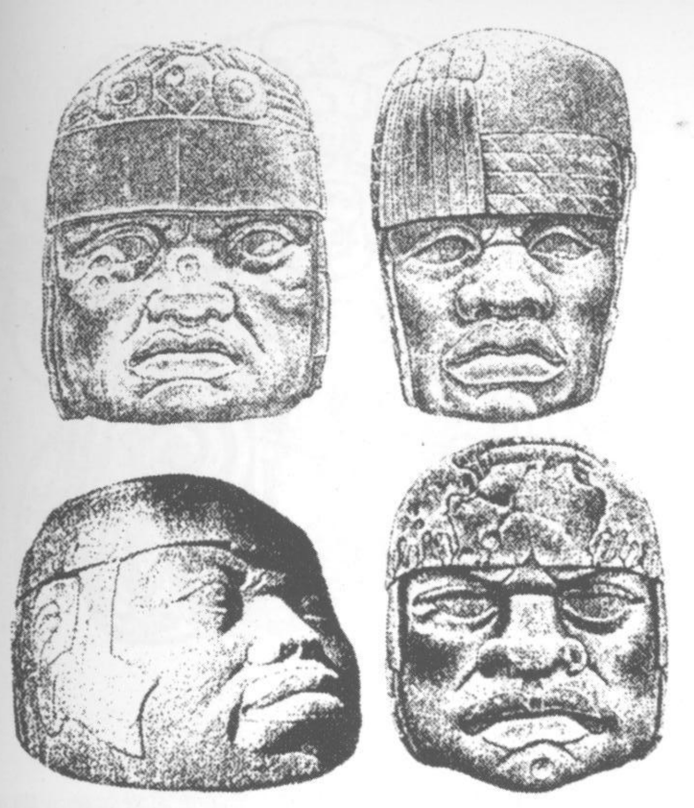


图54

毫无疑问，在土著印第安人眼里，刻在石柱 （见图55a）和其他纪念碑（见图55b）上的场景，清晰地把奥尔梅克人描绘为高大、肌肉发达的重量级人物，像巨人（giants）一样。



图55a



图55b

但是，我们假定他们只一些少数的领头人。关于更多真正的非洲黑人——奥尔梅克遗留下来的数百甚至数千的男人、女人和儿童——的描述，流传在墨西哥湾和太平洋沿岸中美洲之间的广大地区。在雕塑、石雕、浮雕、小雕像上，我们总是看到同样的非洲黑人的面孔，就像在来自奇琴伊察圣井的玉器上或在那些建筑物上的金色肖像，也像在许多从吉安纳中部和北部地区到墨西哥路上发现的俑人（像充满爱的情侣），或者甚至像埃尔塔欣（El Tajin）遗址浮雕上的球员。图56显示了其中的一些。有的陶器（见图57a）和更多的奥尔梅克石雕（见图57b）把他们描绘为手里抱着婴儿，而这种行为，应该对他们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

图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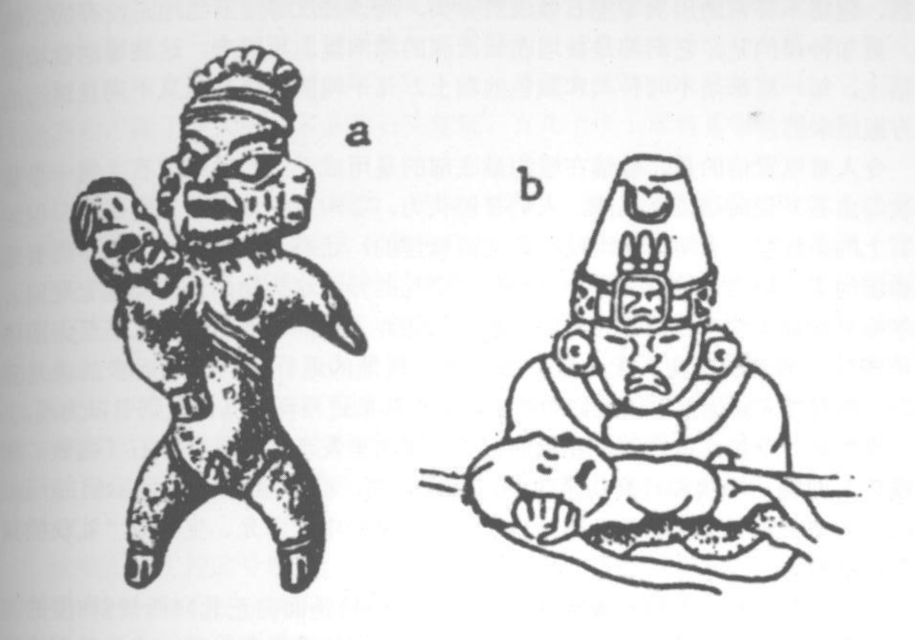


图57

人们发现，描绘这巨大的首领与其他奥尔梅克的遗址同样耐人寻味，它们的大小、规模和结构揭示了有组织定居者，而不仅仅是少数海滩的参观者。拉文塔实际上是一个沿海地区的沼泽小岛国，这是通过人为地建成、填埋以及根据既定计划建立的。这里的主要建筑，包括一个不寻常的圆锥形“金字塔”，拉长了的和圆形的土丘，铺平的院子，祭坛，石碑和其他人为特征，而且有着巨大的几何精度，沿南北轴线延伸大约3英里。在一个不出产石头的地方，却有一种令人吃惊的石头，每块都是经过特殊品质的筛选。尽管需要运送很远的距离，他们仍将之用于建筑的结构、纪念碑和石碑。

一座锥形金字塔就需要搬运并且堆放在100万立方英尺高的土壤上。这一切都要求巨大的体力，它还需要很高的建筑水平和石材加工方面的专业知识，而在当时的中美洲是没有先例的，很显然这种艺术是从其他地方得来的。

在拉文塔的一个显著发现，包括一个矩形围墙，被玄武岩石圆柱（和巨大首领塑像雕刻相同的材料）包围或围起来的，它保护着一个石棺和一个屋顶及围墙也是玄武岩柱做的长方形墓室。在里面，一个低平台躺着一些骨骼。总之，这个独特的发现，同它里面的石棺一样，似乎是一种不寻常的帕卡尔地穴一样的模型。无论如何，即使它要从远处搬来，仍坚持利用大块石头，因为纪念碑、纪念雕塑和墓葬是奥尔梅克神秘起源的线索。

同样令人费解的是，在拉文塔发现了数以百计罕见且经过艺术性雕刻而成的玉器，包括不寻常的用次等宝石做成的斧头，而该种次等宝石当地是没有的。然而，更加神秘的是，它们都是被埋在长而深的壕沟里。反过来，这些壕沟被填满了粘土，每一层都是不同种类和颜色的粘土，几千吨的土壤都是从不同且遥远的地方搬运来的。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被铺在壕沟最底部的是用成千上万的蛇纹石（另一个蓝绿次等宝石）瓷砖铺砌而成的。人们普遍认为，壕沟是挖来埋葬宝贵玉器，但蛇纹石上的条纹可以表明，壕沟是在此之前修建的，还有其他用途，之后不需要他们和壕沟了，壕沟便被用来埋葬高价值如罕见的斧头这类物品。确实毫无疑问，奥尔梅克遗址大约在西历纪元开始就被他们遗弃了，而且奥尔梅克人甚至企图埋葬一些巨大的首领塑像。无论谁获得了进入遗址的通行证，随之而来的就是复仇。一些首领无疑地推翻了他们的基地，并将其推进沼泽，其他人则引以为戒。

作为另一个拉文塔之谜，让我们记下在壕沟里发现的结晶铁矿石（磁铁矿和赤铁矿）凹镜，形状和打磨均至完美。经过研究，在华盛顿特区（Washington, D.C.）的史密森学会实验学者得出镜子可以用来集中太阳光、生火或“礼仪的目的”的结论。

拉文塔的最后一个谜是遗址本身，因为它恰恰是面向正北向西倾斜8度的南北轴。各种研究表明，这是一种有意定向，旨在允许宇航员发现，也许从圆锥形“金字塔”之上突出的部分可能有定向指标的作用。

M.波普诺-哈奇（M.Popenoe-Hatch）经过一项专门研究，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奥尔梅克和玛雅考古学文件第13号》（*Papers on Olmec and Maya Archaeology No. 13,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中得出的结论是：“在拉文塔做的观察表明，它应该是可以追溯到一个千年以前的知识体系；拉文塔遗址及其公元前1000年的艺术，似乎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以大约公元前2000年过境的恒星在“中天”（meridian transit）上发生冬至点（solstices）和夏至点（equinoxes）为基础的传说。”

公元前2000年之初，拉文塔成为在中美洲（除开早前的泰奥提华坎，因为传说中只有神独自在那里）最早的“神圣的中心”。它仍然不是奥尔梅克飘洋过海来到这里的真实时间，因为他们的长历始于公元前3113年，而它确实很清楚地表明，奥尔梅克著名的玛雅和阿兹特克文明有多么久远。

在特雷斯·萨波特斯，考古学家发现，其早期阶段是公元前1500年至公元前1200年，石头建筑（虽然那里很少有石头）、阳台、楼梯，以及或许曾经是金字塔的土堆，分散在遗址内。至少有另外8个遗址被设在特雷斯·萨波特斯周围半径为15英里内，此表明这是一个被卫星遗址所包围的中心。除首领和其他雕刻纪念碑，那里也出土了一些石碑，其中有一块石碑（“石碑C ”类）刻有长历日期7、16、6、16、18，这相当于公元前31年，证明了奥尔梅克在这个时候在现场。

在圣洛伦佐，奥尔梅克文明仍然由建筑物、土堆和筑堤组成，穿插着人工池

塘。遗址的核心部分，建立在人工的平台上。平台约1平方英里，高于周围地形185英尺，这是让许多现代企业相形见绌的土方工程项目。考古学家发现，其上的一个池塘是与一个地下通道系统相互关联的，其含义或功能尚未理解。至今为止，对奥尔梅克遗址的发掘仍可持续下去，目前大约有40个已被发现，它们似乎无处不在，除了巨大的艺术品和石头建筑，有几十个土堆和其他研究证据，以及计划中的土方工程。

这些石雕、土方工程、壕沟、池塘、渠道、镜子，即使现代学者无法形容它，但不管怎样，它们一定含有某种有意义的目的。很显然，在中美洲一定存在过奥尔梅克文明，除非有人赞同海难幸存者的理论。阿兹特克的历史学家用奥尔梅克这个绰号来介绍他们，作为一种古老的非那瓦特为母语的民族（non-Nahuatl-speaking people）遗留，而不是少数几个人，正是他们在墨西哥创造了最古老的文明。考古证据支持并表明，一个基地或“首都圈”毗邻墨西哥湾，在那里，拉文塔、特雷斯·萨波特斯和圣洛伦佐形成了关键的三角地带，该地区的奥尔梅克人向南对墨西哥和危地马拉的太平洋沿岸定居，降低了对当地的影响。

这些土方工程的专家们，石材加工的指挥者，挖掘战壕的人，凿沟机、镜子的使用者……他们在中美洲究竟做了些什么呢？石刻表明他们从 “神坛”中摆脱，而这“神坛”代表着到地球深处或洞穴内的入口（见图58）。而另一个来自拉文塔的石碑上（见图59），人物的手里拿着令人费解的一系列工具，仔细辨别，其中可能有一面带把柄的神秘镜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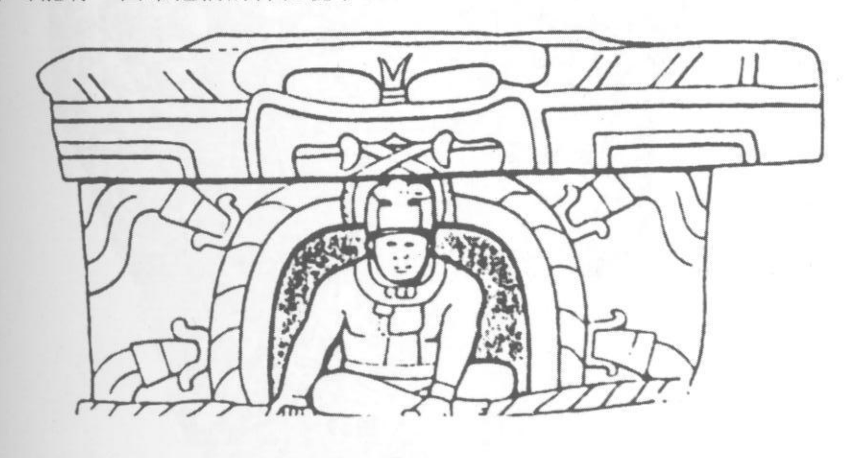


图58

总而言之，我们通过见到的容器、场面和工具，得出了一个结论：奥尔梅克人是矿工，来到新世界提取一些贵重金属，可能是黄金，也许还有其他稀有的矿藏。在佛丹的传说中有“通过山脉隧道”一说，也支持了这一结论。事实上也是如此，奥尔梅克崇拜的旧神（Olden Gods），其实也是那瓦特人心目中的地震与回声之神特普约洛特（Tepeyollotl），也就是黑夜美洲虎。他的名字的意思是

“山之心（Heart of the Mountain）”。他是一个蓄须的洞穴之神，他的地方必须有石头，最好是建在一个山里。他雕像的标志是一个穿通的山，他举着他的工具像喷火器一样（见图60a），正如我们在图拉看到的！



图59

我们觉得，喷火器（包括男像柱和圆柱上描绘的）可能是用来切割石头的。也可能不仅仅用来雕刻石头，因为很显然，它还被一种关于石头的信仰支撑着，就像在墨西哥的瓦哈卡谷（Oaxaca Valley）遗址后面被发现的著名的岱竺40号（Daizu No.40）。它清楚地描述了在一个封闭区域里的一个人，面朝着墙使用喷火器（见图60b）。墙上的“钻石”标志可能表示一种矿物，但其含义尚未破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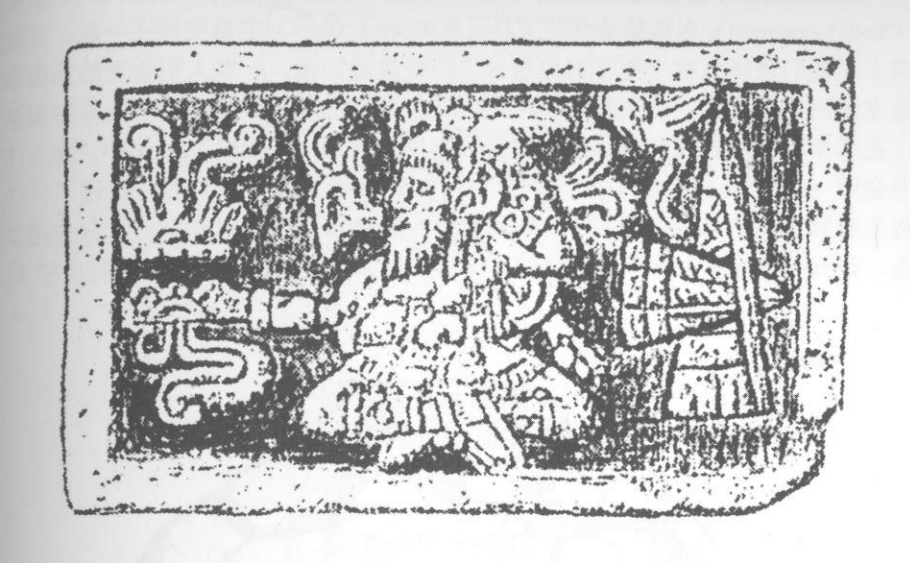


图60a



图60b

图60正如许多描述表明的一样，非洲“奥尔梅克人”的困惑和地中海（Mediteranean）东部的胡须族（the Bearded Ones）的谜交织在一起。在纪念碑上，他们被称为整个奥尔梅克遗址。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人们相遇的场面表明是在溶洞内发生的。在特雷斯•萨波特斯，甚至包括一个携带照明设备的服务员（在那个时候，据我们通常的推测是只有用火把的，见图61）。此外，来自卡尔卡金哥（Chalcatzingo）的一个十分惊人的石碑（见图62）上，描述了一个长相上有高加索人（Caucasian）特征的女性运行着一个看似技术上十分先进的设备，该石碑的地基上有警示用途的“钻石”迹象。这一切都说明与矿物质相关。



图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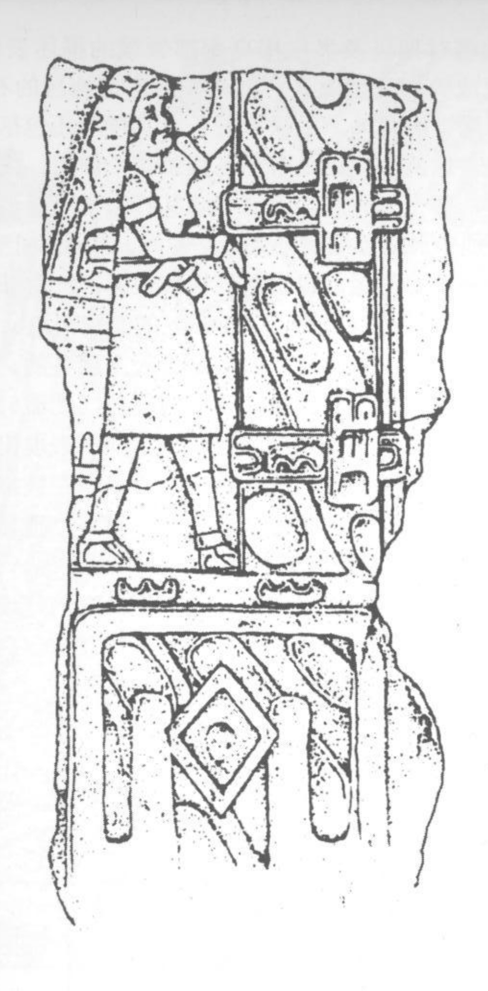


图62

地中海蓄须族来到中美洲，跟非洲奥尔梅克人是同一时间吗？他们是互相帮助的盟友，还是同一批贵重矿物或金属的竞争对手？谁也不敢肯定，但是我们相信，非洲奥尔梅克人是第一个到达那里的，而且他们抵达的初衷可以在长历3113年开始时的神秘中找到。

无论这种关系是何时何原因开始的，似乎都已经在其后动乱中结束了。学者们想知道，在许多奥尔梅克遗址，为什么有蓄意破坏的证据，损毁的文物古迹（包括巨大的首领雕塑），粉碎的文物，推翻的纪念碑，所有的都充满了愤怒和报复。销毁似乎不是一次性发生的，奥尔梅克遗址似乎已逐渐被抛弃。首先是大约公元前300年，在海湾附近的旧的“都市中心”，后来就在更南部的遗址。我们在特雷斯•萨波特斯看到了公元前31年的证据，这表明奥尔梅克中心被抛弃的进程，其次是当奥尔梅克放弃此遗址向南撤退时，可能持续了几个世纪的报复破坏。

对当时那个动荡时期以及奥尔梅克南部领域的描述表明，他们越来越像战士，戴着可怕的鹰或美洲虎型面具。一个取自南部地区的石刻显示了3个奥尔梅克勇士（两个戴着鹰型面具），手里拿着长矛。现场还包括一个留着胡须的裸体俘虏。不明确的是，这两个勇士是否正在威胁这个俘虏，或者是否正在拯救他。这个问题虽不清楚，却十分有趣：当这个动乱打破了中美洲的第一个文明时，奥尔梅克黑人和来自地中海东部的蓄须人是站在同一条战线上的吗？

他们的确似乎分享着命运，尽管是同样的命运。一个非常有趣的遗址，坐落在太平洋一个叫做蒙特阿班（Monte Alban）的海岸附近，竖立在许多人工平台上，具有不同寻常的结构。很明显，它们是为天文服务的。数十石板安装成为一个纪念碑，刻有非洲黑人男子的图像，扭曲的姿势（见图63）。很长一段时间，他们的绰号是“舞者”，但学者们现在都认为，他们表现出奥尔梅克赤裸裸的残缺身体，大概是在暴力起义中被当地印第安人所杀。在被描绘的黑人中，有一个长着犹太人一样的鼻子且留着胡须的男子（见图64），很显然是同奥尔梅克一样的命运。公元前1500年， 蒙特阿班被认为是一个居住地，公元前500年它已成为一个主要中心。因此，经过几个世纪的宏伟历程，它的建设者已成为纪念碑上描述的残缺身体，那些经过培训的受害者。而几千年之后，到处都是来自海域内外的陌生人，那个黄金时代，最终成为了一个神话故事。



图63



图64

安第斯山脉文明的故事中充满了神秘色彩，而书面记录或刻有故事的石碑的丢失，使其更加神秘起来。这时，神话和传说就用神、巨人以及他们的国王后裔的故事，来填充这些神秘的画面。

今天，沿海的人们可以回顾那些将他们祖先引导至乐土的神以及掠夺他们的庄稼和强奸他们妇女的巨人的传说。住在高地的人们，在西班牙征服的时期，占主导地位的是印加人。他们以各种形式的活动和工艺、种植庄稼、建设城市来报答神的引导。他们重新描述着传说的开端——创世的传说，动荡时代的传说，一个洪水吞没万物的传说。他们认为，他们王权的开始和首都的建立应归因于金魔棒（golden wand）的魔力。

西班牙以及本地模仿西班牙的编年史，认可了在征服的时候两个印加国王的创始者——瓦伊纳•卡帕克，大约公元1020年，在首都库斯科开始的一个王朝的第十二届印加国王（一个主封号，皇帝的意思）。这是在印加人从高地据点到沿海地带采取突击搜查行动的两个世纪前，而在那里，在早些时候存在着其他国王。在著名的太阳大道（Highway of the Sun）的帮助下，他们的领地向北延伸到今天的厄瓜多尔和向南到今天的智利。印加人基本上将他们的规则和行政叠加在文化和有组织的社会上，而这使那些领域繁荣了数千年。印加人统治下的最后一个王国昌昌（Chan-Chan），是一个大都市，其神圣的围地、梯形金字塔和住宅，混合分散在8平方英里内。

沿海地区坐落在安第斯山脉和太平洋地区的西部，气候很干燥。居住地和文明得以蓬勃发展，因为流水以大大小小河流的形式从高山到海洋，每50至100英里切断沿海平原。这些河流创造了肥沃的土壤和青翠的环境，把一个个沙化地分隔开。因此，在这些河流的沿岸和入口处就出现了定居者。考古证据表明，奇穆人（Chimus）从山区通过水渠扩大水源的供应，它们也通过平均15英尺宽的公路，来连接持续的肥沃土壤和居住地，而这条公路的前身就是著名的印加太阳大道。

在靠近今天的城市特鲁希略（Trujillo）不远的地方，莫希河注入了太

平洋。在更早的时候，那儿是一个古都。十九世纪探险家伊夫瑞•乔治•斯奎尔（Ephraim George Squier）曾考察过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他的南美之行被记录在一本名为《秘鲁图录：对印加土地的探索及旅行事件》（*Peru Illustrated: Incidents of Travel and Explorations in the Land of the Incas*）的书中。他为自己所看到的一切感到震惊，即使是那些已被毁损和尚未来得及完全发掘的部分。他描述通：“长而大的墙壁，巨大的分室金字塔（chambered pyramids）或瓦卡斯太阳神庙，以及大量的宫殿，住宅，沟渠，水库，粮仓……和坟墓，遍布方圆数英里的每一个方向。”这让人想起在飞机上鸟瞰20世纪的洛杉矶时的情景。

在建成区的边缘，即翠绿山谷的尽头及贫瘠的不毛之地开始的地方，巨大的金字塔在荒芜的土地上拔地而起，面对着纵横交错的莫希河。它们是用太阳晒成的泥砖搭建而成的，这使人联想起诸如冯•哈根（V. W. von Hagen）等探险家在《太阳大道》（*The Highway of the Sun*）和其他著作中所描述的对照过的：美索不达米亚高层神塔西古纳特（Ziggurat，古代亚述及巴比伦的金字型神塔，顶上有神殿）也是由泥砖修造而成的，并且跟莫希河两岸的那些一样，有着稍稍外凸的形状。

奇穆4个世纪的繁荣，大约是从公元1000年到公元1400年，这个时期也是黄金制造业在一定程度上熟练的时期，其技艺即使是随后的印加人也无法企及的。西班牙远征者描述了实际上是在奇穆的中心（甚至是在印加人的统治下）的黄金富足程度，一个叫做通贝斯（Tumbes）的小镇被黄金所包围，那里的植物和动物都是用黄金铸造的模型，这些模型是在库斯科最主要的圣坛的黄金圈之后出现的。在另一座城市土库美（Tucume）的郊外，有大量的黄金物质出产，它们是在秘鲁被征服之后的那个世纪中被发掘出来的（随着死人一起被埋藏在墓穴中的陪葬品）。的确，当奇穆人登上海岸时，他们被这如此大量的黄金所震惊。那些惊人的数量现在仍然困扰着学者们，因为秘鲁黄金的来源不是在贫瘠的海岸，而是在高原。

奇穆的文化形式成功地取代了先前的文化或是有组织的社会形式。就奇穆而言，没有人知道那些人将他们自己称作什么。今天我们所称呼他们的这些名字，实际上是关于他们的社会及被认可的中心文明所在的考古学遗址及河流的名称。在北部的中心海岸地区，一个被称作莫奇卡（Mochica）的文明拨开历史的迷雾出现在大约公元前400年。他们以他们精美的陶器和优美的纺织品而闻名于世；但是这些技艺是如何以及在什么时候获得的，至今还是个谜。他们陶制容器上的装饰充满了金翼和巨人的插图；而万神庙上被称作塞或塞安（Si or Si-An）的新月形的黄金月亮，则暗示了他们的宗教信仰。



PERU AND ITS NEIGHBORS

莫奇卡的这些史前古器物，清楚地向我们展示了几个世纪前的奇穆。他们拥有铸造黄金，用泥砖修造建筑物，设计充满金字型神塔风格的神殿的成熟技艺。在一个叫做帕卡特纳姆（Pacatnamu）的被埋藏的圣城遗址中，有不少于31座金字塔，在19世纪30年代被一个由H. 乌贝洛德-多林（H. Ubbelohde-Doering）领导的德国的考古队挖掘出来。在他的《在印加国王的街道上》（*Auf den Koenigsstrassen der Inka*）一书中，他们确定，那些小一点的金字塔比那些200英尺宽、40英尺高的大金字塔，要早上1000多年。

奇穆王国的南部边界是里马克河（Rimac River），西班牙入侵者将其首都命名为利马（Lima）正是源于这条河的名称。在前印加时代，这个边界以外的海岸是由钦查（Chincha）部落居住的；而高原地区则是由艾马拉人（Aymara）占据。现在才知道，印加人以前一直占据了他们的神庙，而他们也是印加传说的开端和起源。

里马克地区在古时候是人们聚集的中心。它恰好在利马的南部，并且有秘鲁最大的神庙，它被印加人重修和扩建过的遗迹现在还可以看见。帕查-卡马克（Pacha-Camac）是一个在万神庙正中供奉着的神，意为“世界的创造者”，他旁边还有一系列神灵：德和玛玛帕查（Vis and Mama-Pacha，意为“土地之主”和“土地女神”），尼和玛玛科查（Ni and Mama-Cocha，意为“水神”和“水女神”），以及月神塞（Si），太阳神伊拉-拉（Illa-Ra）；还有英勇之神（Hero God）孔（Kon），他也被称作伊茹亚（Ira-Ya）——这些名字来源于那些近东诸神。

对于南部海岸的古代人来说，帕查-卡马克的神庙是一个“众人向往的地方”。朝圣者从或远或近的地方到那里去。他们朝圣的行为是如此的恭敬，以至于在部落处于战争中的时候，敌方的朝圣者也会被允许安全地通过。朝圣者来的时候带着黄金，因为他们认为所有的金属都是属于神的。只有被挑选出来的牧师才被允许进入朝圣所中，在某些特定的礼拜日，神像会向牧师预示一些事，然后由牧师将这些事传达给人民。但整个神庙地区是如此的神圣，以至于朝圣者必须脱了鞋才可以进去——就像摩西（Moses）在西奈（Sinai）山被要求的那样，以及穆斯林（Moslems）现在在进清真寺（Mosque）前仍然要做的那样。

堆积在神庙的黄金是如此的多，以至于引起了西班牙征服者的注意。弗朗西斯科•皮萨罗派他的兄弟赫尔南德斯（Hernandez）去抢夺它们。他找到一些黄金、白银和宝石，但却没有找到最主要的财宝，因为牧师们将宝藏藏起来了。无休止的威逼和刑讯，使牧师们透露出了藏宝的地点——传说中是在利马与鲁伦（Lurin）之间的某个地方。然后赫尔南德斯因为要取得神像上的镀金而打碎了神的金像，并拔出了墙上的银钉以及挂在墙上作为装饰的金银牌。一个银钉就重达32000盎司。

当地的传说认为，这座神庙是由“巨人（giants）”建造的。可以肯定的是，印加人在占领了那些部落后，沿袭了帕查-卡马克的宗教信仰，扩大并装饰了神庙。神庙建造在山腰上，汹涌澎湃的太平洋几乎就在它的脚下，由地面而起

的500英尺的台阶支撑起神庙的四个平台，这四个平台是由巨石建造而成的。最高一级的阶梯向前延伸出好几英亩。神庙最终的复杂结构，配合着低陷的广场，从圣塔上望去就像是一个巨大的海洋。

不仅仅只有活着的人来这里祈祷和膜拜。死去的人也被带到里马克流域和沿海平原的南部，希望他们的来生能够在神的庇佑下度过，甚至能够复活，因为这里的人们相信，里马克能够使死去的人复活。在我们现在已知的这些遗址，如鲁伦，皮斯科（Pisco），纳斯卡(Nazca)，帕拉卡斯(Paracas)，安孔(Ancon)，伊卡(Ica)，考古学家在墓园中发现了许多埋有贵族和牧师木乃伊的坟墓和地下墓穴。这些木乃伊的手和腿被弯曲成一定的形状后，被衣物包裹起来并装在布袋中。干燥的气候及外面的布袋防止了衣服、围巾、头巾、斗篷以及他们那令人难以置信的、现在依旧光鲜的衣服中的有机物质的流失。这些缝制精美的纺织品，使考古学家联想到欧洲的绣着宗教和宇宙哲学符号的哥白林（Gobelin）挂毯。

这些像陶器般精美的纺织品上的主要的形象，都是一个一只手举着一个棒子另一只手拿着闪电并且头戴金冠的神（见图65），印地安人称他为里马克，同那条河的名字一样。



图65

里马克和帕查-卡马克到底是同一个神，还是不同的两个神？由于没有决定性的证据，学者们的意见并不统一。但他们一致认为，山脉附近的居民都信奉里马克神。他的名字的意思是“雷霆（Thunderer）”，在意思和语音上像拉曼（Raman）的昵称，就像是闪族人的大气之神阿达德（Adad）一样——一个来源

于动词“打雷（to thunder）”的象征性词语。

根据编年史学家加尔西拉索（Garcilaso）的描述，在这些山脉中，“一个人形的神像”矗立在圣坛上献身于里马克神。他可能涉及到里马克流域的山脉一侧的数个遗址。考古学家们认为，阶梯形金字塔为这个特别的日子提供了不一样的景色（艺术的构想，见图66），观光者大可以想象一下在古老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看见一个7级金字塔时的景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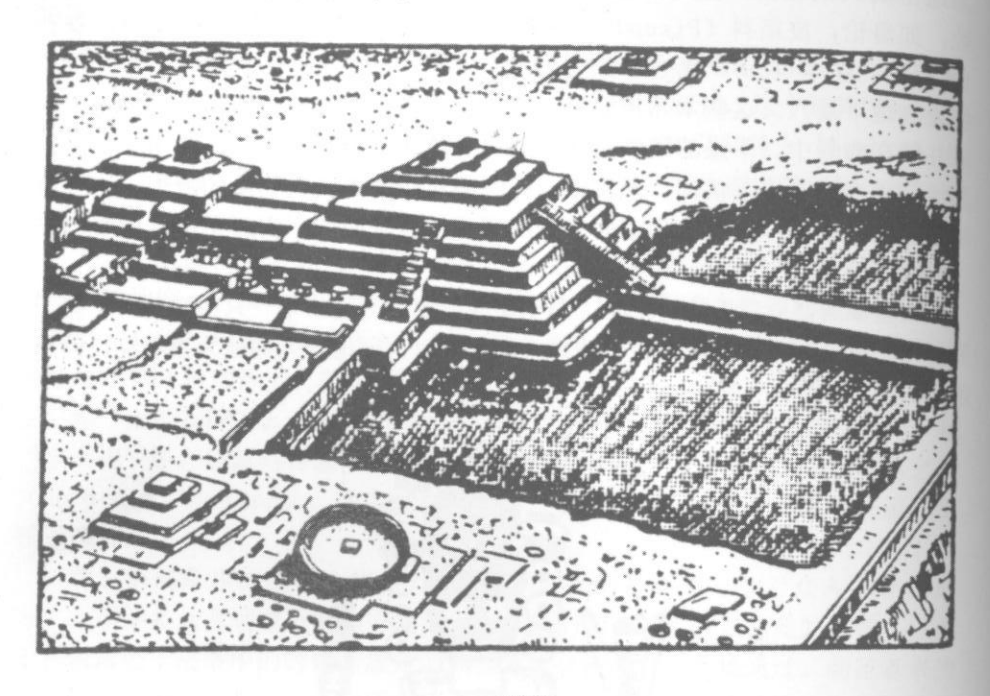


图66

里马克神有时也会被称作“孔”或“伊茹亚 ”，他可不可能同时还是印加传统中的造物神维拉科查（Viracocha）？尽管没有人能够确定，但可以肯定的是，维拉科查作为神被描绘在沿海出土的陶器上——他一手拿着叉状兵器一手拿着魔棒。

所有安第斯山脉的传奇都开始于那个黄金魔棒；例如在的的喀喀湖（Lake Titicaca）沿岸以及一个被叫做帝华纳科（Tiahuanacu）的地方。

※

当西班牙人到来时，安第斯山地区是印加王国的领地，由在高原上的首都库斯科来统治。而在相关的印加传说中，库斯科是由太阳神之子建造的，他在建造了的的喀喀湖后，接到创造神维拉科查的命令来建造此地。

根据安第斯山脉的传奇，维拉科查是天国里一个伟大的神，他在很久远的年

代来到地球，选择安第斯山作为他的创造基地。就像西班牙编年史学家克里斯多瓦•莫利纳（Cristoval de Molina）神父所说的那样，“他们说创造者在帝华纳科，并且那里是他最主要的住所。因此，那里才会有那些具有欣赏价值的杰出的巨大建筑。”

第一个记录下关于当地史前及历史传说的传教士是布拉斯•瓦勒拉（Blas Valera），遗憾的是，只有一些他著作的碎片被流传下来，因为他的原稿在1587年被英国人焚烧了。他描述了印加的第一个君主曼科-卡帕克（Manco-Capac），他修建了通向的的喀喀湖的一条地下通道。他是太阳神的儿子，他带着太阳神授予的黄金魔棒去寻找库斯科。他母亲在生他的时候，世界一下就变得黑暗。当他出生后，世界有了光亮和雷声，然后帕查-卡马克神宣布，“曼科-卡帕克的美好时代开始了”。

但是布拉斯•瓦勒拉也收录了其他的版本，其中提到印加人继承了曼科-卡帕克的传说，而他们真正的祖先是从别的地方经由海上来到秘鲁的。因此，被印加人也称作“曼科-卡帕克”的君主是一个叫做阿图（Atau）的国王的儿子，阿图带着200个男女到达秘鲁海岸，并在里马克登录。从那里他们来到印加，并从印加又走到了的的喀喀湖，那是太阳神之子统治地球的地方。曼科-卡帕克派他的随从前往两个方向去寻找那些传说中的太阳神之子。他自己漫步了许多天，最终来到一个神圣的洞穴。那个洞穴是由人工开凿的并挂满了金银。曼科-卡帕克离开了那个洞穴后，走进一个叫卡帕克-透扣（Capac-Toco）的橱窗，它的意思是“王室的橱窗”。当他从那里走出来，他穿上他在洞穴中获得的黄金衣服。由于穿着这些皇室的衣服，他被尊为秘鲁的君主。

从这些以及其他那些编年史中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些不同的传说版本都被安第斯山人民所熟知。他们回想起了在的的喀喀湖最初的创造，以及由一个神圣洞穴和王室橱窗开始的君主统治。而这些同时存在的事件形成了印加王朝的基础。然而，在其他的传说版本中，那些事件和时期被分隔开了。

其中一个版本提到，起先是由伟大的维尔科查神创造了一切，他带着4个兄弟和4个姐妹一起巡视疆土，并将文明带给了早期的人类；而其中的一对兄妹或夫妻在库斯科开始统治。另一个版本是说伟大的神在他的基地的的喀喀湖创造了第一对王室夫妻，并将其作为自己的孩子，给他们一个由黄金制造的器物。他告诉他们去北方建造一座城市，在那座城市，这个黄金器物将被吸入泥土中；而这个奇迹就发生在库斯科。这就是为什么印加的国王们——由这一对兄弟姐妹所繁衍的后代们——声称他们自己是来自于太阳神的原因。

对于大洪水的回忆几乎出现在所有的版本中。克里斯多瓦•莫利纳在《印加神话与礼仪记述》（*Relation de las fabulas y ritos de los Yngas*）一书中说，“在曼科-卡帕克代，他是第一个印加人，并且从他开始他们被称作太阳之子……他们有对大洪水完整的记录。他们说所有的人以及所有被创造的东西都被洪水毁灭，水的高度高过了世界上最高的山峰。除了待在一个大箱子中的一个男

人和一个女人之外，没有一个生命体幸存下来；等洪水退去，风将他们带到了瓦纳科（Huanaco）一个差不多高出库斯科70米的地方。万物的创造者命令他们留在那里，在帝华纳科，创造者开始创造人民和国家。”地球上恢复的种群的每一个人每一个国家，都是由创造者用泥巴精细地塑造，“然后他给予他们每一个以生命和灵魂。男人和女人被派往他所指定的地方。”那些没有遵从他的戒律的人被变成了石头。

和创造者一起在的的喀喀岛的还有月亮神和太阳神。在那里，他们开始履行他们的职责，直到地球上所有的一切都准备就绪，他们才回到了天上。

在目前所有的传说版本中，创造神的两个得力助手就是他的两个儿子。“创造部族和国家，并分配给他们衣物和语言。”莫利纳神父写道，“创造神命令他的两个儿子向不同的方向去传播文明。”大儿子耶梅马纳•维尔科查（Ymaymana Viracocha，意思是“在他的力量下所有的东西都各归其位”）去给山区人民传播文明；小儿子图帕科•维尔科查（Topaco Viracocha，意思是“事物的制造者”）被派去给沿海平原的人民传播文明。当这两个兄弟完成他们的使命在海岸相遇时，“从那里他们升上了天堂”。

加尔西拉索•德•拉•维加（Garcilaso de la Vega）出生在被西班牙占领后的库斯科，他的父亲是西班牙人，母亲是印加人，他记录了两个传奇故事。根据其中的一个，伟大的神从天堂来到地球指导人类，将法律和戒条带给人类。他“将他的两个孩子放在的的喀喀湖”，给他们一个“黄金楔子”并告诉他们，在这个楔子能插进土里的地方安居，而这里就是库斯科。另一个传说提到，“在洪水退去后，一个人出现在库斯科南部的帝华纳科地区。这个人是如此强大，以至于他将世界分成了4个部分，并分派了4个国王去分别管理它们。”其中的一个国王就是曼科-卡帕克（在印加的盖丘亚族［Quechua］语中，这个名字意指“国王和君主”），他在库斯科开始他的统治。

这些版本讲述了维拉科查神的两个创造阶段。在胡安•德•贝坦索斯（Juan de Betanzos）的书《印加叙事与心灵》（*uma y Narration de los Incas*）记录的印加人的传说中，有一个是关于盖丘亚族的创造之神的：“在第一个阶段，创造了天空和大地”；同时他也创造了人类。但是“这些人做了一些错事，因此维尔科查神迁怒于他们……然后那些第一阶段的人类和他们的首领因为被惩罚而变成了石头。”接着，在一段黑暗的时期之后，他在帝华纳科创造了新的男人和女人。他给他们任务和能力并且告诉他们去哪里。他将跟他在一起的两个助手，一个派去了南方一个派去了北方，而他自己向库斯科的方向走去。他让一个首领先他一步去库斯科，并在那里建立起君主统治；维拉科查神则继续他的旅途，“一直走到厄瓜多尔的海岸，在那里他的两个同伴加入了他。他们一起走到海边，然后都消失不见了。”

一些高原人民的故事聚焦于库斯科最初怎样是成为一个村落，以及后来又是怎样神圣地被定为首都的。据曼科-卡帕克的一个版本，说是一根纯金的杆或者棒，它被命名为“图帕克-原瑞（Tupac-yauri）”，意思是“辉煌的君主权杖”。

他和兄弟姐妹们一起用它去搜寻指定的地点。当他们遇到一块不知名的石头时，他的同伴变得孱弱，而他则用魔棒敲击这块石头，这时，石头突然发出声音，并大声地告诉他，他被选为了一个王国的统治者。

在西班牙人登上这片土地之后，一个印第安酋长的后裔皈依了基督教，他在他的回忆录中声称，印第安人显示着这一天的神圣。“曼科-卡帕克娶了他自己的一个名叫玛玛奥克洛（Mama Ocllo）的妹妹，……他们开始为他们的人民政府制定完善的法律。”

这个故事，有时被称为艾亚（Ayar）4兄弟的传奇，与其他所有库斯科创立的版本涉及的一样，用来指定国王和首都的魔棒是纯金制造的。我们认为这是一条重要的、核心的、用来解开所有美洲文明之谜的线索。

※

当西班牙人进入印加首都库斯科后，他们发现一个大都市，里面有大概10万个住宅，四周围绕着一个由宏伟壮丽的寺庙、宫殿、花园、广场和市场组成的皇家宗教中心。位于海拔约11 500英尺的胡安塔纳亚（Huantanay）和图鲁梅耀（Tullumayo）两河之间，库斯科始于沙华孟（Sacsahuaman）山脚下的海角。这个城市被分成12区——一个迷惑西班牙人的数目——排成一个椭圆形。第一个也是最古老的一个区叫做下跪平台（Kneeling Terrace），坐落在西北方的海角斜坡上。在那里第一批印加人（大概就是传说的曼科-卡帕克）建造了他们自己的宫殿。所有区域的名字——发言广场（Speaking Place）、花儿平台（Terrace of Flowers）、神圣大门（Sacred Gate）等等——事实上都概括描述了他们的主要特点。

斯坦斯伯里•哈格尔（Stansbury Hagar）是这个世纪关于库斯科专题研究的一名先锋学者。他在《库斯科：天国之城》（*Cuzco, the Celestial City*）一书中认为，库斯科是由史前移居的的喀喀湖的祖先们建立的（并且它带有一定的宗教性质）；而的的喀喀湖之所以被称为“地球之脐（Navel of the Earth）”，是因为它大体将地球划分为4个部分。因此，他和其他学者都一致赞同这一关于地球的学说。然而，在对于库斯科城建造上，他也学习了多种天文方面的知识（因此成为他的书名）。他指出，流经城中心的那些河流，被引向人造通道，是在与蜿蜒的银河相媲美:12个区域把天空分为黄道十二宫。这对于我们领悟关于地球以及它的十二时令的知识尤为重要。哈格尔说：“最初的那个区域就是白羊宫”。

伊夫瑞•乔治•斯奎尔和其他19世纪的的探测家们描述了一个这样的库斯科：它是由一部分纯西班牙裔和一部分印加人遗留人群组成的。因此，对于西班牙人发现并征服了库斯科的描述，甚至在更早些的时候，某些人一定拜读过早期编年者的作品。佩德罗•德•谢萨•德•莱昂的《秘鲁编年史》上记载有印加首都，上面用热情洋溢的语调描述它的高大建筑物、广场和桥梁，更

称其为“金碧辉煌的城市”。从城中心向外扩散着4条坦途，延伸到这个帝国最遥远的角落。他在他的赞词中写道：“库斯科是壮丽而庄严的，它一定是由拥有伟大智慧的人类建造的。虽然街道狭窄，但是与坚固石头砌成的房屋相结合，构成了完美的库斯科。这些石头都很大，而且切割完好。房屋其他的构成部分是木头和稻草；在这里，你找不到任何瓦砾、砖块或者石灰的踪迹。”

加尔西拉索•德•拉•维加（他拥有他父亲的西班牙血统，也有他母亲印加皇朝的“印加”头衔），在描述完关于十二黄道后，提到除了印加的第一个区域以外，云集在壮丽神殿周围的其他印加宫殿。在他那个时代还存在有第二、第六、第九、第十、第十一以及第十二代印加人的宫殿。它们中的一些位于首都主要广场的一侧，被称为“瓦卡亚-帕塔(Huacay-Pata)”。印加的统治者和他的家人、官员、神父都坐在气势恢宏的看台上，现场观看并指导节日和宗教的庆典。庆典中就有4个是关于春分、夏至、秋分和冬至的。

据早期的编者证实，在古库斯科城，最伟大的建筑结构是科里-坎查（Cori-Cancha），这个名号的意思是“金色围屋（Golden Enclosure）”，它是这座城市乃至这个帝国最重要的庙宇。西班牙人称之为太阳神庙，他们认为太阳是印加人至高无上的神。据那些曾经见过这些被肆意破坏之前的庙宇的人说，这些庙宇分为几大块。其中庙宇的主体献给了维尔科查神，与之毗邻的是献给月亮奎拉（Quilla，意为“龙骨”）和金星查斯卡（Chasca，意为“点击”）的小教堂，以及一个被叫做考勒尔（Coyllor）的神秘星球——它在盖丘亚语中叫“曲星（curly star）”或“大亮星（big and bright star）”，在艾马拉语中叫“祖父之星（grandfather star）”。同样，这里有座献给彩虹的圣地，正是在这里，在科里-坎查，西班牙人掠夺了无数的财富。

毗邻科里-坎查，是一个叫做阿可雅-华斯（Aclla-Huasi）的围屋，意思是“被选女人之家（The Chosen Women's House）”，里面是一处花园和果园，还有一间纺织皇室僧侣衣服的工厂。阿可雅作为印加的巫女，都是一些经过层层筛选的处女，又叫太阳贞女（Virgin of the Sun）。她们被隔绝在此，最后会献给太阳神做妻子。这是一片被包围的与世隔绝的土地，在这里，少女们把自己献给了伟大的神。她们的任务除了要保守自己的贞洁外，还要守护着祭司交给她们保管的圣火，绝对不能让火种熄灭。

西班牙占领军不仅掠夺了这个城市的财富，把当地的居民赶出了他们的家园，而且在对那些宏伟的建筑进行缩绘之后，就全都拆除了。大部分部件都用来做他们的石屋。其中的一些通道和墙被改建成了西班牙式风格的建筑。大多数的圣地被用来作为教堂或者是修道院。一眼望去，天主教道明会（The Dominicans）取代了太阳神殿，外墙被拆除改建成了有古代风格的布局，一些墙被运到了他们的教会修道院（见图67）。在这里，最有趣的一处是一块完好无缺的半圆形的外墙，它曾经是西班牙人发现的一块代表太阳的金色圆盘。随着占领者的增多，这里渐渐衰落了。



图67

自从道明会来到这里过后，接踵而至的是方济会(The Franciscans)、耶稣会（The Jesuits）、奥古斯丁修会（The Augustines）和怜悯修会（The Mercedarios），他们都修建自己的圣地，其中包括库斯科宏伟的大教堂。很显然，这些圣地是建立在印加修道院的遗址之上的。等修女们也来了后，一点也不令人惊奇，“被选女人之家”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最终，政府和西班牙高官紧

随其后，用印加的石屋修建了自己的教堂和房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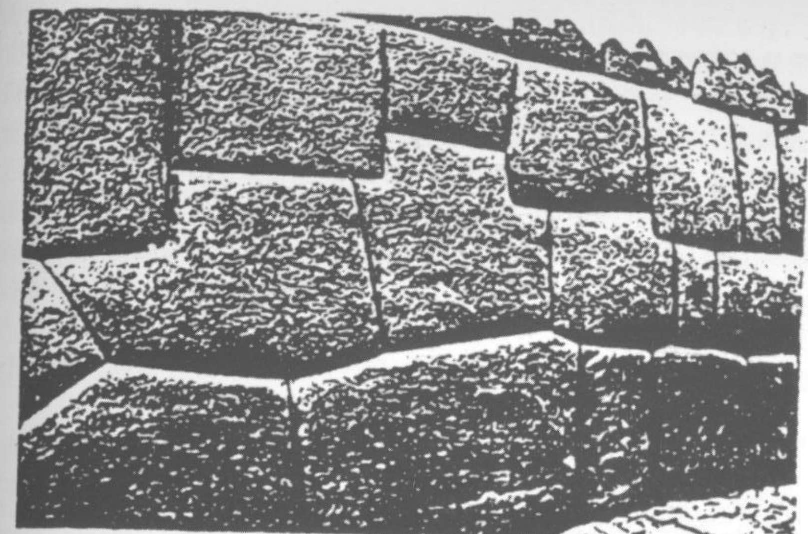
有人认为库斯科的意思也是“脐（Navel或Omphalus）”，是一座中心之城。之所以这样命名，是因为被选为军事基地的都城地位。被许多人认可的另一种理论，则认为它的名字意为“高石之地（Place of Raised Stones）”，如果如此的话，那么这样命名，则与库斯科因为其令人惊叹的巨石而成为主要旅游圣地相吻合。

虽然大多数库斯科的印加当地民居，使用的建材都是用未经加工的散石再加上一些泥灰造成的（这些石头被粗劣地切割仿造成砖块或料石），而一些老的建筑物则是用经过完美切割的、装饰过的和成型的石头建成的，它们之间的缝隙小到连剃须刀片都不能插入。这些幸存的深色石头可以在太阳神殿遗留下来的半圆形砌墙中发现。这种墙的美丽和技艺，使无数游人惊讶和激动。克莱门茨•罗伯特•马克姆爵士（Sri.Clements Robert Markham）曾在其游记《在秘鲁和印加漫游》（*Travels in Peru and India*）中写道：“当人们凝视着这不可思议的砌石建筑时，都迷失在对它形式上那种极端美丽的赞叹中。但更重要的，是要深思切割和打磨这种无误差精确度的石头所需要的坚持不懈和高超技能，是如何被古人掌握的？它才是更应为人所称赞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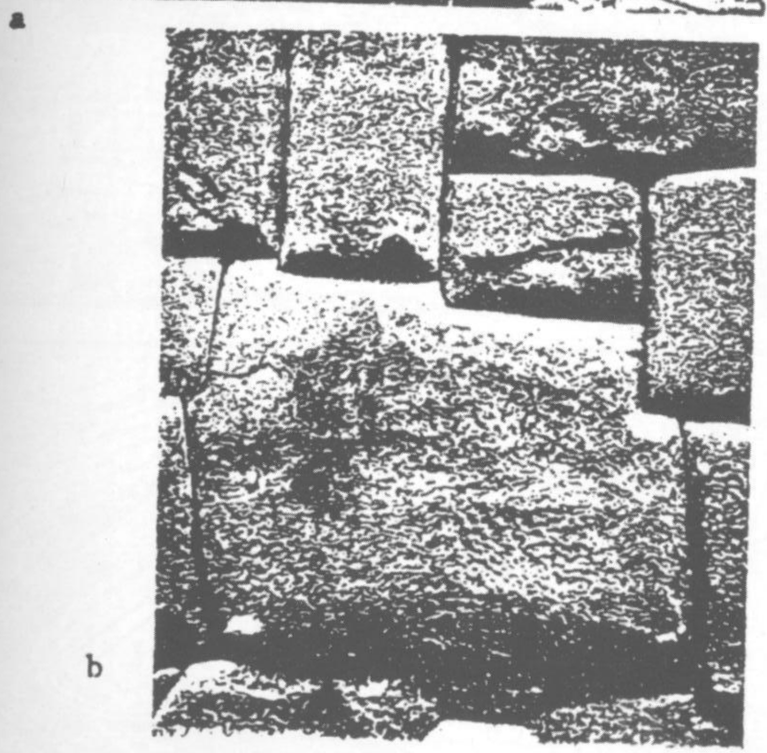
库斯科的其他石头给伊夫瑞•乔治•斯奎尔这个更多的是个文物工作者而较少是个建筑师的人也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惊导于它们巨大的体积和奇异的形状，并且，石头之间相互吻合的精确之高，却连一点灰浆都没有使用。他推测，这些棕色的粗面岩一定是被专门挑选的，因为它们的纹理是粗糙的，能够比其他任何种类的石头更好地在石块间粘连（见图68a）。他“确定这种多面石，正如西班牙编年史家所陈述的那样，能够准确无误地粘合在一起，以致于哪怕用制造得很薄的刀片和很细的针也无法插入它们之间。”其中有一块最为旅游者所喜爱的石块，竟有着与周边12处同时吻合的12个面或角度（见图68b）。

所有这些巨石运送到库斯科并由未知的泥瓦匠将外观变得光滑，仿佛他们是用泥灰塑造过的。每个石头被加工成光滑且微凹的表面：然而，没有人知道，对于这种没有槽或脊或锤等任何标志的石头该如何进行观察：哪一个角度？哪一个面？并且，该如何抬起这些沉重的石头，把其中一块放在另一块的上面，而又必须保持一个正确的角度来适应下面及旁边的多个角度，使之多处都完全吻合，也是一个谜。与奥秘相应的是，所有这些石头全都是不用灰泥就能紧密地连接在一起的，不仅经受住了人类的破坏，而且该地区频繁的地震也未能撼动它们分毫。

现在，众所周知的是，这些美丽的巨石构造代表了“传统的”印加阶段，庞大的墙来源于一个较早的时间。由于缺乏明确的答案，学者们只有暂时简单地称之为巨石器时代（Megalithic Age）。



a



b

图68

直到今天，这仍然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难题。也许只有去到沙华孟海角（Promontory of Sacsahuaman）才可以解开这个谜？在那里，人们有另一种假设，认为巨石与这儿的印加堡垒要塞有关。不过，在观者光看来，这可能也是一

个谜。

海角的名字萨克撒赫曼意为“猎鹰之地（Falcon’s Place）”，形状象一个在西北部位的三角形，其峰顶比山脚下的城市高800英尺。它的两侧由峡谷组成，从而隔离了它所在的山脉与其他的山脉连接。整个海角可分为3个部分，其中最重要的基础主要由巨大的岩石构成，并露出了人为切割、雕塑而成的巨大的台阶或平台，以及多孔的隧道、壁龛和沟槽。在海角的中部，是上百英尺宽和长的平坦区域。最后，海角的其余部分，其高处是范围狭小的边缘，包含明显的圆形和矩形结构；在这样的结构下有运行通道、隧道和其他开口，有自然岩石形成的扑朔迷离的迷宫。

3道巨大且平行的砌石墙壁由此形成了一个Z字型，来分离或保护这个“发达”的堡垒要塞区域，以及海角的其余部分（见图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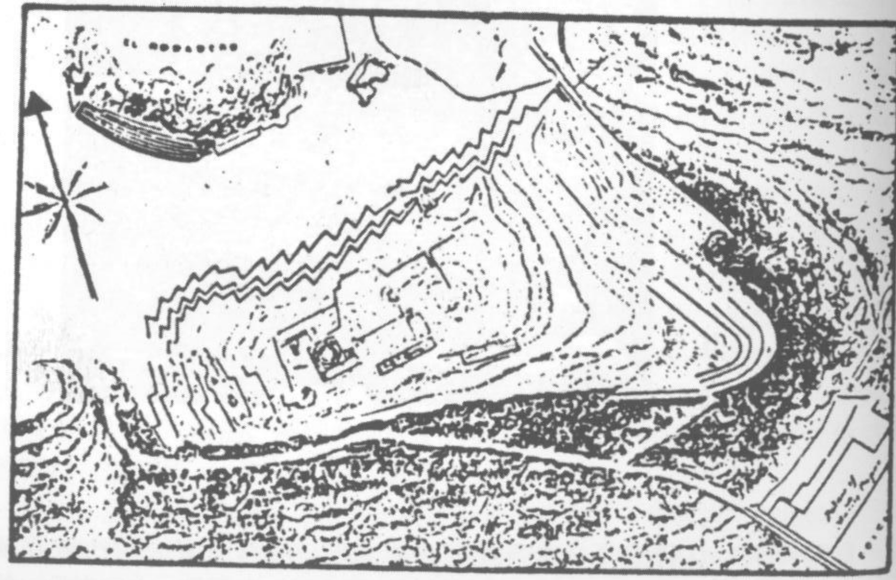


图69

这3道曲折的墙由巨大的石块建造而成，一面比一面高，不断上升，合并后的高度大约60英尺。每面墙后填满的泥土形成了一个梯田，据猜测是提供给守峡的士兵作为护墙。这3面墙，尤其是最低的（第一道墙）一面是由巨大的石块建成，其重量在10吨到20吨之间，其中一块高25英尺的巨石重量超过300吨（见图70）。许多石头都有15英尺高，并且宽度和厚度也有10至14英尺。在墙下的城市中，这些巨石的表面已被人为地打磨光滑，边缘也打磨成斜角的样式。这意味着，他们不是由着自然所赋予它们的形状被简单地放置于此，而是能工巧匠们的杰作。



图70

这些巨石一块叠着一块，有时会被一块不知是什么结构的薄薄的石块所分开。每块石头都是多边形，虽然没有灰浆填充而使毗邻的石块相契合，这些奇怪的边边角角竟也能相互吻合。很明显，其风格和时期都与保留在库斯科的巨石器

时代的巨石建筑相同，只是在这里，他们规模更大。

墙体间的平地中还保留着由老式的“印加风格”的石头所造的建筑体。根据地面的清理工作和空中照相显示，在海角之上有多种不同的结构。它们在随后印加人和西班牙人征服后的战争中或被破坏或被销毁。只有巨大的墙壁仍然幸免，静静地印证着一个不可思议的年代和一群神秘莫测的建筑者。所有的研究表明，这些巨大的石块开采于数英里之外，而且必须经过山脉、溪谷、峡谷和涌流才能运到施工地。

那么这是如何由谁办到的呢，这么做又是为了什么呢？

※

来自西班牙占领时代的编年史记录者，在近几个世纪来到这里旅行者，以及所有来过这里的同时代的研究者……都得到了同样的结论：这不是印加人的作品，但与一些神秘力量有关。但是，任何人都没有一个理论能明确表明这是为什么。

加尔西拉索•德•拉•维加曾写道，我们别无选择而且必须相信，“他们是由魔法、由恶魔（Demons）所创造，而不是人类。因为放置在3道墙壁的石头的大小和数量是如此惊人……人们不可能相信他们来自采石场，因为印第安人不会提炼铁和钢。他们如何汇聚这些岩石？这同样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印第安人既没有车也没有牛，也没有平坦的道路来运输它们。相反，陡峭的高山和谷地是不可逾越的天堑。”

加尔西拉索继续写道：“这些石头最近获知来自库斯科。人们无法想象，这么多和这么巨大的石头可以如此准确地安装在一起，以至于连小刀都无法插入。许多联合都巧妙得惊人。更为奇特的是，所有这一切都没有用广场或水平放置的石块来确定它们是否适合放在一起……他们也没有起重机或滑轮或其他机械。”他接着引用了一些天主教神父的预言，“一个人是无法切断这些石头并确定它们放置的地方的……除非是恶魔的艺术。”

斯奎尔说，由这些石头组成的三道墙无疑代表着“壮丽的美洲风格的巨石阵样本。”在这个地区的众多石头中，最令人迷惑的是石雕巨像和其他岩壁的一些特点。其中一个特点是，有3个闸门穿过墙壁，其中之一是所谓的维拉科查门（Gate of Viracocha）。而这个门是一个极端复杂的奇迹工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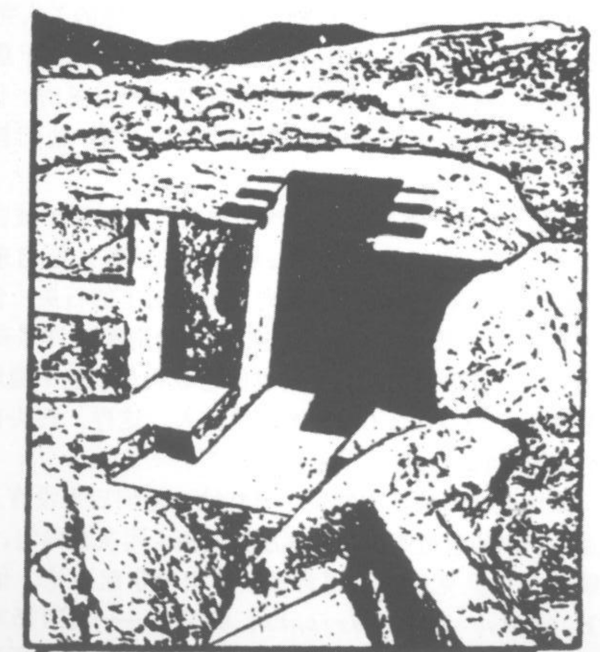
所有的编年史学家都提到过它，它活像是另外两个在墙的尽头的、特别为这个空洞配备的巨石。这些大石块以及它的活动装置（能够打开和阻断大门）在古时候是能够活动的，而它的通道和沟槽现在依旧隐约可见。

在附近的高原，石块被雕刻了精确的几何图形（见图71a），这是其中的一个实例（见图71b）。在被切割的石块出现的地方，看上去似乎曾使用过某种奇妙的机械，否则难以完成。H.乌贝洛德-多林在《印加帝国的艺术》（*Kunst im Reiche der Inca*）一书中，说这些令人费解的被切割的石块“像是每一个角都

有一个蕴藏某种含义的模具”。



a



b

图71

海角峭壁的轮廓后面是一个成片的建筑遗址，其中一些无疑建造于印加时代。它们可能是建造在更早的建筑物遗址上的。可以肯定是，它们与地下错综复杂的隧道无关。地下通道是迷宫似的通道模式，意外地开始和终止。一边引向一个深达40英尺的大洞穴，另一边止于天然岩石的垂直表面，表面光洁的石头台阶似乎并不引向任何地方。

面对用不规则巨石修筑的峭壁，穿过宽广开阔的平地是一些裸露出来的岩石。可以采用以下的名称来描述它们：滑道（Rodadero），它的后面像是一个由小孩子们使用的滑道；光滑的石头（Piedra Lisa），伊夫瑞•乔治•斯奎尔已经把它描述为“开凿的沟槽，看起来就像被岩石硬挤为一种人造状况”——像打上的粘土——“然后硬化而成，其表面光滑，有光泽”；最后，是附近的迷宫（Chingana），一个有天然裂缝的悬崖，已经被人工地扩大到通道、低矮的室外过道、小室、壁龛和其他中空的地段。事实上，岩石被修饰和塑形为与地面平行、垂直，并且包括正面、开口、开槽、壁龛——所有的削减都角度精确，具有几何形状——都被发现，在悬崖背后，随处可见。

现代游客对这个场景的描述都不会优于上个世纪的伊夫瑞•乔治•斯奎尔：“所有的高原岩石处于要塞的后面，主要是石灰石，被切割和雕刻成上千种形状。这里有一个壁龛，或是一系列壁龛。不久以后可以看到一个像沙发的宽大座位，或者说是一系列小座位；接着可以看到一段阶梯；然后是一串正方形或圆形或八角形的盆地；长长的沟槽偶尔钻下来……岩石中的裂缝人为地扩大进入到一个大洞穴——所有这些都精确地切割，并且由最熟练的工人完成。”

印加人利用这个海角作为最后的立足之地反对西班牙是一个历史记录的事实。遗址上的石建筑设置在海角顶部的事实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它们并非原初的建造者，这可以从他们的记录中得到进一步的证明，他们甚至不能运走一块巨石。

加尔西拉索•德•拉•维加报道一次失败的尝试：某个技艺高超的印加人石匠希望增强他的声望，决定将这种石头从原来的建筑地拖出来，并将其用于防卫建筑物。“超过20 000名印加人一起向上拖动这里的石头，尝试用巨大的缆绳拉动它。他们的进程非常缓慢，因为他们经过的道路有许多高低不平的陡峭的坡地……在其中一个坡地，由于费力前进的运载人员不能平稳地前进，结果石头翻滚下坡地并砸死了3 000到4 000美洲印第安人。这样，石头自身的重量被证明超过了那些企图搬运它的力量。”

因此，印加人唯一的一次尝试。显然地，他们后来没有人能够把数百个不规则巨石运走、切割和改造塑形，并摆放到城镇，用灰浆固定。

毫无疑问，埃里克•冯•丹尼肯推广了史前宇航理论。他在一部名为《基里巴斯旅行》（*Reise Nach Kiribati*）的书中——英语译本叫《通往神灵的道路》（*Pathways to the Gods*）——描写了他在1980年所拜访的地方，这个地方既不是“大自然”的，也不是印加人的——而仅仅是古代宇航员的—— 一些纪念死者的重要建筑物和造型奇特的悬崖。有一个更早的旅行者，叫W.布瑞福德•琼斯（W.Bryford Jonese），他于1976年出版过《四面秘鲁》（*Four Faces of Peru*）一书。对处于维修不良状况的大群石块，他也深感惊愕：“我感到它们可能是被巨人种族从另一个世界转移过来的”。汉斯•赫尔弗里茨（Hans Helfritz）在《新世界的外来文化》（*Die alien Kulturen der Neuen Welt*）中，同样谈论了沙华孟令人难以置信的不规则巨石墙：“这个印记创造了这样一种印象，他们站立的地方位于世界的源头。”

不久，海勒姆•宾厄姆（Hiram Bingham）在《穿越南美洲》（*Across South America*）中记录了这个地区的雕刻艺术作品，他将那些不可思议的岩石雕刻和墙壁视为最初的创造之物。他写道：“令人喜爱的故事之一是，印加人知道一种植物，当它的汁液被柔软地涂抹到了岩石表面后，通过搓揉，就能将这种神奇汁液和岩石揉和在一起。只需几分钟，这种与神奇汁液相揉和的岩石就可以完美地用于砌墙安装。”

显然，宾厄姆并不接受这个当地的解释，这种神秘而费解的事情仍然持续地困扰着他。“我拜访了沙华孟海角”，他在《印加土地》（*Inca Land*）中写道。“每一次它都具有征服和令人惊骇的力量。对于首次看见这些墙的迷信的印第安人来说，他们肯定会认为是由上帝所建造。”

所以我们兜了个圈子又回到了原处，回到安第斯的古老传说，它们通过声称在这些土地上出现了神灵和巨人，来解释巨石的建设者：一个古老的帝国，一个神圣的黄金魔棒。

第七章
太阳仍在的日子

最初，西班牙人在秘鲁对黄金和其他财富的贪婪，掩盖了他们对在这片新土地上的种种神奇际遇所应该引起的一些好奇心或注意力。这片位于世界尽头的未知土地有着先进的文明，其集中表现是那些不可思议的城市、道路、宫殿、寺庙、国王、牧师和宗教的发展。但遗憾的是，跟随征服者到来的第一批牧师全都不加深索，纷纷致力于摧毁与印第安人“邪神崇拜”有关的一切事物。他们一旦发现自己面临的是对本土仪式的信念和解释，就开始设法让这些印第安人（主要以贵族为目标）改信了基督教。

之后，随着更多的了解，西班牙牧师的好奇心开始强烈起来。他们意识到，安第斯山地区印第安人深信一个至高无上的创造者，而且他们的传奇也有对大灾难的记忆。很多当地故事的细节都神奇地类似于《创世纪》中的故事。因此，他们逐渐关注到早期印第安人的来源或身和份，以及其信仰和宗教与《圣经》中早期人类的联系。

在墨西哥，在考虑过很多古老民族的情况以后，人们倾向于认为，这些神奇的文明拥有者就是以色列历史上10个遗失部落的解释最为可信。本土传说与《圣经》故事；习俗的相似性；和犹太人赎罪日的时间和性质一样的九月末的赎罪盛宴；还有其他的《圣经》戒律，比如净化仪式、远离动物鲜血和禁食无鳞鱼，等等，新旧两个世界都有惊人的一致。此外，一些西班牙学者认为，在庆祝初收果实的宴会中，印第安人所吟唱的神秘的哟默西加(Yo Meshica)、嘿默西加(He Meshica)和哇默西加语(Va Meshica)中，默西加（Meshica）这个词来自于希伯来语的受膏者(Mashi'ach)，即救世主弥赛亚（Messiah）。现代学者相信，印第安神所赐名字中的艾拉（Ira），相似于《圣经》中伊尔（El）的来源：美索不达米亚语言中的伊拉拉（Iralllla）；印加人对偶像的尊称马奎斯(Malquis)等同于迦南造成牺牲的蜥蜴神摩洛(Molekh，意为“主”)；同样地，印加王族的头衔曼科（Manco）来源于同一个闪族词根，意思为“国王”。

在最初的清除浪潮后，鉴于这些关于犹太《圣经》来源的理论，秘鲁的天主

教等级制度转为记录和保持印第安传统。本土牧师们受此鼓励而记录下他们的所见所闻，这其中有神父布拉斯•瓦勒拉（Father Blas Valera），他是一位西班牙人和印第安妇女的儿子。

16世纪之前，由基多主教（Bishop of Quito）支持的多方合作力量致力于编辑本土历史，评估所有古迹，并且将所有的相关稿件集中到一个图书馆。那时候学到的东西都是基于前期历史的积累。基于对上述理论的好奇和对所收集稿件的了解，一个名叫弗兰度•蒙特西诺斯（Fernando Montesinos）的西班牙人于1628年去到秘鲁，并用其余生编撰了一部关于秘鲁人的完整的编年史。20年后他完成了一部名为《回忆秘鲁历史》（*Memories Antiguas Historiales del Peru*）的著作，并且将其放置在圣何塞尔维（San Jose de Sevilla）修道院的图书馆里。这本书在被遗忘了两个世纪后被摘录进了法国人在美洲的历史记录里。完整的西班牙版本于1882年问世。P. A. 密斯（P. A. Means）翻译的英文版本，于1920年在英国伦敦的哈克鲁特学会（Hakluyt Society）发表。

蒙特西诺斯以《圣经》和印第安往事为基本出发点，即大灾难的故事。根据《创世纪》第10章的国家列表，他紧随《圣经》关于大灾难后在亚美尼亚（Armenia）的亚拉腊山（Mount Ararat ）人类复兴，的故事。他发现秘鲁（Peru，或印第安语中的Pirul和Pirua）是《列王记》（*Book of Kings*）中盛产黄金和宝石之地俄斐（Ophir）的语音另译，而希伯（Eber，希伯来人的祖先）的孙子是闪•俄斐（Shem Ophir）的曾孙，他的名字也是著名的黄金之地的名字。腓尼基人从黄金之地取得黄金，然后到了所罗门王（King Solomon）在耶路撒冷（Jerusalem）建造的寺庙。在《圣经》诸国列表中，俄斐的名字紧靠他的兄弟哈腓拉（Havilah），《圣经》关于天堂的四条河的故事中，黄金之地就以此命名："第一条名叫比逊（Pishon），环绕哈腓拉全地（land of Havilah）的。在那里有金子。"

蒙特西诺斯认为，在犹太和以色列王国以及10个部落被亚述人驱逐之前，《圣经》王国的人民就已经来到了安第斯山。他认为，当人类开始在大灾难后霸占土地时，俄斐独自带着最早的移民来到了秘鲁。

蒙特西诺斯收集的印加故事，证实了在最近的印加王朝之前就已经有一个古老的王国。在一段时期的发展与繁荣之后，巨大的灾难降临了这片土地：天空中出现彗星，大地因为地震剧烈摇晃，战争爆发。当时在位的国王离开库斯科并带领他的追随者到了坦普-托克（Tampu-Tocco）山僻静的避难处；只有一小部分牧师留在库斯科保护圣坛。也就是在这个多灾多难的时期，书写艺术遗失了。

几个世纪过去了。国王们周期性地从坦普-托克到库斯科去请求神谕。一天，一名贵族出生的妇女称她的儿子罗卡（Rocca）被太阳神带走了。几天后，这个孩子身着金色衣服重新出现。他宣布宽恕的时代已经到来，但是人们必须坚持某些戒律：王位继承应从国王的儿子转到其同父异母或同母异父的姐妹手中，

即使她们不是长女；并且记录也不再恢复。人民对此表示同意并回到库斯科，罗卡当上新的国王，其名号为印加王。印加历史学家为第一个印加王命名为曼科-卡帕克，并且将他与库斯科的神奇创始者相比较。蒙特西诺斯正确地将西班牙当代的印加王朝（其统治时期开始于公元11世纪）和它的祖先区分和划开界限。他得出印加王朝共有14位国王，其中包括西班牙人到达当地时已经去世的瓦依纳•卡帕克和其两个交战的儿子，这个结论在所有的学者那里得到证实。

他总结出在印加王朝与首都恢复关系以前，库斯科已经被遗弃了。他写道，在库斯科被遗弃期间，28位国王统治过一片名为坦普-托克的山区避难所。在那之前，曾经有一个以库斯科为首都的古老王国。在期间有62位国王曾在位统治，其中包括46个代表上帝的世俗统治者僧侣王（priest-king）和16位身为太阳神之子的半神化统治者。并且在这所有的王国之前，众神曾自己统治着这片土地。

人们认为蒙特西诺斯在拉巴斯（La Paz，玻利维亚西部城市）找到了传教士布拉斯•瓦勒拉手稿的复印本，并且受耶稣会牧师允许在那里复制。他也大量取材米格尔•卡韦略•德•巴尔博亚神父（Father Miguel Cabello de Balboa）的写作，它讲述第一位国王曼科-卡帕克不是直接从的的喀喀湖而是从隐秘的坦普-托克（意为"天窗的休息处"）来到库斯科。也就是在坦普-托克，曼科-卡帕克"侮辱了她的妹妹玛玛奥克洛"并使她生下一子。

依靠其他资料证实这个论断后，蒙特西诺斯确认了这个信息的正确性。之后他开始记录秘鲁王权和4个艾亚兄弟和他们4个姐妹的旅程，他们要依靠黄金物品的帮助找到库斯科。但是他借此记录了一种说法，即第一个被选为领导者的兄弟和带领人们到安第斯山的祖先有同样的名字：秘鲁•曼科（Pirua Manco，"秘鲁"之字由此而来）。

到达选定地点后，秘鲁•曼科宣布要在那里建造一座城市。随行的还有他的妻子和姐妹（或者是嫁给他为妻的妹妹），其中一位妻子生了一个儿子，名叫曼科-卡帕克。这个儿子在库斯科为伟大的神维拉科查建造神殿。古代王朝的建立和王朝编年史因而从那时开始出现。曼科-卡帕克被称赞为太阳之子，也是16位统治者中最早受敬仰的。在他统治时期，很多神明受到敬拜，其中有大地之母和名字意为火的神。他也被描述为宣讲神谕的圣石。

蒙特西诺斯写道，当时最主要的科学就是占星术，写在石头和处理过的芭蕉叶上的文字也被人熟知。后来，名叫英蒂•卡帕克•尤潘基（Inti Capac Yupanqui）的第五世卡帕克，"更新时间计算方法"并开始记录时间推移及其祖先的统治时期。他引入了千年为一大时代，50年为一世纪的计年方法，相当于《圣经》计年法。他设置了这样的日历和年表，并完成了一座神庙的建造，在里面敬拜伟大的神：伊拉•提西•维拉•科查（Illa Tici Vira Cocha）。这一长串名字的意思是"焕然的初学者，水域的创造者"。

在第十二世卡帕克统治时期，从库斯科传来消息称"一些驻扎在整个海岸线的身材高大的人"已经登陆，并用他们的金属工具掠夺土地。一段时间以后，他们进入山区。所幸的是他们的暴行激怒了伟大的神明，并最终被一场天降的大火

消灭。

危险消除后，人们忽略戒律和礼拜仪式。造物者注意到“良好的准则和习惯”都被人们遗弃。因此他将太阳隐藏起来以示惩罚，“整片土地将会在20小时里没有光”。人们感到极度恐慌并在神殿祭祀祈祷，直到（20小时后）太阳重新出现。随后国王立即恢复行为准则和礼拜仪式。

库斯科的国王、第四十世卡帕克设立了专门研究天文学和占星术的学会，并确立了春、秋二分点。蒙特西诺斯推算出，他统治的第五年是大灾难后的2500年，也是由库斯科开始的王权统治的2000年。为了表示庆祝，国王被授予了一个新的称号：印加王帕查库提（Pachacuti，意为“改革者”）。

他的继承者继续推进天文学的研究，其中一位国王规定，每4年中有一闰年，每400年增加一年。在第五十八位国王统治时期，“当第四个轮回完成时”，其总数刚好是大灾难后的2900年。蒙特西诺斯推算出那正好是耶稣基督（Jesus Christ）出生的年份。

由太阳神之子开创、君王兼祭司持续统治的库斯科王国，在第六十二世国王统治时期走到尽头。当时出现很多奇迹和征兆。大地因为持续不断的地震剧烈摇晃，天空布满彗星，以及其他一些对即将发生的毁灭的预兆。各部落和民族开始四处逃窜，与邻近人民发生冲突。侵略者穿过海岸，甚至翻过安第斯山来到这片土地。随后大战接连不断，在其中一场战役中，国王被弓箭射中倒地，整个军队陷入恐慌，最终只有500名战士得以生还。

“就这样，秘鲁君主制政府被摧毁了”，蒙特西诺斯写道，“同时，当时的文学知识也被遗失了。”除了留下一些祭师看护圣殿，少数幸存者离开了库斯科，他们带着已逝国王的小儿子来到一个叫坦普-托克的山区隐蔽处。在那里，一对半神化的夫妇从山洞中出来建立了安第斯王国（Andean kingdom）。在国王遗孤到了合适年龄后，他被奉为坦普-托克王朝的第一位国王。这个王朝曾拥有从公元2世纪到11世纪近1000年的历史。

在流亡的几百年里，知识渐渐衰败，文字也被遗忘。在第七十八任君主统治时期，是3500年的转折点，有人开始想要恢复文字的使用。就是在那时，国王收到了祭师关于发明文字的警告。他们称，文字正是瘟疫与犯罪的罪魁祸首，导致库斯科的王位走向了终点。神的旨意是“任何人都不应当使用或恢复文字，因为那会带来又一次巨大的灾难”。因此，国王颁布法令：“任何人不得买卖用于书写的羊皮纸和树叶，也不得使用任意一种文字，否则处死”。取而代之的是，国王引入了绳子用来记录年代与事件。这种记事绳（Record keeper）是用羊驼和骆马的毛织成的，再染成各种颜色，最多的有七色。他们称之为“奇普（Quipu）”，即一个绳结之意。

第九十任君主统治的时候已是4000年了。但是那个时候，坦普-托克的统治已经衰弱。忠于坦普的部落受到邻国的袭击和侵略。部落的首领不再对中央政府毕恭毕敬。风俗腐败，民恨激增。在这种情况下，太阳神的亲生女儿玛玛•茨波卡（Mama Ciboca）出现了。她宣布，她那帅气十足因此被崇拜者称为印加（Inca）的儿子，注定要在古老的都城库斯科接管王位。他曾奇迹般地消失，后来身着金装回来，称太阳神将他带到天上，向他传授秘密的知识，并让他带领人们回到库斯科。前面说过，他的名字叫做罗卡，是印加时期的第一位君主，最后却惨败在西班牙人的手里。

※

为了整理出这些事件的时间顺序，蒙特斯诺斯将承上启下的一定间隔称为“太阳”年代。关于这个阶段有多长（以年来计），他说并不一定。但很明显的是，他想起了过去安第斯山区有关几个“太阳”的传说。

尽管学者们认为（现在较少了）美索不达米亚与南美洲文明之间并无任何联系，但是后者与阿兹特克和玛雅的5个太阳的说法并无太大差别。确实，世界所有的古文明都是对过去年代的回忆，那些年代开始都是由神独自统治，随后由半神、英雄统治，最后才到凡人。苏美尔人的《列王纪》（*King Lists*）记录了大洪水以前432000年里统治者的名字——神灵，随后是半神。然后列举的就是在后来的历史时期所担任过的那些国王的名字，这些国王的资料已经被确认是准确的。公元前3世纪古埃及的祭司和历史学家曼涅托（Manetho）编辑的《埃及列王纪》（*Egyptian king lists*）列出了大洪水以前10 000多年由12个神统治的时期，公元前3100年，在神和半神之后，法老才登上埃及的王位。同样，这些法老的资料通过历史考证，也是准确的。

在秘鲁人收集的文化中，蒙特斯诺斯发现了这一点，证实了其他编年者的记述。记述中说印加时代是他们的第5个太阳时代。第一个时代是维拉科查斯的时代，维拉科查斯是一个蓄须的白种人。第二个时代是那些巨人的时代。但是那些巨人并不慈善，他们与神之间曾发生斗争。接下来是最原始的人统治时代，那些人完全未开化。第4个时代是英雄统治时期，这些英雄是半神。然后第5个时代就是人类的国王统治，其中包括印加。

蒙特斯诺斯将安第斯山地区的年代表划入欧洲范畴，将其与某个元年（他认为是大洪水）关联，而元年最无疑的应当是——基督的诞生。他写道，这两个年代与58任君主统治时期吻合。元年后的2900年是“耶稣基督诞生的第一年”。他还写道，秘鲁的君王统治时期始于元年后500年，即公元前2400年。

因此，学者们对蒙特斯诺斯的历史编年提出疑问，并非不无道理。但结论就是库斯科的王权及城市文明始于印加前将近3500年。据蒙特斯诺斯收集的信息及其参照的书籍，这种文明拥有文字，包括科学、天文学，还有足够长的日历，并需要对其进行修正。而所有这些（甚至更多），在我们看来都是在公元前3800年就已经繁荣的苏美尔文明的“附身（possessed）”，随后，是公元前3100年的埃及文明，以及另一个在印度西北流域产生于约公元前2900年的苏美尔文明分支。

为什么在安第斯山脉没有出现过第四个这样繁荣的文明呢？假如新旧世界间

没有关联的话，那是不可能出现的。但是如果所有知识的授予者——即神——都相同，所有的、同一的文化传遍了世界的话，那么便是有可能的。

※

我们已经对蒙特斯诺斯所编辑的大事记及年代表的真实性进行过检验。蒙特斯诺斯的陈述中最关键的部分就是一个古代帝国的存在。这个帝国有过几十任国王，后来他们被迫离开都城，逃到一个叫坦普-托克的深山避难。这段时期持续了1000年。后来一个贵族出身的年轻人被推选出来，带领人们回到库斯科，并建立了印加王朝。是否真的有一个坦普-托克？是否通过蒙特斯诺斯给出的地标真的能找到这个地方？诸如此类的问题还有很多。1911年，耶鲁大学的希兰•宾汉（Hiram Bingham）在寻找遗失的印加古城时，发现真有此地，现在名为马丘比丘（Machu Picchu）。

宾汉的第一次探险征程并不是为了寻找坦普-托克，但是经过20多年无数次的往返以及全面的挖掘，他得出结论，马丘比丘的确是这座古老帝国的临时首都。他所著的描述这个地方的书《马丘比丘，印加要塞》（*Machu Picchu, a Citadel of the Incas*）以及《遗失的城市——印加》（*The Lost City of the Incas*）都是有关此地最为全面的描述。认为马丘比丘是传说中的坦普-托克最主要的原因是“三个窗子”这条线索。蒙特斯诺斯记录到，“在印加•罗卡的出生之地，他要求所建的建筑必须要有三个窗户，因为这是他王室之宅的标志。”这座在破败不堪的库斯科都城渐渐消失的皇室，名字的意思是“有三个窗户的避风港（Haven of the Three Windows）”。

库斯科因窗户而闻名并不稀奇，因为在这里，不管是最豪华的宅邸还是最简陋的房屋都没有窗户。这个地方因其窗户的特定具体数字3而为人知晓，是因为它的独一无二、历史悠久及神圣无比。据传说，在坦普-托克，这座三窗之宅在部族的兴起和古代秘鲁帝国的开始都起了作用。因此，这座房屋变成了“印加•罗卡王室之宅的标志”。

传奇的地方还包含了艾亚兄弟姐妹的故事。据佩德罗•萨米恩托•德•甘博亚（Pedro Sarmiento de Gamboa）的《印加人的历史》（*History of the Incas*）以及其他编年者所述，艾亚4兄弟和4姐妹由神维拉科查在的的喀喀湖所造。他们来到或是被神放在了坦普-托克，按照提西•维拉•科查的命令从上述窗户中出来，宣布维拉科查造出他们来做这里的统治者。

兄弟姐妹中最大的曼科•卡帕克随身携带着神圣的标志，是一只猎鹰的图案。神还给了他一根金棒，用来指出未来都城的位置——库斯科。刚开始这4对兄弟姐妹还能和平相处，但很快便互相嫉妒。借口有珍宝留在了坦普-托克的洞内，二哥艾亚•查奇（Ayar Cachi）被派回去找寻宝物。但这只是其他3个兄弟的诡计，目的是为了将他囚在洞里。查奇最后在洞中变成了石像。

那么根据这个故事，坦普-托克就能追溯到非常远古的年代。H.B.亚历山大（H. B. Alexander）在《拉丁美洲神话》（*Latin American Mythology*）中写道：“艾亚的神话回应了巨石时代，也回应了与的的喀喀有关的宇宙进化论。”当流亡部落离开库斯科，他们来到了一个早已存在的地方。这个地方的房子有三扇窗户，在更早的大事件中已经起了作用。正是有了这个理解，我们现在才能来到马丘比丘，因为只有在那儿才确实发现了有三扇窗户的建筑。

宾汉写道：“马丘比丘，或者说是大比丘（Great Picchu），是一个盖丘亚族的名字，意思为从海平面上10 000英尺或是从乌鲁班巴河（ Urubamba River）咆哮湍流上4 000英尺的陡峭山峰。乌鲁班巴河在圣米格尔桥（the bridge of San Miguel）附近，库斯科往北艰难行走两日才到。马丘比丘西北有另一座被壮观的悬崖绝壁包围的奇丽山峰，叫做瓦伊纳比丘（Huayna Picchu），或是小比丘（Lesser Picchu）。两山之间的狭窄山脊上是印加古城的废墟，这个名字已经逐渐消逝在过去的年代里。它很可能代表两座古城——第一位印加的诞生地坦普-托克，以及比尔卡班巴•别霍（Vilcabamba Viejo）。”

如今从库斯科到马丘比丘的直线距离是75英里，到达马丘比丘也不像宾汉所说的那样需要两天的艰难行程。火车奔驰在群山上，穿过隧道桥梁，驶过乌鲁班巴河畔的山边，4个小时就能到了。从火车站出来再乘坐半个小时扣人心弦的巴士，即到达马丘比丘城（见图72）。那儿的景色如同宾汉描述的一样壮观。两山之间的房屋、宫殿、寺庙——现在全部都没有房顶——被山间亟待开垦的梯田环绕。瓦伊纳比丘在西北边，像一个哨岗，群峰相连，环绕在其周围。沿着乌鲁班巴河顺流而下，有一个马蹄状的峡谷，一半被城市的高处环绕。汩汩的流水，在碧绿的森林丛中如同劈开了一条银白的道路。



图72

作为一座合适的城市，马丘比丘以库斯科城为模型仿照建成。因此，与库斯科一样，马丘比丘也分成了12个区域以及一系列建筑。皇家宗教建筑群在西边，而居住区域（主要由一些处女及宗法阶层居住）在东边，由一连串宽宽的台阶分隔开来。而耕种山边梯田的普通百姓则住在城外和农村周围（宾汉最初就发现了很多个这样的小村庄）。

库斯科及其他考古地点的建筑风格表明了其占有者的不同身份。居民住房多是用大卵石建造，由砂浆粘接而成。而皇室则是用琢石井然有序地堆建而成，做工精致，外部设计同库斯科其他住房一样。还有一幢建筑建得非常完美，无与伦比，拥有多边形的巨大石块。巨石时代早期和古帝国时代遗留下来的很多遗迹风貌依然未变，而其他很多晚期的建筑，很明显是依照它们而建。

东边的区域占尽了山顶每一平米的可用之地，向南延伸至城墙，向北延伸至尽头，向东到达农田和墓地。西边的区域同样始于城墙，转而向北仅延伸至神圣广场（Sacred Plaza）的边缘——尽管有一条看不见的线标志着神圣的广场不可侵犯。

在这条看不见的标志线外，面向台阶直至东边，就是有宾汉将其称为“神圣广场”的一处遗址，主要是因为广场两侧有两座最大的寺庙。其中一座寺庙有三扇窗户。这座与广场相邻的寺庙，宾汉为其取名为“三窗之庙”（the Temple of the Three Windows）。这座主要的寺庙就是由多边形巨石建成的。其凿刻、外形、设计以及不用灰浆将巨石堆砌的方式，明显是沙华孟式的巨石建筑，甚至超越了库斯科任何一座多边巨石所造的建筑。其中一块巨石的角度为32度。



图73

三窗之庙屹立在神圣广场的东边，巨石建筑的东墙至西墙建于水平阶梯之上

（见图73），因此通过三扇窗户能够向东极目远眺（见图74）。窗台形状为梯形，从巨石的墙上凿刻而出。正如在沙华孟和库斯科一样，这种建筑的凿刻、塑形以及让坚硬的花岗岩石摆出角度，就好像是在松软的油灰上完成的。在这里，白色的巨石同样需要越过千山万水从遥远的地方运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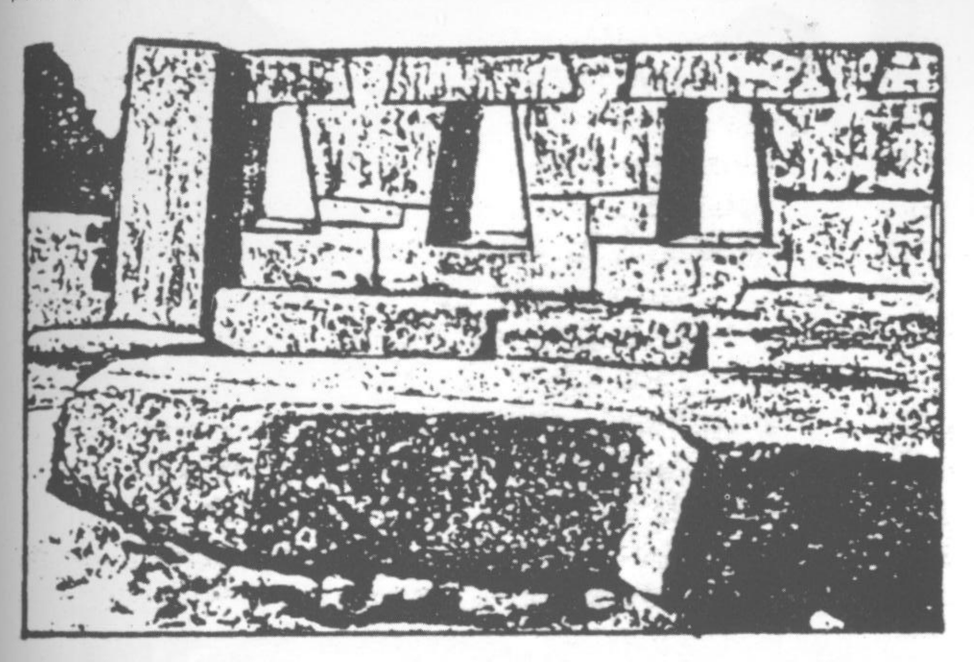


图74

三窗之庙仅仅只有三面墙，西边是完全开放的，面对着一根大概7英尺高的石柱（参见图74）。宾汉推测这些石柱可能曾用来支撑房顶，并且（他承认）“从未用于其他任何建筑”。而我们认为，这些巨石柱连同那三扇窗户，都是用于观测天文的。

神圣广场北边对面有一座建筑，宾汉称作主庙（Principal Temple）。同样也有三面墙，高20多英尺。三面墙建于巨石上，或者说是由巨大的岩石建成。比如说西墙就是由两块大岩石组成，用T形的石头连接起来。一块长14英尺、宽5英尺、高3英尺的巨石，靠在北面的墙中间。北墙上有7个仿照窗户（实际不是）建成的壁龛(见图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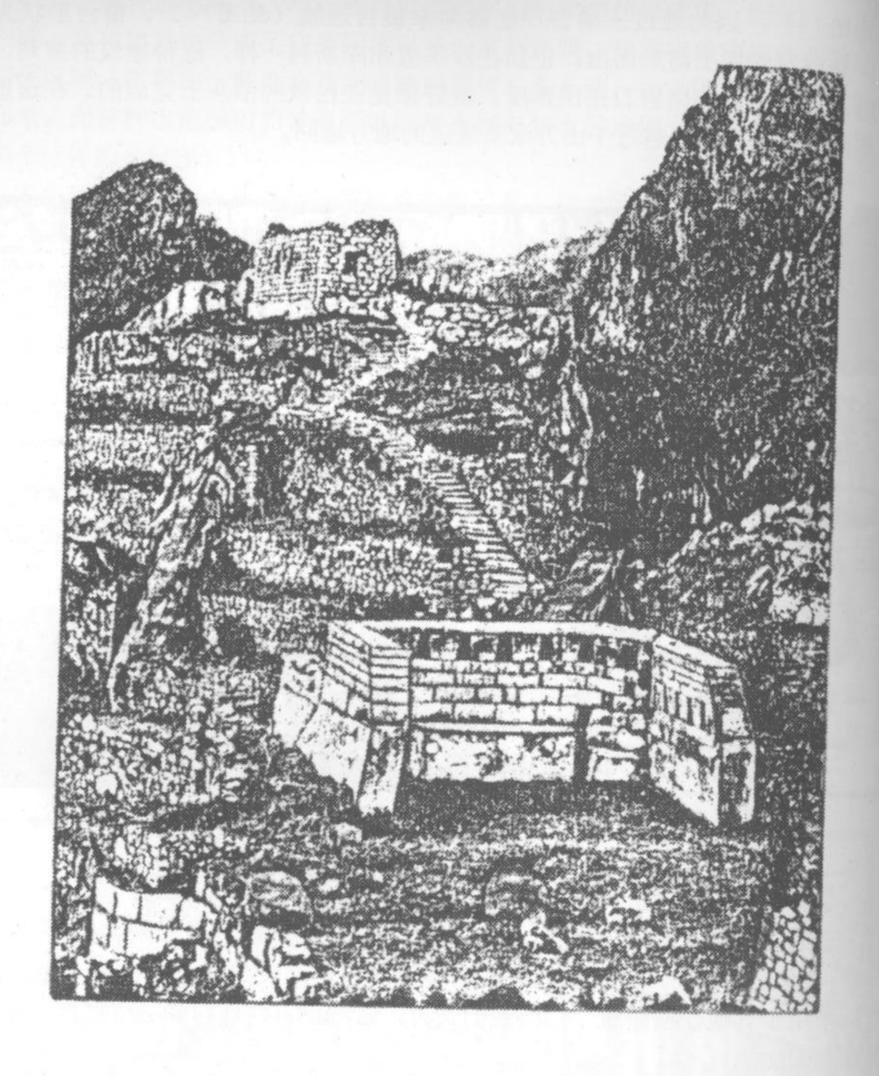


图75

弯曲的阶梯从神圣广场的北边蜿蜒上一座小山，小山的山顶被夷平用作放置一种名为英帝华达纳（Intihuatana）的巨石的平台。平台其实是也一块精心凿平的巨石，用来观察太阳的运动（见图76）。英帝华达纳是一块长约四公尺、重约200吨的正方形巨石，意思是“拴住太阳”（That Which Binds the Sun）。它决定着日至的时间。每年冬至（北半球的夏至）的太阳节（Inti Raymi）是印加宗教里最重要的节日，当太阳离南半球或北半球最远的时候，就要举行仪式来“拴住太阳”，让其回归，不让太阳越走越远最终消失，以免重现传说中天地黑暗的时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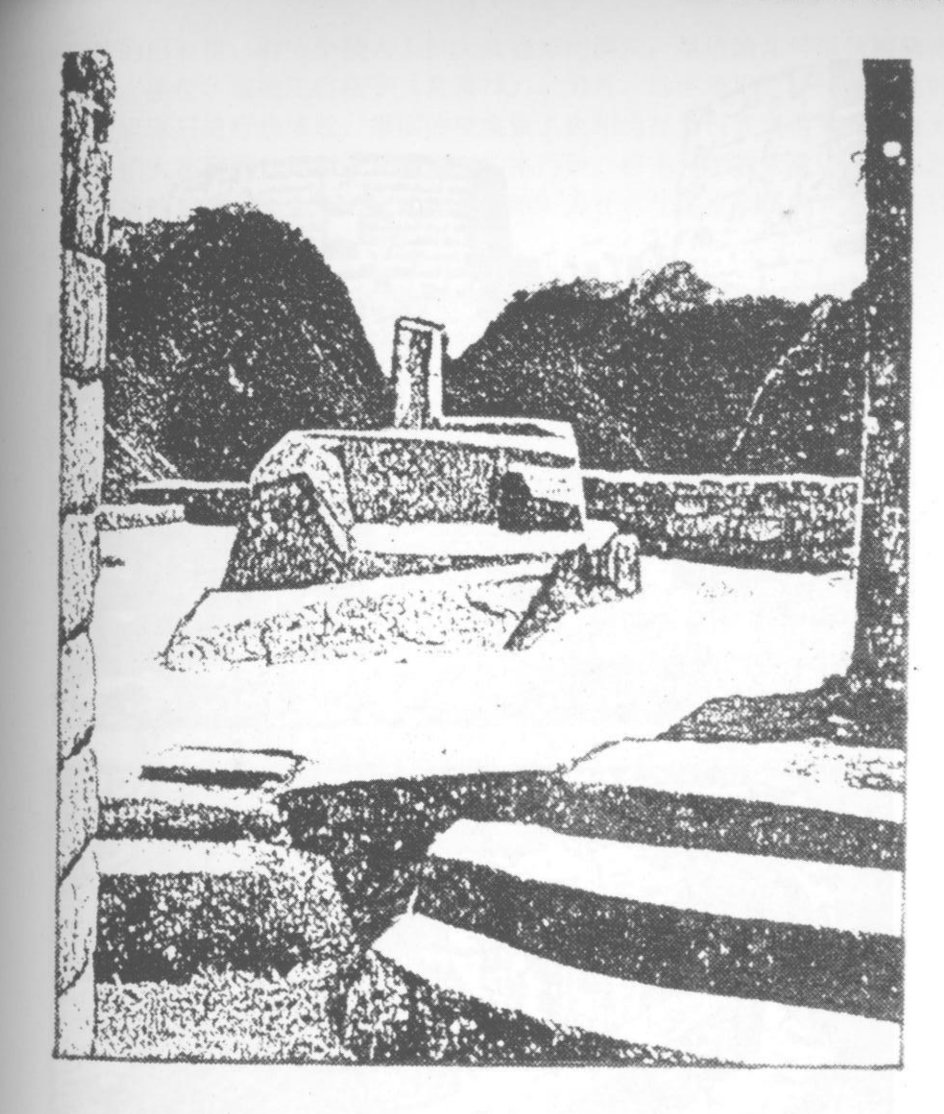


图76

在马丘比丘西边神圣的皇家区域的尽头对面，也就是皇家区域的南边，还有其他壮丽且非同寻常的巨大建筑。这些建筑叫做石塔（Torreon），呈半圆的形状。它们都用琢石建成——无论是凿刻、形状还是设计，都堪称罕见的完美，在库斯科只有环绕着至圣所（Holy of Holies）的半圆围墙才能与之媲美。这座半圆围墙有7级阶梯（见图77），庄严地环绕着中间一块经凿刻塑形并雕有沟槽的石头。宾汉发现这块石头以及附近的砖墙曾被火定期燃烧，并得出结论，这座石头曾被用来膜拜，因此石头和围墙都用来举行祭祀活动以及其他仪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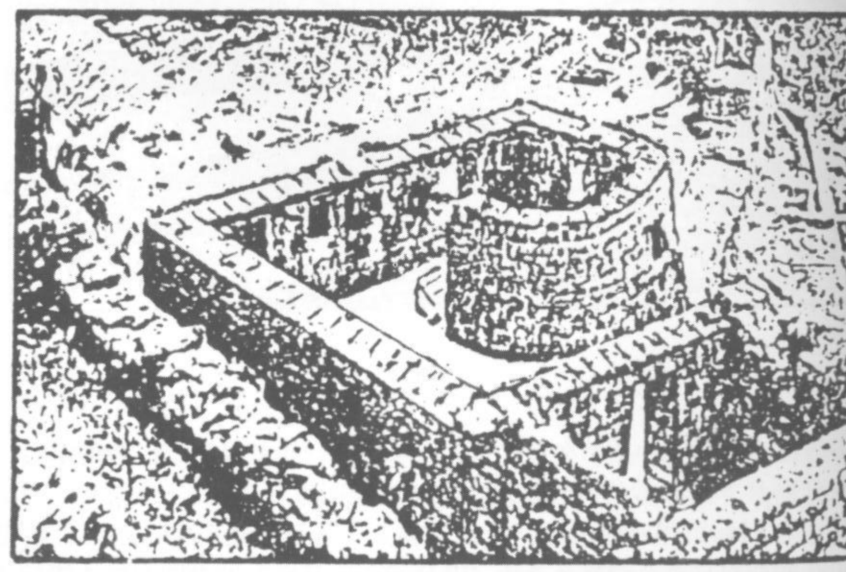


图77

这块有着特殊建筑的石头让人联想到耶路撒冷的圣殿山（Temple Mount）之石，以及曲阿巴（Qua'abah）——一块藏在穆斯林圣地麦加（Mecca）的黑石。马丘比丘这块石头的神圣并不是源于其突出的顶部，而是源于其底部。在

这块天然的巨石里，有一个被人工扩大及造形的洞穴，里边的几何形状精确得好像楼梯、座位、墙壁还有柱子（见图78）。另外，里面还用色泽纹理最纯的白色花岗岩琢石进行修缮过。里面的壁龛做工也相当复杂。宾汉猜测，这块天然巨石被扩大和修缮，是用来放置国王的木乃伊。将木乃伊放到这里是因为这是一个神圣的地方。但为什么这是神圣之地？为什么此地重要得能放置国王的尸体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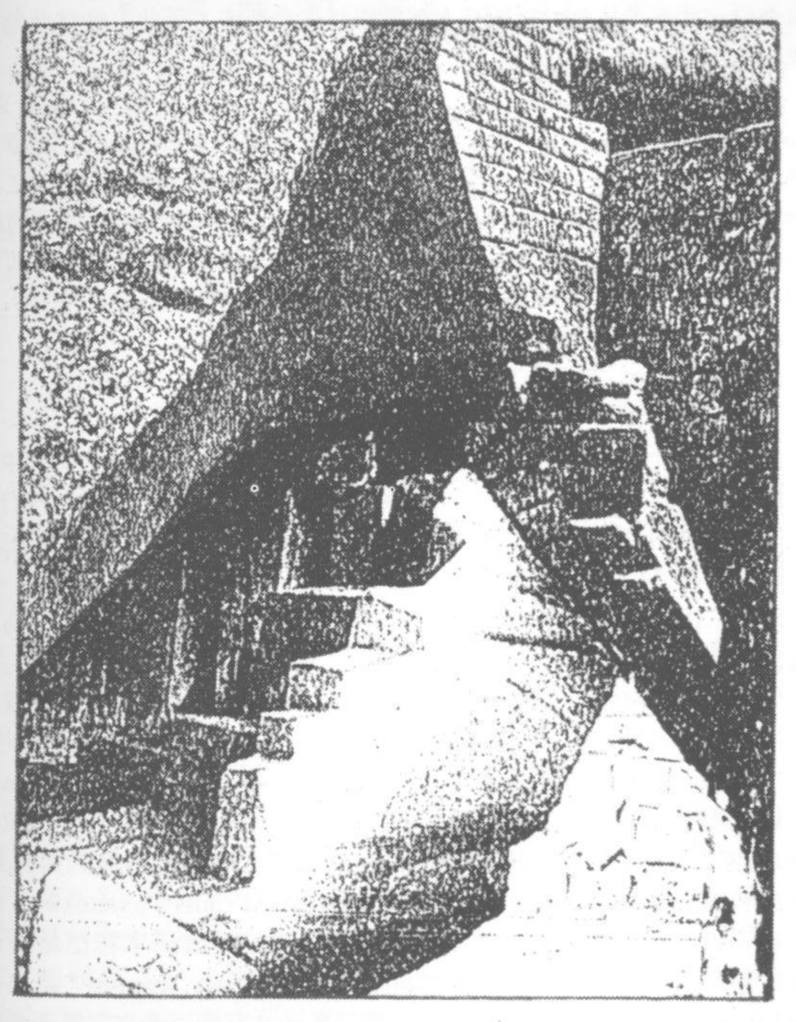


图78

这个问题将我们带回艾亚兄弟的传说。兄弟中有一人曾被囚禁在“有三个窗户的避风港”的一个岩洞里。假若三窗之庙真是传说中所说的那个寺庙，那么这个洞穴应该也是。那么，传说证明了这个地方的存在，而这个地方也向我们证实了坦普-托克的传说。

西班牙编年者之一，自称为西班牙征服者的佩德罗•萨米恩托•德•甘博亚，在他的《印加人的历史》一书中记录了当地第九任印加（约公元1340年）的一个传统："因为对古物的好奇，以及怀着永垂不朽的愿望，第九任印加只身来到坦普-托克山……在那儿他走进一个山洞。曼科-卡帕克及其兄弟在初次长驱直入库斯科时，曾呆在这个山洞……在印加对这个山洞进行了全面的检查之后，他举行了祭祀和典礼来膜拜这个地方。他在卡帕克-托克（Capac-Tocco）的窗户上安了一扇金门，并下令从此以后所有人都要崇拜这个地方。因此，他将此地变成了祈祷神明的神圣之地。做完这些后，印加便回到了库斯科。"

这篇报告的主人公——第九代印加人的国王提库曼科-卡帕克（Titu Manco-Capac）被冠以改革者的称号，因为他在回到坦普-托克后改革了历法。这样，就如传说中的拥有三窗之庙和拴日石一样，圣石和史前石塔之城证明了坦普-托克的存在。关于艾亚兄弟的传说，关于前印加人对古王国的统治，以及有关历史和年代史的重要元素——天文学和历法的知识，被蒙特西诺搜集编纂到一起。

※

如果佩德罗•萨米恩托•德•甘博亚认识到古王国时期文件资料的存在的话，他对蒙特西诺的数据统计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将得到进一步的提升。我们发现他在这点上与我们有相同看法，他说"在印加王朝之前，文字和写作就在秘鲁出现了……它们被写在树叶上、兽皮上、石头上和布上。"

现在，许多南美学者同意年代史学者的早期看法，他们相信那些岛上的土著居民有一种或多种形式的古文字。

有无数的研究报告了在各个岛上发现了刻在石头上的文字，这些文字从不同程度体现了其象形性。比如拉斐尔•拉尔科•霍伊尔（Rafael Larco Hoyle）在其《<圣经>之前的印加-秘鲁》（*La Escritura Peruana Pre-Incana*）一书中通过描述了解了这些文字，他认为，海岸上的居民在帕拉卡斯人（Paracas）时期就出现了与玛雅文字很相近的刻画性文字。对因地震和人为原因损毁的帝华纳科遗址考察的先驱者亚瑟•波斯南斯基（Arthur Posnansky）认为，那些刻在巨石上的线条就是象形的表意字符，而这种表意字符正是语音文字的前驱。而另一个著名发现——正在利马博物馆（Lima Museum）展出的卡兰哥（Calango）巨石似乎表明，这时已出现了象形文字和语音文字甚至是字母文字的结合（见图79）。

19世纪著名的探险家、专业采矿工程师亚历山大•冯•洪堡在他1824年所发表的主要著作中就涉及到了这个问题。他写道，"这个问题到最近才被开始质疑，除了结绳记事外，秘鲁人也有看得见的手稿，在1610年的《消失的古印加帝国》（*L'Origin de los Indios del Nuevo Mundo Valencia*）一书第91页中，这方面得到了证实。"继墨西哥象形字的说法之后，格雷戈里奥•加西亚修士补充说：

"在征服开始之际，秘鲁的印第安人通过绘画《十诫》（*Ten Commandments*）中的人物和侵犯他们的敌人来得到告解。因此我们可以得到结论：秘鲁人掌握了绘画手稿，但是他们的象形文字比墨西哥象形字还要粗糙。因此人们一般运用结绳记事的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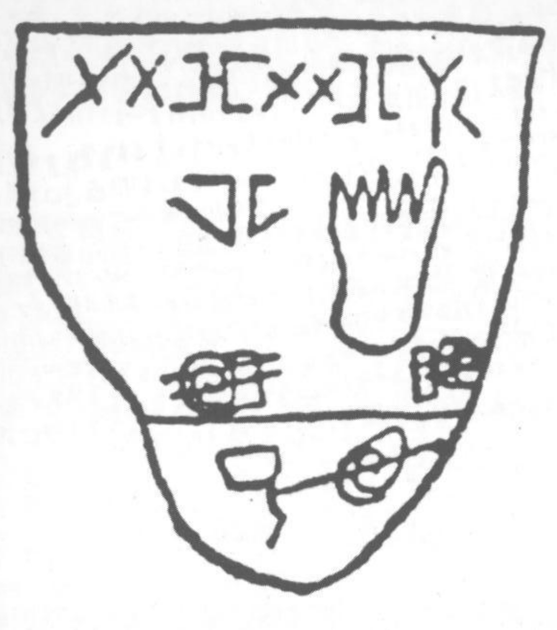


图79

当亚历山大•冯•洪堡在利马的时候，他听说过一个名叫纳西斯•吉尔巴（Narcisse Gilbar）的传教士在利马北部的一条河中，发现了一本折叠的书页，这和墨西哥的阿兹特克人所用的书页类似。但是却没有一个利马人能够读懂它。

M.A.里贝诺和J.J.冯•楚迪在1855年的报告中指出，还有各种其他的发现能够证明除了结绳记事的方法外，秘鲁人还有其他的方法。J.J.冯•楚迪在描写他独自旅行的著作中，写到了当他拍摄到了有着象形文字的羊皮纸文稿时的兴奋心情。而他在玻利维亚首都拉巴斯的博物馆看见了真实的羊皮纸文稿并复制了上面的文字（见图80a）。"这些象形字使我感到非常惊奇"。他写道，"我在这张羊皮纸前站了几个小时，努力想破译这些文字的谜底。"他决定从左边开始，然后到右边再至下一行，然后又再一次从第3行的左边开始，如此反复。他同样总结出这些文字是在崇拜太阳的时代写下的，但是证据却和他所得到的象形字一样寥寥无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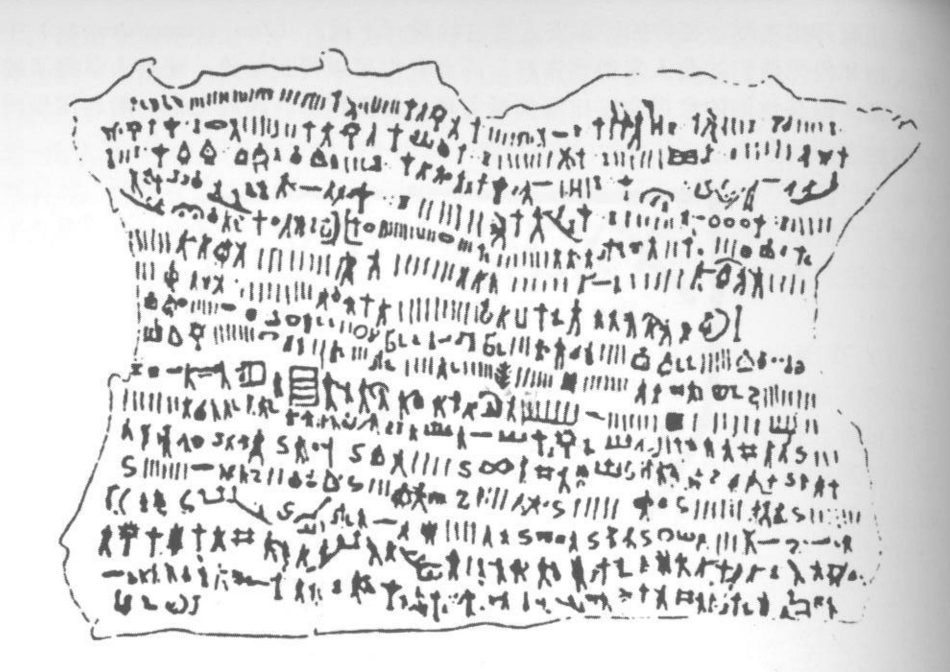


图80a

接着，为了追溯这些铭文的起源之地，他去到的的喀喀湖边一个叫科帕卡巴纳（Copacabana）的村庄，那儿，随军的教会牧师证实，在该地区存在这种文字，但被鉴定为属于“后征服（post-Conquest）”时期。这个解释显然不能令人满意，因为如果印第安人没有有自己的文本，他们会通过西班牙人的拉丁文字来表达自己，即使这种象形文字的写作在征服后生了演化。豪尔赫•科尔内霍•布龙克雷（Jorge Cornejo Bouroncle）在《古代秘鲁崇拜》（*La Idolatria en el antiguo Peru*）一书中写道：“它的起源一定是更加遥远。”

亚瑟•波斯南斯基在《帝华纳科的重要发现》（*Guia general Illustrada de Tiahuanacu*）一书中说，更多的碑文被找到了，在神圣的的的喀喀湖的两个岛屿发现了岩石上的原迹。他指出，这些关于复活节岛（Easter Island）的神秘铭文（见图80b）的结论为现在的学者所普遍认同。但是，众所周知，复活节岛原迹属于印欧语原迹，即印度河（Indus Valley）流域与赫梯之地。有一个共同特点是，他们（包括的的喀喀湖的铭文）都以“牛犁（ox ploughs）式”为统一制度：写作的第一行从左边开始和在右边结束；第二行继续从右边开始，在左边结束，第三行再从左边开始，以此类推。

现在不去考虑模仿赫梯人（见图80c）传说的故事是如何传到的的喀喀湖的。似乎在古代的秘鲁，存在一种或者更多种的文字资料早已经被证实了。从这点来看，蒙特西诺斯提供的信息就是正确的。

图80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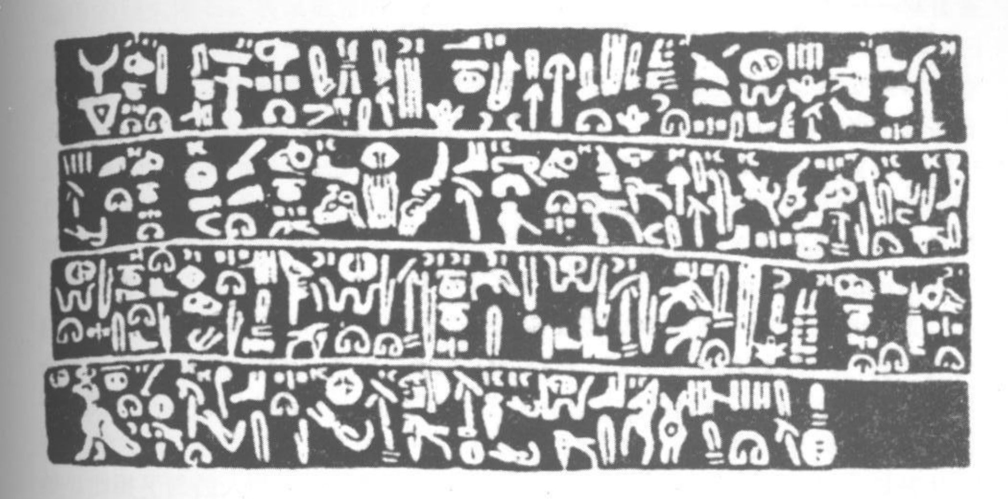


图80c

※

如果这些证据还是让读者觉得很难接受这样一个不可避免的结论——大约在公元前2400年，在安第斯山脉确实存在着一个旧世界的文明——的话，这里还有另外的证据。

在安第斯的各类传说中，一个很有价值的线索被完全忽略了，那便是很久以前的一个可怕的黑夜。没有人怀疑这是不是一如往常的黑夜——但墨西哥神话故事《泰奥提华坎的金字塔》（*Teotihuacan and its pyramids*）中讲道，在那一天，在太阳应该出现的时候，却仍是一片漆黑。

如果确实曾发生过这样的现象：太阳没能升起，天地之间只有无尽的黑夜，那么，整个美洲大陆都会看到。

在这一点上，墨西哥人对这件事的普遍印象（比如“拴住太阳”）和安第斯山脉的传说相呼应，似乎成了证实对方的有力证据。我们由此可以确认，他们可能是同一现象的两个目击者的真实性。

但如果这样还不够有说服力的话，我们将引用《圣经》作为证据，这一次，

约书亚（Joshua）则是目击者。

根据蒙特西诺斯和其他记录者的记录，最不寻常的现象发生在古帝国时代第十五位君主蒂图•尤潘基•帕查库特克二世（Titu Yupanqui Pachacuti II）的统治时期。他在位的第三年，“良好的习惯被遗忘，人们有了各种恶习”的时候，“20个小时里没有了黎明”。换句话说，黑夜没有像往常一样结束，日出推迟了20个小时。在强烈的抗议、忏悔、献祭和祈祷之后，太阳终于升了起来。

这不可能是日食：太阳不是被阴影遮盖了。并且，日食不会持续这么长，秘鲁人也认识日食这种周期的活动。这个故事并没有说太阳消失了，只是说太阳没有升起——“没有了黎明”——在20个小时之内。

不管太阳躲藏在何处，它突然停步了，所以才会这样。

如果安第斯记录是真实的，那么在世界另一端的某个地方，“一天”不得不在本应结束时仍然持续着，而且要持续20个小时左右。

难以置信地，这样一个事件也被记录了下来，而且，是记录在一个没有比《圣经》本身更好的地方。当时，在约书亚的领导下，以色列人穿过了约旦河进入他们的被许诺之地（Promised Land），成功占领了防备森严的杰里科（Jericho）和埃（Ai）两个城市。所有亚摩利人（Amorite）的国王们形成一个联盟，进而发动一股联合力量反对以色列人。一场无比激烈的战争在基遍（Gibeon，，今译吉比恩，巴勒斯坦古都，位于耶路撒冷西北）市附近的亚雅仑谷（valley of Ajalon）爆发。战争从一次以色列人使迦南人四处逃难的夜袭开始。到日出时分，当迦南军队在伯和仑（Beth-Horon）附近重组，伟大的上帝“从天堂向他们投下了巨石……然后他们死了；与死于以色列人的剑下相比，他们中更多的人死于这次冰雹”。

> 约书亚对耶和华说道，
> 在耶和华把亚摩利人，
> 变成以色列的孩子的这天，
> “在以色列人的眼里，
> 太阳一直静悬在基遍，
> 而月亮呆在亚雅仑谷。”
> 这样太阳和月亮一直静悬着，
> 直到人民已经向敌人复仇为止。
> 事实上，这些都被记录在《雅煞尔书》（*Book of Jashar*）里：
> 太阳静悬在半空中，
> 一整天都不急着降落。

学者们已经为《雅煞尔书》第十章的这个传说争论了很多年代。一些学者贬低它为纯虚构的，有的学者则在其中看到了神话的回响；也还有学者试图以日蚀不寻常的延长来解释它。但问题是，不仅人类从未见过如此长的日蚀，这个传说

也没讲到太阳的消失。相反地，它是在太阳持续被看见，高挂在天空时发生。而书中所说的“关于一整天”——那么是说，20个小时？

其独特性在《圣经》中被认为“空前绝后的一天”的这次事件，发生于相对安地斯来说地球的对面，描述了发生在此的一个现象。在迦南，太阳并没有升起20个小时；而在安地斯，太阳也没有升起同样长的时间。

这两个故事难道不是在描述了同样的事情后，通过地球的不同方面来证明它的真实性的吗？

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仍然是个谜。唯一的线索是《圣经》里提到的从天空上坠落的巨大陨石。故事描述的不是太阳（还有月亮）的停止，而是地球自转的破坏，可能的解释就是一个彗星曾靠近过地球，打破了这种过程。因为有些彗星围绕太阳顺时针方向旋转，这跟地球和其他行星的轨道方向是相反的，这种动力学力量可以暂时阻碍地球的自转，让它慢下来。

不管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现象，我们所关心的是时间。普遍接受的古以色列出埃及的日期是公元前13世纪（公元前大约1230年）。主张日期要早两个世纪的学者们只在少数。尽管如此，我们在此系列图书之三——《众神与人类的战争》——中已经总结，公元前1433年以及《圣经》故事里的希伯来始祖，完美地符合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知名的当代事件和年表的记载。我们的结论发表后（1985年），两位杰出的《圣经》学者和考古学家，约翰•J.宾森（John J. Bimson）和大卫•利文斯顿（David Livingston），经过详尽的研究后得出结论，古以色列出埃及发生的日期大约是公元前1460年。除了他们自己的考古发现和对古代近东青铜时代的分析，他们运用的《圣经》资料和计算过程和我们两年前使用的一样（我们还解释了，为什么我们认为选择公元前1433年，才和《圣经》记载的古以色列出埃及的外流时间一致，而不是公元前1460年。）

由于以色列人徘徊在西奈沙漠40年，进入迦南时是在公元前1393年，即在约书亚观察此后不久发生的。

现在的问题是：在同一时间，安第斯山脉出现了对应的现象：夜间延长了吗？

在蒙特西诺的作品中，已经隐约解决了关于每个君主执政时间长短的疑问，然而不幸的是，这个问题却仍然困惑着当代的学者们，我们不得不通过迂回的路线来获得答案。据蒙特西诺称，事件发生在蒂图•尤潘基•帕查库特克二世执政的第三年，为了精确地找到他的时期，我们将从两种最终的时间来考虑。我们被告知，第4个国王的统治终结于由零点开始的头一个1000年，换言之，即公元前1900年；而第32个国王统治到了从零点开始的第2070年，也就是公元前830年。

那第十五个国王是什么时候执政的呢？据有效数据显示，这9个国王，除了第4和第15个，一共统治了500年左右。如果将蒂图•尤潘基•帕查库特克二世置于大约公元前1400年左右，往后从第32个国王（公元前830年）开始计算，这期间一共

是564年。我们得到的数据就是，蒂图•尤潘基•帕查库特克二世于公元前1394年执政。

总之，我们发现安第斯事件发生的时间，正好与《圣经》中在泰奥提华坎发生的事件时间相吻合。

这个结论便非常清晰了：

太阳依旧照耀迦南的那一日，即是美洲没有日出的那一夜。

事情因而得到了证实，作为一个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在安第斯的集体记忆中，上帝在的的喀喀湖赐予人类金色权杖的时候，便开启了的一个古老帝国的时代。

第八章 天堂之路

诸天述说神的荣耀，
穹苍传扬他的手段。
从这一天到那一天发出言语，
从这一夜到那一夜传出知识——
无言无语，
也无声音可听。
他的知识通遍天下，
他的言语传到地极；
神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

那位《圣经》中《赞美诗》（*Psalmist*）的作者如此描绘天国的奇景和日夜交替。地球绕着地轴（即《圣经》中的“地极”）自传，然后又围绕着太阳系中心的太阳（如同帐中君主）公转。“日与夜都是你的，你创造了光体和太阳，四季由你而生。”

自从人类获得文明，数千年来，无论是在苏美尔和巴比伦的金字塔里，埃及的神庙中，巨石阵的石圈内，还是奇琴伊察的椭圆形天文台上，星相师们都在仰望天空，为凡人求取指引。 他们观察，计算，记录星星、行星复杂的天体运动。为做到这些，那些金字塔、庙宇和天文台都精确地对准天空的某些方向，还特别设置了孔隙等结构以使阳光或其他星光在二分点和至日的时候射入一束光线。

人为什么要探寻到那么远？——去看什么，去决断什么？

学者们的惯例是把古人在天文学上的探究，归因于农业社会需要一种历法来指导什么时候播种，什么时候收割。这种解释已经太久被认为理所当然是正确的了。一个年年耕地的农夫就可以比一个天文学家更好地判断季节变化和雨水的降临，一只土拨鼠都可以告诉他一些信息。事实上，我们发现，在世界上无论多么原始、多么偏僻的地方，没有天文学家和精确的历法，人们还是祖祖辈辈在那里

居住养活自己。同样，事实证明，历法在古代是由城市社会而不是农业社会设计出来的。

如果不知道每日之间或季节上的信息，人就不能生存的话，那么，只需要一个简单的太阳钟和日晷就可以提供足够的信息了。然而古人研究天象，把庙宇对准恒星与行星，把历法和节日跟天道而不是他们所处的地方联系起来。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制定历法的目的不是为了农业生产而是要服务宗教，不是利人而是敬神。那些神，根据原始宗教和制定历法的人的说法，来自于天空。

我们有必要反复读读《圣经》诗篇，就知道对天文异象的观测与耕地畜牧什么的根本就没有丝毫关系：那是要去崇拜万物之主。要了解这一点再没有比去探索古苏美尔更好的方法了。因为大约6000年前，天文学、历法和一个将地球和太空联系在一起的宗教在那里起源了。苏美尔人宣称，从尼比鲁星球降临到地球上的阿努纳齐（从天国来到地球的众神）赐予他们知识。他们说，尼比鲁是太阳系第十二个成员，也是黄道带分为12个小时，一年分为12个月的原因。 地球是第七个行星（从太阳系外往内数）；因此同样地，12是一个神圣的表示天的数，7则是一个神圣的表示地的数。

苏美尔人在无数泥板上写道：阿努纳齐在大洪水很久以前就来到了地球。我们预测那大概发生在大洪水前432 000年——相当于尼比鲁星120次绕轨道运行的时间。一个尼比鲁的轨道期虽然对于阿努纳齐只代表1年，但却相当于地球的上3600年。 因此可以确信，苏美尔人观测天象不是为了知道该什么时候播种，而是想目睹和庆祝天神3600年一次的回归。

我们认为，这才是人类研究天象的原因。 所以当时间流逝，当人们发现观测不到尼比鲁星时，就在可以目测的现象中寻找迹象和预兆，天文学由此产生出占星术。而且，如果在安第斯山脉也能发现从苏美尔起源的天文朝向、庙宇定向和天宫划分的话，我们就可以证明，两者之间联系是无可争议的。

据苏美尔人记载，早在公元前第4个千年，尼比鲁的统治者天神阿努和天后安图到访过地球。 苏美尔人为他们在一个后来叫乌鲁克（Uruk）的地方——即《圣经》里的以力（Erech）——建了一个崭新的有塔庙的圣地，还用泥板保存了他们当晚经历的记录。是夜，天体信号发出之际——木星、金星、水星、土星、火星和月亮出现，正式的宴会随着净手仪式开始。于是，宴会的第一部分被呈上，然后有个间歇。一群祭司开始吟颂赞歌《阿努的星球在天空中升起》（*Kakkab Anu Elellu Shamame*）。一个天文祭司站在神庙中的塔顶，留意着阿努之星——尼比鲁的出现。那行星一出现，该祭司就开口唱：“那渐亮的星，天神阿努神圣的星球……”，还有赞美诗：“造物主的形象升起了……”。一堆营火点起，标志这个时刻的到来并把消息传递给相邻城镇。天明之前，整个大地燃烧着营火；天明之后，人们诵读着感恩的祈祷。

从苏美尔王古蒂亚（Gudea，约公元前2200年）的铭文，可以明显看出在苏美尔建造神庙所需要的精确而繁浩的天文知识。首先在他面前出现了“像天堂一般光耀的人”，站在一只“神鸟”旁边。“这个人，”古蒂亚写道：“从他头上

的王冠看来明显是一位神”。结果，他就是宁吉尔苏（Ningirsu）神。他由一位女神相伴。女神“一手拿着画有天上她偏袒的恒星的泥板”，另一只手握着神笔向国王指出那颗吉星。第三个像人一样的神手里拿着一块宝石做的板子，上面画有神庙的设计图。古蒂亚的一尊雕塑展示了他坐在宝座上，膝盖放着那块板子。上面的圣图清晰可见：它提供了神庙的基本设计和一个用来建造7个阶梯的标尺。随着阶梯的上升，上面一层逐渐变短。而且记录文本表明，这并不是一个太阳神庙，而是一个恒星+行星神庙。

苏美尔人不光在神庙建筑上展示了复杂的天文知识，正如我们在《地球编年史》前几部指出的（以及现在告知的），现代球面天文学的所有理念和原理，都已被苏美尔人运用于设计之中。如果列个清单的话，他们的取得成就包括把圆等分为360度，天顶、地平线和其他天文学概念与术语的规定，黄道带及十二宫的划定、命名和图案描绘，还有岁差的发现——每72年，地球绕太阳的转动会延迟一度。

然而神之星球尼比鲁出现或隐蔽在它长达3600个地球年的轨道期内，期间，地球上的人只能按照地球公转计算时间。除了昼夜现象外，季节最易辨别。大量最简易的石圈证明，要确定地日关系中的四个点很容易。冬去春来，太阳高度显著增大、日照增长时的一点；昼夜平分的一点；还有太阳渐远、白昼渐短、气温开始下降时的一点。随着寒冷和黑暗的不断侵袭，太阳似乎会一去不返，但是它徘徊、驻足，又开始回来。整个过程周而复始，新的一年就开始了。 就这样指定地日循环周期中的四个点：冬夏二至点（太阳直射点到达南北半球最远，太阳直射南北回归线），和春秋二分点（昼夜平分）。

太阳的这些明显变动实际上是由地球绕太阳公转而导致产生的。苏美尔人知道并记载下了这个事实。为了把这些变动与地球联系起来，地球上的观测者有必要在空中找到一个参照点。 地球环绕太阳运行，太阳在天球上的巨大圆形路径即黄道，参照点的选择就是将天球十二等分为黄道十二宫，每宫有自己一组可识别的星星。春分点选定后，太阳在这个宫出现的时间便是新年第一个月的第一天。所有对最早记录的研究表明，这是在金牛座时期。

但是这种安排被岁差打破了。因为地轴相对地球的绕日轨道平面有了倾斜（现在是23.5度），地球自身像一只陀螺转动，假想天极在地心天球上画出一个宏伟的圈的话，要25920年才能完成。这就意味着原来选定的那个不动的参照点，每72年会偏移一度，每过2160年就从一个宫完全移到另一个宫去。 苏美尔的历法已经计算了大约2000年后，历法需要改善，白羊宫就被选为新的不动的参照点。我们的天文学家仍然以白羊宫为第一宫画天宫图，尽管他们知道我们在双鱼座时期已经2000年且马上就要进入宝瓶座时期了。

对宏大黄道带的12等分， 不但是对太阳系12成员及12对应的奥林匹亚神的崇敬，也把太阳年与月亮的周期紧密联系起来。但是，由于12个朔望月不完全匹配一个太阳年，苏美尔人设计出复杂的闰月制来不时加上几天，使12个朔望月与太阳年保持一致。

到巴比伦时期，神庙做了三方面调整：新的宫（白羊宫），4个对应太阳观察点（在巴比伦，春分点是其中最重要的），还有月球公转期。所有这些天文学原理都在巴比伦主神庙供奉他们的国神上得到体现。主神庙被发现时保存得相对完好。凭着在12个大门7级台阶上发现的文字，学者们重新描绘出了这座神庙在观察日、月、行星和恒星复杂运动上的作用(见图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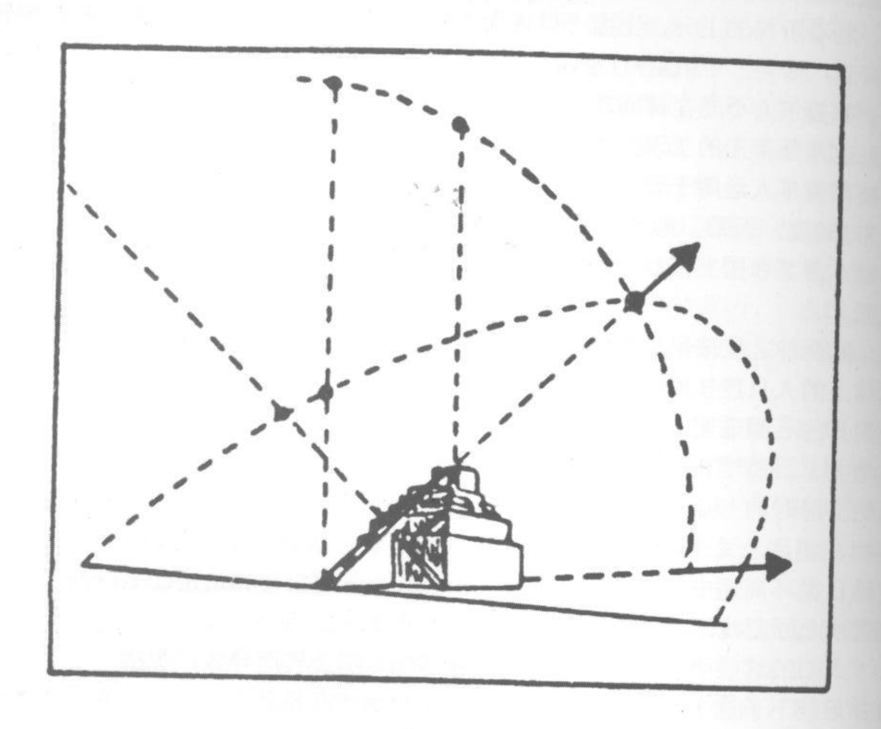


图81

仅仅在最近几年，人们才承认天文学结合了考古学后，在测定遗址年代、解释历史事件和定义宗教信仰天外来源方面的能力。从人们认识到这种结合的能力到它发展为一门名为考古天文学的学科花了将近一个世纪。因为在1894年，诺曼·洛克耶爵士（Sir Norman Lockyer)在其名著《天文学的黎明》（*The Dawn of Astronomy*）中令人信服地指明：一直以来几乎在任何地方——从最远古的圣坛到最宏伟的教堂——神庙都是按照天文要求来安排其朝向的。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这个想法产生于一件“特殊的事”：在巴比伦，神的标志最开始是一颗星星；同样，埃及的象形文字中，3颗星表示复数的“神”。

他还提到，在印度教里，天神之王兼雷雨之神因陀罗（Indra，意为“太阳带来的白昼”）和黎明与霞光女神乌莎斯（Ushas，意为“黎明”），这种与太阳上升有关的神是最受崇敬的寺神。

重点看看埃及。在这里古神庙依然耸立，可以对它们的建筑和朝向做细致的研究。洛克耶注意到，古老的神庙不是太阳神庙就是恒星神庙。前者的轴线及宗

教仪式或历法上的功能都是与二至日点或二分日点有关；后者与这4个太阳观测点都没关系，他们是设计来观测和供奉即将在某天某个点出现的某个特定恒星。洛克耶感到很神奇，神庙越老，其涉及的天文学就越复杂繁琐。因此，在古埃及文明之初，埃及人可以把一颗恒星（当时最亮的星星，天狼星）的方位与一项太阳事件（夏至日）以及尼罗河每年的涨潮联系起来。他计算出这三个事件大约1460年仅重合一次，也算出埃及历法开始的元年大约是公元前3200年。

但是洛克耶对考古天文学的形成（几乎是在一个世纪后！）的主要贡献是，他意识到了古神庙的朝向可能为准确测定它们的年代提供线索。他举出的主要例子是上埃及卡纳克（Karnak）的底比斯神庙群。早期圣城中那些更古老、朝向更复杂（对准二分点）的神庙让位给朝向简单些（对准至日点）的神庙。卡纳克的阿蒙-拉（Amon-Ra）神庙由两个背对的矩形结构组成。两矩形间是一个东西朝向往南倾斜的轴（见图82）。有这种朝向，到至日点时，一束阳光可以从神庙的一端穿过整个通道（约500英尺长）到达另一端两方尖塔之间。数分钟之内，一束闪亮的阳光会照在通道最底端，标志着新一年第一个月的第一天开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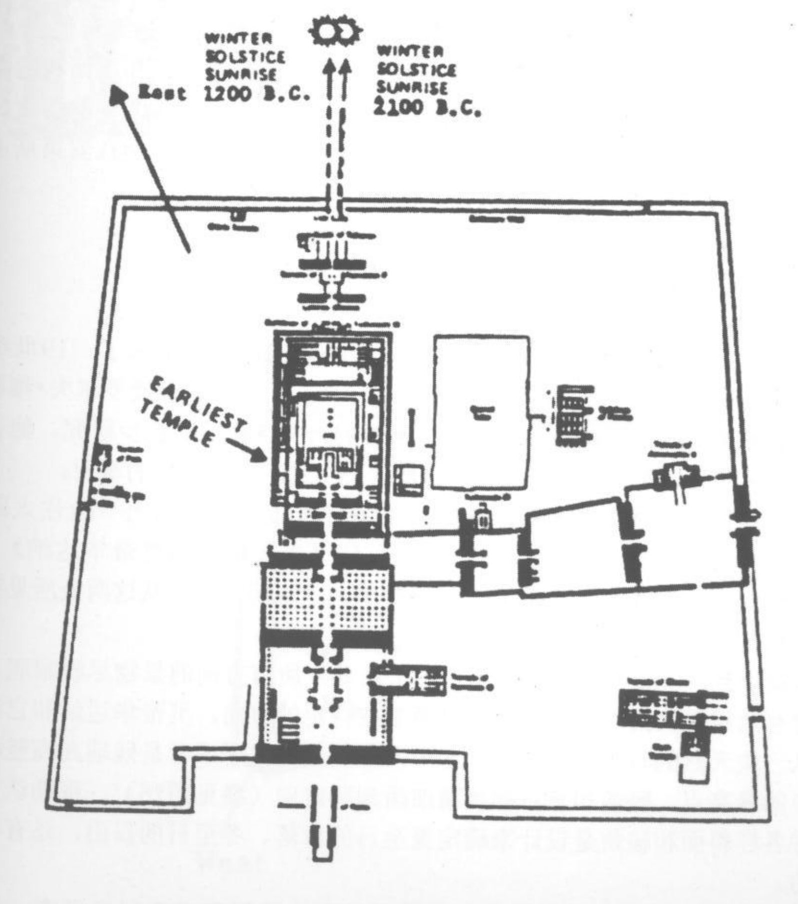


图82

可是那个精确的时刻不是恒久不变的，它一直在转移，导致后来的神庙在建筑时对朝向做修改。当朝向基于二分点时，转移的就是观察太阳时做参照的背景恒星的移动，即由于岁差引起的黄道星宫时期的推进。不过，似乎还有个更深奥的转移影响着至日点的位置：太阳在两天极之间徘徊的角度好像在不断变小！随着时间的过去，地日关系中好像还有一个特殊的事物影响太阳的轨迹变动。天文学家发现，地球的倾斜度即地轴与黄道面的夹角并不一直是目前的大小（大约小于23.5度）。地球的摆动使得这个倾斜度每7000年左右改变1度，大概减少到21度时又开始回复到24度多。罗尔夫•穆勒（Rolf Muller）在《关于石器时代人的天空和其他研究》（*Der Himmel uber dem Menschen der Steinzeit and other studies*）一书中把它运用到安第斯建筑中，计算出如果建筑遗迹是朝着24度倾斜，就表明它们至少是4000年前建造的。

运用这种复杂而独立的年代测定法，和放射性碳年代测定法一样甚至更为重要。因为放射性碳年代测定法只能用于古建筑本身或临近建筑上发现的有机物质，如木质或焦炭。但是这些有机物质不能说明该建筑是在它们存在多久以前建立的。考古天文学却能测定建筑本身的年代，甚至不同部分的建造年代。

穆勒教授的著作我们还将更深入地研究。他断定马丘比丘和库斯科的完美方琢石结构(与那些用多角巨石建造的年代一样久远)有着超过4000年的历史，由此证实了蒙特西诺斯年表。正如我们下面将要看到的，考古天文学在安第斯山遗址的这些运用，推翻了相当多关于美洲古代文明的一些说法。

※

现代天文学家迟迟未发现马丘比丘，但是他们最终还是来了。19世纪30年代，德国波茨坦大学（University of Potsdam）的天文学教授罗尔夫•穆勒，发表了他对库斯科的帝华纳科及马丘比丘遗迹的天文学特征的初步研究。他认定这些遗迹非常古老，尤其是帝华纳科，虽然这些结论差点毁了他的事业。

在马丘比丘，罗尔夫•穆勒着重关注城市西北方向山顶上“拴住太阳”的巨石英帝华达纳，和圣石上面的建筑。在其《古代秘鲁的英帝华达纳》（*Die Intiwatana im Allen Peru*）和其他著作中，他表明，可以从这两处所见的准确特征判断出它们的目的和作用。

他意识到，英帝华达纳位于城市的最高处，所有方向的景物尽收眼底，但是建造者有意用巨大的方琢石墙把视野限制在特定的方向。英帝华达纳和它的基石都是从一块天然的石头凿出来的，这个人工制品的柱子或者是残端高高竖起达到期望中的最高点。残端和基石都被精细凿刻和定向（参见图76）。穆勒认为，其上各种各样斜面和棱角是设计来确定夏至日的日落、冬至日的日出，还有春分和秋分的。

在考察马丘比丘前，穆勒对帝华纳科的天文特征和库斯科已经有一些研究

了。一块旧西班牙木雕（见图83a）给他一点启示。库斯科的太阳神庙之所以那样建造，是为了让阳光在冬至日日出时能直接照进至圣所。通过把诺曼•洛克耶的理论运用在太阳神殿上，穆勒计算并展示出了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以前的这些墙和环形的至圣所一样，起到与埃及神庙相同的作用（见图83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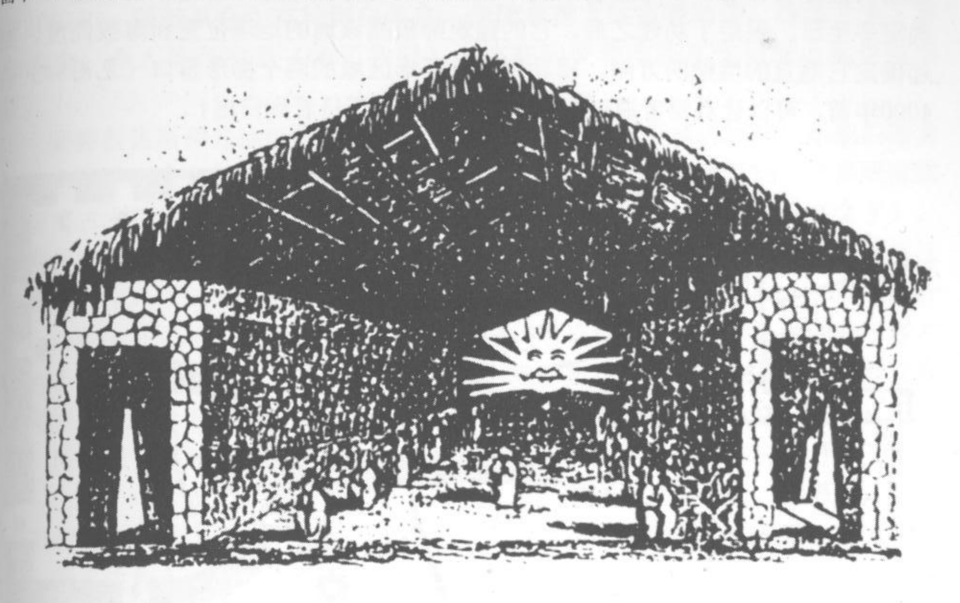


图83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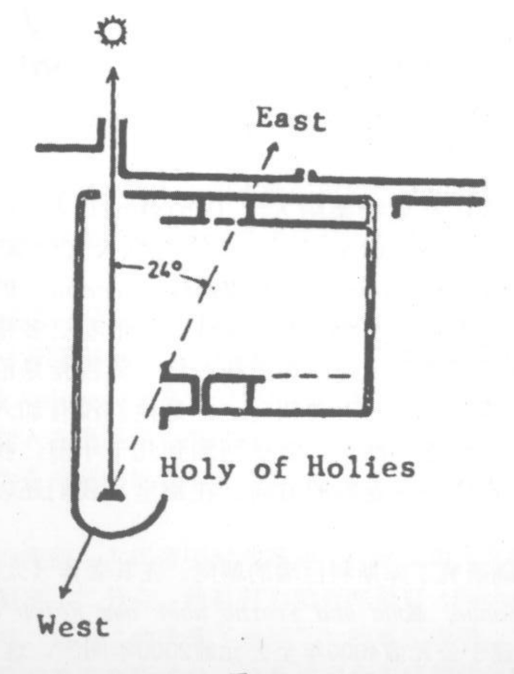


图83b

马丘比丘圣石顶上建筑物的第一个显著特点，是它对称的结构和完美的方琢石建材。它与库斯科的至圣所有显著的相似处（我们已经说过，马丘比丘遗址比库斯科遗址要古老）。对穆勒来说，相似的结构特征即意味着相似的功能——去确定冬至日。限定了功能之后，它的建筑师根据该地的地理位置和海拔高度，建起确定它笔直的墙壁的方向。穆勒判断，环形区域的两个梯形窗口（见图84）在4000年前，可以让观测者通过它们在夏至日和冬至日看到日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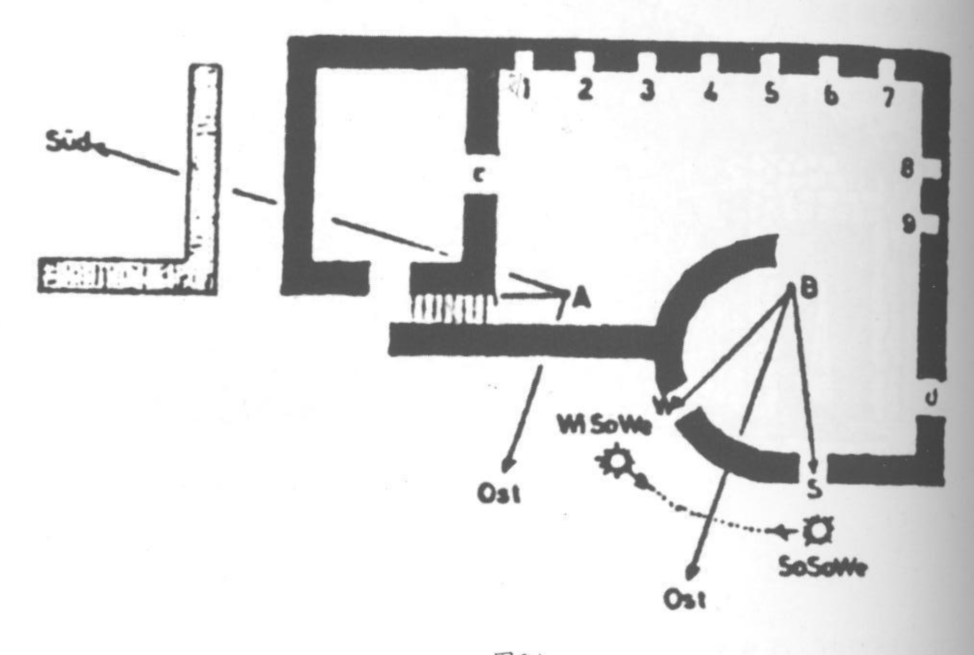


图84

20世纪80年代，从亚利桑纳大学（University of Arizona）史都华天文台（Steward Observatory）来的两位天文学家，《马丘比丘考古天文学》（*Archaeoastronomy at Machu Picchu*）的作者D. S. 迪尔本（D. S. Dearborn）和R. E. 怀特（R. E. White）带着更多精密仪器同样走遍这个地方。他们确认了英帝华达纳和史前石塔（其视角是沿着一突起圣石的沟槽和边看出去）两个窗户的天文朝向。但是他们没有加入到穆勒对该建筑年代的讨论中。他们和穆勒都没有尝试回溯到几千年前，找出透过那最古老巨大的建筑——三窗庙——观察的方向。在那里，我们还以为结果会更加令人震惊。

但是穆勒的确研究了库斯科巨墙的朝向。在其著作《太阳、月亮和星星之上的印加帝国》（*Sonne, Mond und Sterne uber dem Reich der Inka*）中，他的结论是："它们建于公元前4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间"。这个结论中，巨石建筑（至少有库斯科、沙华孟和马丘比丘）的年代比马丘比丘公元前2000年的史前石塔和英帝华达纳早2000年。换句话说，穆勒断定，那些前印加时期的建筑跨越了两个黄道星宫时期。巨石建筑属于金牛座时期，而古代帝王时期的一些建筑及坦普-托克的裂痕属于白羊座时期。

在古代近东，岁差导致的转移要求苏美尔历法作周期性的调整。大约公元前2000年，随着从金牛宫转到白羊宫，伴随着重大的宗教动荡，历法发生了重大改变。令人惊奇的是（除了我们），这些转变和改革在安第斯山脉也很明显。

蒙特西诺斯和其他年代记编者，提到过若干君王重复修改历法。从他们的著作中早就推出古安第斯人有一个历法。但是，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许多研究致力证明古安第斯人不但有历法，还把它记录了下来（尽管他们应该没有文字）。弗利兹·巴克（Fritz Buck）是这一领域的开拓者。在《前印加秘鲁的碑铭历法和其他著作》（*Inscripciones Calendarias del Peru Preincaico and other writings*）一书中，他为这些结论提供了建筑学论据，比如一个计时的锤子和在帕恰卡马克神庙遗址发现的一个花瓶。和玛雅和奥尔梅克的花瓶类似，这些花瓶上用线、点表示出一年的四季。

按克里斯多瓦·莫利纳神父的说法，印加人"从五月中旬左右满月时开始记年"。早、中、晚，他们带着用来祭祀这一天的羊来到太阳神殿。献祭中，祭司吟唱颂歌："哦，造物主，哦，太阳神，哦，雷神，愿你们永生不朽；愿万物和平；愿人生养众多，食物和所有用具充足。"

因为公历在莫利纳时期之后才被介绍到库斯科地区，神父提到的新年这天相当于5月25日左右。从德克萨斯州和伊利诺伊州一些大学来的天文学家，几年前发现了加尔西拉索·德·拉·维加曾经描述的观察塔（Observation towers）。他们发现其瞄准线适于5月25日。年代记编者说，印加人认为他们的一年从冬至日开始（相当于北半球的夏至日），但是这个太阳事件发生在6月21日而不是在5月，差了整整一个月！

对此唯一正确的解释是，这个太阳事件所用的历法和观察体系，是印加人从更早时期继承下来的，持续2160年——黄道星宫的岁差转移导致历法延后了一个月。

正如我们提到过的，马丘比丘的英帝华达纳不仅用来确定至日点，还有二分点（3月和9月，太阳在赤道上方，昼夜平分）。年代记编者和现代研究员如L. E. 瓦卡瑞尔（L. E. Valcarel）在《安第斯历法》（*The Andean Calendar*）一书中所报告的，印加人在竭尽全力准确测定二分点并崇敬这两个时刻。这个习俗肯定早有来源，因为在前面的报告中我们看到，古代帝王时期君王专注于测定二分点的需要。

蒙特斯诺斯告诉我们，古代帝王时期第四十位君王为天文学和占星术的研究建立起一个学院，测定了二分点。他被封为帕查库蒂克（Pachacutec，盖丘亚语对印加统治者的称呼，意为"他改变了地球"）的事实表明，当时的历法与同期的天象出入之大，历法改革在所难免。这是被完全忽略的信息中最有趣的一点。

根据蒙特斯诺斯的说法，这个国王当政的第五年，距历法元年2500年，距古代帝王时期的起点是2000年。

公元前400年历法需要改革时在发生什么事呢？这2000年，与岁差引起的黄道星宫移动的时间接近。在古代近东，当尼比鲁历法于公元前4000多年开始时，春分点在金牛宫或金牛座时期。公元前2000多年它转到白羊宫，在基督时期到了双鱼宫。

公元前约400年，安第斯山的改革证实了古代君王时期及其历法确实是在公元前2500年开始的，也暗示那些君王熟悉黄道十二宫。但是黄道十二宫完全是主观地把黄道带分为12份。东半球的后来者都采用了苏美尔人的一个发明，直到现在还在使用。这在过去可能吗？答案是肯定的。

作为这个领域的先驱者之一，1940年，S.哈加尔（S.Hagar）在美洲文化学者会议上做了一次名为《秘鲁星群及其与宗教仪式的联系》（*The Peruvian Asterisms and their Relation to the Ritual*）的演讲。他说明，印加人不但熟悉黄道十二宫（和他们对应的月份），还给它们取了不同的名字。这些名字与我们都熟悉的起源于苏美尔的星宫名称惊人地相似。学者们感到很惊奇，我们当然不会。即：宝瓶座，一月，献给男女水神卡帕克•科查（Capac Cocha）和玛玛•科查（Mama Cocha）。三月是白羊宫，其满月在古代象征着新年前夕，叫做卡图•奎拉（Katu Quilla）。四月为财帛宫、金牛宫，叫做图帕•塔瑞卡（Tupa Taruca），意思是吃草的雄鹿（南美以前没有牛）。处女座叫莎拉•玛玛（Sara Mama，意为“玉米妈妈”），其形象是一位女性。等等。

的确， 库斯科本身就是印加人熟悉黄道十二宫和该知识古老性的一个强有力的证明。 我们提到过库斯科分为12区和它们与黄道十二宫的关系。第一个在沙华孟上，与白羊宫有关。这意义重大，因为正如我们知道的，如果把时间回拨4000年，白羊宫是与春分点联系在一起的。

有人肯定会很疑惑。这些天文学信息和历法改革所涉及的知识在没有什么记录存贮、也没有用某种方式写下来的情况下，是怎么保存和传递的呢？如我们见到的，玛雅法律包含从早期资料中复制吸收而来的天文学数据。考古学家已经测定，玛雅石柱上刻画的统治者手中拿的长方形棍子，实际上是用来指出黄道十二宫星座轮廓的“天棍”（sky bars，正如在帕伦克，在帕卡尔国王的棺材上，他的形象也是用一系列轮廓构成的）。这些古典时期巧妙的描绘来自对更久远时期的模仿，或许它没有那么强的艺术性，却是与历法有关的记录。这种说法源于在蒂卡尔发现的一块圆石(见图85a)，上面画有太阳神像，四周围绕着星座轮廓。

这种“原始的”历法加黄道十二宫圆石，肯定在改善过的阿兹特克太阳石之前出现过。好几块阿兹特克太阳石已被发现，其中最神圣的一块由金子做成，被蒙特苏马献给了赫尔南多•科尔提斯，他以为他只是把属于羽蛇神的东西还给羽蛇神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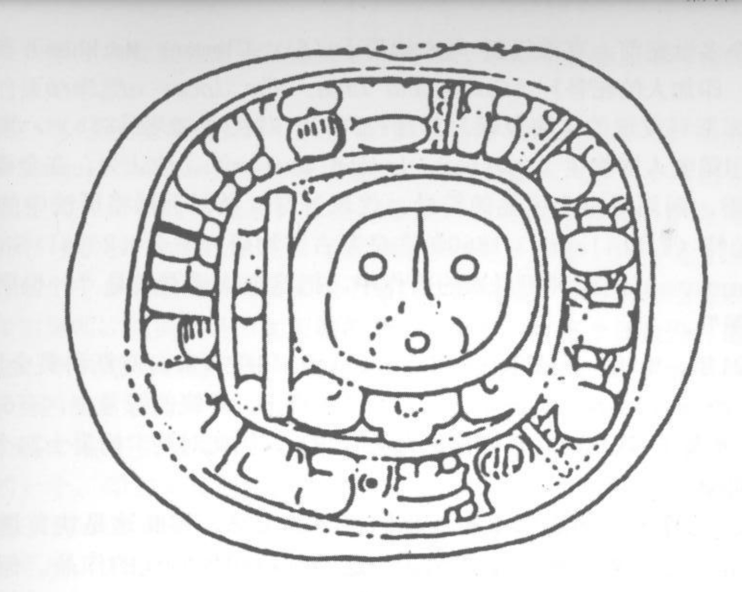


图85a

这些用金子做成的记录在古代秘鲁存在吗？尽管西班牙人对任何与“偶像”有关的待遇都给予惩罚，特别是当偶像是用金子做的（金子熔得快，连太阳神殿的太阳像都被熔了），但至少有一块遗物存留了下来。



图85b

一个多世纪前，克莱门斯•马卡姆爵士（Sir Clemens Markham）在《库斯科和利马：印加人的秘鲁》（*Cuzco and Lima; The Incas of Peru*）一书中报告说，在库斯科发现的这块金碟，其直径约5又1/2英寸（见图85b），现存放在纽约美洲印第安人博物馆（American Indian Museum）。他认为，在金碟中间被描绘是太阳，四周是24个明显的符号，代表月份，类似于玛雅历法中的24个月。W. 波拉特（W.Bollaert）1860年在皇家古文物研究学会（Royal Society of Antiquarians）的演讲和后来的著作中，把这金块碟看做是"一份阴历或黄道十二宫图"。

1921年，M.H. 萨维尔（M.H.Saville）又在《来自库斯科黄金胸甲》（*A Golden Breastplate from Cuzco*）一书中指出，环绕的符号中，有6个出现了2次，2个重复了4次（他将它们标记为从A到H），因此对马卡姆爵士24个月的理论产生了怀疑。

6乘以2等于12的简单事实让我们相信波拉特，推断这是块黄道十二宫图板而不是月份图板。所有学者都认为这是件前印加时代的作品。但是，还没有人说明它与在蒂卡尔发现的历法石有多密切的联系。也许两者根本就没有联系，中美洲和南美洲之间没有交流。硬拉关系只会为这口该入土的棺材再添一颗铁钉。

※

早在1533年，弗朗西斯科•皮萨罗的先头登陆部队中，有一小队士兵率先进入到印加首都库斯科，而皮萨罗的主力部队还在卡哈马尔卡（Cajamarca）。他们在那里囚禁着秘鲁印加帝国皇位继承人、末代皇帝阿塔瓦尔帕（Atahualpa，1502？～1533）。那队被派遣到库斯科的士兵的任务，是到都城拿到西班牙人索要的交换阿塔瓦尔帕的赎金。

在库斯科，阿塔瓦尔帕的将军让他们进去检查了几座重要建筑，包括太阳神庙。我们提到过的，印加人称之为太阳神殿，即金围墙（Golden Enclosure），因为它的墙上铺着金箔，墙里面有精美的金银制品和宝石。那几个进入库斯科的西班牙人拿走了7块金箔和其他宝藏，回到了卡哈马尔卡。

西班牙主力部队在那年年底开进库斯科。我们已经描述过，降临在这座城市的大型建筑、包括至圣所在内的圣坛上的灾难，以及挂在伟大圣坛上的金色太阳标志如何被劫掠并熔化。

但是这些物质上的破坏不能磨灭印加人记忆保留的东西。据他们回忆，太阳神殿由第一任君王建立，开始只是一间茅屋。后来的君王将之加大加高，直到它成为西班牙人看到的大小和形状。在至圣所，他们说，从地板到天花板墙都贴着金箔。"在那祭坛的上面"，加尔西拉索写道，"是太阳的金质形象，厚度是墙上金片的两倍。整个形象表现的是一个圆面，四周是光束和火焰；它们全部在一块板上，完好无缺。"

那就是西班牙人看到并拿走的金货。但是那个形象不是墙上那些在特定日子迎接日出的原始形象。

唐•胡安•德•圣克鲁斯•帕查库蒂-由奎•萨克马华（Don Juan de Santa Cruz Pachacuti-Yumqui Salcamayhua）是印加一个皇族公爵夫人和一个西班牙贵族的儿子（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他被称为圣克鲁斯，有时候又被称为萨克马华的原因）。他的书《联系》（*Relacion*）由克莱门斯•马卡姆爵士译为英文出版。在书中，他对这个中心形象及四周图案做了最具体的描述；并且，他当着西班牙人的面赞颂印加皇朝。他说，是印加王朝的第一个皇帝，"下令让金匠打造了一个象征着存在一个天地的创造者的平底金盘"。萨克马华用一幅画来诠释他的文章：一个罕见的椭圆形状。

当后来某个君主宣称太阳至高无上时，第一个形象就被一个圆盘所代替了。随后的一个，印加人又把它恢复成椭圆。"一个偶像崇拜的极力反对者，他命令他的子民不要尊崇太阳和月亮"。或者更确切地说，不要崇拜椭圆所代表的天体系统。是他促使这些天体形象被放到了那个圆盘的周围。通过把椭圆形状变成为"造物主"，萨克马华阐明它并不是指太阳，因为太阳和月亮在椭圆的侧面。为了解释他的意思，萨克马华画了一个旁边有两个小圆圈的大椭圆。

直到华斯卡（Huascar，末代皇帝阿塔瓦尔帕的哥哥）时代为止，这个中心点就保持其原状，"椭圆"为其至上的形象。华斯卡是当西班牙人到达印加时参与了皇位之争的众兄弟之一。他移去了椭圆的形象，取而代之以"一个圆盘，就像一个艳光四射的太阳"。"印加人华斯卡把太阳的形象放到了原来的创造者的位置"。由此，交替的宗教信条使秘鲁印加帝国变回以太阳而不是维拉科查至上的统一国教。为了表示他是皇位的适当继承者，华斯卡在他的名字中增加了印地安(太阳)的称呼，意味着他才是太阳之子的真正后代，而不是他同父异母的兄弟。

对带有以椭圆为造物主主要形象的山形墙（gabled wall）的解释，代表了"异教徒们关于天地的想法"。 萨克马华画了一幅大图，表现出在华斯卡用太阳的形象代替椭圆形状之前的墙的样子。这幅草图之所以存留下来，是因为在秘鲁本土出生的西班牙神父弗朗西斯科•德•阿维拉（Francisco de Avila）询问过萨克马华和其他人它的含义并把它保存在他的文件中。他也会用当地人教的盖丘亚语和艾马拉语，以及自己的卡斯蒂利亚（Castilian）西班牙语，在草图四周画一些符号来解释这些形象。移去这些符号后（见图86），我们就可以清楚地得到祭坛（底部长长的交叉着的物体）上所描绘的图案：下面是地球的象征（人、动物、河流、山脉、湖等等），上面是天空的形象（太阳、月亮、星星、神秘的椭圆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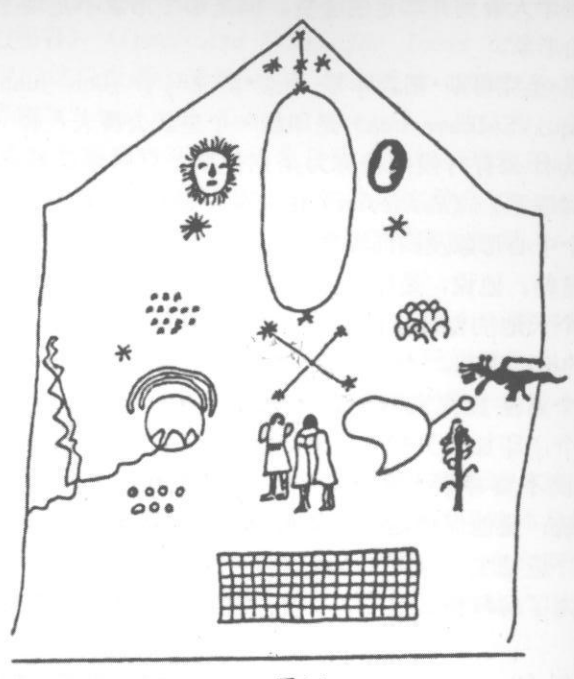


图86

学者们在个体象征的诠释上既有共识又有分歧，但神圣之墙的整体意义却成了一个问题。玛卡姆在上面部分看到了“一个恒星图，它是古代秘鲁宇宙演变象征和天文学的真正关键”，并且确信这一凸出的三角形顶端是“天空”的象形文字。S.K.洛斯罗普(S.K.Lothrop）在其《印加探秘》（*Inca Treasure*）一书中，说大祭坛上的图画“组成了一个包括天与地、太阳与月亮、第一对男女的形成的宇宙起源传说”。正如萨克马华所说的那样，人们完全同意它代表了“异教徒的想法”——“他们的宗教信仰和神话传说的总和，天地传奇和它们的联系”。

这些关于天的形象极清晰描绘出太阳和月亮位于金色椭圆盘的两侧，群集的天体位于椭圆的上下两侧。画面上传统的外观和本土语言英蒂（Inti，日神）和奎拉（Quilla，月神），阐明侧边两个星星标志代表着太阳和月亮。

既然太阳是这样描绘的，那么中心形象大椭圆又代表了什么？传说解释了这个象征符号是怎样在印加时代和太阳交替着被崇拜。它的身份被这个标记解释清楚了：Ilia Ticci Uuiracocha, Pachac Acachi. Quiere decir imagen del Hacedor del cielo y de la tierra.”翻译过来它的意思是“伊拉•提西•维拉科查是万物的创造者，也就是天地创造者的形象。”

但是为什么维拉科查被描述成一个椭圆呢？

作为这一问题的主要研究者之一，莱曼-尼赛尔（Lehmann-Nitsche）写了一篇叫《太阳神殿：库斯科神庙与祭坛中的太阳意象》（*Coricancha—El Templo del Sol en el Cuzco y las Imageries de su Altar Mayor*）的论文，说明这个椭圆形代表“宇宙卵（Cosmic Egg）”。这是一个有关神的起源的概念，在希腊神话、印度宗教，“甚至在《创世纪》”中都有提到。它是“具体细节还没有被白人作家悟透的最古老的神源学”。在印欧的太阳神殿中，它以一个被黄道带星群包围的卵的形式呈现出来。或许有一天印第安的类比推理者会看出，这些细节与对维拉科查、7只眼的梵天（Brahma）和以色列的耶和华的狂热崇拜之间的相似之处。在远古时代和奥菲（Orphic）教派的秘密祭仪中有着神秘之卵的神圣形象。为什么同样的情况不应该发生在库斯科的大圣殿里呢？

莱曼-尼塞尔想到把宇宙之卵作为这异常的椭圆形状的唯一解释，是因为除了它的外形与蛋相似之外，这个难以精确地画出或者形成的椭圆形状，一直没有在地球自然界中发现过。但是他和其他人似乎忽略了这个事实：这个椭圆形在它底部附加上了一个星形象征。看上去，如果这个椭圆形状使用了另外一个天体（除了上面的5个和下面的4个），这对我们来说意味着在自然界中发现的“椭圆”不是在地球上，但是在天上。它是一个环绕太阳的星球的轨道的自然弧形。我们认为，它是我们太阳系中一个星球的运行轨道。

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神圣之墙所描绘的不是遥远的神秘星群，而是我们自己的包括了太阳、月亮，以及10个行星在内的总共12个星球的太阳系。我们看到我们太阳系的行星被分成了两组。在我们看来，这些是在远方的5个外部行星——冥王星、海王星、天王星、土星和木星（从外往内算起）；低一点的或者说更近一点的那组代表了4个里面的行星——火星、地球、金星、水星。这两组被太阳系的12个行星的巨大椭圆轨道分开来。对印加人来说，这代表神圣的维拉科查。

发现这正是苏美尔人对我们的太阳系的看法，我们应该感到惊奇吗？

随着这些描写从天而降，一片缀满繁星的天空便在墙的右边显现出来，而左边则出现了云彩。学者们同意最初的解释——“夏季”（明亮的星空）和“冬云”。考虑到季节，这富有创新性的举动，印加人的描述再一次步入了近东模式。夏天里（导致产生季节的）地球的倾斜被归因于尼比鲁，而在巴比伦则归因于太阳神。当《赞美诗》的作者唱着“你创造了夏天和冬天”歌颂着《圣经》的主时，这一观念得到了印证。

在“夏季”的下面出现了一个星星的符号，而在“冬季”的下面则显示了一只凶猛的动物。人们普遍同意这些形象代表了（南半球的）和这些季节相关的星群，而和冬季相关的那个则代表了狮子座。这在很多方面都是惊人的。首先，因为在南美洲没有狮子；其次，因为在公元前4000年苏美尔人开始使用历法时，当太阳出现在黄道带的狮子座时，夏至到了。

但是在南半球，每年的这个时候本应该是冬季。因此，印加人在描述中借鉴的不仅仅是12个黄道星群的观点，同时也有美索不达米亚的季节顺序！

我们现在来到了这样一幅——就像在近东的创世史《埃努玛-埃里什》（*Enuma Elish*）和《圣经》中的《创世纪》所描绘的一样——传递了第一个男

人和第一个女人，伊甸园，大河，蛇/撒旦，山脉，圣湖——的“印加世界全景图”面前（语出莱曼-尼塞尔）。它犹如印第安版本的《圣经》插图。

这种类比是实际的，不仅仅是象征性的。这个图解性著作的这一部分里的元素可以很好地解释美索不达米亚《圣经》的故事：伊甸园里的亚当和夏娃，包括蛇/撒旦（墙的右边）和生命之树（墙的左边）。苏美尔的伊丁（E.DIN，伊甸园即源于此）发源于北部高山的幼发拉底河流域。这个地理位置在墙的右边清晰地描绘出来。一个代表地球的球体上有一个帕夏玛玛（Pacha Mama）——地球母亲的符号。甚至近东传说中洪水泛滥时出现彩虹这一特色，也在这儿体现出来。

（当所有人都认可标记为帕夏玛玛的那个球体或者圆形代表着地球的时候，没有人停下来想一想印加人怎么知道地球是圆的？不过苏美尔人是意识到了这个事实的，并且因此对地球和其他所有的星球作出了描述。）

地球下面的那7个点群标记让学者们疑惑不解。执意于古人把昴宿星团作为7个计数的星星这一错误的观点，有人提出这个标记代表的是金牛座那部分。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标记应该在行星上面的天体部分，而不是在下面。莱曼-尼塞尔和其他人把这7个记号解释为“至高无上的神的7只眼睛”。但是我们已经表明，那7个点、这个数字7是苏美尔人计算行星时地球的标号。因此“7”这个标记正好是在它应该在的位置，说明这是地球。

圣墙上面最后一个图像，是一个由水道与另一个小些的水域相连的大湖。其上的注释为“玛玛-科查”，即母液（Mother Water）。大家一致认为，这代表安第斯山脉圣湖——的的喀喀湖。通过这样的描绘，印加人已经把《创世纪》的故事从天堂移到了地球，从伊甸园带到了安第斯山。

对于圣坛上方的墙上那些混合的描画，莱曼-尼赛尔这样总结了它的含义和寓意：它把人类从地球引向星空。而它把印加人带到了地球的另一面，则是双倍惊人的。

第九章 失而复得的城市

当人们不期然在印加神庙的至圣所内发现了绘有中美洲原始版本的《创世纪》故事，可以理解，这一出乎意料的发现引发了一大堆疑问。首先，最明显的一点是，印加人是怎么知道这些故事或传说的？除开人类与自然的故事（比如世界上第一对夫妻的创生与大洪水）以外，整个太阳系的知识，尤其是神之行星尼比鲁的轨道之谜，这一类看上去更深奥的知识是从哪里得来的呢？

一种可能是，他们自古以来就掌握这些知识并带到了安第斯山区；另一种可能是，他们是从在安第斯山区遇到的外来者那里听说的。

可惜我们没有在这儿找到像在近东地区发现的那些文字记录，从某种程度上讲，答案的选择取决于我们如何回答另一个问题：谁才是真正的印加人？

萨克马华的《联系》一书所反映的内容就是印加人试图深化国家宣传的一个很好的例子。他们把受人崇敬的曼科-卡帕克说成是第一代印加君王：印加•罗卡，以使已经降服的人相信，第一个印加人就是刚刚从的的喀喀湖出来的“太阳之子”。实际上，印加王朝在那神圣时刻约3500年之后才开始。另外，印加人说的是中-北安第斯人的语言，即盖丘亚族语，而的的喀喀湖高地上的人说的是艾马拉语。学者们以这一点结合其他因素，猜测印加人是从东方来到位于亚马逊平原的库斯科定居的后来者。

但是这本身不排除印加人可能起源于近东或与近东有联系。当大家的注意力集中在大祭坛墙上的图画上时，没有人想过，为什么这些有着自己的神的形象并且也把偶像供奉在圣所和神庙里的人，却没有把偶像放在更多宏大的印加神庙或其他任何印加圣所里。

年代记的编者说，在某些仪式中会有一个偶像，但那是曼科-卡帕克而不是一位神的形象。他们还提到，在一个特定的圣月，一名祭司会到远处的一座山上去，在那儿，他会竖立一大座偶像且向其献祭。但是那座山和它的偶像都属于前印加时代，可能指的就是海边的帕恰卡马克神庙（此前，我们已经报告过相关内容）。

有趣的是，这种风俗与出埃及后的《圣经》戒律一致。《十诫》中包括了禁止制作和崇拜偶像。在赎罪日前夕，祭司必须在旷野中献祭一只“替罪羊（sin-

goat）”。印加人采用结绳记事，用彩色的羊毛线在不同的地方打结来记录大事件。没有人想到过，这在制作和功能上与犹太人的繸子（tzitzit）很相似。繸子是一串蓝线连着的穗子。《圣经》在多处指出，上帝命令犹太人必须把繸子挂在他们的衣服上，作为记念戒律的方式。希伯来人继承了一个苏美尔人的法规，继承人必须是同父异母的姐妹的儿子；而印加皇室的传统也是这样的。

秘鲁考古学家报告，在秘鲁的亚马逊诸省有许多有趣的发现，包括明显的特别是乌鲁班巴河谷（Utcubamba Rivers）和马拉尼翁河谷（Maranon Rivers）的石头城遗址。毫无疑问，在赤道地区确实有“失落的城市”，但是发表的一些探险发现是针对那些知名遗址的。例如，20年前，即1985年，秘鲁考古学家F.考夫曼-道格(F.Kauffmann-Doig)和美国人吉恩•萨伏伊（Gene Savoy）去了大帕塔杰（Gran Patajen）。他们的发现，诸如边界处巴西方向的金字塔上的天空观测线，亚喀克（Akakor）之类的失落的城市和印地安人传说中埋有数不清的宝藏的废墟……成了头条新闻。据称，里约热内卢国家档案馆（Rio de Janeiro National Archives）中有一份18世纪的文件，是关于1591年欧洲人在亚马逊丛林看到的失落的城市的报告。该报告甚至还把在那里发现的一份手稿抄了下来。它成了珀西•福西特（Percy Fawcett）上校某次探险的主要诱因。上校在丛林中神秘地消失了，大众科学文章仍然对此津津乐道。

这些并不是说在亚马逊盆地，在从圭亚那、委内瑞拉到厄瓜多尔、秘鲁横穿南美大陆这条线外，没有遗址被保留下来。19世纪著名的探险家、专业采矿工程师亚历山大•冯•洪堡在横穿美洲大陆的旅行报告中提到过这样一个传统：从海上来的人在委内瑞拉登陆进入内陆，或到库斯科的主河，也是亚马逊河支流，乌鲁班巴河。巴西官方小队曾经到过很多遗址，但没有进行持久的挖掘。在亚马逊河口附近的遗址发现了一雕种花图样装饰的陶瓮，而这种图案是乌尔（Ur）地区——即《圣经》人物亚伯拉罕（Abraham）在苏美尔的出生地——已发现的陶罐的设计图案之一。一个叫帕科瓦尔（Pacoval）的小岛似乎是人造的，作为几个土丘的基础（还没有挖掘过）。L.尼托（L.Netto）在他的《巴西考古发现》（*Investigation sobre a Archaeologia Braziliera*）一书中说，在亚马逊河上游发现了类似装饰的陶瓮和一些“质量上好”的花瓶，我们也相信，再往南走，确实存在一条同样重要的道路，连接安第斯山脉和大西洋。

然而不能确定，印加人自己是从这条道来的。他们祖先的一种说法是，印加人最初是在秘鲁海岸登的陆。他们的盖丘亚语在词义和土语上有很多远东特点，而且他们显然属于人种的4个分支之一：美洲印地安人。我们大胆猜测，他们起源于该隐一族（库斯科的一个向导在听说了我们的《圣经》知识后，问in-ca（印加）有没有可能就是ca-in（该隐）倒过来写的。真是神奇）！

我们认为，目前所掌握的证据表明，近东的神话故事和宗教信仰，在印加古代帝王时代从海上传给了印加人，包括阿努纳奇从尼比鲁来地球的故事，以及十二天神的知识，等等。

传递这些神话故事和宗教信仰的人是海上过来的一些陌生人，但不一定和把

神话、宗教和文明引进中美洲的人是同一批人。

在有了这些事实和我们已经证明的证据之后，让我们再回到伊萨帕（Izapa）去看看。这是太平洋海岸墨西哥和危地马拉交际处附近的一处遗址。在这个地方，奥尔梅克人和玛雅人混杂居住，很晚才被认定为中、南美洲太平洋海岸线上最大的一处遗址。从公元前1500年（碳测定年）到公元1000年长达2500年的时间内，这里一直有人居住。它有着宏伟的仪式金字塔和橡胶球戏的球场。最让考古学家惊奇的是它的石刻纪念碑。该石刻的风格、想象力、神话内容和艺术的完美性，后来被称为“伊萨帕式”。现在公认，这种风格传播到了从墨西哥到危地马拉的太平洋斜坡沿线所有的遗址。它属于前古典奥尔梅克文化的前期和中期。玛雅人接受这些遗址后接受了这种艺术。

杨百翰大学新世界考古学基金会（New World Archaeological Foundation of Brigham Young University）的考古学家们，花了几十年挖掘研究这个遗址。他们确信，这座遗址在它建立的时期是朝着至日点的。V. G.诺曼（V. G. Norman）在《伊萨帕雕像》（*Izapa Sculpture*）中指出，那些各种各样的纪念碑都是有意按对应的行星运动而放置的。宗教、宇宙哲学、神话主题和历史主题交织在一起，在石刻当中体现出来。在众多各式各样的刻画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有翅膀的女神（参见图51b）。特别有趣的是，人们发现了一块表面面积约30平方英尺的大石刻，和一个主石祭坛连在一起。考古学家把它命名为伊萨帕石碑5号（Izapa Stela 5）。其复杂的图案（见图87）讲的是河边生命树上“人类的起源”，被若干学者称为“绝妙的视觉之谜”。坐在左边的一位蓄须老人在讲述这个历史故事，右边一个玛雅人模样的人重述着这个故事(以石碑观察者的角度)。



图87

整个场景满是各种植物、鸟类、鱼和人类。有趣的是，图象中心树两旁的两个人

长着大象的脸和脚，而美洲根本没有大象。左边的那个好像与前先我们见过的戴头盔的奥尔梅克人有联系，而这印证了我们的主张，即奥尔梅克人制作的那个两个巨大石质头像其实表明他们自己曾经是非洲人。

把左面放大（见图88a）后，显示出来的细节中有极其重要的线索。那位蓄须人在一个有脐带刀标志的圣坛上讲故事，这也是圆柱印章和文件中宁悌（帮助恩基创造人类的苏美尔女神）的标志（见图88b）。当地球被分给众神时，她获得的领地是西奈半岛，埃及人珍视的绿松石的来源地。埃及人称她为哈索尔（Hathor），用牛角描绘她的形象，像这幅人的创造场景（见图88c）一样。这些“巧合”，再次证明伊萨帕石碑上刻的就是东半球人的创世故事和伊甸园的传说。

最后，在石盘下方有一条流动的河，旁边描绘的是四面平滑的金字塔，像尼罗河上的吉萨。反复检查过这块石盘后，我们不得不承认，一幅图画胜过千言万语。



图88

※

传说和考古证据表明，奥尔梅克人和蓄须人没有在大洋边停留，他们南进

到了美洲中部和南美岛屿上。他们或许是经陆地推进的，因为他们在内陆遗址上确实留下了存在的痕迹。十有八九他们是采取更容易的方法——坐船向南旅行的。赤道附近和安第斯山脉北部地区的传说，不仅回忆了他们的祖先纳耶姆兰普在很古老的年代，带着他的妻子舍特妮（Ceterni）、一个用绿玉做成的雕像和一群随从（包含40个神职官员）驾着轻木筏从秘鲁北方来到了兰贝耶克（Lambayeque），并在那儿建立了文明的故事。此外，还有另一个传说：两个不同的巨人族把他们的祖先一分为二。一个发生在古代帝王时期，另一个发生在公元11世纪前秘鲁北海岸的莫奇卡（Mochica）文明时期。谢萨德•莱昂（Cieza de Leon）把后者描述为：“一群巨人，大腿到膝盖的长度就相当于一个普通人的高度；他们坐着芦苇编制的战舰一样大的船到达海岸。”他们用金属工具在石头上打井，为了食物，他们抢了这个国家的粮食。因为登陆的巨人里没有女性，他们还侮辱妇女。莫奇卡人把这些奴役他们的巨人画在陶器上，巨人的脸涂成黑色（见图89），而莫奇卡人的脸涂成白色。在莫奇卡遗址中还发现了蓄白须的老人的泥像。



图89

我们猜测，这些不受欢迎的来访者就是奥尔梅克人和他们蓄须的近东同伴，他们当时正逃离公元前400多年中美洲的动乱。随着他们穿越中美洲到达赤道地区最后进入南美，他们一路上留下了令人敬畏的宗教崇拜。一系列对太平洋海岸赤道地区的的考古活动带来了许多发现，其中，乔治•C.海耶（George C. Heye）在厄瓜多尔发现了巨大的石头头像，他们有着人类的特征，但是也有尖尖的牙齿，好像凶猛的美洲豹；另一次探险在靠近哥伦比亚边境的一处叫圣奥古斯汀（San Agustin）的遗址，发现了巨人石像。他们有时手拿工具或武器，面部特征像非洲奥尔梅克人（见图90a、b）。

这些侵略者可能是传说人物的原形，也可能是创世故事——人是怎么被创造

的，大洪水，及要求以黄金供奉的蛇神——的来源。西班牙人记录的仪式之一，就是12个衣着红色的人跳祭祀舞蹈。这个仪式是在与理想黄金国的传说有关的一个湖岸进行的。

赤道地区的土著人崇拜12神明，包括日神、月神和雷雨神。12这个数字意义非常，是一个重要线索。领头的3位神是造物主之神、邪恶之神和母神。月神的地位在日神之上，这意义重大。从一地到另一地，神的名字改变了，但是都与天空有关。在那些发音奇怪的名字中，有两个名字引人注意。在奇布查人（Chibcha，原居住在哥伦比亚波哥大高原的一个有高度文化的印地安人部落，现已不复存在）的方言里，众神之首叫阿比拉（Abira），意为强壮、强大，与中美洲的神名阿比尔（Abir）非常相似。我们注意到，月神叫“斯（Si）”或“闪（Sian）”，与中美洲这个神的名字“辛（Sin）”类似。



图90

苏这些南美众神自然使我们想到了古代近东和地中海东部的众神——希腊神和埃及神，赫梯神、迦南神和腓尼基神，亚述神和巴比伦神——一直到它们的开始：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苏美尔人。其他所有人都是从他们那里获得的诸神体系和神话传说。

苏美尔众神由“奥林匹亚圈”的12位神领头，因为每个至高之神都要对应一个太阳系12天体中的其中一个成员。这些神的名字和他们的行星的确是一致的（除了用不同的词语来描述行星和神的特征）。苏美尔众神之主也是12，即尼比鲁的统治者阿努，他的名字就是“天”的同义词，因为他住在尼比鲁上。他的妻子安图是神明之一。阿努有两个儿子：长子艾（意为“水是他的房子”），但

他不是安图生的；恩利尔（意为“指挥者”），因为他的母亲是安图，阿努同父异母的妹妹，所以他是名义上的继承人。艾在苏美尔人的经文里也叫恩基（意为“大地之主”），因为他第一个从尼比鲁到地球来执行阿努纳奇的任务，在伊丁（E.DIN，意为“正直者的家”）建立起他们在地球上的第一个殖民地，即《圣经》中的伊甸（Eden）。

他的任务是收集黄金，而地球是一个绝佳的来源。把金粉撒在该行星的平流层不是为了装饰或因为虚荣，而是意在保存尼比鲁的大气层。在苏美尔人的经文（见《第十二个天体》）里，当恩基证明最初的提炼方法不令人满意时，恩利尔被派到地球接管指挥。这为两个同父异母兄弟及其后裔之间长期的不和埋下了种子。不和最终引起天神们的战争。他们的妹妹宁悌——从此之后她被改称为宁呼尔萨格（Ninhursag）——拟出一份和平协议结束了战争。人们居住的地球被分给参与战争的各宗族。恩利尔的三个儿子，尼努尔塔（Ninurta，“恩利尔的战士”，火星）、辛（Sin，月球）和阿达德（Adad，“雷霆”，水星），以及辛的龙凤双胞胎孩子沙马氏（Shamash，太阳）、伊师塔（Ishtar，金星）一起，得到了后来《圣经》中闪（Shem）与雅弗（Japhet）的土地，也即闪米特和印欧的土地。其中，辛得到了美索不达米亚低地；尼努尔塔得到了埃兰（Elam ）高地和亚述；阿达德得到了小亚细亚（赫梯人的土地）和黎巴嫩；伊师塔得到了印度河流域并成为那里的女神；沙马氏则被授权负责领导位于西奈半岛的航天中心。

这次划分领地毫无纷争。恩基和他的儿子们得到了非洲黑褐色的土地：至关重要的南部非洲和西部非部的金矿，并创造了尼罗河谷的文明。作为一名伟大的科学家和冶金家，恩基的埃及名字叫卜塔（Ptah，“开发者”，在希腊和罗马神话中被翻译成火神赫菲斯托斯［Hephaestus］），他与儿子们共同享有这片土地。其中长子马杜克（MAR.DUK，“光堆之子”）的埃及名是拉（Ra），另一个儿子宁吉兹济达（NIN.GISH.ZI.DA，“生命树之主”）的埃及名是透特（Thoth，在希腊神话成了信使之神赫耳墨斯［Hermes］）——他是包括天文学、数学在内的神圣知识之神，以及金字塔的建造之神。

正是有了这些神赐予的知识，也是为了这些到访地球的神的需要，在透特的领导下，非洲的奥尔梅克人和蓄须的近东人到达了世界的另一边。那里有黄金宝藏。几千年后，西班牙人乘着同样的洋流从海湾地区海岸到达中美洲，因为地理情况一样，西班牙人甚至也是从中美洲最窄的地方横穿过去，然后沿着太平洋海岸往南到达中美洲及更远的地方。

印加文明、奇穆和莫奇卡文明之前，在秘鲁北部海岸与亚马逊平原之间的山区，有一个学者们称为查文（Chavin）文化的文化很繁荣。它的第一位探索者胡里奥·特洛（Julio C. Tello）在《查文及其他作品》（*Chavin and Other Works*）一书中称它为“安第斯文明的母体”。它把我们带回到至少公元前1500年。和它同时期的墨西哥奥尔梅克文明一样，它突然出现，之前没有明显的逐步发展。随着不断的新发现，查文文化的巨大覆盖范围还在增加。但它明显是

在查文（这个文明由此得名）村庄附近以一个叫查文•德•万塔尔(Chavin de Huantar)的遗址为中心的。它位于安第斯山脉西北部布兰卡（Blanca）山脉地区海拔10000英尺的地方。在那里的一个山谷中，马拉尼翁河的支流形成了一个面积约300000平方英尺的三角形平斜地，适合修建复杂建筑物。建筑物按照先行规划，把地面轮廓特征考虑在内，仔细而精确地分布在这里（见图91a）。这些建筑物和广场恰好形成一个个矩形和正方形，而且还以东－西为主要轴向与基本方位点精确对齐。3座主要建筑矗立在台阶上，被台阶垫高，背对着外面西向的墙。墙长约500英尺，高约40英尺，把这个复杂的建筑群从三面包围起来，留着出口对着东流的河水。

在西南角的那个最大的建筑大约有240英尺乘以260英尺，至少有3层（见一艺术家的鸟瞰复原，见图91b），整齐切割，但没有粉刷的石块水平排放，十分规则。墙的有些石头块头很大，向外的一面十分平滑，像大理石一样，有的还保留着雕刻装饰。从东面台阶有一个巨大梯道，它穿过庄严的大门来到主建筑上。那门旁边有两个圆柱，这个特征在南美很罕见。两个柱子和其他垂直堆放的石块一起，支撑起一块完整的、长约31英尺的水平过梁。再往前走，两排巨大的梯道通向建筑的顶上。这些梯道使用的石块切割整齐，使人想起埃及宏伟的金字塔。两排梯道通向建筑物的平台，在上面考古学家发现了两座塔的遗迹。平台最上面的部分没有继续修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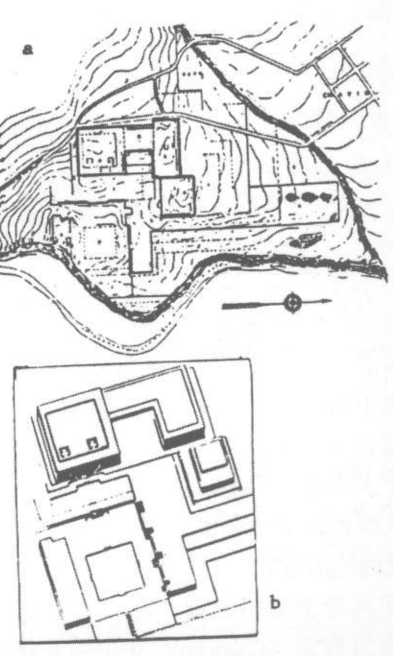


图91

东面的台阶，是这个建筑物所在平台的一部分，连接（或形成了）一个下沉

的广场。广场一面有仪式用梯道，另三面是矩形的广场或平台。就在那下沉广场的西南角外，与通往主建筑的梯道和它的台阶一条线上，立着一块又大又平的卵石，上面有7个磨眼和一个方形楔孔。

而其内部的精细程度更甚于外部。三个建筑物里面有走廊和迷宫一样的通道。链接长廊、房间和楼梯及死胡同交错，因此被人们叫做迷宫。长廊两壁是光滑的石板，处处装饰精美。所有的通道顶上都盖着细致挑选的石板，其创造性的放置保证它们千年不垮。有一些楔孔和突起用途不明。还有些垂直或倾斜的通道，考古学家认为是通风用的。

查文•德•万塔尔是建来干什么的呢？唯一可能正确的解释是，它是像古代“麦加（Mecca）”一样的宗教中心。那里发现的三个神秘而吸引人的建筑巩固了这种说法。胡里奥•特洛在该遗址里发现的复杂的塑像，即特洛方尖碑（Tello Obelisk，见图92a、b），人面，人身，猫爪，尖牙和还有翅膀的结合令人不解。这里有动物，鸟类，树木，光芒四射的神和各种几何图形。这是崇拜用的图腾柱，还是一位古代的“毕加索（Picasso）”试着在一个柱子上表现所有的神话传说？还没有人给出一个合理的答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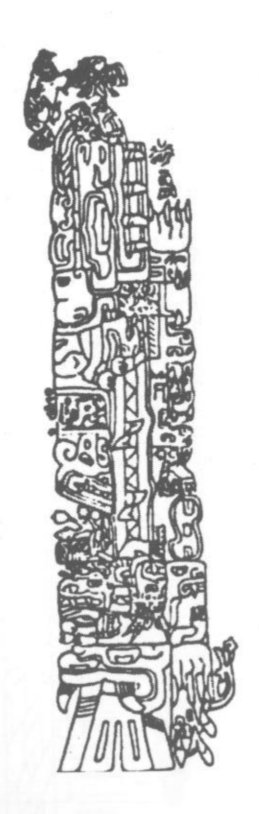




图92

另一个在附近发现的石刻名叫雷蒙迪•莫纳利斯（Raimondi Monolith，见图

93），是按它的发现者命名的。人们认为它原来在那下沉广场的西南边，带沟槽石头的上面，与那巨大的梯道在一条线上。现在它在秘鲁的首都利马展出。

在这个高7英尺的的大柱子上，古代艺术家刻了一个两手拿武器——有人认为是闪电的神。神的身体和四肢基本上但不完全具有人类的特征，脸却完全没有。学者们很迷惑，因为这张脸没有本地生物（像美洲豹）的表现或风格。相反，它应该是古代艺术家对于学者们一般称之为“神兽”的构想，也就是他们听说过这个神兽，但没有亲眼见过。

但在我们看来，这应当是牛的脸。牛在南美洲根本就不存在，但是对古代近东的全部传说和神像有极大的影响。我们认为它就是阿达德狂热崇拜的动物。而直到今天，它在小亚细亚领地中的山仍被称为金牛座山脉（Taurus Mountains，在今天的土耳其南部，通常音译为托罗斯山脉）。

查文·德·万塔尔第三个神秘而不同寻常的石刻叫做埃兰送（El Lanzon），形状像长矛（见图94）。它在中间的建筑内被发现，并一直留在那里。由于它比所处地10英尺高的长廊还要高（12英尺），因此这块巨石通过一个仔细挖凿的方形开口穿到屋顶外面去了。巨石上的图案引起许多猜测。在我们看来，这还是描绘的一张人化的牛脸。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他们崇拜牛神？



图93



图94

大体说来，使学者们印象深刻的，是这些人工制品高度的艺术性，而不是它们复杂罕见的结构。他们因此认为查文文化是中一南秘鲁文化的母体，并相信这个遗址是个宗教中心。不过最近在查文·德·万塔尔的发现表明，它好像也具有非宗教性的、实用性的目的。最近，人们挖掘出一条在天然石头上凿出的地下隧道。它们在整个遗址的下方呈蜂窝状分布，既包括有建筑的地方，也包括没有建筑的空地，链子般把许多地下隔间连了起来（见图95）。

这个地道的出口很令人费解，因为它们似乎连着那两条遗址旁边的支流。由于山岭地势，两条河一条在遗址上面，另一条在遗址下方的山谷。有些学者提出，这些地道是用来防洪的。当冰雪融化，水从山上奔涌而来，地道将水从建筑下方引开，避免了冲到上面部分。但是如果真有洪水的威胁（大雨之后而不是雪融后），这些天才建筑家为什么要在这么脆弱的地方建东西呢？

我们认为，他们是有意这样做的。他们巧妙地利用了两条河的落差，获得建造查文·德·万塔尔时所需的一股强大水流。因为和许多其他遗址一样，水流设施被用来淘金。

在安第斯山脉，我们可能还会遇到更多这种巧妙的设施。在奥尔梅克遗址，我们看到一些更低级形式。在墨西哥，它们是复杂土木工程的一部分。我们也可以在安第斯山脉像查文·德·万塔尔一般大小的巨石杰作中看到它们。和十九世纪探险家伊夫瑞·乔治·斯奎尔在查文地区看到的一样，安第斯地道遗迹的石头切割整齐，形状规则，好似用超现代化机械制作的（见图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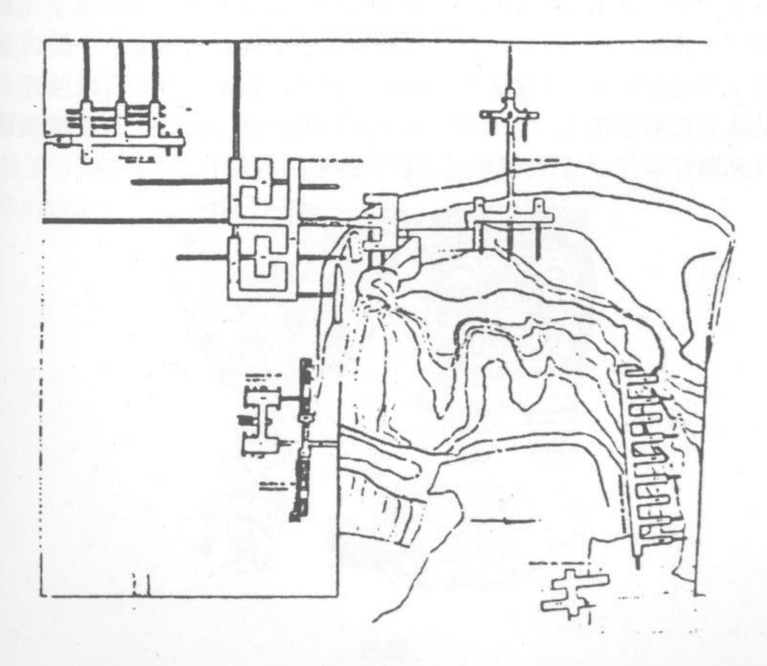


图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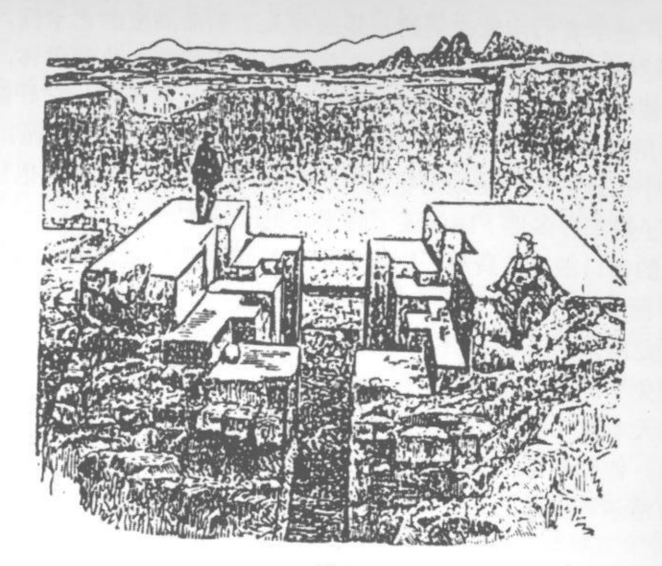


图96

这些石雕作品——不是建筑物上的石雕而是那些艺术品，似乎为当时谁在查文·德·万塔尔这个问题提供了答案。其艺术技巧与风格和墨西哥的奥尔梅克艺术惊人地相似。那些美洲豹形容器，长猫爪的牛，鹰，和一个海龟盆非常迷人。大量的花瓶和其他物品上用缠绕的尖牙划出沟槽。墙上石板的装饰基本图和这些艺术品一样（见图97a）。但是，有的石板装饰的是埃及式图案——蛇、金字塔和拉神之眼（见图97b）。尽管这些不同无关紧要，但是还有些石块残片上刻的是美索不达米亚的装饰图案，像翼碟（Winged Disks，见图97c）或梳圆锥形发髻的神像（见图97d），人们一般通过这种发饰识别美索不达米亚神。



图97

这些梳圆锥发髻的神有着非洲的面部特征，而且被刻在骨头上，可能代表该

遗址最早的雕刻艺术。最开始，非洲黑人、埃及人和努比亚人会在南美这座遗址上吗？不可思议，答案居然是“是的”。这里和附近的遗迹确实有过黑人，他们留下了自己的肖像。所有遗迹上成打的石刻都是描绘的这些人。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手拿某种工具，例如工程师就和一个水利工程的标志联系在一起（见图98）。



图98

在海边通往山区的查文遗址的那些遗址处，考古学家发现了雕过的泥头，而不是石头。它们肯定代表的是苏美尔来访者（见图99）。其中一个和亚述雕塑极其相似，以至于它的发现者H. 厄布洛德（H. Ubbelohde）在其著作《印加皇家大道》(*On the Royal Highway of the Incas*)中给它取了个绰号叫“亚述王”。但是这些来访者不一定到了高地的遗址——至少没有活着到那里。在查文·德·万塔尔发现了带苏美尔人特征的石头刻像，但是它们大多面目狰狞，作为胜利的纪念品被塞到遗址的围墙里。



图99

查文时代表明，东半球第一批奥尔梅克和苏美尔移民在公元前1500多年到达

这里，当时是古代君王时期第十二代君王当政。据蒙特西诺斯记载，“消息传到库斯科，一些体型巨大的人登陆了，在整个海岸定居下来。”这些人拥有金属工具。一段时间后，他们进入内陆到达山区。君王派人打探消息了解巨人前进的情况，以防他们靠国都太近。但结果，这些巨人激怒了天神，被消灭了。这些事件发生在公元前1400多年太阳静止之前，也就是公元前1500多年。查文•德•万塔尔刚好在这时建立。

需要指出的是，这和编年史学家加尔西拉索•德•拉•维加报告的那些巨人劫掠侮辱妇女的事件不是同一件事。后者发生在公元前400年左右的莫希（Moche）时代。确实在那个时间，正如我们看到的，奥尔梅克和苏美尔混合的一队人逃离了中美洲动乱。但是他们的命运在安第斯山脉北部没什么不同。在查文•德•万塔尔除了发现有怪异的石头头像，在整个地区还发现了肢解的黑人躯体，特别是在塞钦山（Cerro Sechin）地区。

因此，非洲人、苏美尔人在安第斯山脉北部存在了约1000年，在中美洲存在了约2000年后，下场悲惨。

※

尽管部分非洲人可能到了更南部地区，但是在帝华纳科的发现证明，奥尔梅克人和苏美尔人从安第斯山脉到中美洲的扩张没有超过查文文化地区。神明消灭巨人的故事可能是一个核心关键，因为很可能在安第斯山脉北部两个神明的领地相遇，统治权和属民都没有明确的界线。

我们之所以说这些，是因为在同一地区还有其他白人存在。他们的石头半身塑像（见图100）身着高贵的服饰，头戴象征权力的头饰或发带，并装饰有学者们所称的“神兽”。这些半身塑像大部分在查文附近一个叫亚加（Aija）的遗址上被发现。他们的面部特征，尤其是直鼻子，表明他们是印欧人。他们只可能是来自小亚细亚地区和埃兰到东南方向印度河河谷更远点的地方。

这些人在史前时期，从遥远的地方跨过太平洋来到安第斯山脉，有可能吗？一个近东英雄的故事可以证实这种联系。这个故事被一再转述。他就是公元前2900多年乌鲁克（《圣经》中叫以力）的国王吉尔伽美什（Gilgamesh）。按照美索不达米亚的传说，他去寻找大洪水故事里被神赐予不朽名号的英雄，《吉尔迦美什史诗》（*The Epic of Gilgamesh*）讲述了他的冒险经历。这部史诗在古代从苏美尔语被翻译为近东其他各种语言。他的英雄事迹之一，是赤手空拳与两只狮子摔跤，最后将它们杀死。古代的艺术家最喜欢画这个故事，一个赫梯纪念碑上刻的就是这个（见图101a）。



图100

令人惊奇的是，相同的雕刻出现在了安第斯山脉北部的亚加（见图101b）和附近的查文•德•万塔尔（见图101c）遗址中的石盘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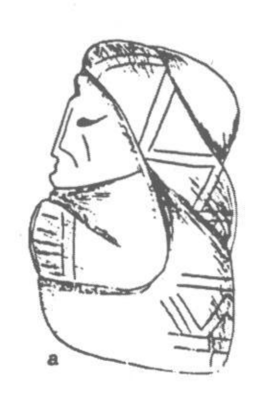
在玛雅地区地处中美洲或在墨西哥与南美洲之间从没有过印欧人的迹象，因此我们必须假定他们是直接穿过太平洋来到南美洲的。如果按传说的指导，他们是在两拨非洲“巨人”和地中海蓄须人之前来到，很可能是纳耶姆兰普传说叙述中所谓的最早的居民。按惯例，位于今天厄瓜多尔（Ecuador）的圣埃伦娜（Santa Elena）半岛是南美洲的登陆点。圣埃伦娜半岛和它旁边的拉普拉塔



图101

岛（La Plata island）刚好伸到太平洋中去。考古挖掘证实，那里确实早前有

人居住过，约开始于公元前2500年的瓦蒂文（Valdivian）时期。著名的厄瓜多尔考古学家埃米利奥•埃斯特拉达（Emilio Estrada）在《最新的史前文明》（*Ultimas Civilizaciones Pre-Historicas*）一书中报告的第一份发现，就是有着相同直鼻子特征（见图102a）的石头塑像（见图120b），以及陶器上赫梯人"神"的象形文字符号（见图102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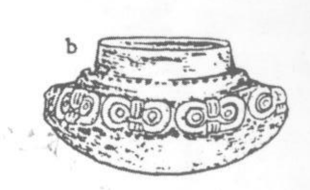




图102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在安第斯山地区如库斯科、沙华孟和马丘比丘看到的那些神奇的建筑，都在两个神的领地分界线的南边。从查文（参见图96）向南一直到乌鲁班巴河谷以上，处处留下了它们的建造者的标记。难道是有神指引这些印欧人？他们到处淘金收集金子，开凿石头。石头仿佛是软的，建成通道、隔间、壁龛和平台，远远看去像通往未知处的阶梯；地道通向山腰；石缝被拓宽成走廊，其墙壁或光滑，或角状。在任何地方，遗址上的居民都可以从下面的河里获得他们需要的水。复杂的水道水渠位置较高，以便让所有的泉水、河水和雨水朝规定的方向流动。

赛慧提-瑞米华斯（Sayhuiti-Rumihuasi）遗址坐落在库斯科的西部到西南部，去阿班凯（Abancay）镇的路上。和其他这类遗址一样，它坐落在一条河和一条小溪交汇处，人们可以看到护岸及大型建筑的残迹。路易斯•A.帕尔多（Luis A. Pardo）在关于该遗址研究的《伟大的赛慧提》（*Los Grandes Monolitos de Sayhuiti*）一书中说，赛慧提-瑞米华斯在本地语中的意思是"平头角锥体"。

这个遗址因它的巨石出名，尤其是叫巨型独石（Great Monolith）的那块。这个名字很贴切，因为从远处看，这块大石头就像是放在山丘上的一个又大又亮的蛋，体积大约为14×10×9英尺。然而它的底部被切成椭圆，上面刻有图案，很可能是用来代表某未知地的模型。可以辨认的有微型的围墙、平台、梯道、通道、地道、河流和运河；其不同的结构中，有的表示带壁龛和梯子的大建筑，有的是秘鲁土生土长的动物形象，以及一些像战士的人，当然，也有人说他们是神。

还有人认为，这个模型是一个宗教作品，用来崇敬里面的那些神明；另一些人认为，它代表了秘鲁的一部分，从南部到的的喀喀湖（他们在石刻上辨认出了一个湖），再到极古的帝华纳科遗址。那么，这是一副石头上的地图，还是一个将被建立的伟大作品的布局模型？

可能的答案藏在模型上那些一到二英寸宽的沟中。它们贯穿整个模型，却都以巨石最高点的"碟子"为源头，弯弯斜斜下来，到达雕刻图案的最低边。有人认为这些沟在祭司将药剂（古柯树汁）倒下时起作用，药剂是献给石头上那些神的贡品。但是如果这是神自己做的，那它们的用途又是什么呢？

除了这些含义丰富的沟，该裸石的另一个重大特征是它的精细的几何造型（见图103）。其表面和边缘被刻成梯子、平台和瀑布一样的小洞。一边上方被切成多个小碟子，与更大的一个容器连在一起。一条深深的通道从大容器连下来，然后又分成两条沟。不管人们在石头上倒什么液体，都会流入背后的一个入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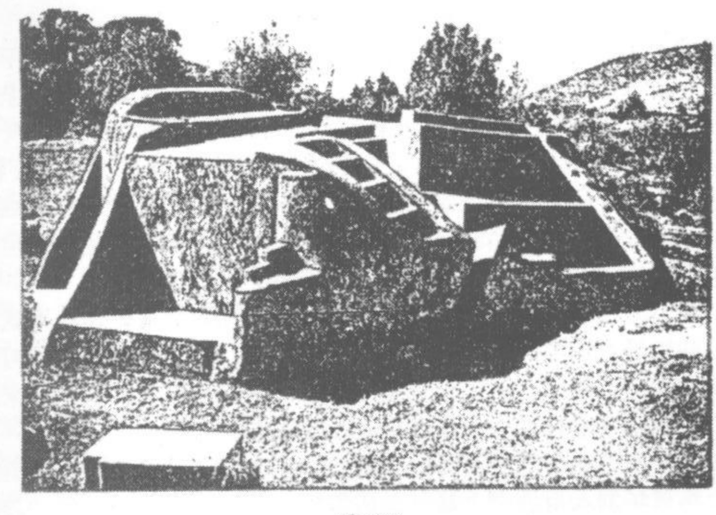


图103

该遗址上的其他遗迹可能是从更大的石板上碎裂下来的，上面复杂精细的几何形沟渠及其镂空雕刻让人疑惑。最好是把它们和某些超现代机械铸件的制模或染色联系在一起。

另一个更有名的遗址叫肯可（Kenko），在沙华孟的东边。"肯可"在本地语中表示"弯曲的通道"。那里主要的旅游景点是在一个平台上的巨石，也许是代表一个后腿直立的狮子或其他大型动物。

巨石的前面是一圈高6英尺的漂亮的方琢石围墙。巨石立在一天然大石前，而围墙像钳子一样伸到石头根下。大石的后面被切、凿，形成几个平面。交错的平台把这些平面连接起来。在大石人工打磨成的斜面上，刻有蜿蜒的通道，而大石里面被凿空形成迷宫一样的隧道和隔间。旁边大石上的一个裂缝通向一个洞穴一样的开口。这个开口被挖成一个精确的几何形状，有人把这种特征的开口说成是王座和祭台。

在库斯科-沙华孟，从圣谷（Sacred Valley）到东南方向的黄金湖（Golden Lake），这类遗址还有很多。一个叫特瑞托（Torontoy）的遗址上，切割精细的巨石块里有一块有32个角。 距库斯科约50英里处，靠近特瑞托，有个人造的瀑布从两墙间的54级石阶上泻下，石阶全是在原生岩石上凿出来的。意味深长的是，这个遗址名叫考瑞华力查（Cori-Huairachina），意思是“冶炼金子的地方”。

库斯科意思是“肚脐”，而沙华孟确实好像是所有这些遗址中最大的中心的部分。其中一个地方是在沙华孟向西10英里左右。那里，陡峭的岩石被切成一系列台阶，形状如月（所以，这块石头的名字叫奎拉瑞姆［Quillarumi］，“月亮石”）。因为那里除了东边的天空外，没有什么可看的风景，波茨坦天文台（Astronomical and Astrophysical Observatory at Potsdam）天文学家罗尔夫•穆勒（Rolf Muller）在《太阳，月亮和施泰纳：关于印加帝国》（*Sonne, Mond und Steiner: uber dem Reich der Inka*）一书中断定它也许是天文台，在那里把天文数据反映给沙华孟岬角。

但是既然沙华孟是印加人建的一个要塞的说法不足信，那它又是干什么用的呢？有了几年前开始的新考古挖掘的成果，那些天然石头上迷宫般复杂的通道和看似随意的凿刻，终于有了合理的解释。尽管平原上为数众多的光滑的石构造中，已发现的只是小小的一部分，但是它们已经展示了遗址的两个主要特征。

一个是那些墙壁、水管、容器、通道之类的都是用原生岩石和精细整形的方琢石造的，以形成纵横交错的水道结构，很多方琢石的形状都是属于巨石器时代的多边形，从而控制雨水或泉水按要求从一级流到另一级。

另一个是大方琢石围绕的巨大的环形区域没有任何遮盖。许多人认为那是用来蓄水的。同样没有遮盖的，还有地下的一个水闸，在某一高度，它可以让水从环形蓄水池中流出。那些到这儿来玩耍的孩子证实，从这个蓄水室出来的水，流向了用这个圆环区域内的本地岩石雕刻出来的曲径环。

甚至早在发现这整个屹立在海角上的综合性建筑之前，就已经知道某些矿石或化学复合物被倾倒入甬道中，这种做法致使其光滑的背面变了色。总有什么东西——难道是混杂有金子的土？——被倒入了这个大的圆蓄水池。在另外一边，水流定向流动。整个看上去就像一个大的淘金设备。水最终流出了蓄水室，再流过曲径环。在石缸里面剩下的就是金子了。那么海角边上那些巨石制成的锯齿形的高墙，要防护、支撑的又是什么呢？对于这个问题仍然没有明确的答案。只能推测，那些用来拖运矿砂和搬走金块的运载工具——我们必须假设是空降的——需要某种大型的平台。在沙华孟西北边大概60英里处是一个有可能起到或者旨在起到类似运输功能的地方——奥兰特姆（Ollantaytambu）考古学的遗址在一个陡峭的山岩顶端，比耸立于乌瑞维坎纳塔（Urubamba-Vilcanota）河和帕特坎查（Patcancha）河交汇处的山间悬崖还高。一个山村位于山脚下，遗址便因这个山村而得名。这个意为“奥兰特（Ollantay）的安息地”的名字来源于印加时期。一个印加英雄准备在那儿抵抗西班牙人。

几百个粗糙的石阶，把一系列的印加构造的平台连起来并导向顶部的主要遗址。

那里，在我们推断为堡垒的那个地方，确实有散石构建的印加墙壁结构的废墟。与印加之前的大石器时代的结构相比，它们看起来既粗糙又难看。这些巨石建筑第一部分是一面防护墙，它是用就像前面提到的、巨石遗址里面找到的那种形状极美的多棱石建成的。穿过一条利用一个石块凿出来的通道，就到达了一个由第二面防护墙支撑着的平台。同样地，这面防护墙也是用多棱石修建的，只不过更大些。其中一边墙延展开来，成了一个有12个梯形开口的围墙——其中2个作为门洞，另外10个作为临时窗户。或许这就是为什么路易斯•帕尔多在《奥兰特姆，巨石之城》（*Ollamtaitampu, Una ciudad megalitica*）一书中把这个建筑称之为“中心神殿”的缘由。在墙的另一边，立着一个形状完美的大门(见图104)，在那个时代（虽然不是现在）是作为通向主建筑的路径的。

奥兰特姆最大的谜团，是立在平屋顶最上端的6个成排的巨形石块。这些巨石高11英尺到14英尺，平均宽度6英尺多，厚度介于3英尺到6英尺多之间，各不相同（见图105）。他们借助于嵌入巨石之间经过打磨的长石块的帮助伫立在一起，没有灰泥或者其他任何连接物。就像在库斯科和沙华孟一样，当石块的厚度达不到最大厚度（6英尺多）时，大的多边形石块就合在一起以形成相等的厚度。然而在前面，大的石块伫立着，成为一面独立的墙，正好往东南方向倾斜着，石面则已经被仔细磨平以形成微微的弧度。至少这些石块中的两块，还保留着历经风吹雨打之后的浮雕装饰的遗迹。从左边数起，第四个石块上面的图案显然是阶梯的符号。所有考古学家都同意，起源于的的喀喀湖的帝华纳科的这个符号，象征着从地球上升到天空，或者正好相反，象征着从天空降到地球。

单石块以及石面上的侧板与隆起的部分，第六块石头顶端的梯形切口都暗示着这一工程没有完成。事实确实如此，各处都散落着形状各异、大小不一的石块。一些石块被凿刻过，塑过形，上面还有完好的犄角、沟槽和棱角。其中一块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线索：上面被刻上了一个很深的“T”字形（见图106）。在大石块上发现了这样的刻痕，所有的学者都不得不同意，这个沟槽是为了能用一个金属夹板，把两块石头连在一起以防地震而设计的。

我们肯定会因此而好奇，学者们怎么会不断地把这些遗迹归到印加人那里。他们除了金子以外并没有其他任何金属，而黄金这种金属又太软了，因此也就根本不适合在地震中用来固定巨石块。说印加的统治者修建了这个巨大的建筑，将它作为一个大澡堂，因为洗澡是他们所珍视的乐趣之一，这种解释也未免太天真了。山麓小丘处就有两条奔腾不息的河流，为什么还要拖拉着巨石——其中一些重达250吨——到山上筑起浴盆呢？而这所有的一切没有铁器就能完成吗？

对于那排6个石块的解释就更为严谨些：它们是一面精心设计的防护墙的一部分，它有可能是用来支撑山顶处的一个大平台的。果真如此的话，这些石块的巨大规模，就让我们想起了在黎巴嫩山脉的巴勒贝克（Baalbek）用于修建那种独特平台的巨大石块。在《通往天堂的阶梯》里面，我们描述并且最终考察了那个巨石构起的平台，而且也得出结论：它是吉尔伽美什的第一个目的地的“着陆点”：阿努纳奇人的航空港。

我们发现，奥兰特姆和巴勒贝克间的很多相似之处包含了巨石的来源。巴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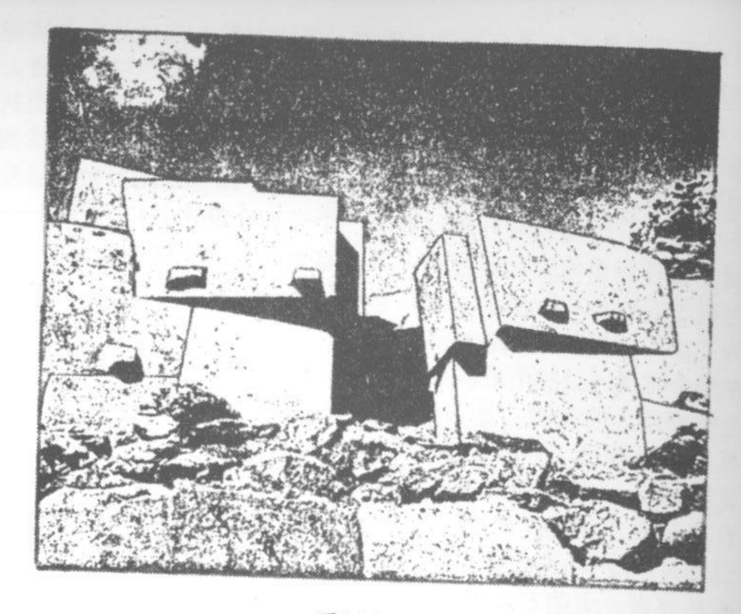


图1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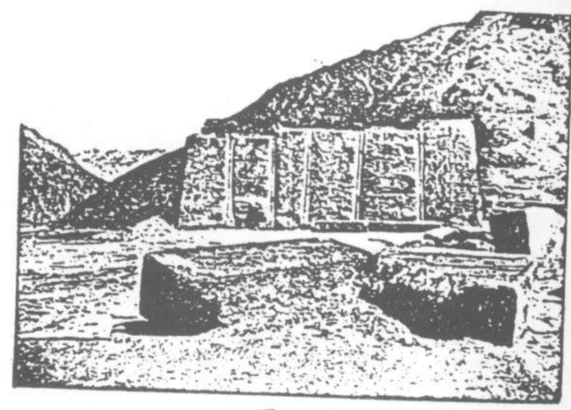


图1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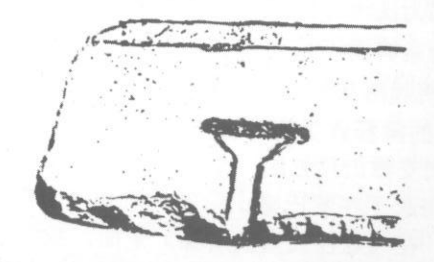


图106

贝克的巨石块是从很远的一个山谷里挖来的，然后竟令人难以置信地被举起来，

运走并放到一个固定的位置，和平台的其他石块镶嵌在一起。在奥兰特姆，同样地，这些巨石是从山谷另一面的山坡上挖出来的。那些沉重的红色花岗岩石块被挖出来，削去不规则的部分使其成一定形状，然后从山坡开始，越过两条溪流，直至被运送到奥兰特姆。之后这些石块再被小心翼翼地抬起来放到准确的位置，最后和其它石块融合在一起。

那么，奥兰特姆究竟是谁的杰作？加尔西拉索•德拉•维加写道：它“来自于印加之前的第一个纪元”。传教士布拉斯•瓦勒拉也说：它“来自与印加之前的一个时期……印加之前的众神时期。”

这是现代学者们该达成一致的时候了。也是时候承认，这些神和近东神话所认为的、建成了巴勒贝克的那些神是一样的。奥兰特姆本来就被设计为一个堡垒吗？就像沙华孟本来应该的那样，或者就像巴勒贝克是一个阿努纳奇人的着陆点那样？在之前的书中，我们已经表明，在决定他们的降落地点时，阿努纳奇人在某个具有突出地理特征的狭长地带（比如亚拉腊山）抛锚停泊了。那时这个狭长地带上的航道正好朝赤道方向倾斜了45度。在后洪积世时期，当发射点是在西奈半岛而飞船降落点是在巴勒贝克时，坐标方格仿效了同样的图谱。

马丘比丘的石塔除了在半圆部分有两扇观测窗以外，还有一扇令人费解的开着的窗户（见图107）。它位于石塔的下面，通过一段倒置的楼梯可以到达。另外在石塔的上面，还有一个楔形的裂缝。我自己的研究证明，通过这个裂缝，一条从圣石到英帝华达纳的直线与方位基点正好成45度角，因此确立了马丘比丘的主方向。

这个45度的方向不仅仅决定了马丘比丘的布局，而且也决定了大部分古代遗址的地点。如果你在地图上这个区域上画一条线，连接的的喀喀湖、太阳岛（Island of the Sun）和维拉科查修建的那些神奇的要塞，这条线将会穿过库斯科直到奥兰塔姆——恰好与赤道成45度的角！

玛丽亚•舒尔滕•德埃布内特（Maria Schulten de D'Ebneth）对此做了一系列的研究和演讲，并总结在了她的书《寻找维拉科查》（*La Ruta de Wirakocha*）中。她表示，马丘比丘所在的这条45度线条，符合倾斜度为45度的正方形一边的网格图形（这样就使角落处而不是边指向方位基点了）。她坦言称，她受到萨卡马华《联系》一书的启发去寻找这个古代网格图形。关于3个窗户的传说，她画了一个草图（见图108a）来解释其描述，并且给每个窗户取了一个名字。当她把这个倾斜的正方形放在库斯科这片区域的地图上，把它的西北角置于马丘比丘处时，她发现所有其他的地方都处于正确的位置之上。

她画了些线条，显示出帝华纳科的这条呈45度角的线条以及那些正方形和有确切大小的圆环，包含了位于帝华纳科、库斯科和厄瓜多尔的基多，也包括了非常重要的奥兰特姆（见图108b）在内的所有重要的古代遗址。

玛丽亚•舒尔滕•德埃布内特（Maria Schulten de D'Ebneth）对此做了一系列的研究和演讲，并总结在了她的书《寻找维拉科查》（*La Ruta de Wirakocha*）中。她表示，马丘比丘所在的这条45度线条，符合倾斜度为45度的正方形一边的网格图形（这样就使角落处而不是边指向方位基点了）。她坦言



图107

称，她受到萨卡马华《联系》一书的启发去寻找这个古代网格图形。关于3个窗户的传说，她画了一个草图（见图108a）来解释其描述，并且给每个窗户取了一个名字。当她把这个倾斜的正方形放在库斯科这片区域的地图上，把它的西北角置于马丘比丘处时，她发现所有其他的地方都处于正确的位置之上。

她画了些线条，显示出帝华纳科的这条呈45度角的线条以及那些正方形和有确切大小的圆环，包含了位于帝华纳科、库斯科和厄瓜多尔的基多，也包括了非常重要的奥兰特姆（见图108b）在内的所有重要的古代遗址。

她的另一个发现也同样重要。她计算了中央45度线和如帕查-卡马克神庙这样的远处遗址的副角。而这些副角表明，在这个网格图标展开时地球的倾斜（斜度）接近24度8分。据她讲，这意味着这个网格图标早在她于1953年完成测量之前5125年就已经设计好了，也就是在公元前3172年。

这一判定证实了我们自己的结论：这些巨石结构属于金牛宫时代，也就是公元前4000年到公元前2000年的那个时代。并且把现代的研究结果与年代史编者提供的数据结合起来的话，它便可以确认图例中不断重复的内容：

所有的一切都起源于的的喀喀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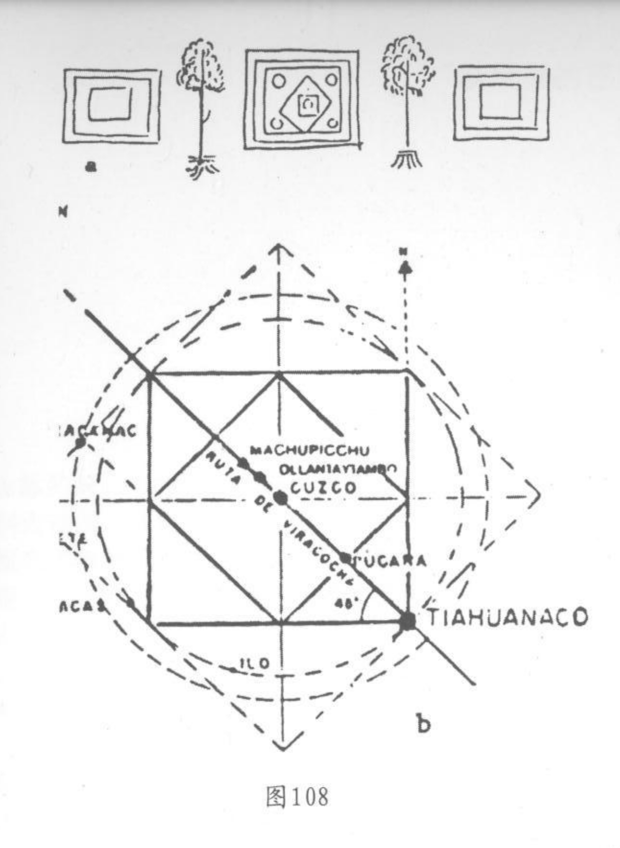


图108

在安第斯山脉的每一个传说的每一个版本，都是从的的喀喀湖讲起的——那是伟大的维拉科查神展示他创造力的地方，那是人类在大洪水之后再生的地方，是印加人的祖先挥舞着金棒建立安第斯山文明的地方。如果这些都是虚构的，那么还有一个事实来证明它，那就是，在的的喀喀湖的沿岸，曾建立起了美洲大陆上第一个、也是有史以来最宏大的城市。

它的规模，巨石的尺寸，遗址上令人眼花缭乱的雕刻以及它的雕塑群，让所有来过帝华纳科的人都十分惊奇。每一个人都想知道，到底是谁建造了这样一个奇特的城市并且是如何建造的，迄今最让人迷惑不解的是建造地本身：一个贫瘠的、在13000英尺之内几乎没有生命迹象的、在4000米高且终年被积雪覆盖着的安第斯山脉最高峰的地方。为什么那些人要耗费让人难以置信的精力，从很远的地方运来石块，在这样一个狂风肆虐的荒凉之地建造如此巨大的建筑物？

当探险家伊夫瑞•乔治•斯奎尔在一个世纪前来到这个湖的时候，一个念头突然出现在他的脑海中。他写道：“的的喀喀湖中的岛屿和礁石大多都是贫瘠的。湖水中有很多种奇特的鱼，而这些鱼就是用来供给这个地区居民所需的日常饮食的。因为在这个地方没有适宜大麦成熟的良好的环境，这里的玉米也只能在很小的区域内不稳定地生长；而在这里生长的马铃薯也比别的地方的更小更苦；这里唯一能生长的谷物是奎奴亚藜（quinoa），当地能作为食物食用的动物有地穴兔、美洲驼和小羊驼。”但是在这个寸草不生的世界里，他补充道，“如果能有当地人给我们作向导，我们就很容易发现印加文明的源头，而最早的文明便是那些在大石块上的雕刻，而在帝华纳科平原的左侧，几乎没有任何传统的遗迹。”

然而，当他爬上一个峭壁俯视的的喀喀湖和那些远古遗址时，另一个想法又浮现在他的脑海中。可能是由于它的四周被山峰环绕使得它与世隔绝，也可能是由于视野仅限于山峰之间，使得这个地方被封闭了（从这个湖所在平原的西南边缘的山脊，湖水在这附近向南流入了德萨瓜德罗河［Desaguadero］）——他不仅看见了湖南部的半岛和岛屿，还看见了东部的雪山。

“这里”，他在文字旁配了一张自绘的草图，“连绵不断的安第斯山脉将它全部的壮丽突显在我们的视野里。阻断湖水的是伊廷普山（Illampu）的大石块，这座山虽然没有喜马拉雅山的最高峰高，但它确是整个美洲大陆的最高峰；

观测者们估计，它的海拔大约有25000英尺～27000英尺。”他说，连绵不断的山脉向南“终止于海拔24500英尺的伊利马尼山（Illimani）。”

在斯奎尔所在的西部边缘和东边的巨大的山脉之间，有一块平坦的凹陷地带。斯奎尔继续写道：“在这世上可能没有其他地方，能从一点观看到如此多样和宏大的全景。在广阔的秘鲁和玻利维亚腹地，有着自己的江河和湖泊，自己的平原和高山，所有的这些都被科迪勒拉山（Cordilleras）和安第斯山脉所包围，它现在看上去像是一幅天体图。”

难道这些地理和地形的特征就是遗址选择建在这里的原因——在大平原的边缘有两座耸入云霄的山峰——就像是亚拉腊的两座姊妹峰（17000英尺和13000英尺），以及埃的两座吉萨（Giza）的金字塔，难道都是登陆的标志（见图109）？

斯奎尔没有意识到，他已经建立起了一个假说，因为他在他文稿的标题中将远古的遗址描述为“帝华纳科，新大陆的巴勒贝克”；因为那是他唯一能够想到的对比——那是阿努纳奇人着陆在吉尔伽美什于5000年前就开始修建的地方。

肯定人们会问这些房子到底是不是建来养牛的。苏美尔象形文字中有一个词汇DUR，或是TUR（意思是“住所”，“聚集地”），它是通过描绘一个建筑物来表达的。无疑它就是这些建筑（见图138b）。它们让我们弄清楚了这些建筑的主要用途并不是做“牛棚”而是做天线塔。同样的戴“指环”的柱子在神庙的入口处，诸神的圣域里也有安置，而不仅仅是放在郊外（见图138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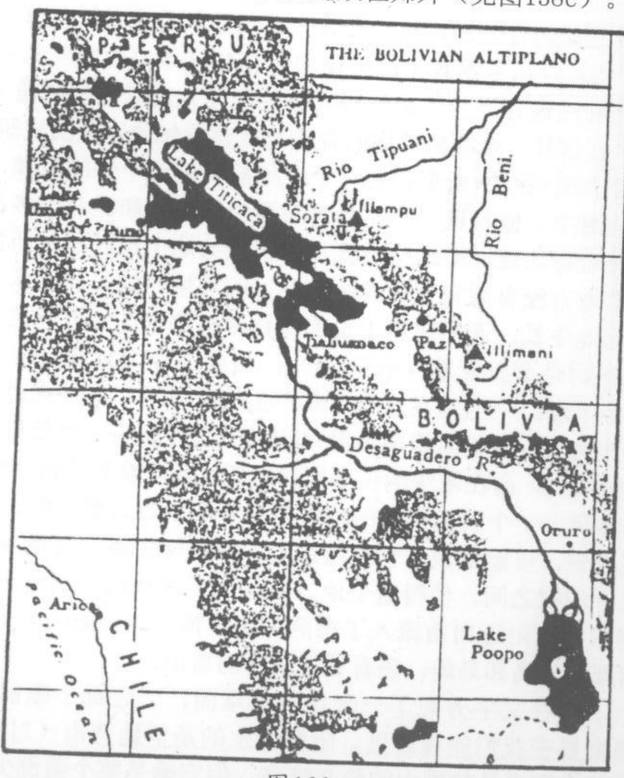


图109

亚瑟•波斯南斯基无疑是这个世纪在帝华纳科及其遗址方面最为伟大的探险家，他在欧洲曾是一名工程师，但他移居到了玻利维亚并将其毕生精力都投入到揭开这些遗迹之谜的工作中。早在1910年他就抱怨道，由于铁路的修建，当地人、在首都拉巴斯的建筑工人、甚至是政府自己，不顾其艺术价值和考古价值，移走了这些大石块，并将它们随意地当作普通的建筑材料使用。在半个世纪之前，斯奎尔也发出了同样的抱怨，在科巴卡巴那(Copacabana)半岛上最近的城镇中，教堂和居民的住所都是由从古遗址那里搬运来的大石块建造的。他发现，甚至是拉巴斯的大教堂，也是用帝华纳科的石块建造的。而那些少部分依然保留的遗址——主要是由于体积巨大而无法搬运——一个与古希腊文明及近东文明同等重要的印加文明的遗址就这样消失殆尽，让他十分难过。这个遗址的结构显示出它是出自一个有着独特的、完美的及和谐的建筑风格的人之手——即他“没有经历青涩和成长期就直接到达了成熟和完美”。难怪当时印地安人会令人惊奇地告诉在1532～1550年间来到现在秘鲁和玻利维亚探险的西班牙人，这些史前遗址是由巨人在一夜之间竖起的。

佩德罗•德•谢萨•德•莱昂在他的《秘鲁编年史》中是这样记载的，毫无疑问，帝华纳科遗址是“我描述过的最古老的远古遗址”。在这些大建筑物中，让他惊奇的是，“在一个巨大的石基上，山被做成了一个人的手”。在这之后，他看见“两个人类形状和轮廓的石像，面部雕刻得非常巧妙，因此可以看出它是出自一些能工巧匠之手。它们是如此的大，因此看上去像是小巨人，还可以清楚地看到它们身上的衣物，不同于现在这些地方的居民所穿的服装；它们似乎在头部有一些装饰。”

在他所见到的遗址的另一个建筑物的附近，有一面墙“修建得十分精美”。在这个遗址的另外一边，他看见“如此庞大的石块让我们不得不思考，人力是如何能够搬运它们的。许多这样的石块被雕刻成不同的形状，其中的一些被雕刻成了人类身体的形状，这一定是他们的膜拜对象。”

他注意到在这个大石块和墙的附近，“在地面上有许多的洞和凹地”，这个发现困扰着他。在向西更远一点的地方，他看见了其他的远古遗址（见图110），“在其中有很多的走廊，这些走廊的侧门、横梁和门槛都是用石头修造的。”使他尤其惊讶的是，“所有这些走廊都被建造成30英尺宽，15英尺长，6英尺高，”他用最惊叹的话语写道：“那些走廊及其侧门和横梁是用一整块石块修造的。”他补充道，“在经过精密考量后，可见这是一个多么宏伟的工程，因为我实在想不出他们使用了怎样的器械和工具来修建这些。那些工具肯定比现在印地安人所使用的工具要先进得多。”

这些展现在第一个到达此地的西班牙人眼中的史前古迹，被谢萨•德•莱昂（Cieza de Leon）如实地描述出来。在帝华纳科主遗址西南大约一英里处，被印地安人称作普玛彭古（Puma-Punku，意为“美洲虎一太阳门”）的地方，现在可以确定是帝华纳科中一个大城邦的一部分。

这个遗址让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见过它的探险者们感到震惊，但首次使用科学方法加以描述的是德国人A.司徒拜尔（A.Stubel）和马克斯•乌勒 （Max Uhle）。他们在1892年的报告中提供的照片和草图，显示出那些巨石似乎被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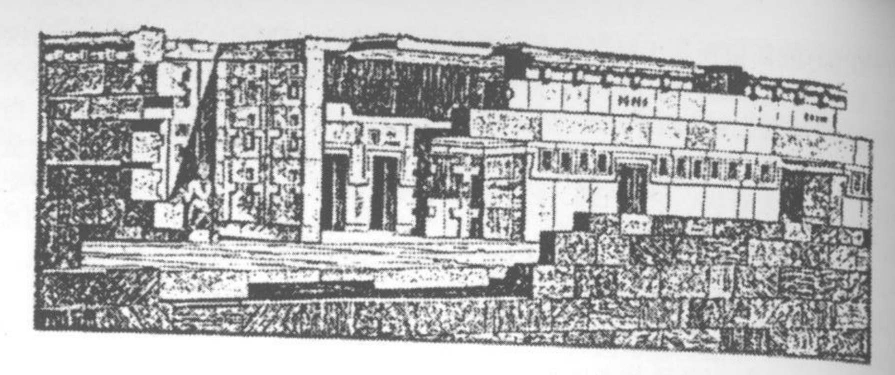


图110

放成一些令人惊奇的复杂结构，并且其中似乎包含了东方遗址的建筑风格（图110是基于最近的研究）。坍塌下来（或是被推到）的4部分建筑物形成一个垂直角度的巨大的平台，而忽略掉一些部分又会形成其他的角度(见图111)。那些个别断裂掉的部分每个也重达100吨；它们是由红砂石制造而成的，并且波斯南斯基的《帝华纳科——美洲人的摇篮》（*Tihuanacu—The Cradle of American Man*）一书，最终证实了这些石块的采集地在湖西岸大约10英里远的地方，而这些石块是由最初比它们重3或4倍的石块切割而成的。这些高约10英尺厚约2英尺的巨石块上面有凹口、沟槽、精确的角度和起伏错落的外观。重要的一点是，那些石块的每一个相邻的垂直剖面上，都有特意制作的用来卡住金属物的凹口（见图112）——我们曾在奥兰泰坦布看到过这种技术上的“小把戏”。不过有细微迹象表明，那些夹具是由黄金制造而成的（这是印加人唯一知道的金属）——但这个观点的漏洞是黄金的柔软性——因此这些夹具可能是由青铜制造的。这样推测的原因是，确实有些青铜制造的夹具在当地被发现。这项发现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因为青铜很难被铸造成器具，它要求一定比例的铜（大约是85～90%）和锡的熔合；并且铜能够在其天然状态被找到，但锡必须经过一系列复杂的冶炼过程，从包含它的矿石中被萃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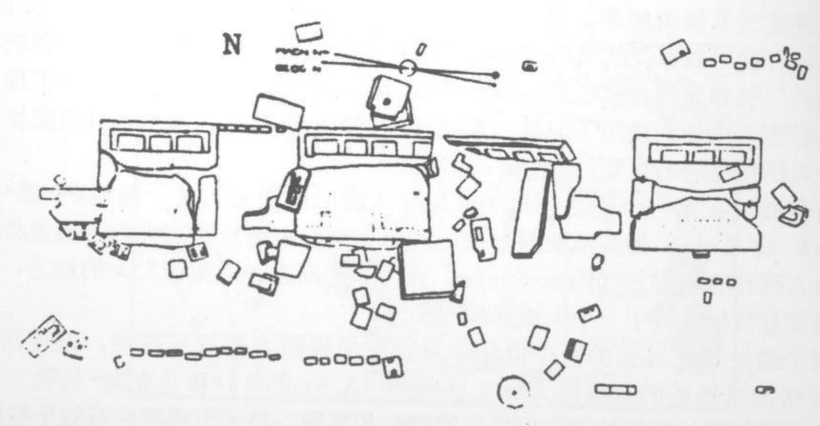


图111

这些青铜是如何获得的，这个问题的有效性不仅仅是这个谜题的一部分，也将会是整个答案的线索吗？

如果将普玛彭古的巨大而错综复杂的结构视为“一座神殿” 这个合乎常理的解释放到一边，那么它到底是用来干什么的呢？——耗费如此巨大的精力，运用如此成熟的技术的作用到底是什么？德国杰出的工程师埃德蒙德•凯斯



图112

（Edmund Kiss）曾将这种结构极具创造力地运用于纳粹的纪念性建筑中，他认为，那些土堆以及坍塌下来的4部分的侧面和正面是一个港湾的基座，因为的的喀喀湖在远古时代是延伸至那里的。但是这个设想又引发出了另一个问题，在普玛彭古，人们接下来又要干什么？它要进口什么？并且在这样一个贫瘠的高海拔地区又有什么产品需要船来运出呢？

在普玛彭古的继续发掘中发现了一系列半地下的完美的环绕型巨石构造。它使我们想起了查文•德•万塔尔的广场，它们可能是一些水库、蓄水池、水闸——即一个小型供水系统的基础设施。

许多答案或许都存在于这个遗址中最让人迷惑不解的发现物上：即那些自身完整或是从更大的石块上切割下来的巨石，它们被摆放成一定的角度，并且沟槽被精确地用即使是现在也很难找到的工具设计和凿刻成奇特的路径。描述这些技术奇迹的最好方法，就是将其中的一些展示出来（见图113）。

这里对于那些史前古物绝对没有任何花哨的阐释——基于我们现有技术——除了介绍其发源地、错综复杂的金属部件的用途、安第斯山脉人的复杂而精密的设备，或是在印加时代之前完全不可能拥有的其他地方的类似物体。

※

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就有许多考古学家和研究者为了短暂的或是连续不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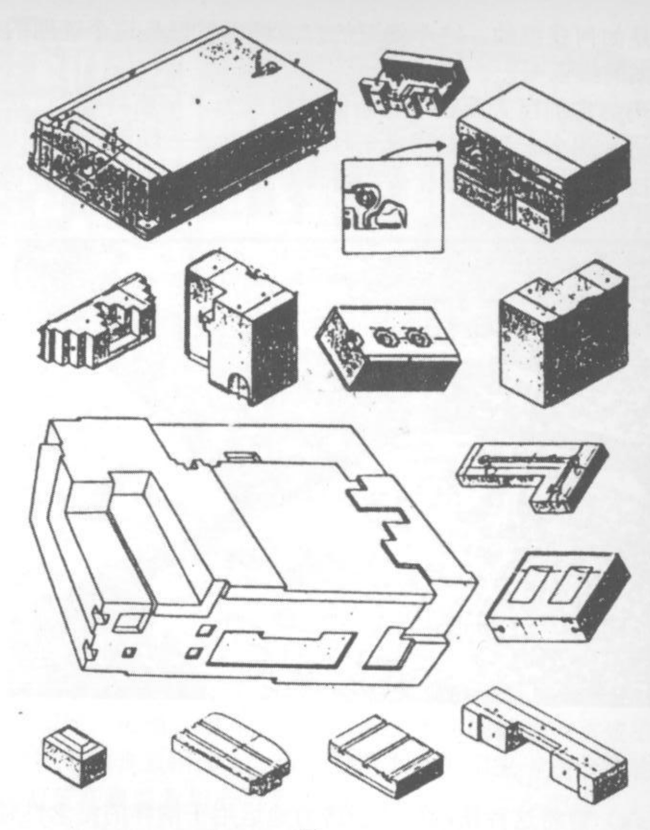


图113

的工作来到帝华纳科——温德尔•班尼特（Wendell.C. Bennett）、托尔•海尔达尔（Thor Heyerdahl）和卡洛斯•庞塞•桑吉尼斯（Carlos Ponce Sangines）都是被人熟知的名字；但是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只是停留在一般公认的、或是在争论亚瑟•波斯南斯基的结论上。1914年，波斯南斯基第一次将他非同寻常的研究成果和观点展现在《南美洲史前的繁荣》（*Una Metropoli Prehistorica en la America del Sur*）一书中，在接下来30年的专心研究后，他于1945年出版了4卷集的《帝华纳科——美洲人的摇篮》，并配有英语译文。这个版本被玻利维亚政府（在与秘鲁协议将湖分割后，湖的一部分属于玻利维亚）授予了正式的许可，并命名为“帝华纳科的第12000年。”

对此，经历一切说法和做法后，最令人惊异同时也是最具有争议的可能是波斯南斯基的结论，即帝华纳科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在整个这片区域被巨大的水淹没以前——或许是基督时代几千年以前有名的大洪水，该建筑可能在海平面100多英尺以上。综合考古学上的发现以及地质学的研究、对洪水的研究、在古墓中发现的骨架、石头上的壁画肖像，加上他自己的工程和技术分析，波斯南斯基得出结论说：在帝华纳科发展的历史上一共可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蒙古人种（Mongoloid），然后是中东高加索人种（Caucasians），紧接着就是黑皮肤的

尼格罗人种（Negroid）。这一地区在历史上曾经遭受过两次巨大的灾难，第一次是洪水的自然灾难，然后是一场性质不明的大变乱。

没有必要一定都要赞同这些结论或是他们的时间表，然而地质、地形、气候，所有这些波斯南斯基收集的数据，当然还有他的考古发现，从他做出这个伟大尝试的半个世纪中，曾不断地被人接受和引用。他的遗址地图（见图114）保留了该遗迹的测量、方向以及主要建筑物的基本布局规划。

在废墟东南部有一个叫阿卡帕纳（Akapana）的山丘。它本来是一个阶梯形的金字塔，人们认为是用作防卫的碉堡。这种想法来源于金字塔形的山顶中央被挖空，用琢石内衬，起到储水的功能。据此可以认为，该水库可以为镇守在此的士兵收集雨水，并在他们撤退的时候提供饮用水。又有人根据传言坚持认为，这是一个埋藏金矿的地方；在18世纪时一个叫奥亚德柏（Oyaldeburo）的西班牙人获得了阿卡帕纳的经营权。他切开了山丘的东面，抽干了池水，在池底搜寻黄金；他破坏了那些美丽的琢石，深挖山丘，却发现了许多通道和水渠。

废墟显示阿卡帕纳不是一个自然形成的山丘，而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建筑物。随着不断深入的发掘，波斯南斯基发现，围列有石块的蓄水池装备有强大的水闸，这水闸能够非常精确地引控水流流过细方石所造的水渠。阿卡帕纳这些繁复的内部构造，是被用于引导水流从其内的某一水平线流向另一个低一些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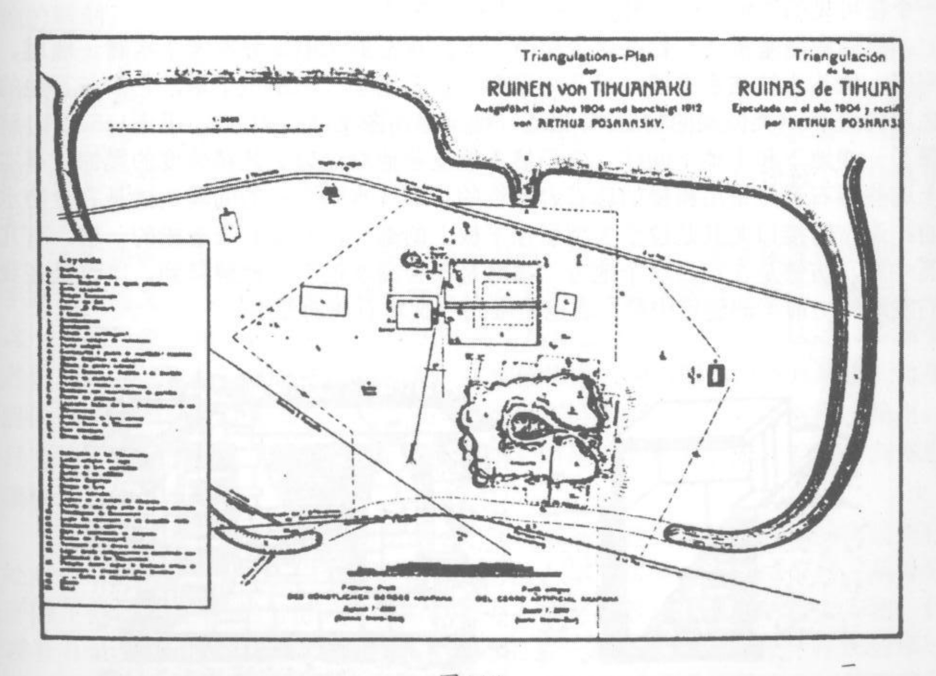


图1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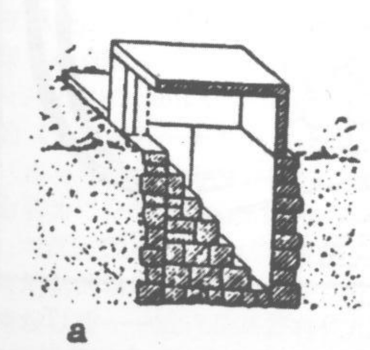
水流在水平或垂直的区域之间。这里的垂直高度有50英尺，但由于水道是呈Z字形路线，它覆盖了一个长得多的距离。在最后，阿卡帕纳的底部以下几英尺处，水流通过一个石造的出口进入宽约110英尺的人工渠道（或是护城河），这条渠

道环绕着整个遗址。水流从这儿流向遗址北部的码头，再从那里汇入湖中。说到这里，如果建水渠的目的仅是为了防止过多的降水造成泛滥之势的话，一条简单的倾斜水道（就如在图拉发现的那种）就足够了。但我们在这里发现的是曲折的渠道，修有装饰十分精巧的石头，来控制水流从其内的一个水平线流向另一处。而这似乎是在向我们显示着一种加工技术——也许，这水流是用来清洗矿石的？

这个水库周边遍布大量深绿色的圆形鹅卵石，覆盖面积大概为3/4英寸到2英寸之间，从它周围的泥土可以看出，一些过程在卡帕那金字塔里面就已经开始发生了。波斯南斯基认为，它们都是水晶体，但就目前人类能力范围内，波斯南斯基或其他人都无法进一步测试出这些球状物的本质和原型。

更接近于该场地中央部分的构造具有许多地下或半地下特征，在波斯南斯基看来，这些特征代表着是为墓场留出的地段。有一些存留的石块被切割当成了引水管，它们杂乱无序。波斯南斯基懊恼地发现，不仅是盗宝者，甚至连早期的勘探队员，在1903年他们挖掘出土文物的过程中，也大肆地破坏各种遗迹，毁坏任何出现在他们挖宝旅途中的物品，任意地盗取史前古器。在由法国探险家乔治•考廷（George Courty）提供的一本书里，以及1908年曼努埃尔•冈萨雷斯•德拉罗萨（Manuel Gonzales de la Rosa）在亲美派国际会议的一次演讲中，都做过类似的总结。在他们的探索之中，最本质的是他们认为“存在两个帝华纳科”，一个在可见的遗址当中，另一个在地表层，并且是不可见的。

波斯南斯基描述，他在这个构造中通过扰乱的凹陷部分发现了水管、通道、闸门，他认为这些水管通往好几个层面，甚至到了卡帕那金字塔，它们与其他的底部构造网 （类似湖的构造网）相连。他虽然用图文结合的方式(见图115a、b)解释了一些地下和半地下间隔，但仍然不能掩盖他对这项工艺精确度的震惊，事实上这些琢石竟然是用粗糙的琢石岩打造的，那些水闸之间的间隔竟然是完全防水的：遍布的接口尤其是位于大型屋顶平板上的部分，有由石灰造成的一层，有几英寸厚，仿佛是在宣告这个地方“显然是不会漏水的”。他解释到，“这是在我们发现的史前美洲建筑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对石灰的使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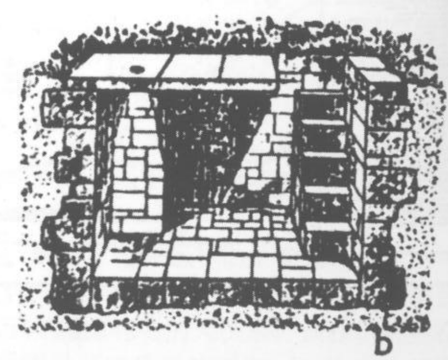


图115

他并不知道这些隐秘的地下建筑有着什么样的故事，以及它们为何建造得那样奇特。有可能藏有宝藏。他说，即便这里藏有宝藏，也早已被那些寻宝之人盗走，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事实上，在他发现其中的一些地下建筑的同时，便传来“此地已被一些当地（帝华纳科）的小混混抢掠一空”的消息。

他在现场发掘和观察，还发现了散落在勘察地点的一大堆石制管道——不同形状、大小、直径——而这些石制管道在附近的教堂、桥上、现在的铁道涵洞甚至在拉巴斯都在使用。这说明了帝华纳科有着大规模的地表与地下给排水系统。波斯南斯基教授在他最好的作品中专门为它们写了一章，名为“帝华纳科的流体工程”。最近的发掘发现了更多的石管与水渠，很好地验证了波斯南斯基教授的论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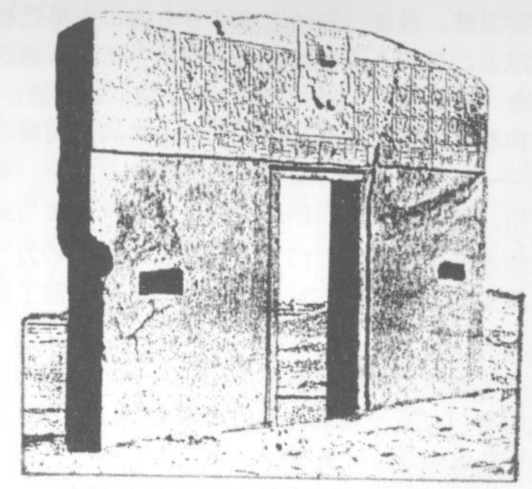
帝华纳科第二大的建筑需要的挖掘工作最少，人们一眼就能看到这个雄伟的建筑——一座巨大的石门，在平地高高耸起如凯旋门一般，虽然没有人来为它欢呼喝彩，也没有游行队伍的经过（见图116前、后）。

这座叫做太阳门的大石门，被波斯南斯基教授赞为“最完美最重要的作品……作为当时的开明人类，与他们的领袖们的智慧和文明的遗产最有力的证明。”所有见过它的人都同意这个说法，不仅因为它是由一整块石头切刻而成（10×20尺的大小，超过100顿的重量），而且石门上还有着错综复杂的令人惊艳的雕刻。

在石门的前面稍矮一点的地方和后面，有一些壁龛和几何形雕刻，但最令人惊叹的雕刻还是在石门前面稍高的地方（见图117），那应该是一个重要人物，两旁有三排小天使。尽管使用的是浮雕技法，但这个人物栩栩如生就像立体的一样。较低处有一排这个人物的头像，都是由精致的曲线绘成，这样整个创作就很完美了。

人们普遍认为，具有无上权利和统治力的人物都是右手握着权杖或武器，左手则能施展叉状闪电的像维拉科查神一样的人。在秘鲁南部及其相邻的土地上，这一人物形象经常出现在花瓶、纺织品及工艺品上（见图118）。这足以看出学者们所说的帝华纳科文化的影响程度。在这位伟大人物的旁边，通常站着长着翅膀的侍从，他们水平地排成三排，每排有8个人组成的侍从。波斯南斯基指出，只有站在两边的每排前5个人被雕刻，其他人则是后面加上去的，并且雕刻得很模糊。

他画出了这一中心人物。河道的一个漫流蜿蜒在他的脚下，在他的两边有15处空白（见图119），他认为，这是一个历法，该历法中一年有12个月，从春分开始（也就是南半球9月份时）。而位于中心的全身散发着圣光的巨大人物，代表着月份及其春分点。因为春分通常表示的是一年中白昼和黑夜一样长的那一天，他估计位于中心人物正下方的那部分，它同时也处于漫流的中心，代表着另外一个春分或秋分月——3月。然后他又把剩下的月份与漫流中的其他部分逐次联系起来。他同时指出，最后的两部分指的是一个号手和神的头颅，他们代表着两个极端的月份——7月和11月，此时太阳是最远的，神父将命令号手吹号把太阳召唤回来。太阳之门，换句话说也就是指历法。波斯南斯基推测，历法是指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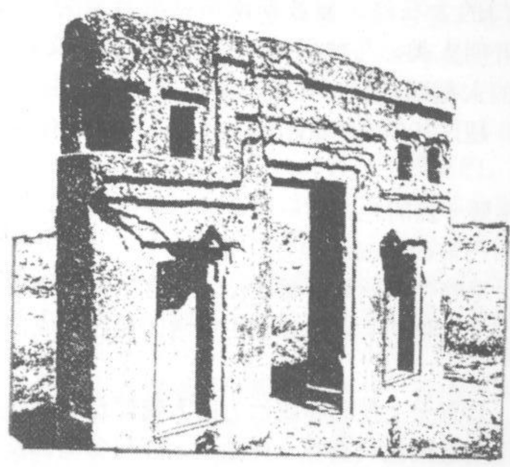


图1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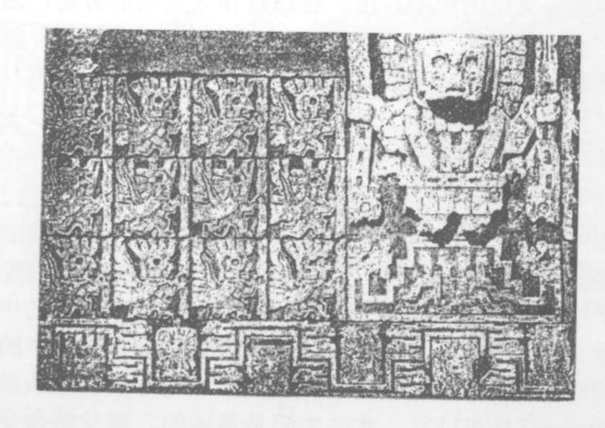


图117

阳历，它总是程序性地从春分点开始，而且它标志着另外一个春秋分点及二至点。这一历法由11个30天的月份，加上一个由35天构成的大月（也就是指维拉科查神月）组成，这样就构成了由365天组成的太阳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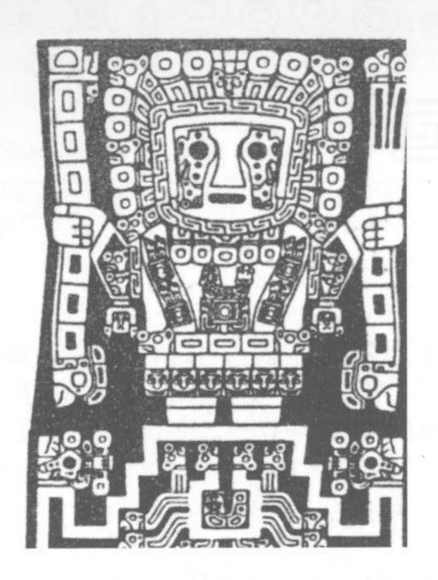


图1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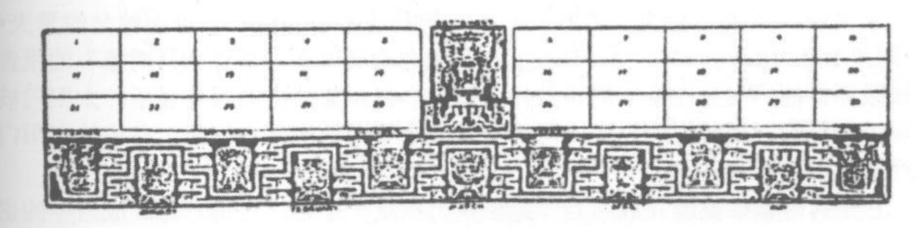


图119

其实，他本应该提到，一个从春分开始的、由12个月组成的太阳年接近于公元前大约3800年、起源于尼普耳苏美尔的东方历法。

神的形象，以及那些带翅天使和那些月脸的形象，看似只是一种自然写实的描绘，但实际上它是由许多部分组成的，每个部分都有其本身特有的几何形状。波斯南斯基投入了大量的经历去研究这些不同的组成部分。这些成分还出现在其它纪念碑、石雕和陶瓷物件中。他用插图的方式，根据这些物件（动物、鱼类、眼、翼、星等）所描写的事物以及其所代表的意义（人间、天堂、运动等等）进行分类。他认定，那些以各种形式和颜色所描述的圆圈和椭圆代表了太阳、月亮、行星和其它天体（见图120a），这种天地之间的联系经常被表现出来（见图120b），并且占主导地位的象征就是十字架和天梯。他认为后者，也就是天梯（帝华纳科古遗迹的标志，见图120c、d），来源于它的纪念碑和最终文明。他

认为这种天梯是穿越美洲的。他承认这是基于美索不达米亚亚述古庙塔的一个标志。但他指出，他不会就因此认为在帝华纳科古遗迹出现过苏美尔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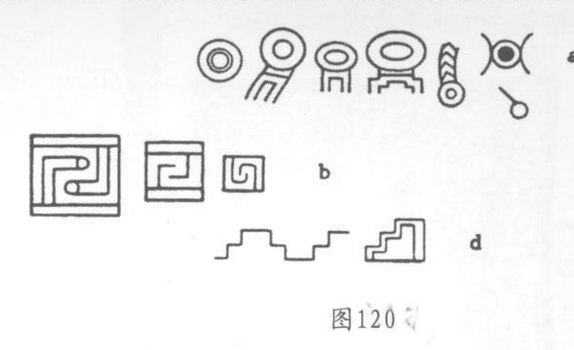


图120

所有这一切都使他更加坚信于一种与日俱增的感觉，那就是太阳门是在帝华纳科古遗迹的更为复杂的结构。太阳门的目的和功能就是作为天文台所使用。事实证明，这将对他最重要的和最具争议的工作和结论有着重大指导作用。

※

邪恶崇拜破坏和补偿委员会（Commission for the Destruction and Expiation of Idolatry）是由西班牙人创立的，其创立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官方记录证明，该委员会的一名男子于1625年到达帝华纳科。一份由神父约瑟夫•德•阿里亚加（Joseph de Arriaga）创作的包含5000个“偶像崇拜对象”的报告也被毁坏。他们究竟在帝华纳科做什么还是个谜。如神圣的照片显示，太阳门被发现于19世纪，当时它们已变成两部分，残缺不全地坐落在顶部，左边的太阳门已经倒向另外半边。

它是何时被谁整理并放回到一起至今仍然是一个迷，它是怎样碎成两半的也不为人所知。波斯南斯基不认为它是被委员会破坏的，他宁愿相信，太阳门幸免于他们的破坏是因为它早已摔烂并被泥土覆盖，所以当委员会的狂热信徒到来时才没被发现。因为它明显是重建的，一些人想知道它是不是又被放置到原先的位置上，理由是，那扇门起初并不是广阔平原上唯一牢固宏伟的建筑，它只是巨大建筑群里东边的一部分而已。

那个结构的形状和大小称之为卡拉萨萨亚（Kalasasaya），由一系列纵向的石柱所描绘（这也是其名称 “矗立的柱子”之意），就像一些大概长450英尺宽400英尺的矩形围场。由于该结构的中轴线看似东西向，有些人认为，大门不应该位于中央而是应该在围场西墙的北边（就像现在这样）。

然而在讨论石门巨大的重量以及它被移动几乎200英尺距离之前，考古学证据表明，石门仍然位于它原来的位置，因为西墙的中心为草坪所侵占，而草坪的中心则和卡拉萨萨亚的东西轴线连成一行。波斯南斯基发现，沿着中轴线的许多石头被特别切割成用于天文观察。他的结论是，卡拉萨萨亚曾经是一个设计巧妙的观礼台，这种观点现在也被广泛接受。

卡拉萨萨亚里最明显的考古遗迹就是形成轻微矩形围场的矗立石柱。虽然并不是所有曾经用于标注连绵不绝的墙的石柱仍然存在，但其数量却暗示了阳历年天数和阴历年天数之间的关系。波斯南斯基尤其感兴趣的是，11个沿着草坪重建的从西墙中心突出来的石柱（见图121）。他用绳索沿着特殊放置的观察石头、结构的定位以及稍微或故意偏离基本方位测量后，证实了卡拉萨萨亚是由超现代文明的人类为了精确确定昼夜平分点和二至点而建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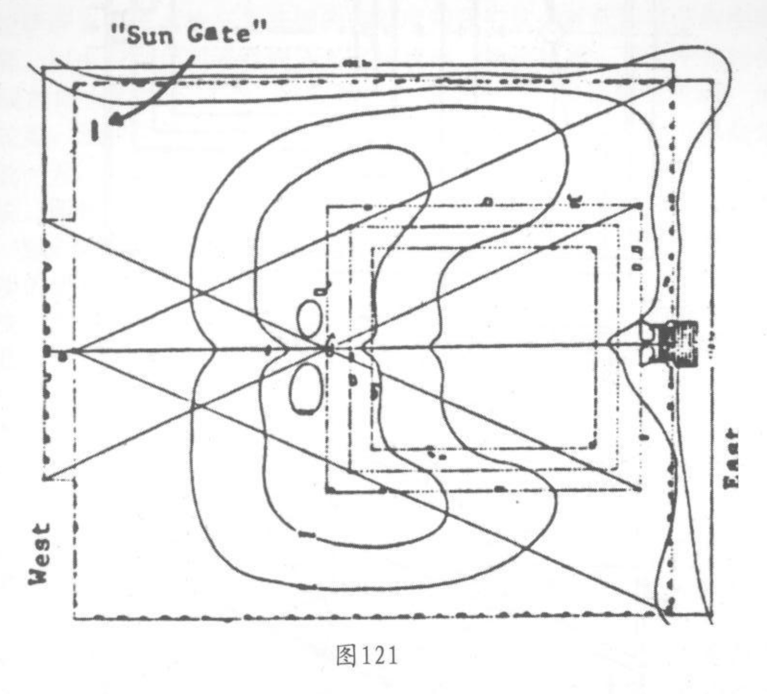


图121

德国工程师埃德蒙德•凯斯在《帝华纳科的太阳》(*Das Sonnentor von Tihuanaku*)一书中所画的建筑图纸是基于波斯南斯基教授的研究以及他自己的测量和评估的。他设想，建筑的内部构造是一个中空的阶梯形金字塔：建筑的外墙逐层上升，中心围着一个方形露天庭院。主要的巨型楼梯位于东墙中部，主要观测点则设在“金字塔”最西侧的两个大露台上（见图122）。

波斯南斯基正是在这点上提出了令人震惊的爆炸性发现。通过测量冬夏二至日点的距离和角度，他认识到：卡拉萨萨亚在天文方面所采用的地球对日倾斜角与当前公认的23.5° 并不相符。

如以科学术语而言，从卡拉萨萨亚的天文视线的方向来看，黄道倾斜角应为23° 8′ 48″。根据1911年设在巴黎的国际星历协会制订的、以综合考虑站点的地理位置和海拔来加以确定的准则来推测，卡拉萨萨亚神殿应当建于公元前15000年左右。

波斯南斯基宣称帝华纳科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建于“大洪水前”。这种说法无疑激怒了当时的科学界；因为根据马克斯•乌勒的理论，当时普遍的看法是帝华纳科城建于公元初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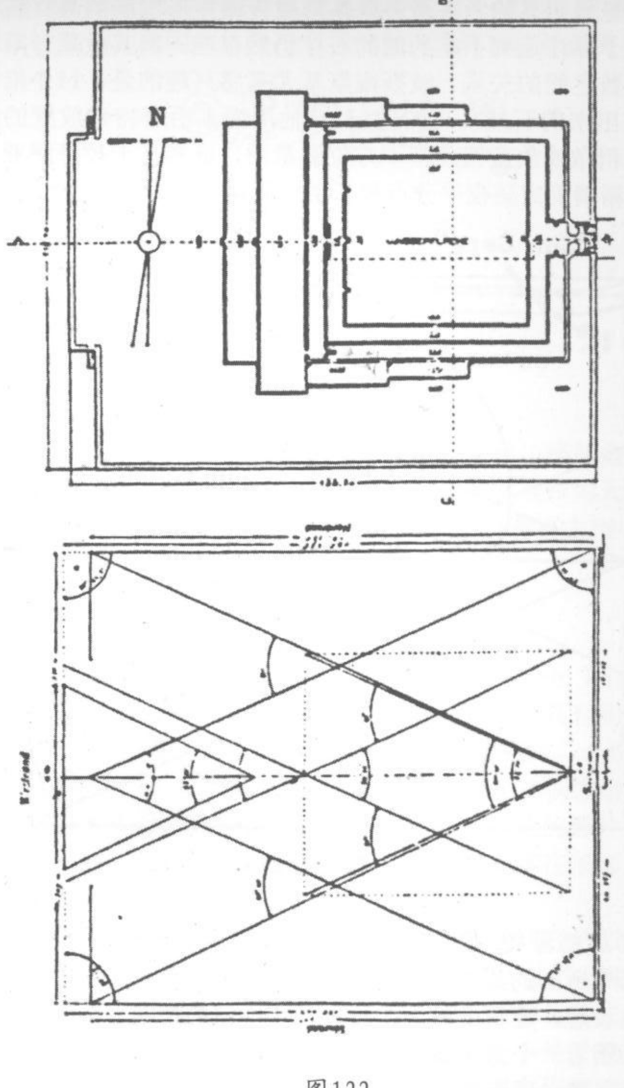


图122

我们不应当将黄道倾斜角与岁差现象混淆。岁差改变了太阳升起或在某一时间段活动时相应的星背景（星座区域），比如春分。这种变动虽不显著，但70年增加一度，2160年（一个完整的黄道宫）就能增加30度。倾斜角角度的改变源于地球几乎难以察觉的波动，地球在地平线上忽上忽下，就如同船在海上的飘动。这种变动会使地球对日倾斜角在大约7000年后增加一度。

怀着对波斯南斯基研究结果的好奇，德国天文学委员会派了一支探险队到秘鲁和玻利维亚。这支探险队由波茨坦天文和天体物理观测台负责人汉斯•鲁登道夫教授（Dr. Hans Ludendorff）、波恩天文台负责人和梵蒂冈荣誉天文学家阿诺德•科斯查特教授（Dr. Arnold Kohlschutter）、波茨坦天文台天文学家罗尔

夫•穆勒教授组成。1926年11月和1928年6月，他们在帝华纳科进行测量和观察。

他们的调查、测量，以及目测证实，首先，卡拉萨萨亚的确是一个天文历法观测台。例如，他们发现西面的阶梯旁有11跟柱子，而柱子的宽度和它们之间的间隔以及它们伫立的位置，是用来精确测量太阳在不同的天数内，从至点到昼夜平分点再到至点再向后运动的季节性移动的。

并且，他们的研究证实，在最有争议的问题上，波斯南斯基基本上是正确的。以卡拉萨萨亚的天文特征为基础的倾斜度和我们这个时代的倾斜角度确实有很大的差异。以中国古代和希腊的全光交角观察为数据依据，天文学家相信，关于适用曲线的向上和向下运动，只应发生在几千年前。根据曲线应用，该天文小组的结论是：结果可以显示日期大约是公元前15000年，但是也可以是公元前9300年中的一天。

不用说，即使是后者的日期也是被科学界所不能完全接受的。为了对批评做出回应，在秘鲁和玻利维亚的罗尔夫•穆勒和在帝华纳科的波斯南斯基合作，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他们发现，如果将某些变数加入进去一并考虑的话，结果就会发生改变。如果冬至点的观察不是从波斯南斯基的推测而来，而是另外一个可能的点，那么至点与至点之间的夹角就会略有不同。并且，当太阳在地平线上，其间或者已经下沉的时候，是否古代的天文学家已经固定了冬至的时刻。所有这些变化，穆勒在一本重要的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明确的报告，在报告中，他陈述了所有的选择，并且认为，如果 24° 6' 是被接纳的最准确的角度，倾斜曲线就会跨越这个读数：公元前10000年或者公元前4000年。

第23届美洲问题国际会议邀请波斯南斯基就此问题进行演说。他选取了一个正确的倾角——24° 6' 52.8"，其结果是卡拉萨萨亚的年代处于公元前10150与公元前4050之间。

我们在前面提到，印加人阴历显示年代始于金牛座年代，而不是白羊座年代。如果穆勒测定的年代（公元前4000年）是准确的，也就是说，巨石残骸处于库斯科和马丘比丘之间的大致年代。我们在前面提到的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调查，由玛丽亚•舒尔滕•德埃布内特带领的团队，她得出结论认为维拉科查网格倾角应为24° 8'，所以，她计算出的年代应处于公元前3172年。

许多手工艺品包含着维拉科查神的意象，如纺织品、木乃伊包裹物，以及陶器。这些不同的手工艺品持续不断地在秘鲁南部甚至更远的南方和北方被发掘，这是其他非帝华纳科的数据无法比拟的。基于此，甚至一些坚定不移的考古学家如温戴尔•C•贝奈特（Wendell C. Bennet）也将帝华纳科的年代往前推，从公元后500年推至公元前1000年。

但是，放射性碳测定使得已被普遍接受的日期愈来愈久远了。早在20世纪60年代，帝华纳科考古调查玻利维亚西亚特研究中心就已经在现场进行了挖掘和保护工作。它最主要的任务就是保证完整挖掘和保存卡拉萨萨亚东面的“小庙”，许多石雕和石质头部发现与此。他们挖掘出了一个半藏于地下的庭院，或是仪式的组成部分，被镶嵌着石首的石墙包围着，石首是按照查文•德•万塔尔的方式镶嵌的。玻利维亚国家考古研究所所长卡洛斯•庞塞•桑希内斯（Carlos Ponce Sangines）在1981年的报告中指出，在此地发现的原始物品的放射性碳测定的结

论是公元前1580年，因此在他的综合研究《玻利维亚考古综述》（*Panorama de la Arqueologia Boliviana*）中，主张将此时间作为帝华纳科初始阶段的开始时间。

碳同位素年代测定告诉我们这里有机物遗体的年龄，但是不排除构成它的岩石的形成年代，有可能会比有机物的年代更久远。事实上，卡洛斯•庞塞•桑希内斯在其后（对帝华纳科的地理位置、年代和文化）的研究中发现了一种叫做"黑曜石水合"（Obsidian Hydration）的新的测定年代的技术。这种技术让那些在卡拉萨萨亚神殿遗址发现的黑曜石质物品的制作年代，向前推进到了公元前2134年。

从这一点来说，读一下胡安•德•班塔斯（Juan de Betanzos）1551年的作品《心灵与印加叙事》(*Suma y Narration de los Incas*)还是很有趣的。当维拉科查一开始定居在帝华纳科的时候，"他们说他周围已经有一部分人……从走出礁湖以后，他到了附近一个地方，也就是今天的村庄提格拉克（Tiaguanaco）所在之处。"班塔斯继续写道："曾经，当维拉科查的和他的村民已经定居在那里的时候，那片土地还是荒芜一片。"但是维拉科查"命令太阳移动到现在的位置。突然，他就命令太阳开始新的一天。"

这件事发生大约在公元前1400年。毫无疑问，在我们居住的地球两边，发生了一次交替进行的天体运动：因太阳的突然停顿产生的黑暗，和与之同时诞生的新的一天的开始。但根据班塔斯关于本地传说的记载，上帝和人类在更早的时候就到了帝华纳科——也许比考古学家的记载还早。

但是为什么帝华纳科在那么早就被建立在那个地方？

近几年来，考古学家已经在墨西哥的泰奥提华坎和玻利维亚的帝华纳科发现了类似的建筑特征。何塞•德•梅萨（Jose de Mesa）和特雷莎•斯韦特（Teresa Gisbert）在《阿卡帕纳，帝华纳科的金字塔》（*Akapana, la Piramide de Tiwanacu*）一书中指出，阿卡帕纳有初步的计划，就像泰奥提华坎的月亮金字塔一样，用同样的地基和高度测量第一个太阳金字塔及它的高宽之比。从我们的结论来看，泰奥提华坎的最初（和实用）的目的及其住所是为了靠近这地区的供水设备，无论是塔里还是沿着两座塔周边以及阿卡帕纳内的水渠。这样帝华纳科就起到一个核心作用。那么，当初帝华纳科是不是被建成一个功能性的处理设施呢？如果是，又是处理什么东西呢？

迪克•伊巴拉•格拉索（Dick Ibarra Grasso）在《帝华纳科遗址和其他工程》（*The Ruins of Tiahuanaco and other works*）一书中同意一种强大的帝华纳科的设想。围绕这片区域，沿着东西主要轴心延伸数英里，有几条主要的南北向的大动脉，而不像泰奥提华坎的死亡之路。在湖的边缘，看得见码头的地方，他们发现了很多考古证据，大量的防御墙壁建立在河曲中，实际上建立了一片深水码头，可以停泊装载货物的船只。但是如果真是这样，泰奥提华坎进口和出口什么商品呢？迪克•伊巴拉•格拉索报出了"小绿卵石"的发现，那是波斯南斯基在阿卡帕纳发现的。在一个阿卡帕纳式的金字塔的废墟里，南边的大圆石用于保护已经变成绿色的古迹；在卡拉萨萨亚以西，是隐藏结构的地区；普玛彭古废墟中也存在很大的数量。

具有重要意义的是，普玛彭古码头处的抵御墙中的大圆石也变成绿色的了。这说明了一件事：暴露在外的铜，因为它是被氧化了，所以使石头和土壤也染上了绿颜色（正如氧化铁的存在所添加的红褐色色调）。

如此说来，在帝华纳科加工的是铜吗？可能吧，但这若是发生在离产铜之地近些的地方则更合理。铜，似乎是被运送到帝华纳科，而不是把它从这个地方向外运出。从这个地点的名称"的的喀喀"的词义来看，帝华纳科应该更易于被解读。这个湖的名称源自靠近科帕卡巴纳半岛（Copacabana peninsula）的两个岛屿其中之一的名字。就是在那儿，在被称作的的喀喀的岛上，传说告诉我们，当太阳升起于大洪水泛滥之后时，阳光照射到了提提卡拉（Titikalla）圣石上（它因此也被称为太阳岛）。就是在这里，在圣石之上，维拉科查把神圣的魔棒赐予了曼科-卡帕克。

那么，所有这些名字意味着什么？根据语言学家的说法："的的"在艾马拉语里是金属铅或锡的称呼。

我们知道，提提卡拉意为"巨石锡"。的的喀喀意为"锡石"。的的喀喀湖是拥有锡源的湖。

显然，帝华纳科的建立是为开采锡和铜，但其遗址仍未被找到。

“乌斯（Uz）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Job）；那人完全正直，敬畏上帝，远离恶事。”他被赐福拥有一个大家族和成千上万只牛羊，是“东部地区最伟大的人”。

“有一天，神的众子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Satan）也在其中。耶和华问撒旦，你从哪里来。撒旦说，在地球所及之处，四处漫游。”

《圣经》故事中的《约伯记》（*The Book of Job*）由此开始。这个正直的人被撒旦推入了一项测试，有关人类对上帝信仰的极限。一个又一个的灾难让约伯开始怀疑自己的信仰。3个朋友千里迢迢地赶来，给予他安慰和同情。当约伯开始诉苦，并怀疑神的英明之时，他的朋友指出，天地许多奇迹只有上帝才知道；其中包括金属的奇观，以及金属的来源，还有将它们从地下深处找到并提炼出来的创造力：

明显有一个白银之源
以及一个提炼黄金之地；
还有将铁从矿石中得来
以及从石头中炼出铜的地方。

他结束了黑暗，
他在深渊和隐晦之处发现了
各种石头的价值。
在远离栖息地的地方，他让溪流开了口，
那里行进着被遗忘的奇怪的人。

那里有一片土地，金属锭从中而来，
其地下如有火焰般隆起；
一个有着蓝绿石的地方，
下面是金矿。
就连秃鹰都不知道去那里的路。
而猎鹰的眼睛也不曾发现它……

在那里，他将手伸向了花岗岩，
他从大山的底部掀翻了它们。
他在岩石上刻下图案，
而他所见的都是珍宝，
他在溪流源头设了堤坝，
他将曾隐藏着的带入光明。

约伯问，有没有人知道这些地方？是人类自己发现了所有的冶金过程吗？事实上，他质疑他的3个朋友这方面的知识从何而来？

而知识从何而来？
领悟力又从何而来？
无人知道它的发展过程；
它的源头不是凡尘之地……

纯金并不是它的最高分量。
在白银里它是无用的。
它不局限于奥菲（Ohpir）的红金，
也不比珍贵的红玉髓或天青石。
黄金和水晶不是它的量具，
也非它在金质器皿中的价值。
黑珊瑚和雪花石膏不值一提；
知识仅超出珍珠……

很明显，约伯承认，所有这些知识都来自上帝……那位使他富裕之后又夺走他的一切，却又是唯一能让他重新振作的神：

只有上帝才知道它的方向
才知道它是怎么建立起来的。
因为他能审视地球的两极
并尽览天下万物。

这场发生在约伯和他3位朋友之间有关冶金学的议论也许不是偶然。虽然对约伯本身，以及他所生活的土地并不十分了解，但他3位朋友的名字却向我们提供了一些线索。 第一个朋友是提幔（Teman）的以利法（Elipaz），从阿拉伯半岛南部而来，地名的意思是“上帝是纯金 ”；第二个是书亚（Shuha）的比勒达（Bildad），书亚被认为是一个曾位于赫梯城市卡舍米西（carcemish）南部的国家；这个地名的意思是“深煤窑之地”；第三个人是拿玛（Na’ amah）的琐法

（Zophar），其地名的意思源于《圣经》中“所有工匠的师傅”的一位姐妹。可以看出，这三者，都来自于与采矿有关的地方。

约伯（或《约伯记》的作者）提出的这些具体问题显示，他具有相当深奥的矿物学知识，具备高超的采矿和冶金工艺。他了解这些的时间，肯定比我们已知的第一次锻造铜块得到有型的形状，或者矿脉被人类拥有并且提炼它们的时间要长得多。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古希腊，采矿和金属的艺术同样被认为是探索自然奥秘的一种行为；金属（metal）这个词来自希腊文中的metallao，后者的意思是“搜寻，找到隐藏的事物”。

希腊及随后的罗马诗人和哲学家，将柏拉图（Plato）对人类历史的划分方式推向了极点。他们通过4个金属时代来划分人类历史，也就是黄金、白银、青铜（或铜）和铁，其中黄金时代代表的是人类历史中最理想的时代，是离神最近的时期。《圣经》的一种划分，认为在但以理（Daniel）看见的幻象中，在各种金属之前还有泥，相比之下这种对人类社会进程的划分方式更为精确。经过了漫长的旧石器时代，中石器时代开始于洪水之后的近东，大约在公元前11000年左右。3600年后，一些近东男子翻过山脉到达肥沃的河谷地带，开始种植植物、驯养动物和利用本地金属（裸露在河床上的金属，无需开采和制作），学者把这种现象称之为新石器时代。然而，这个时代其实是泥——用作陶器和其他作用——替代石头，正如《但以理书》（*The Book of Daniel*）中的排列顺序。

早期使用的铜是铜石头（copper-stones），出于这个原因，许多学者倾向于将这一阶段称之为从石头过渡到金属铜的时期，即红铜时代，铜石器时代。这时的铜是经过持续处理锤打到理想的形状，被称为低温退火的软化铜。我们相信，它开始于近东的环绕新月沃地的山地里。对铜（甚至黄金）的这种金属的加工，有可能与其所处环境的特点有关。

黄金和铜是在自然界中发现的“自然状态”，它们不仅是地球内部的岩石的某些纹理，而且还以块的形式出现。自然的力量——暴风雨、洪水或持续流动的溪流和河流，动摇了松散的岩石，使金块暴露。这种金块会在河床上或者河床附近发现，并从泥石中用水洗涤（“淘金”）或筛选出来。这种并不涉及切槽和隧道的方法被称为砂金开采。很多学者认为，这种开采的实践，在环绕着美索不达米亚的新月沃地的山地上，以及在地中海东海岸，早在公元前第五个千年或者公元前4000多年就已经出现了。

实事上，这种方法在数个时代都被使用着。有人认为，声名显赫的19世纪淘金潮的“淘金者”并不是真正的掘地三尺的矿工。他们事实上是采用砂金开采法，从冲向河床的水流所带的沙砾中筛选出金块或金沙。例如，在加拿大西北部地区的育空（Yukon）河淘金潮期间，淘金者们用反铲、流槽和平底锅，在高峰期每年就足足获得了超过百万盎司的黄金；而真正的产量也许是其两倍。很有趣的是，哪怕是现在，这样的淘金者仍在育空河和克朗戴克（Klondike）河以及各支流的河床中得到每年10万盎司的黄金。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黄金和铜都可在其自然状态下生产利用，但是相对而言，黄金这更加适合一些，因为它不像铜一样容易氧化生锈。不过，从各种考证来看，在早期，当时的人类并没有利用黄金，而是利用有限的铜。这种现象通常

无法解释。但我们认为，其原因是黄金属于神。在公元前3000年或更早些的时候，黄金就用来装饰寺庙（字面意思为“神之家”），并为神服务。到了大约公元前2500年时，皇家开始使用黄金，个中原因尚未加以探讨。

苏美尔文明在大约公元前3800年的时候进入了全盛时期。来自考古学发现的证据显示，这个文明于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和南部的开端，是在公元前4000年；这个时间也是真正的采矿和冶金出现的时候——古代人说，这个复杂而先进的知识体系是由阿努纳奇人，即那些来自尼比鲁星的诸神告诉他们的。在回顾了人类使用金属的各阶段之后，L.艾奇逊（L.Aitchison）在《金属史》（*A History of Metals*）一书中指出，在到了公元前3700年左右的时候，“美索不达米亚的所有文明都是基于金属物品的”；很明显，他对此是有着钦佩之情的。他指出，在那之后冶金业所达到的高度，“必定该归功于苏美尔人的技术天才”。

不仅仅是铜和黄金这些可以直接从自然界得到的金属，同时，还有一些很显然必须通过从岩层的矿脉中提取出的金属（例如银），以及一些则需要熔炼和精炼的金属（例如铅），它们都被得到甚至使用过。而炼制合金的技巧——将两种或两种以上的金属依据化学原理进行混合，从而得到一种本不直接存在于自然界的混合金属——发展了起来。早期的敲敲打打让路给了浇铸法；被称作脱蜡法（Cire perdue “lost wax”）的这种极为复杂的方法在苏美尔被发明了出来，这种方法使得苏美尔人得以浇铸和制作出既美观又实用的物件（例如诸神或各种动物塑像以及神庙器皿）。这种进步逐渐传遍了世界。

R.J.福布斯（R. J. Forbes）在其所著的《古代技术研究》（*Studies in Ancient Technology*）中写道，“在公元前3500年，冶金学被美索不达米亚的文明吸收”（而这是从大约公元前3800年的时候就开始了的）。“埃及进入这个阶段是在大约300年之后，而到了公元前2500年的时候，尼罗河流域与印度河流域之间的所有区域都热衷于金属。而在这一时刻，冶金业似乎在中国有了萌芽，然而，在龙山时期，公元前1800～1500年之前，中国人还没有成为真正的冶金学家……在欧洲，最早的金属物品很难超过公元前2000年。”

当大洪水尚未到来的时候，阿努纳奇人为了满足他们的母星尼比鲁的需求，曾在非洲南部开采黄金。这些熔炼后的矿石用类似潜水艇的船只送往伊丁（E.DIN），途经现在的阿拉伯海、波斯湾，他们将这些货物交送到巴德提比拉（BAD.TIBIRA）进行最后的加工和精炼，那里是一个前洪积世（antediluvial，地质年代）的“匹兹堡”。巴德提比拉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为冶金而建之地”。这个词偶尔也会被拼写为BAD.TIBILA，意谓其处于冶金匠人之神提比尔（Tibil）的荣光之下；而且，毫无疑问，这位冶金匠师的名字是在该隐这条血脉下的。很明显，该隐之子土八（Tubal）的名字源于苏美尔术语。

在大洪水之后，巨大的两河（底格里斯-幼发拉底）平原上曾是伊丁的地方已经被深深的淤泥掩埋了；后来花了足足7000年，才使得这块土地变干，适合人类居住，苏美尔文明才得以建立。虽然在这片干泥平原上既没有石头也没有矿物资源，但苏美尔文明和它的城市都按照“旧计划”修建；同样，苏美尔的冶金中心也是建在曾经是巴德提比拉所在的地方。事实上，古代近东的其他居民不仅仅采用了苏美尔的技术，同时还有苏美尔技术术语，这再一次印证了苏美尔在

古代冶金学上的中心地位。而其他古代语言中有关冶金的词汇都没有像苏美尔这么多，这么珍贵。在苏美尔文献中，我们发现，有不少于30个专门对应各种铜（URU.DU）的术语，并区分了加工前和加工后。有大量的词汇被加上了ZAG这个前缀（有时所写为ZA）来标示金属的光泽，还有用KU来标示金属或矿石的纯度。还有专门用于表述各种黄金、白银和铜的合金的术语——甚至还有铁的（据推测仅仅在1000年以后或紧接苏美尔进入盛世之后就开始了使用），被叫做AN.BAR；同样地，有着超过一打的术语在其上延伸出来，用于表述铁及其矿石本身的品位。一些苏美尔文献实际上根本就是字典，其中列出了“白石”、有色金属、盐等通过开采得来的矿物的名称，还有沥青。从记录和发现中得知，苏美尔商人到达了极为遥远的地方寻找金属，他们不仅在交易中提供苏美尔特产——谷物和羊毛衣——同时还销售金属成品。

当所有这些知识技术都被归功于苏美尔的时候，需要被解释的是，事实上，与采矿相关的术语和文字符号并非源自苏美尔——而采矿也只发生在遥远的地方，而非苏美尔本土。由此，正如我们已经在《第十二个天体》一书中所论证过的，非洲的采矿工作在一部叫《伊南娜到下层世界的冒险》（*Inanna's Descent to the Lower World*）的古老文献中被提到过；而在西奈半岛矿井中的艰苦劳作，也在《吉尔伽美什史诗》中有着详细记载。苏美尔图画文字中包含了一系列令人惊讶的与采矿有关的符号（见图123），其中很多都表示的是各种各样的矿井，对应着不同的建筑和矿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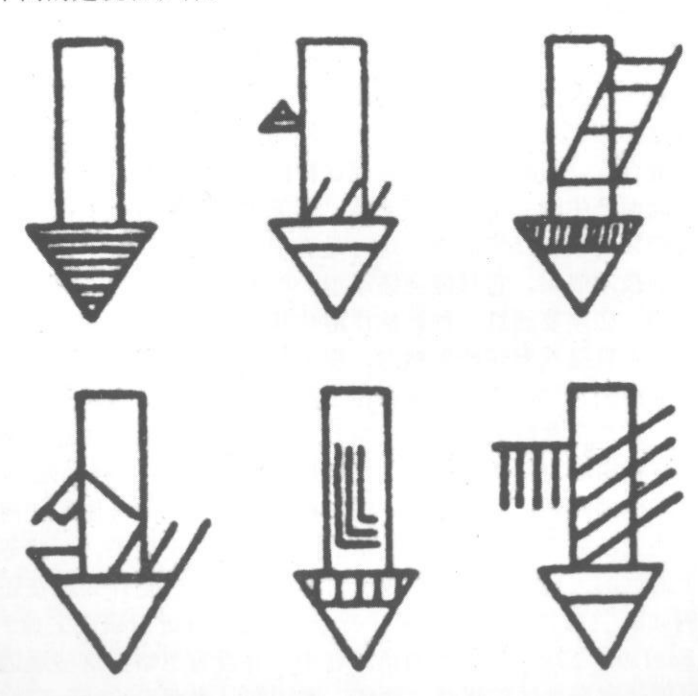


图123

而所有这些矿物的位置——当然不在苏美尔——还不能完全地确定，因为很多地名都未能清晰地保存下来。但一些皇家题词指出，它们是遥远的土地。一个很好的例子，引自圆柱图章A，“拉格什（Lagash）之王古地亚（Gudea）”的第16卷，其中记录了在修建伊宁努（E.NINNU）神庙时使用的稀有金属：

> 古地亚用金属将这座神庙变得光彩夺目，
> 他用金属让它光彩夺目。
> 他用了石头来修建伊宁努，
> 他用珠宝来使它明亮；
> 他将铜与锡混合，来修建它。
> 这片大地的女神的一个工匠，一个祭司
> 在它上面工作；
> 用两手宽的明亮的石头
> 他砌砖修墙，
> 用一手宽的亮石闪长岩。

这段文字中有一段很重要的话（古地亚在圆柱图章B上重复过这句话，以确保后人记住他的丰功伟绩）。苏美尔缺乏石头，这个特征曾导致那里出现了泥砖，并且还用泥砖建成过最高最宏伟的建筑。但正如古地亚告诉我们的，这一次特别采用石头，就连“砌砖修墙”都要用“一手宽的亮石闪长岩”和两手宽的不那么稀有的石头。对这样的工程而言，铜质工具就没有那么好用了；人们需要更为坚固的工具——古代的“钢”，青铜。

如果古地亚的记录确有其事，那么当时的确出现了青铜。因为青铜本身就是将铜和锡“混合”。自然界并没有青铜这样的元素。这是一种合金，将铜和锡置入熔炉，由此而产生的完全人工的产品。苏美尔对这种合金的比例要求是1：6，差不多含有85％的铜和15％的锡，这可是近乎完美的配搭。然而，青铜，还需要其他行业中的技术成果。它只能浇铸成型，而不是通过敲打或淬火；而且，用于制作青铜的锡，必须要通过一种被称作溶化和萃取的过程从锡矿石中得来，因为要想在自然界中直接找到锡的天然态，那可就太难了。它必须从一种被叫做锡石的矿石中萃取而来。这种矿石通常存在于冲击层矿床里。锡通过溶化锡石，然后萃取而得来，常常在萃取的第一阶段与石灰岩形成化合物。通过对冶金过程的这一简单解释，我相信大家都能看出要生产出青铜所需要的科技和知识了吧。

但还有其他的问题：同时，锡还是一种难以被找到的金属。任何资源哪怕只是可能——还无法肯定——靠近苏美尔的，都很快地用完了。一些苏美尔文献提到了在一个遥远的大地上有两座“锡山”，到底所指的是什么现在还未知晓，一些学者，例如B.兰兹伯格（B.Landsberger）在其《近东研究之旅》《*Journal of Near Eastern Studies*》）的第21卷中，并没有忽略掉这些遥远的地方，并猜测它们可能是远东地区的锡带（缅甸、泰国和马来西亚）——它们至今仍是锡的主要来源。已被查明的是，在对这些极其重要的金属的搜寻中，苏美尔商人经由小亚细亚的中间人，把手伸向了多瑙河沿岸的锡矿资源，特别是今天的称为做

波西米亚（Bohemia）和萨克森（Saxony）的省份（那里的矿早就被挖干了）。R.J.福布斯观察到，“在公元前2500年乌尔（Ur）皇家墓地中的发现显示出，乌尔的工匠……完美地懂得青铜和铜的冶金术。而他们所使用的锡的来源，至今是一个谜。”而这个谜，至今还未揭开。

不仅仅是古地亚和其他苏美尔国王在题词中说起过锡石来自极其遥远的地方。甚至就连一位女神，著名的伊师塔，都必须横穿山脉才能找到那个地方。在一部被称作《伊南娜与伊比》（*Inanna and Ebih* ，伊南娜是伊师塔的苏美尔名字，伊比则是一座遥远的、尚未确定的山脉的名字）的文献中，伊南娜向更高层的神申请批准时说道：

> 让我前往锡矿的所在吧，
> 让我研究它们的矿藏。

因为所有这些原因，也可能是因为诸神——阿努纳奇——必须要教导古代人如何从锡矿中萃取锡，这种金属在苏美尔人看来是一种“神圣”金属。他们称其为安拉（AN.NA），字面上的解释为“天国的石头”；无独有偶，当钢铁需要通过熔炼才能使用的时候，它被叫做安巴（AN.BAR意），思是“天国的金属”。而青铜，这种铜和锡的合金，则被称作扎巴（ZA.BAR），意思是“闪闪发光的双重金属”。

锡的对应术语安拉，在赫梯语种被借用，几乎没做什么改动。然而，在阿卡德语这种巴比伦人、亚述人和其他闪族人的语言里，这个词经过了细微的变动成为了阿纳库（Anaku）。这个词常常被认为意指“纯锡（Anak-ku）”；而我们想要知道的是，这种改变是否可能反映出了在这种金属和阿努纳奇诸神之间有一种更为接近、更为亲密的关系，因为它同时还被称作安纳库母（Annakum），意味着它属于，或来自于阿努纳奇（Anunnaki）。

这个词在《圣经》中出现过不止一次。由kh这两个字母结尾，它的意思是锡-铅垂线（tin-plumbline），正如在阿摩斯（Amos）的预言中，他看见上帝举着一个阿纳库（《圣经》中所用词为Anakh，如上所述，用kh结尾），阐述他的承诺不会偏离他的以色列百姓。阿纳克（Anak）这个词的意思是“项链”，这反映出这种金属的价值很高，很稀有，如白银一样珍贵。它还有一个意思，是“巨人”——这是对美索不达米亚的“阿努纳奇”一词的希伯来语翻译（像我们在之前的章节中讲到过的一样）。这种翻译向我们展示出了另一个问题，就是无论是旧世界还是新大陆，都有着将功绩归于“巨人”的传说。

所有这些将锡与阿努纳奇相联系的做法可能都同出一源，也就是说，都来自于阿努纳奇教导人类有关锡的知识和技术这件事。事实上，在将苏美尔的安纳转变为阿卡德语中的阿纳库这个细微但极富象征意义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个时代的构架。有着足够的记载，以及众多考古学发现，告诉我们在大约公元前2500年的时候，鼓足劲冲入青铜时代的脚步放慢了。亚甲（Akkad，即阿卡德）王朝的创始人，亚甲的萨尔贡（Sargon），非常看重这种金属，以至于他选择了锡而非金银来为自己庆祝和纪念（见图124），那时大约是公元前2300年。



图124

冶金历史学家发现的证据证明，锡的供应在逐步减少，因为他们发现青铜中锡的成分在不断下降，而且从文献中的发现可以看出，几乎大多数新出现的青铜器是用旧青铜制作的，通过回收早期青铜器，将其溶化后放入更多的铜而得来，有时锡的成分下降到了2%。然后，出于一些尚无法解释的原因，情况突然转变了。“仅仅是从中青铜时代开始，公元前2200年”，福布斯写道，“是真正的青铜使用期，而且高成分的锡含量屡见不鲜，也不像过去那样仅仅是针对精致器具才这么使用。”

在给予人类青铜，让人类用之于公元前第4个千年并建造出宏伟文明之后，在给予人类青铜，让人类用之于公元前第4个千年并建造出宏伟文明之后，阿努纳奇似乎在下一个千年之后开始了收回。但是，我们还能暂定上一个锡的来源可能是在旧世界（新大陆以外之地），而这个后来出现的第二个锡来源完全是个谜。

在这里，我们有一个大胆的猜测：这个新来源是新大陆。

※

倘若如我们所相信的那样，新大陆的锡到达了旧世界的文明中心，那么，它就只可能来自一个地方：的的喀喀湖。

我们这么说倒不是因为它名字的缘故，如我们之前所讲的那样，暗示这个湖是“锡石湖”；而是因为在数千年之后，玻利维亚的这个地方至今仍是世界锡的主要产地。锡，虽然算不上多么稀有，但仍被公认为是一种稀有金属，商业数量的锡只在几个地方才找得到。如今世界上50%的锡产自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玻利维亚、刚果、尼日尼亚和中国（以上为降序排列）。一些更早期的产地，位于近东或在欧洲，如今已接近被开采干净了。任何地方，锡矿都位于冲击层矿床内，氧化锡矿石被自然的力量冲刷，冲出了矿脉。只有两个地方的锡矿石被发现时仍然位于它的最初矿脉中：康沃尔（Cornwall）和玻利维亚。前者如今已没有剩下锡了；后者仍然向全世界供应着锡，似乎那里才真的应该被称作“锡山”，正如苏美尔的伊南娜文献所述。

这些矿蕴藏量大但开采起来很困难，它有着12000英尺的海拔高度，主要集中在玻利维亚首都拉巴斯的东南部，波奥湖（Lake Poopo）东边。更为容易到达河床中的冲击层矿床的地点是的的喀喀湖的东岸。古代人正是在那个地方收集矿石，而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今天。

福布斯接着出示了从提潘尼河（Tipuani）河岸“洗金”时得来的金属锡的样本。这可使他大吃一惊——这是他的原话——他发现这个矿源富含金块、锡石和块状及珠状金属锡（锡的自然态）；这意味着，无论是什么人曾在这里淘金，他都会同时懂得如何从锡矿中得来锡。仅仅是探索了的的喀喀湖东部一带就让他傻眼了——也是他的原话——因为他发现了大量的被还原为自然态的锡（例如通过萃取）。他认为，这里有着那么多的金属锡是一个“谜”，“绝对不可能是任何自然原因引起的”。在索拉塔（Sorata）附近，他发现了一个锤头，经分析鉴定后发现它含有88%的铜和仅仅11%的锡，“这与其他”欧洲和近东的“古代青铜器的成分极为相似”，那些遗址似乎是属于“极其遥远的时代”。

福布斯同时还惊讶地发现，住在的的喀喀湖周围的印地安人——艾马拉（Aymara）部落的后代——似乎知道到哪里去找这些如今人们感兴趣的地点。事实上，西班牙编年者巴尔巴（Barba）在1640年陈述道，西班牙人曾经发现了有印地安人工作的铜矿井和锡矿井；锡矿井“靠近的的喀喀湖”。波斯南斯基在离帝华纳科6英里的地方发现了前印加时代的矿井。他以及他之后的人都不断向世人证实，大量惊人的青铜器具的确出现在了帝华纳科及其周边区域。他指出，太阳门的壁龛的背面曾经插入的是金板，并且是有着能够承重的青铜制成的突出的枢纽或“旋钮”的金板，这样就可以旋转。在帝华纳科他发现带有用来镶嵌青铜锞闩的壁龛的大石块，就像普玛彭古那样。他在普玛彭古曾见过一块无疑是青铜的金属，“带有类似于滑轮一样的齿状凸起，那可能是某种用来举重的设备”。

他在1905年的时候见到并描绘下了这块金属，但却在他第二次造访过程中失窃了。由于在印加时代甚至现代，对帝华纳科的有策划的掠夺，在的的喀喀湖的圣岛和高迪（Coati）发现的青铜工具，证实了在帝华纳科曾存在的东西。这些发现包括青铜条块、杠杆、凿子、刀具和斧头——所有能够用于建筑工程的工具，而非用于采矿工作的。

实际上，在波斯南斯基的分为4个章节的论文中，开头是介绍史前时代在玻利维亚高原上采矿的普遍行为和在的的喀喀湖周边采矿的特殊行为的。“在阿特普拉诺（Altiplano）——即高原之意——的山脉里，发现了人工隧道和洞穴，是古代的居民为了给自己提供有用的金属而用工具打造的。这些洞穴和西班牙人为了寻找贵金属而造成的洞穴有着明显区别，那些古代冶金工程的遗迹要比西班牙人的所为早得多……在最遥远的时期，一个高智慧、极具魄力的种族……从山脉深处为他们自己找出了有用的或珍贵的金属。”

“在那么遥远的时期，安第斯的史前人类打算在山脉深处寻找什么种类的金属呢？”波斯南斯基这么问道，“是黄金或白银吗？当然不是！一种更为重要的金属让他走到了安第斯山脉的最高峰：他们想要的是锡。”他解释道，锡需要与铜一起制成“高贵的青铜”。这就是帝华纳科人的目的，而这种观点被后来的发现所证明了，在帝华纳科90英里为半径的区域内，人们发现了许多锡矿井。

然而，难道是安第斯人需要这些锡来制造他们自己的青铜工具吗？显然不是。著名冶金学家厄尔兰·诺尔登斯基德（Erland Nordenskidld）通过其一项重要研究《南美洲的铜与青铜时代》（*The Copper and Bronze Ages of South America*）显示，在那里并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时代：在南美既没有过发展完全的青铜时代，也没有过发展完全的铜器时代，一个很勉强的结论是，无论发现什么青铜工具，都是属于旧世界的造型并且是基于旧世界的技术的。“鉴定了所有我们在南美发现的青铜及铜制的武器和工具后”，诺尔登斯基德这么写道，“我们不得不承认，它们几乎没有原创的痕迹，而且它们的各种基本特征都与旧世界有着一些相符。”他继续说：“必须得承认，新世界的金属技术与旧世界青铜时代的技术存在着相当重要的相似之处。”有意思的是，他的样本中所包含的一些工具的手柄形状就像是苏美尔女神宁悌（Ninti）的头像，并且这个头像还带有这位女神的符号——一对脐带剪——这位女神也就是后来西奈矿井的女主人。

新大陆的青铜史由此与旧大陆有了联系，并且，安第斯——新世界青铜的发源地——的锡的故事，又无以抗拒地连接着的的喀喀湖。在这些故事里，帝华纳科有着中心地位，紧紧联系着它周围的矿藏；否则干嘛要要修建在那里？

旧世界的3个文明中心出现在富饶的河谷地带：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尼罗河的埃及-非洲文明，以及印度河的印度文明。它们的基础是农业；贸易，因河流而变为可能，向它们提供工业原料并让它们得以出口自己的谷物和成品。当社会有组织地建立起来，并发展出国际关系的时候，城市顺着河流拔地而起，商业需要文字记录，贸易积累起财富。

帝华纳科并不符合这个模式。就像一句俗语所说，“妆扮整齐却无处可去。”一个文化和艺术形式影响了几乎整个安第斯区域的大都市——修建在一个足以登上世界海拔高度排行榜的贫瘠湖岸。为什么是在那儿？地理学也许能给我

卡拉萨萨亚里最明显的考古遗迹就是形成轻微矩形围场的矗立石柱。虽然并不是所有曾经用于标注连绵不绝的墙的石柱仍然存在，但其数量却暗示了阳历年天数和阴历年天数之间的关系。波斯南斯基尤其感兴趣的是，11个沿着草坪重建的从西墙中心突出来的石柱（见图121）。他用绳索沿着特殊放置的观察石头、结构的定位以及稍微或故意偏离基本方位测量后，证实了卡拉萨萨亚是由超现代文明的人类为了精确确定昼夜平分点和二至点而建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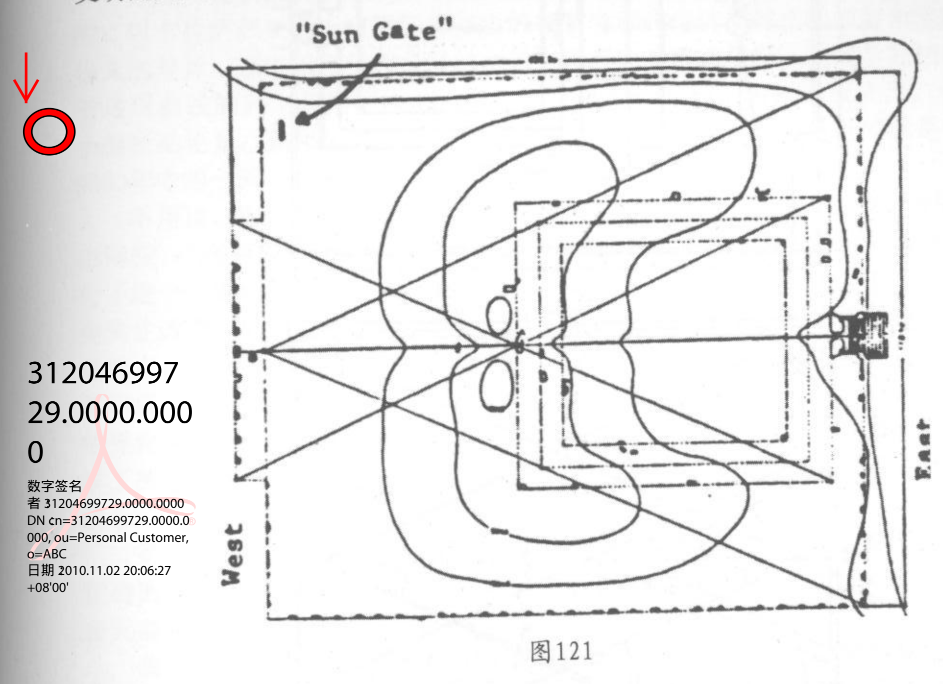


图121

德国工程师埃德蒙德·凯斯在《帝华纳科的太阳》（*Das Sonnentor von Tihuanaku*）一书中所画的建筑图纸是基于波斯南斯基教授的研究以及他自己的测量和评估的。他设想，建筑的内部构造是一个中空的阶梯形金字塔：建筑的外墙逐层上升，中心围着一个方形露天庭院。主要的巨型楼梯位于东墙中部，主要观测点则设在“金字塔”最西侧的两个大露台上（见图122）。

波斯南斯基正是在这点上提出了令人震惊的爆炸性发现。通过测量冬夏二至日点的距离和角度，他认识到：卡拉萨萨亚在天文方面所采用的地球对日倾斜角与当前公认的23.5°并不相符。

如以科学术语而言，从卡拉萨萨亚的天文视线的方向来看，黄道倾斜角应为23°8′48″。根据1911年设在巴黎的国际星历协会制订的、以综合考虑站点的地理位置和海拔来加以确定的准则来推测，卡拉萨萨亚神殿应当建于公元前15000年左右。

波斯南斯基宣称帝华纳科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建于“大洪水前”。这种说法无疑激怒了当时的科学界；因为根据马克斯·乌勒的理论，当时普遍的看法是帝华纳科城建于公元初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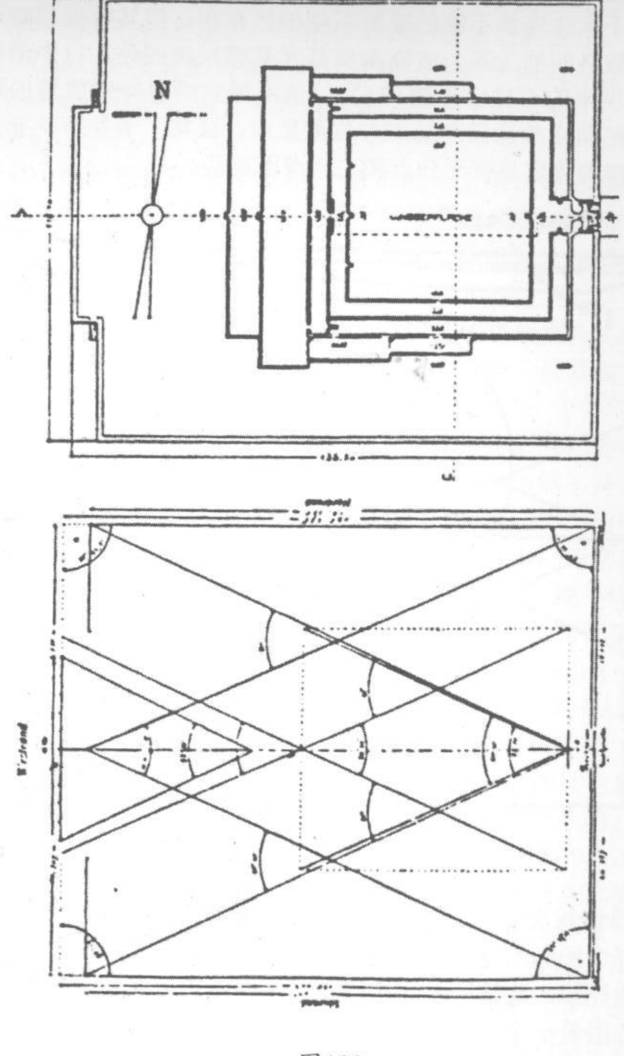


图122

我们不应当将黄道倾斜角与岁差现象混淆。岁差改变了太阳升起或在某一时间段活动时相应的星背景（星座区域），比如春分。这种变动虽不显著，但70年增加一度，2160年（一个完整的黄道宫）就能增加30度。倾斜角角度的改变源于地球几乎难以察觉的波动，地球在地平线上忽上忽下，就如同船在海上的飘动。这种变动会使地球对日倾斜角在大约7000年后增加一度。

怀着对波斯南斯基研究结果的好奇，德国天文学委员会派了一支探险队到秘鲁和玻利维亚。这支探险队由波茨坦天文和天体物理观测台负责人汉斯•鲁登道夫教授（Dr. Hans Ludendorff）、波恩天文台负责人和梵蒂冈荣誉天文学家阿诺德•科斯查特教授（Dr. Arnold Kohlschutter）、波茨坦天文台天文学家罗尔夫•穆勒教授组成。1926年11月和1928年6月，他们在帝华纳科进行测量和观察。

他们的调查、测量，以及目测证实，首先，卡拉萨萨亚的确是一个天文历法观测台。例如，他们发现西面的阶梯旁有11跟柱子，而柱子的宽度和它们之间的间隔以及它们伫立的位置，是用来精确测量太阳在不同的天数内，从至点到昼夜平分点再到至点再向后运动的季节性移动的。

并且，他们的研究证实，在最有争议的问题上，波斯南斯基基本上是正确的。以卡拉萨萨亚的天文特征为基础的倾斜度和我们这个时代的倾斜角度确实有很大的差异。以中国古代和希腊的全光交角观察为数据依据，天文学家相信，关于适用曲线的向上和向下运动，只应发生在几千年前。根据曲线应用，该天文小组的结论是：结果可以显示日期大约是公元前15000年，但是也可以是公元前9300年中的一天。

不用说，即使是后者的日期也是被科学界所不能完全接受的。为了对批评做出回应， 在秘鲁和玻利维亚的罗尔夫•穆勒和在帝华纳科的波斯南斯基合作，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他们发现，如果将某些变数加入进去一并考虑的话，结果就会发生改变。如果冬至点的观察不是从波斯南斯基的推测而来，而是另外一个可能的点，那么至点与至点之间的夹角就会略有不同。并且，当太阳在地平线上，其间或者已经下沉的时候，是否古代的天文学家已经固定了冬至的时刻。所有这些变化，穆勒在一本重要的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明确的报告，在报告中，他陈述了所有的选择，并且认为，如果 24° 6' 是被接纳的最准确的角度，倾斜曲线就会跨越这个读数：公元前10000年或者公元前4000年。

第23届美洲问题国际会议邀请波斯南斯基就此问题进行演说。他选取了一个正确的倾角——24° 6' 52.8″，其结果是卡拉萨萨亚的年代处于公元前10150与公元前4050之间。

我们在前面提到，印加人阴历显示年代始于金牛座年代，而不是白羊座年代。如果穆勒测定的年代（公元前4000年）是准确的，也就是说，巨石残骸处于库斯科和马丘比丘之间的大致年代。我们在前面提到的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调查，由玛丽亚•舒尔滕•德埃布内特带领的团队，她得出结论认为维拉科查网格倾角应为24° 8'，所以，她计算出的年代应处于公元前3172年。

许多手工艺品包含着维拉科查神的意象，如纺织品、木乃伊包裹物，以及陶器。这些不同的手工艺品持续不断地在秘鲁南部甚至更远的南方和北方被发掘，这是其他非帝华纳科的数据无法比拟的。基于此，甚至一些坚定不移的考古学家如温戴尔•C•贝奈特（Wendell C. Bennet）也将帝华纳科的年代往前推，从公元后500年推至公元前1000年。

但是，放射性碳测定使得已被普遍接受的日期愈来愈久远了。早在20世纪60年代，帝华纳科考古调查玻利维亚西亚特研究中心就已经在现场进行了挖掘和保护工作。它最主要的任务就是保证完整挖掘和保存卡拉萨萨亚东面的“小庙”，许多石雕和石质头部发现与此。他们挖掘出了一个半藏于地下的庭院，或是仪式的组成部分，被镶嵌着石首的石墙包围着，石首是按照查文•德•万塔尔的方式镶嵌的。玻利维亚国家考古研究所所长卡洛斯•庞塞•桑希内斯（Carlos Ponce Sangines）在1981年的报告中指出，在此地发现的原始物品的放射性碳测定的结

论是公元前1580年，因此在他的综合研究《玻利维亚考古综述》（*Panorama de la Arqueologia Boliviana*）中，主张将此时间作为帝华纳科初始阶段的开始时间。

碳同位素年代测定告诉我们这里有机物遗体的年龄，但是不排除构成它的岩石的形成年代，有可能会比有机物的年代更久远。事实上，卡洛斯•庞塞•桑希内斯在其后（对帝华纳科的地理位置、年代和文化）的研究中发现了一种叫做“黑曜石水合”（Obsidian Hydration）的新的测定年代的技术。这种技术让那些在卡拉萨萨亚神殿遗址发现的黑曜石质物品的制作年代，向前推进到了公元前2134年。

从这一点来说，读一下胡安•德•班塔斯（Juan de Betanzos）1551年的作品《心灵与印加叙事》(*Suma y Narration de los Incas*)还是很有趣的。当维拉科查一开始定居在帝华纳科的时候，“他们说他周围已经有一部分人……从走出礁湖以后，他到了附近一个地方，也就是今天的村庄提格拉克（Tiaguanaco）所在之处。”班塔斯继续写道：“曾经，当维拉科查的和他的村民已经定居在那里的时候，那片土地还是荒芜一片。”但是维拉科查“命令太阳移动到现在的位置。突然，他就命令太阳开始新的一天。”

这件事发生大约在公元前1400年。毫无疑问，在我们居住的地球两边，发生了一次交替进行的天体运动：因太阳的突然停顿产生的黑暗，和与之同时诞生的新的一天的开始。但根据班塔斯关于本地传说的记载，上帝和人类在更早的时候就到了帝华纳科——也许比考古学家的记载还早。

但是为什么帝华纳科在那么早就被建立在那个地方？

近几年来，考古学家已经在墨西哥的泰奥提华坎和玻利维亚的帝华纳科发现了类似的建筑特征。何塞•德•梅萨（Jose de Mesa）和特雷莎•斯韦特（Teresa Gisbert）在《阿卡帕纳，帝华纳科的金字塔》（*Akapana, la Piramide de Tiwanacu*）一书中指出，阿卡帕纳有初步的计划，就像泰奥提华坎的月亮金字塔一样，用同样的地基和高度测量第一个太阳金字塔及它的高宽之比。从我们的结论来看，泰奥提华坎的最初（和实用）的目的及其住所是为了靠近这地区的供水设备，无论是塔里还是沿着两座塔周边以及阿卡帕纳内的水渠。这样帝华纳科就起到一个核心作用。那么，当初帝华纳科是不是被建成一个功能性的处理设施呢？如果是，又是处理什么东西呢？

迪克•伊巴拉•格拉索（Dick Ibarra Grasso）在《帝华纳科遗址和其他工程》（*The Ruins of Tiahuanaco and other works*）一书中同意一种强大的帝华纳科的设想。围绕这片区域，沿着东西主要轴心延伸数英里，有几条主要的南北向的大动脉，而不像泰奥提华坎的死亡之路。在湖的边缘，看得见码头的地方，他们发现了很多考古证据，大量的防御墙壁建立在河曲中，实际上建立了一片深水码头，可以停泊装载货物的船只。但是如果真是这样，泰奥提华坎进口和出口什么商品呢？迪克•伊巴拉•格拉索报出了“小绿卵石”的发现，那是波斯南斯基在阿卡帕纳发现的。在一个阿卡帕纳式的金字塔的废墟里，南边的大圆石用于保护已经变成绿色的古迹；在卡拉萨萨亚以西，是隐藏结构的地区；普玛彭古废墟中也存在很大的数量。

具有重要意义的是，普玛彭古码头处的抵御墙中的大圆石也变成绿色的了。这说明了一件事：暴露在外的铜，因为它是被氧化了，所以使石头和土壤也染上了绿颜色（正如氧化铁的存在所添加的红褐色色调）。

如此说来，在帝华纳科加工的是铜吗？可能吧，但这若是发生在离产铜之地近些的地方则更合理。铜，似乎是被运送到帝华纳科，而不是把它从这个地方向外运出。从这个地点的名称“的的喀喀”的词义来看，帝华纳科应该更易于被解读。这个湖的名称源自靠近科帕卡巴纳半岛（Copacabana peninsula）的两个岛屿其中之一的名字。就是在那儿，在被称作的的喀喀的岛上，传说告诉我们，当太阳升起于大洪水泛滥之后时，阳光照射到了提提卡拉（Titikalla）圣石上（它因此也被称为太阳岛）。就是在这里，在圣石之上，维拉科查把神圣的魔棒赐予了曼科-卡帕克。

那么，所有这些名字意味着什么？根据语言学家的说法：“的的”在艾马拉语里是金属铅或锡的称呼。

我们知道，提提卡拉意为“巨石锡”。的的喀喀意为“锡石”。的的喀喀湖是拥有锡源的湖。

显然，帝华纳科的建立是为开采锡和铜，但其遗址仍未被找到。

"乌斯（Uz）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Job）；那人完全正直，敬畏上帝，远离恶事。"他被赐福拥有一个大家族和成千上万只牛羊，是"东部地区最伟大的人"。

"有一天，神的众子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Satan）也在其中。耶和华问撒旦，你从哪里来。撒旦说，在地球所及之处，四处漫游。"

《圣经》故事中的《约伯记》（*The Book of Job*）由此开始。这个正直的人被撒旦推入了一项测试，有关人类对上帝信仰的极限。一个又一个的灾难让约伯开始怀疑自己的信仰。3个朋友千里迢迢地赶来，给予他安慰和同情。当约伯开始诉苦，并怀疑神的英明之时，他的朋友指出，天地许多奇迹只有上帝才知道；其中包括金属的奇观，以及金属的来源，还有将它们从地下深处找到并提炼出来的创造力：

明显有一个白银之源
以及一个提炼黄金之地；
还有将铁从矿石中得来
以及从石头中炼出铜的地方。

他结束了黑暗，
他在深渊和隐晦之处发现了
各种石头的价值。
在远离栖息地的地方，他让溪流开了口，
那里行进着被遗忘的奇怪的人。

那里有一片土地，金属锭从中而来，
其地下如有火焰般隆起；
一个有着蓝绿石的地方，
下面是金矿。
就连秃鹰都不知道去那里的路。
而猎鹰的眼睛也不曾发现它……

在那里，他将手伸向了花岗岩，
他从大山的底部掀翻了它们。
他在岩石上刻下图案，
而他所见的都是珍宝，
他在溪流源头设了堤坝，
他将曾隐藏着的带入光明。

约伯问，有没有人知道这些地方？是人类自己发现了所有的冶金过程吗？事实上，他质疑他的3个朋友这方面的知识从何而来？

而知识从何而来？
领悟力又从何而来？
无人知道它的发展过程；
它的源头不是凡尘之地……

纯金并不是它的最高分量。
在白银里它是无用的。
它不局限于奥菲（Ohpir）的红金，
也不比珍贵的红玉髓或天青石。
黄金和水晶不是它的量具，
也非它在金质器皿中的价值。
黑珊瑚和雪花石膏不值一提；
知识仅超出珍珠……

很明显，约伯承认，所有这些知识都来自上帝……那位使他富裕之后又夺走他的一切，却又是唯一能让他重新振作的神：

只有上帝才知道它的方向
才知道它是怎么建立起来的。
因为他能审视地球的两极
并尽览天下万物。

这场发生在约伯和他3位朋友之间有关冶金学的议论也许不是偶然。虽然对约伯本身，以及他所生活的土地并不十分了解，但他3位朋友的名字却向我们提供了一些线索。 第一个朋友是提幔（Teman）的以利法（Elipaz），从阿拉伯半岛南部而来，地名的意思是“上帝是纯金 ”；第二个是书亚（Shuha）的比勒达（Bildad），书亚被认为是一个曾位于赫梯城市卡舍米西（carcemish）南部的国家；这个地名的意思是“深煤窑之地”；第三个人是拿玛（Na’amah）的琐法

（Zophar），其地名的意思源于《圣经》中“所有工匠的师傅”的一位姐妹。可以看出，这三者，都来自于与采矿有关的地方。

约伯（或《约伯记》的作者）提出的这些具体问题显示，他具有相当深奥的矿物学知识，具备高超的采矿和冶金工艺。他了解这些的时间，肯定比我们已知的第一次锻造铜块得到有型的形状，或者矿脉被人类拥有并且提炼它们的时间要长得多。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古希腊，采矿和金属的艺术同样被认为是探索自然奥秘的一种行为；金属（metal）这个词来自希腊文中的metallao，后者的意思是“搜寻，找到隐藏的事物”。

希腊及随后的罗马诗人和哲学家，将柏拉图（Plato）对人类历史的划分方式推向了极点。他们通过4个金属时代来划分人类历史，也就是黄金、白银、青铜（或铜）和铁，其中黄金时代代表的是人类历史中最理想的时代，是离神最近的时期。《圣经》的一种划分，认为在但以理（Daniel）看见的幻象中，在各种金属之前还有泥，相比之下这种对人类社会进程的划分方式更为精确。经过了漫长的旧石器时代，中石器时代开始于洪水之后的近东，大约在公元前11000年左右。3600年后，一些近东男子翻过山脉到达肥沃的河谷地带，开始种植植物、驯养动物和利用本地金属（裸露在河床上的金属，无需开采和制作），学者把这种现象称之为新石器时代。然而，这个时代其实是泥——用作陶器和其他作用——替代石头，正如《但以理书》（*The Book of Daniel*）中的排列顺序。

早期使用的铜是铜石头（copper-stones），出于这个原因，许多学者倾向于将这一阶段称之为从石头过渡到金属铜的时期，即红铜时代，铜石器时代。这时的铜是经过持续处理锤打到理想的形状，被称为低温退火的软化铜。我们相信，它开始于近东的环绕新月沃地的山地里。对铜（甚至黄金）的这种金属的加工，有可能与其所处环境的特点有关。

黄金和铜是在自然界中发现的“自然状态”，它们不仅是地球内部的岩石的某些纹理，而且还以块的形式出现。自然的力量——暴风雨、洪水或持续流动的溪流和河流，动摇了松散的岩石，使金块暴露。这种金块会在河床上或者河床附近发现，并从泥石中用水洗涤（“淘金”）或筛选出来。这种并不涉及切槽和隧道的方法被称为砂金开采。很多学者认为，这种开采的实践，在环绕着美索不达米亚的新月沃地的山地上，以及在地中海东海岸，早在公元前第五个千年或者公元前4000多年就已经出现了。

实事上，这种方法在数个时代都被使用着。有人认为，声名显赫的19世纪淘金潮的“淘金者”并不是真正的掘地三尺的矿工。他们事实上是采用砂金开采法，从冲向河床的水流所带的沙砾中筛选出金块或金沙。例如，在加拿大西北部地区的育空（Yukon）河淘金潮期间，淘金者们用反铲、流槽和平底锅，在高峰期每年就足足获得了超过百万盎司的黄金；而真正的产量也许是其两倍。很有趣的是，哪怕是现在，这样的淘金者仍在育空河和克朗戴克（Klondike）河以及各支流的河床中得到每年10万盎司的黄金。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黄金和铜都可在其自然状态下生产利用，但是相对而言，黄金这更加适合一些，因为它不像铜一样容易氧化生锈。不过，从各种考证来看，在早期，当时的人类并没有利用黄金，而是利用有限的铜。这种现象通常

无法解释。但我们认为，其原因是黄金属于神。在公元前3000年或更早些的时候，黄金就用来装饰寺庙（字面意思为“神之家”），并为神服务。到了大约公元前2500年时，皇家开始使用黄金，个中原因尚未加以探讨。

苏美尔文明在大约公元前3800年的时候进入了全盛时期。来自考古学发现的证据显示，这个文明于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和南部的开端，是在公元前4000年；这个时间也是真正的采矿和冶金出现的时候——古代人说，这个复杂而先进的知识体系是由阿努纳奇人，即那些来自尼比鲁星的诸神告诉他们的。在回顾了人类使用金属的各阶段之后，L.艾奇逊（L.Aitchison）在《金属史》（*A History of Metals*）一书中指出，在到了公元前3700年左右的时候，“美索不达米亚的所有文明都是基于金属物品的”；很明显，他对此是有着钦佩之情的。他指出，在那之后冶金业所达到的高度，“必定该归功于苏美尔人的技术天才”。

不仅仅是铜和黄金这些可以直接从自然界得到的金属，同时，还有一些很显然必须通过从岩层的矿脉中提取出的金属（例如银），以及一些则需要熔炼和精炼的金属（例如铅），它们都被得到甚至使用过。而炼制合金的技巧——将两种或两种以上的金属依据化学原理进行混合，从而得到一种本不直接存在于自然界的混合金属——发展了起来。早期的敲敲打打让路给了浇铸法；被称作脱蜡法（Cire perdue “lost wax”）的这种极为复杂的方法在苏美尔被发明了出来，这种方法使得苏美尔人得以浇铸和制作出既美观又实用的物件（例如诸神或各种动物塑像以及神庙器皿）。这种进步逐渐传遍了世界。

R.J.福布斯（R. J. Forbes）在其所著的《古代技术研究》（*Studies in Ancient Technology*）中写道，“在公元前3500年，冶金学被美索不达米亚的文明吸收”（而这是从大约公元前3800年的时候就开始了的）。“埃及进入这个阶段是在大约300年之后，而到了公元前2500年的时候，尼罗河流域与印度河流域之间的所有区域都热衷于金属。而在这一时刻，冶金业似乎在中国有了萌芽，然而，在龙山时期，公元前1800～1500年之前，中国人还没有成为真正的冶金学家……在欧洲，最早的金属物品很难超过公元前2000年。”

当大洪水尚未到来的时候，阿努纳奇人为了满足他们的母星尼比鲁的需求，曾在非洲南部开采黄金。这些熔炼后的矿石用类似潜水艇的船只送往伊丁（E.DIN），途经现在的阿拉伯海、波斯湾，他们将这些货物交送到巴德提比拉（BAD.TIBIRA）进行最后的加工和精炼，那里是一个前洪积世（antediluvial，地质年代）的“匹兹堡”。巴德提比拉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为冶金而建之地”。这个词偶尔也会被拼写为BAD.TIBILA，意谓其处于冶金匠人之神提比尔（Tibil）的荣光之下；而且，毫无疑问，这位冶金匠师的名字是在该隐这条血脉下的。很明显，该隐之子土八（Tubal）的名字源于苏美尔术语。

在大洪水之后，巨大的两河（底格里斯-幼发拉底）平原上曾是伊丁的地方已经被深深的淤泥掩埋了；后来花了足足7000年，才使得这块土地变干，适合人类居住，苏美尔文明才得以建立。虽然在这片干泥平原上既没有石头也没有矿物资源，但苏美尔文明和它的城市都按照“旧计划”修建；同样，苏美尔的冶金中心也是建在曾经是巴德提比拉所在的地方。事实上，古代近东的其他居民不仅仅采用了苏美尔的技术，同时还有苏美尔技术术语，这再一次印证了苏美尔在

古代冶金学上的中心地位。而其他古代语言中有关冶金的词汇都没有像苏美尔这么多，这么珍贵。在苏美尔文献中，我们发现，有不少于30个专门对应各种铜（URU.DU）的术语，并区分了加工前和加工后。有大量的词汇被加上了ZAG这个前缀（有时所写为ZA）来标示金属的光泽，还有用KU来标示金属或矿石的纯度。还有专门用于表述各种黄金、白银和铜的合金的术语——甚至还有铁的（据推测仅仅在1000年以后或紧接苏美尔进入盛世之后就开始了使用），被叫做AN.BAR；同样地，有着超过一打的术语在其上延伸出来，用于表述铁及其矿石本身的品位。一些苏美尔文献实际上根本就是字典，其中列出了“白石”、有色金属、盐等通过开采得来的矿物的名称，还有沥青。从记录和发现中得知，苏美尔商人到达了极为遥远的地方寻找金属，他们不仅在交易中提供苏美尔特产——谷物和羊毛衣——同时还销售金属成品。

当所有这些知识技术都被归功于苏美尔的时候，需要被解释的是，事实上，与采矿相关的术语和文字符号并非源自苏美尔——而采矿也只发生在遥远的地方，而非苏美尔本土。由此，正如我们已经在《第十二个天体》一书中所论证过的，非洲的采矿工作在一部叫《伊南娜到下层世界的冒险》（*Inanna's Descent to the Lower World*）的古老文献中被提到过；而在西奈半岛矿井中的艰苦劳作，也在《吉尔伽美什史诗》中有着详细记载。苏美尔图画文字中包含了一系列令人惊讶的与采矿有关的符号（见图123），其中很多都表示的是各种各样的矿井，对应着不同的建筑和矿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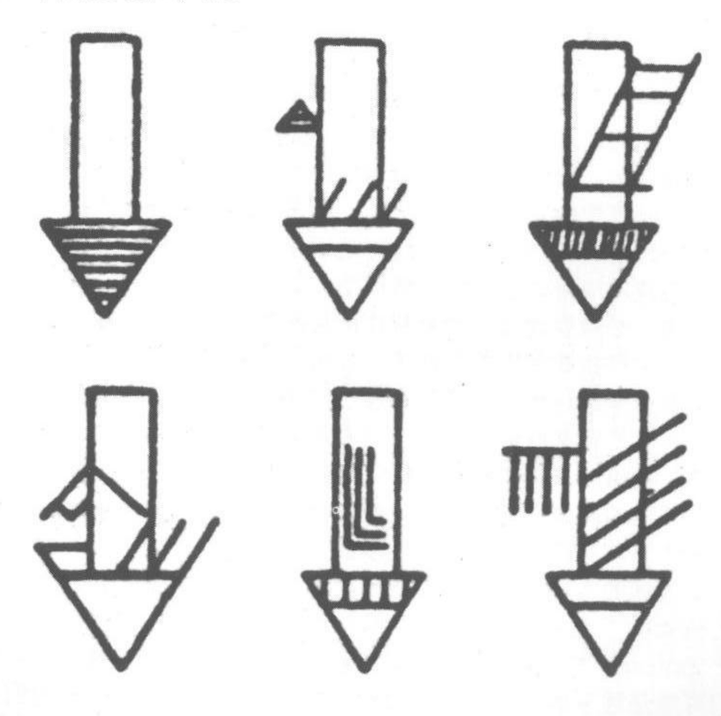


图123

而所有这些矿物的位置——当然不在苏美尔——还不能完全地确定，因为很多地名都未能清晰地保存下来。但一些皇家题词指出，它们是遥远的土地。一个很好的例子，引自圆柱图章A，“拉格什（Lagash）之王古地亚（Gudea）”的第16卷，其中记录了在修建伊宁努（E.NINNU）神庙时使用的稀有金属：

古地亚用金属将这座神庙变得光彩夺目，
他用金属让它光彩夺目。
他用了石头来修建伊宁努，
他用珠宝来使它明亮；
他将铜与锡混合，来修建它。
这片大地的女神的一个工匠，一个祭司
在它上面工作；
用两手宽的明亮的石头
他砌砖修墙，
用一手宽的亮石闪长岩。

这段文字中有一段很重要的话（古地亚在圆柱图章B上重复过这句话，以确保后人记住他的丰功伟绩）。苏美尔缺乏石头，这个特征曾导致那里出现了泥砖，并且还用泥砖建成过最高最宏伟的建筑。但正如古地亚告诉我们的，这一次特别采用石头，就连“砌砖修墙”都要用“一手宽的亮石闪长岩”和两手宽的不那么稀有的石头。对这样的工程而言，铜质工具就没有那么好用了；人们需要更为坚固的工具——古代的“钢”，青铜。

如果古地亚的记录确有其事，那么当时的确出现了青铜。因为青铜本身就是将铜和锡“混合”。自然界并没有青铜这样的元素。这是一种合金，将铜和锡置入熔炉，由此而产生的完全人工的产品。苏美尔对这种合金的比例要求是1：6，差不多含有85%的铜和15%的锡，这可是近乎完美的配搭。然而，青铜，还需要其他行业中的技术成果。它只能浇铸成型，而不是通过敲打或淬火；而且，用于制作青铜的锡，必须要通过一种被称作溶化和萃取的过程从锡矿石中得来，因为要想在自然界中直接找到锡的天然态，那可就太难了。它必须从一种被叫做锡石的矿石中萃取而来。这种矿石通常存在于冲击层矿床里。锡通过溶化锡石，然后萃取而得来，常常在萃取的第一阶段与石灰岩形成化合物。通过对冶金过程的这一简单解释，我相信大家都能看出要生产出青铜所需要的科技和知识了吧。

但还有其他的问题：同时，锡还是一种难以被找到的金属。任何资源哪怕只是可能——还无法肯定——靠近苏美尔的，都很快地用完了。一些苏美尔文献提到了在一个遥远的大地上有两座“锡山”，到底所指的是什么现在还未知晓，一些学者，例如B.兰兹伯格（B.Landsberger）在其《近东研究之旅》《*Journal of Near Eastern Studies*》）的第21卷中，并没有忽略掉这些遥远的地方，并猜测它们可能是远东地区的锡带（缅甸、泰国和马来西亚）——它们至今仍是锡的主要来源。已被查明的是，在对这些极其重要的金属的搜寻中，苏美尔商人经由小亚细亚的中间人，把手伸向了多瑙河沿岸的锡矿资源，特别是今天的称为做

波西米亚（Bohemia）和萨克森（Saxony）的省份（那里的矿早就被挖干了）。R.J.福布斯观察到，“在公元前2500年乌尔（Ur）皇家墓地中的发现显示出，乌尔的工匠……完美地懂得青铜和铜的冶金术。而他们所使用的锡的来源，至今是一个谜。”而这个谜，至今还未揭开。

不仅仅是古地亚和其他苏美尔国王在题词中说起过锡石来自极其遥远的地方。甚至就连一位女神，著名的伊师塔，都必须横穿山脉才能找到那个地方。在一部被称作《伊南娜与伊比》（*Inanna and Ebih*，伊南娜是伊师塔的苏美尔名字，伊比则是一座遥远的、尚未确定的山脉的名字）的文献中，伊南娜向更高层的神申请批准时说道：

让我前往锡矿的所在吧，
让我研究它们的矿藏。

因为所有这些原因，也可能是因为诸神——阿努纳奇——必须要教导古代人如何从锡矿中萃取锡，这种金属在苏美尔人看来是一种“神圣”金属。他们称其为安拉（AN.NA），字面上的解释为“天国的石头”；无独有偶，当钢铁需要通过熔炼才能使用的时候，它被叫做安巴（AN.BAR意），思是“天国的金属”。而青铜，这种铜和锡的合金，则被称作扎巴（ZA.BAR），意思是“闪闪发光的双重金属”。

锡的对应术语安拉，在赫梯语种被借用，几乎没做什么改动。然而，在阿卡德语这种巴比伦人、亚述人和其他闪族人的语言里，这个词经过了细微的变动成为了阿纳库（Anaku）。这个词常常被认为意指“纯锡（Anak-ku）”；而我们想要知道的是，这种改变是否可能反映出了在这种金属和阿努纳奇诸神之间有一种更为接近、更为亲密的关系，因为它同时还被称作安纳库母（Annakum），意味着它属于，或来自于阿努纳奇（Anunnaki）。

这个词在《圣经》中出现过不止一次。由kh这两个字母结尾，它的意思是锡-铅垂线（tin-plumbline），正如在阿摩斯（Amos）的预言中，他看见上帝举着一个阿纳库（《圣经》中所用词为Anakh，如上所述，用kh结尾），阐述他的承诺不会偏离他的以色列百姓。阿纳克（Anak）这个词的意思是“项链”，这反映出这种金属的价值很高，很稀有，如白银一样珍贵。它还有一个意思，是“巨人”——这是对美索不达米亚的“阿努纳奇”一词的希伯来语翻译（像我们在之前的章节中讲到过的一样）。这种翻译向我们展示出了另一个问题，就是无论是旧世界还是新大陆，都有着将功绩归于“巨人”的传说。

所有这些将锡与阿努纳奇相联系的做法可能都同出一源，也就是说，都来自于阿努纳奇教导人类有关锡的知识和技术这件事。事实上，在将苏美尔的安纳转变为阿卡德语中的阿纳库这个细微但极富象征意义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个时代的构架。有着足够的记载，以及众多考古学发现，告诉我们在大约公元前2500年的时候，鼓足劲冲入青铜时代的脚步放慢了。亚甲（Akkad，即阿卡德）王朝的创始人，亚甲的萨尔贡（Sargon），非常看重这种金属，以至于他选择了锡而非金银来为自己庆祝和纪念（见图124），那时大约是公元前2300年。



图124

冶金历史学家发现的证据证明，锡的供应在逐步减少，因为他们发现青铜中锡的成分在不断下降，而且从文献中的发现可以看出，几乎大多数新出现的青铜器是用旧青铜制作的，通过回收早期青铜器，将其溶化后放入更多的铜而得来，有时锡的成分下降到了2%。然后，出于一些尚无法解释的原因，情况突然转变了。“仅仅是从中青铜时代开始，公元前2200年”，福布斯写道，“是真正的青铜使用期，而且高成分的锡含量屡见不鲜，也不像过去那样仅仅是针对精致器具才这么使用。”

在给予人类青铜，让人类用之于公元前第4个千年并建造出宏伟文明之后，在给予人类青铜，让人类用之于公元前第4个千年并建造出宏伟文明之后，阿努纳奇似乎在下一个千年之后开始了收回。但是，我们还能暂定上一个锡的来源可能是

在旧世界（新大陆以外之地），而这个后来出现的第二个锡来源完全是个谜。

在这里，我们有一个大胆的猜测：这个新来源是新大陆。

※

倘若如我们所相信的那样，新大陆的锡到达了旧世界的文明中心，那么，它就只可能来自一个地方：的的喀喀湖。

我们这么说倒不是因为它名字的缘故，如我们之前所讲的那样，暗示这个湖是“锡石湖”；而是因为在数千年之后，玻利维亚的这个地方至今仍是世界锡的主要产地。锡，虽然算不上多么稀有，但仍被公认为是一种稀有金属，商业数量的锡只在几个地方才找得到。如今世界上50%的锡产自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玻利维亚、刚果、尼日尼亚和中国（以上为降序排列）。一些更早期的产地，位于近东或在欧洲，如今已接近被开采干净了。任何地方，锡矿都位于冲击层矿床内，氧化锡矿石被自然的力量冲刷，冲出了矿脉。只有两个地方的锡矿石被发现时仍然位于它的最初矿脉中：康沃尔（Cornwall）和玻利维亚。前者如今已没有剩下锡了；后者仍然向全世界供应着锡，似乎那里才真的应该被称作“锡山”，正如苏美尔的伊南娜文献所述。

这些矿蕴藏量大但开采起来很困难，它有着12000英尺的海拔高度，主要集中在玻利维亚首都拉巴斯的东南部，波奥湖（Lake Poopo）东边。更为容易到达河床中的冲击层矿床的地点是的的喀喀湖的东岸。古代人正是在那个地方收集矿石，而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今天。

福布斯接着出示了从提潘尼河（Tipuani）河岸“洗金”时得来的金属锡的样本。这可使他大吃一惊——这是他的原话——他发现这个矿源富含金块、锡石和块状及珠状金属锡（锡的自然态）；这意味着，无论是什么人曾在这里淘金，他都会同时懂得如何从锡矿中得来锡。仅仅是探索了的的喀喀湖东部一带就让他傻眼了——也是他的原话——因为他发现了大量的被还原为自然态的锡（例如通过萃取）。他认为，这里有着那么多的金属锡是一个“谜”，“绝对不可能是任何自然原因引起的”。在索拉塔（Sorata）附近，他发现了一个锤头，经分析鉴定后发现它含有88%的铜和仅仅11%的锡，“这与其他”欧洲和近东的“古代青铜器的成分极为相似”，那些遗址似乎是属于“极其遥远的时代”。

福布斯同时还惊讶地发现，住在的的喀喀湖周围的印地安人——艾马拉（Aymara）部落的后代——似乎知道到哪里去找这些如今人们感兴趣的地点。事实上，西班牙编年者巴尔巴（Barba）在1640年陈述道，西班牙人曾经发现了有印地安人工作的铜矿井和锡矿井；锡矿井“靠近的的喀喀湖”。波斯南斯基在离帝华纳科6英里的地方发现了前印加时代的矿井。他以及他之后的人都不断向世人证实，大量惊人的青铜器具的确出现在了帝华纳科及其周边区域。他指出，太阳门的壁龛的背面曾经插入的是金板，并且是有着能够承重的青铜制成的突出的枢纽或“旋钮”的金板，这样就可以旋转。在帝华纳科他发现带有用来镶嵌青铜镙闩的壁龛的大石块，就像普玛彭古那样。他在普玛彭古曾见过一块无疑是青铜的金属，“带有类似于滑轮一样的齿状凸起，那可能是某种用来举重的设备”。

他在1905年的时候见到并描绘下了这块金属，但却在他第二次造访过程中失窃了。由于在印加时代甚至现代，对帝华纳科的有策划的掠夺，在的的喀喀湖的圣岛和高迪（Coati）发现的青铜工具，证实了在帝华纳科曾存在的东西。这些发现包括青铜条块、杠杆、凿子、刀具和斧头——所有能够用于建筑工程的工具，而非用于采矿工作的。

实际上，在波斯南斯基的分为4个章节的论文中，开头是介绍史前时代在玻利维亚高原上采矿的普遍行为和在的的喀喀湖周边采矿的特殊行为的。“在阿特普拉诺（Altiplano）——即高原之意——的山脉里，发现了人工隧道和洞穴，是古代的居民为了给自己提供有用的金属而用工具打造的。这些洞穴和西班牙人为了寻找贵金属而造成的洞穴有着明显区别，那些古代冶金工程的遗迹要比西班牙人的所为早得多……在最遥远的时期，一个高智慧、极具魄力的种族……从山脉深处为他们自己找出了有用的或珍贵的金属。”

“在那么遥远的时期，安第斯的史前人类打算在山脉深处寻找什么种类的金属呢？”波斯南斯基这么问道，“是黄金或白银吗？当然不是！一种更为重要的金属让他走到了安第斯山脉的最高峰：他们想要的是锡。”他解释道，锡需要与铜一起制成“高贵的青铜”。这就是帝华纳科人的目的，而这种观点被后来的发现所证明了，在帝华纳科90英里为半径的区域内，人们发现了许多锡矿井。

然而，难道是安第斯人需要这些锡来制造他们自己的青铜工具吗？显然不是。著名冶金学家厄尔兰•诺尔登斯基德（Erland Nordenskidld）通过其一项重要研究《南美洲的铜与青铜时代》（*The Copper and Bronze Ages of South America*）显示，在那里并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时代：在南美既没有过发展完全的青铜时代，也没有过发展完全的铜器时代，一个很勉强的结论是，无论发现什么青铜工具，都是属于旧世界的造型并且是基于旧世界的技术的。“鉴定了所有我们在南美发现的青铜及铜制的武器和工具后”，诺尔登斯基德这么写道，“我们不得不承认，它们几乎没有原创的痕迹，而且它们的各种基本特征都与旧世界有着一些相符。”他继续说：“必须得承认，新世界的金属技术与旧世界青铜时代的技术存在着相当重要的相似之处。”有意思的是，他的样本中所包含的一些工具的手柄形状就像是苏美尔女神宁悌（Ninti）的头像，并且这个头像还带有这位女神的符号—— 一对脐带剪——这位女神也就是后来西奈矿井的女主人。

新大陆的青铜史由此与旧大陆有了联系，并且，安第斯——新世界青铜的发源地——的锡的故事，又无以抗拒地连接着的的喀喀湖。在这些故事里，帝华纳科有着中心地位，紧紧联系着它周围的矿藏；否则干嘛要要修建在那里？

旧世界的3个文明中心出现在富饶的河谷地带：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尼罗河的埃及-非洲文明，以及印度河的印度文明。它们的基础是农业；贸易，因河流而变为可能，向它们提供工业原料并让它们得以出口自己的谷物和成品。当社会有组织地建立起来，并发展出国际关系的时候，城市顺着河流拔地而起，商业需要文字记录，贸易积累起财富。

帝华纳科并不符合这个模式。就像一句俗语所说，“妆扮整齐却无处可去。”一个文化和艺术形式影响了几乎整个安第斯区域的大都市——修建在一个足以登上世界海拔高度排行榜的贫瘠湖岸。为什么是在那儿？地理学也许能给我们一个答案。

按照惯例，在描述的的喀喀湖的所有特征的时候，首先要提到的是它排在世界第一的航船通行性，13861英尺高。它也是一个大湖泊，有着3210平方里的表面积。它的深度从1000英尺变化到100英尺。从形状上看是被拉长了的，最长的地方120英里，最宽的地方44英里。它凹凸不平的湖岸线，由环绕它的山脉所导致，形成了大量的半岛、海角、地峡和海峡。这片湖的西北-东南布局（图109）是围绕在它边缘的山脉造成的。在东边的是横贯玻利维亚西部和厄瓜多尔中部的安第斯山脉的分支里尔科迪勒拉（Cordillera Real）山脉，它包括了如高塔般耸立的孪生峰，索拉塔的伊连普（Iliampu）山和拉巴斯东南方的庄严的伊利马尼山。在这里，除了一些从这个山脉流入湖泊的小河，大多数河流向东流去，经过广阔的巴西平原流进大西洋，流了2000英里左右。就是在胡的东岸和河流小溪的河床中发现了锡石矿。

湖北边也有着庄严的山脉。那里滞留在地表的雨水大多数都向北流去，进入河流，例如维尔卡诺塔（Vilcanota）河，有些人认为，这条河是亚马逊河的源头。正是在这里，在与这片湖和库斯科接壤的山脉之间，出产了印加人的大部分黄金。

的的喀喀湖的西岸，虽然看上去了无生气，但却是人口最稠密的。在群山和港口之中，在湖岸和半岛上，现在的村庄和城镇与古代遗址共存着——就像普诺（Puno），最大的湖岸镇和港口，和神秘的思路斯塔尼（Sillustani）废墟是紧挨着的。在这个地方，现代铁路工程师们曾发现过一条线路，不仅仅可以指向北方，同时还穿过了安第斯的诸多山口之一，朝向滨湖平原和太平洋。

当人们观察湖的南部时，发现航海和陆地地理学和地形学发生了显著的改变（正如湖东岸的大部分区域，并不属于秘鲁而是属于玻利维亚）。那里最大的两个半岛，西部的科帕卡巴纳（Copacabana）和东部的哈查卡其（Hachacache），几乎是相接的（见图125），在大得多的湖北部和较小的南部中间只隔着一条狭窄的海峡。南部由此被推测为是泻湖（西班牙编年者也由此这么记录它）——与暴露于风中的北部相比，这里是平静的水域。在当地传说中，这两个主要岛屿是太阳岛（事实上是的的的喀喀岛）和月亮岛（事实上是高迪岛），它们刚好位于科帕卡巴纳的北岸。

就是在这两座岛上，创世者在大洪水时期藏起了他的孩子们，太阳和月亮。一种版本的说法是，在大洪水之后，太阳从的的喀喀岛上的一个叫的的喀拉（Titi-kala）的神圣岩石那里，重新升入了天国；另一种版本的说法是，在大洪水结束之后，太阳的第一缕光芒是从这块岩石这里放射出去的，而且，还说在这块神圣岩石下方有一个洞穴，第一队伴侣就是从这个洞中出来，重新开始在大地上繁殖的——而那片大地正是曼科-卡帕克被给予金杖，去找到库斯科，从而开始安第斯文明的地方。

这片湖的主要外流河，德萨瓜德罗河（Desaguadero），是从西南角开始它的流动的。它从的的喀喀湖吸收河水，再去往位于玻利维亚奥路罗（Oruro）省南方260英里的卫星湖波奥湖（Lake Poopo）；在这条线路上，到处都是铜和银，一直延续到太平洋沿岸，玻利维亚和智利相会之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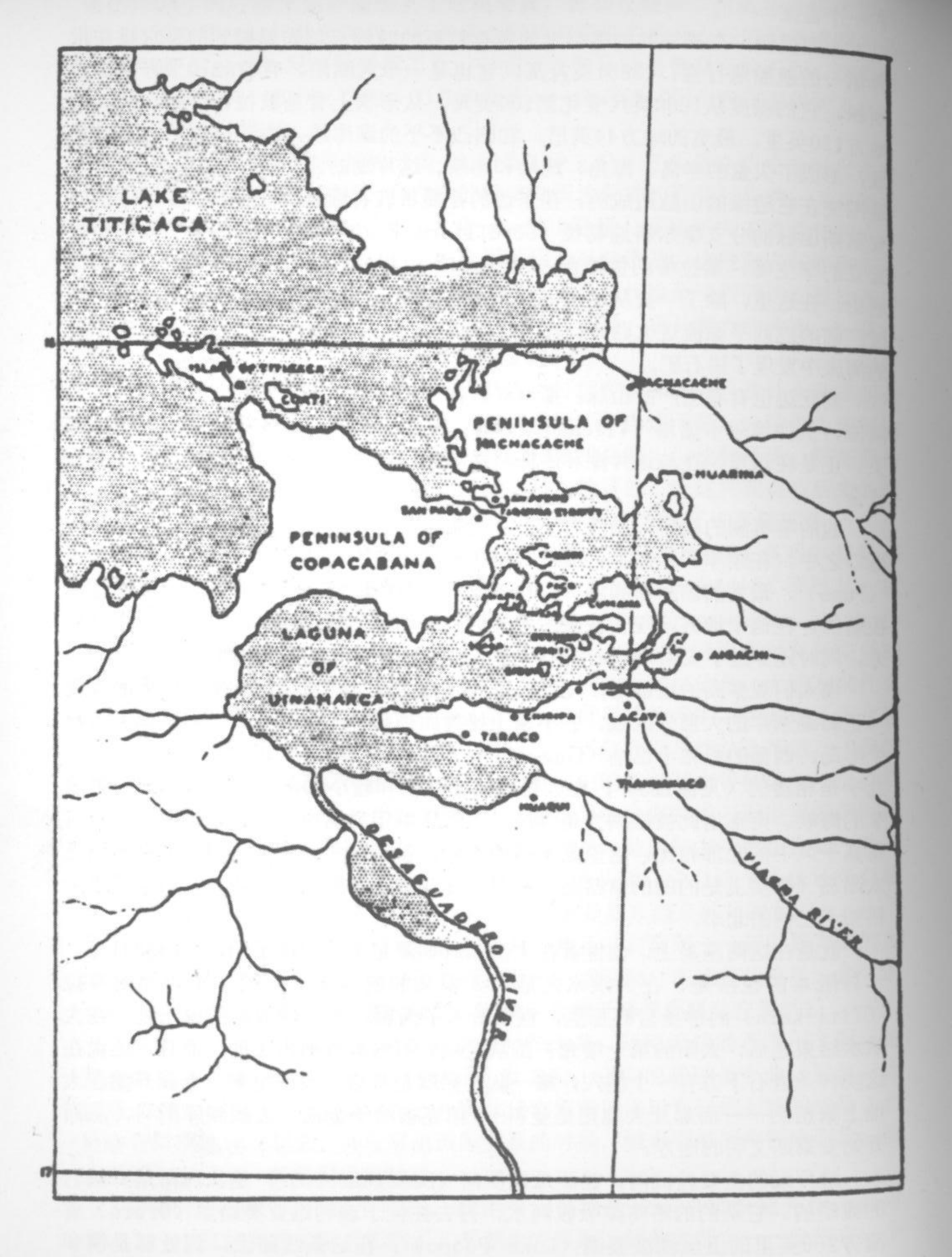


图125

在湖的南岸，位于所有这些山脉间的充满水的洞穴继续呈现出干地的模样，创造出了帝华纳科所在之地的平原和高地。整片湖周围没有其他地方有着这个水平的高地。没有任何其他一个地方附近有着一片泻湖般的水域，还连接着湖的其他地方，让水运变成可能且实用的事情。湖周围也没有哪个地方拥有像这样的地点，有着穿越山脉朝向三个内陆方向的路线和朝北走的水路。

而且，更没有什么地方拥有如此触手可得的珍贵金属了——黄金和白银，以及铜和锡。帝华纳科位于这个地方，是因为这里是对它来说是最适合不过的位置了：整个南美洲的冶金业的首都，整个新大陆的冶金中心。

对于它的名字也有过各种各样的拼读方法——帝华纳科，提亚瓦纳科（Tiahuanaco），提瓦纳库（Tiwanaku），提亚纳库（Tianaku）——这仅仅是为了让这个名字在被翻译之后的发音能够变为当地人预言里的发音。最初的名字，我们认为，应该是TI.ANAKU：意思是Titi和Anaku之地——意思正是“锡城”。

※

这个地名中出现的阿纳库（Anaku）源于美索不达米亚词汇中的锡，因为这种金属是受赐于阿努纳奇的。我们的这种观点间接指出，帝华纳科和的的喀喀湖以及古代近东之间有着直接的联系。而且的确有证据来证明这样的一种观点。

青铜，伴随着近东文明的萌发而首次出现，并在公元前3500的时候，完全进入到了冶金使用中。然而，在公元前2600年的时候，锡的供应逐渐开始减少直至几乎消失。接下来，突然地，在公元前大约2200年的时候，全新的供应如从天降。阿努纳奇诸神通过某种方式结束了这次锡矿危机，并拯救了他们曾赐予人类的最重要的文明。这是如何办到的呢？

让我们看看一些已知的事实。

在大约公元前2200年的时候，当近东的锡供应突然改善的时候，一群神秘的人出现在了近东的舞台上。他们的邻族称他们为凯斯人（Cassites，后来希腊人称他们为科斯人Kosseans）。学者们对于这个名字给不出任何解释。然而这个名称却给了我们灵感，Cassites，锡矿的拼读方式为cassiterite，这是从古至今都知道的。凯斯人，意指那些能够提供锡矿或从锡矿之地而来的人。

普林尼（Pliny），公元一世纪罗马的博学之士，他写道，被希腊人称作“cassiteros”的锡，比铅要贵重。他陈述道，自从特洛伊战争之后，希腊人就一直很看重这种金属（事实上荷马也提到过，他的拼读方式也是“cassiteros”）。特洛伊战争发生在公元前13世纪，地点是小亚细亚的西部边境，也正是早期地中海的希腊人与赫梯人（或者说是他们的印欧亲戚们）发生联系的地方。“传说中说人类在大西洋的岛上寻找这些锡”，普林尼在他的《博物志》（*Historia Naturalis*）中写道，“然后用细枝条制造的船来运输——某种枝多而细的植物，例如柳树——船用兽皮覆盖缝合在一起。”希腊人将这些岛屿称作锡岛（Cassiterites），“由于这些有大量锡的岛屿”，他写道，存在于大西洋中，又面向被称为天涯（the End of Earth）的海角，“它们是6个神之

岛，一些人认为是极乐之岛。”这是一段神奇的陈述，因为如果希腊人和赫梯人分别或同时提到的神都是阿努纳奇，我们由此就能得到阿纳库这个词汇的所有含义。

然而，它们通常都被认为是英格兰西南部康沃尔（Cornwall）附近的锡利群岛（Scilly Islands），特别是在得知腓尼基人（Phoenicians）曾在公元前一世纪的时候到达过不列颠诸岛的这个部分寻找锡之后。先知以西结（Ezekiel）是和他们同时代的人，曾特别提到过古代腓尼基重要城市推罗（Tyre）的腓尼基人用他们的远洋船来进口锡。

普林尼和以西结的说法是最重要的。这倒不仅仅是因为后来也有许多现代作者们同样支持腓尼基人在那个时候登陆美洲的理论。在公元前大约9世纪的时候，地中海东部的腓尼基城邦并入亚述帝国之后，腓尼基人建立了一个新的中心，名叫迦太基（Carthage，Keret-Hadasha，即“新城市”之意），位于地中海西部，处于北非。他们在这个新的地方继续从事着金属交易，同时还开始劫掠当地非洲人用作奴隶。在公元前600年，他们为了给埃及国王尼科（Necho）寻找黄金而环绕非洲（让人想到在此4个世纪之前所罗门王那件事）；而在公元前425年的时候，在一位名叫汉诺（Hanno）的人的领导下，他们环航西非，建立起黄金和奴隶供应站。汉诺在远征之后安全返回了迦太基，因为他的冒险故事都是他活着回来后口述的。但那些在他之前和之后的人，都被大西洋的海水淹没或在美洲海岸发生了海难。

先将那些出现在北美的带有强烈地中海特征的工艺品放到一边，因为出现在中美和南美的这些工艺品更加引人入胜。少数愿意在这个方向冒险的学者中有一位名叫塞勒斯•H.戈登（Cyrus H. Gordon）的教授，著有《在哥伦布之前，历史的谜团》（*Before Columbus and Riddles in History*）一书。读过这本书的人能够知道巴西（Brazil）这个名字和闪族词汇钢（Barzel）之间的相似处。是他让发现于巴西北部的所谓的帕拉伊巴铭文（Paraiba Inscription）稍微有了一些公信力。它在那之后的很快消失以及它发现时的模糊环境让多数学者认为它是伪造的赝品。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如果一旦承认了它的真实性，相当于就推翻了对旧有的认为新旧大陆之间没有联系的观点。然而，有着超人学识的戈登，则坚定地相信它是一艘腓尼基船船长所留下的信息，他的船因一场风暴与船队脱离，他们是在大约公元前534年的时候从近东出发的。

在所有这些研究中有一个相似之处，首先，对美洲的“发现”是偶然的，是一次海难或因海洋洋流而造成的航向突变导致的；第二，时间是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并且很有可能是在这个千年的后500年。

但我们所说的时间却要早得多，比那早了2000年；并且我们还认为，新旧大陆居民的物资交易绝非偶然，而是阿努纳奇诸神的蓄意安排。

很明显，所谓的锡人（Cassites）并不是不列颠人（Britishers）。近东的记录将他们定位于苏美尔东部，也就是如今的伊朗。他们与小亚细亚的赫梯人，以及胡里安人（Hurrian）——也就是《圣经》中的何利人（Horites）或“杆把之人（people of the shafts）——有关系，他们以及他们的先祖，包括苏美尔人，都有可能曾通过向西航行到达过南美洲。他们绕过非洲的末端，穿过大西洋

到达巴西；或向东，绕过印度支那（Indochina）的末端以及群岛，横穿太平洋到达厄瓜多尔和秘鲁。每条线路都需要远洋航海技术和航海图。

必须要指出的是，这些航海图，是的确存在的。

认为这些海图是属于欧洲航海家的观点始于哥伦布本身。现在已经可以确信，哥伦布很清楚地知道他所要去的地方是哪里，因为他曾从保罗•德尔•波佐•托斯卡内利（Paolo del Pozzo Toscanelli）处知道了答案，后者是来自意大利佛罗伦萨（Florence）的一位天文学家、数学家和地理学家，在1474年寄给教会和宫廷的地图和信件中，他曾力劝葡萄牙人采用一条向西的航线到达印度，而非环绕非洲。基于亚历山大的托勒密（Ptolemy，公元前二世纪）的地理观，托斯卡内里采纳了前基督教时代的希腊学者的观点，例如西帕恰斯（Hipparchus）和欧多克索斯（Eudoxus）就认为地球是一个球形。同时，他还采纳了在那之前几百年的希腊学者们所提出的地球的尺寸和大小。他在《圣经》中为这些观点找到了一些证据，例如在第一个拉丁译本的一部分——《以斯拉书•二》（*Book Esdras II*）中，提到了“圆形世界”。托斯卡内里采纳了所有的这些观点，但却计算错了大西洋的宽度；同时他还相信，那片位于加纳利群岛（Canary Islands）西方3900英里处的大陆是亚洲的一端。那里正是哥伦布所遭遇的大陆，也就是他所谓的“西印度群岛（West Indies，佛罗里达半岛与委内瑞拉海岸之间的一系列岛屿，位于加勒比海和大西洋之间）”——这个错误的名称至今都被沿用。

现代研究员认为，葡萄牙国王甚至还拥有勾勒出南美洲大西洋海岸的地图，其中甚至标注有在哥伦布发现之前的向东1000英里的岛屿。他们也的确发现了一些证据。1493年五月，教皇为了缓解冲突，在西班牙发现的土地（西边）和一片未知土地中间划下了一条界线，如果这片土地真的存在的话，那肯定是在东边。这条南北直线位于佛得角群岛（Cape Verde Islands）向西的370里格（League，原陆地长度单位，一里格大约是3英里）处，在葡萄牙人的要求下，给了他们巴西和南美的更大的部分——最终这让西班牙人大为震惊，而非葡萄牙人，后者相信在这片大陆后面还有更多的东西。

的确，现在人们吃惊地发现了太多前哥伦布时代的地图和海图；其中一些还显示了日本，一个大西洋西部的巨大岛屿。很有象征意义的是，在到达日本的途中是一个名叫“巴西（Brasil，葡萄牙语）”的小岛。其他的则包含了美洲和南极洲的轮廓——后者的大陆特征曾被覆盖其上的冰层完全遮掩了，所以，这些地图最初绘制的时间是当那些冰层都消失的时候——这正是在公元前11000年的大洪水结束之后不久的一段时间。

对这些似乎不可能存在但却又的确存在的地图的最好认识，来自于皮里雷斯（Piri Reis），他是一名土耳其的海军将领。这位将领表示，他绘制的地图部分基于哥伦布曾经所使用的地图。很长一段时间，人们都推测，来自中世纪的欧洲和阿拉伯地图是基于托勒密的地形学的；但是，在19世纪末的时候却有研究显示，14世纪的极为精确的欧洲地图是基于腓尼基地形学的，特别是基于推罗的马里诺（Marinus，公元2世纪）的理论。然而，他又是从哪里得来他所了解到的资料的呢？C.H.哈皮古德（C.H. Hapgood），在众多研究皮里雷斯地图及其来源的

最好的研究之一《古代海王的地图》（*Maps of the Ancient Sea Kings*）里，曾指出“这些古代地图所提供的证据，似乎是告诉我们在遥远的时代存在着……一个极为先进的真实文明”；比希腊和罗马更为先进，且航海科学要高于18世纪的欧洲。他总结道，在他们之前的是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可以回溯至少6000年；但地图上的某一些特征，例如对南极洲的精确测量，让他猜测甚至远在美索不达米亚之前，勘察过地球的还另有其人。

当大部分研究都只关注这些地图的大西洋特征的时候，哈皮古德及其团队的研究建立了一个新观点，那就是认为皮里雷斯地图同时还正确描绘出了安第斯山脉，以及从其中向东流去的亚马逊河，还有南美洲的从南纬4°一直到大约南纬40°的太平洋海岸线——例如，从厄瓜多尔经过秘鲁到智利。令人惊讶的是，他们的团队发现，“从山脉的画法可以看出他们是从海里进行观测的，他们在沿着海岸线行驶的船上观测，而非凭空想象。”海岸线被勾勒得极为详细，以至于帕拉卡斯半岛（Paracas Peninsula）都能够被清楚地分辨出来。

斯图亚特•皮戈特（Stuart Piggott）是第一批注意到欧洲抄本的托勒密世界地图上有着南美洲太平洋海岸线的人之一。然而，它所显示的并不是一个在宽广海洋前的大陆，而是类似于提耶拉米迪卡（Tierra Mitica）的一块神秘土地，从中国南部末端延伸出来，那里有一座所谓的黄金半岛（Peninsula of Gold），顺着这条路一直向南的地方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南极洲。

基于对这一点的认识，著名的南美地理学家D. E. 伊巴拉•格拉索发起了一次对古代地图的深入研究。和其他研究者一样，他指出，带来地理大发现时代的欧洲地图实际上是基于托勒密的地理体系的，而后者的理论又是基于推罗的马里诺的地形学家和地理学家的工作的。

伊巴拉•格拉索的研究显示，这个被称作提耶拉米迪卡“附属物”的形状和南美洲西海岸伸入太平洋地区的形状惊人地相似。这里就是各种传说中一直讲到的史前登陆的地点。

托勒密地图的欧洲抄本里有一个名字，指代的是那片神秘陆地的中心，这个名字是卡提噶拉（Cattigara）；伊巴拉格拉索写道，这个地方是“兰巴耶克（Lambayeque）所在之地，那里是整个美洲大陆的主要黄金冶金中心。”不用惊讶，史前黄金加工中心，查文•德•万塔尔建立的地方，也正是非洲的奥尔梅克人，蓄须的闪族人和印欧人相聚的地方。

锡人是否也是在这里登陆的呢，或者是在帕拉卡斯港，接近帝华纳科的地方登陆的呢？

锡人在公元前第一和第二个千年中为后世留下了大量的金属人造工艺品。他们的手工艺品包括数不胜数的金银铜器物；但最受他们偏爱的是青铜，让“卢里斯坦（Luristan，位于伊朗）的青铜”在历史上登上了荣耀的舞台。他们的工艺品，往往都是用他们的神和他们传说中的英雄来进行装饰（见图126a），其中最著名的是与雄狮搏斗的吉尔伽美什（见图126b）。

塔锡什的舰队要花上3年才能完成来回的旅行。考虑到在俄斐装货需要时间，所以每个单向的行程必定会花上超过一年的时间。这暗示我们，航线应该

是环形的，而不是经由红海和印度洋的直线航行——航线是环绕非洲的（见图150）。


a


b

图126

描绘成装备着一根闪电、拿着一个金属杖——这个形象被刻在了石头上，绘在了

不可思议的是，我们在安第斯地区发现了一模一样的主题和工艺品形式。在一项研究报告中有一副插图，是秘鲁人朝拜诸神。这幅图案来自发现于中部和背部海岸地带出土的陶器；这与锡人的青铜器相比简直就令人震惊（见图127a）。在查文•万塔尔，那里的雕塑上描绘着类似赫梯的符号，我们同样还能看见吉尔伽美什大战雄狮的场面。有人曾从旧大陆而来，讲述并描绘了这些故事；在帝华纳科也是一样：在出土的青铜文物中，有一个青铜牌，其上描绘的竟然是近东的英雄故事，宛如卢里斯坦的文物（见图127b）！





图127

对“天使”的描绘，那些带翅的“神的使者”（《圣经》中称其为Mal’achim，字面上的意思便是“使者”），也曾出现在所有古代人的艺术品里；赫梯人的文物中常有显示这些神使站在主神两侧（见图128a），主神则站在太阳门里（见图128b）。这是很有象征性的，因为它再现了远古美洲曾发生的事件，在查文•万塔尔，我们相信，泰奥提华坎诸神的国度与帝华纳科诸神的国度相遇，奥尔梅克特征取代了美索不达米亚特征，出现在“翼神板（Winged-god panels）”上（见图128c）。

在查文•万塔尔，印欧神是公牛神，这是一种神秘的动物。虽然公牛在被西班牙人引入之前并未在南美洲出现过，学者们仍然惊讶地发现，一些的的喀喀湖普诺区域附近的、甚至是位于普卡拉地区（Pucara，传说中维拉科查前往库斯科途中的一个所停之处）的印地安联盟，竟然在史前时代就开始崇拜公牛——J. C. 斯巴尼（J. C. Spahni）1971年在《前哥伦布时代的宗教圣地》（Lieux de culte precolombiens）中对此有所记载。 在帝华纳科和安第斯南部，这位神被

陶器上，秀在了纺织物上。它是古代近东尽人皆知的符号的组合，在巴比伦和亚述这位神被称作莱姆曼（RAMMAN，雷神），西闪族人（West Semite）称其为哈达（Hadad，翻滚的声浪），赫梯人和锡人称其为特舒卜（鼓风者），他都被描绘为站在他的标志动物——一头公牛上，一手持金属工具一手持叉状闪电（见图129a）。








图128

旧大陆神话起源之地的苏美尔人，称此神为阿达德（Adad）或伊希库尔（ISH. KUR，意思是“远山的他”），并将他描绘为拿着金属工具和叉状闪电的神（见图129b）。他有一个称号是ZABAR DIB. BA，意思是“他授予并划分青铜”—— 一条清晰的线索。

他难道不是秘鲁南海岸的里马克（Rimac），安第斯高地的维拉科查？他们都拿着金属工具盒叉状闪电，他们的符号都是独自出现在众山之上的一道闪电。甚至，在一个石刻上，他还站在一头公牛上，这个石刻发现于的的喀喀湖的西南部，是尼比洛（Ribero）发现的（见图129c）。研究过各种形式的维拉科查这个

名字的学者一致同意，这个词的各部分之意为“雨／风暴／闪电”的“主人／至尊”是“造物者／创世者”。一部印加史诗将他形容为“在电闪雷鸣之际到来的”神。这可是一字一字地解读这个神，风暴神。而来自库斯科的黄金盘（参图85b）描绘了一位带着叉状闪电的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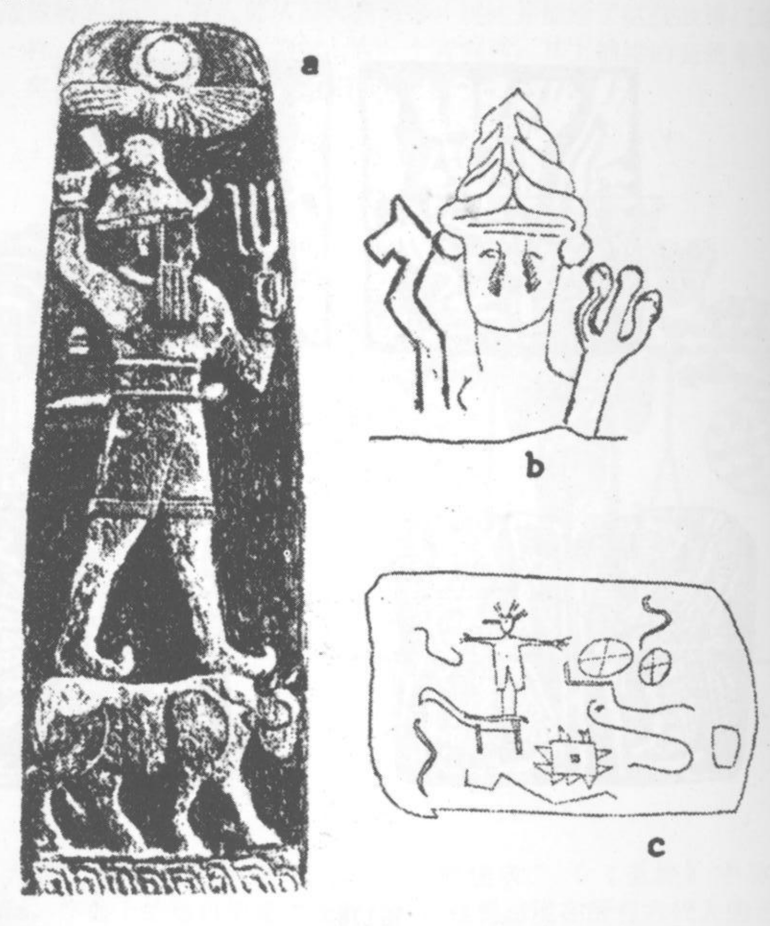


图129

在那遥远年代的某个时刻，伊希库尔／特舒卜／维拉科查带来了他叉状闪电的符号，将它放置在了帕拉卡斯港的半山腰上（见图130）——这可是哈普古德团队从皮里雷斯地图上辨认出的特殊港口，它很有可能就是将帝华纳科的锡和青铜运送到旧大陆的港口。

这个符号是在向诸神及众人宣告：这里是风暴神的国度！

因为，正如《约伯记》里所记录的一样，确实有一个金属锭的来源地，它的地下有如翻涌的火海……那个地方位于群峰之中，“就连秃鹫也寻不到去那里的路，连鹰的眼睛也不曾望见过它。”向人类提供这些极为重要的金属的神正是

在这个地方“将手触向花岗石……从山的根部掀翻它们……在岩石中切割出通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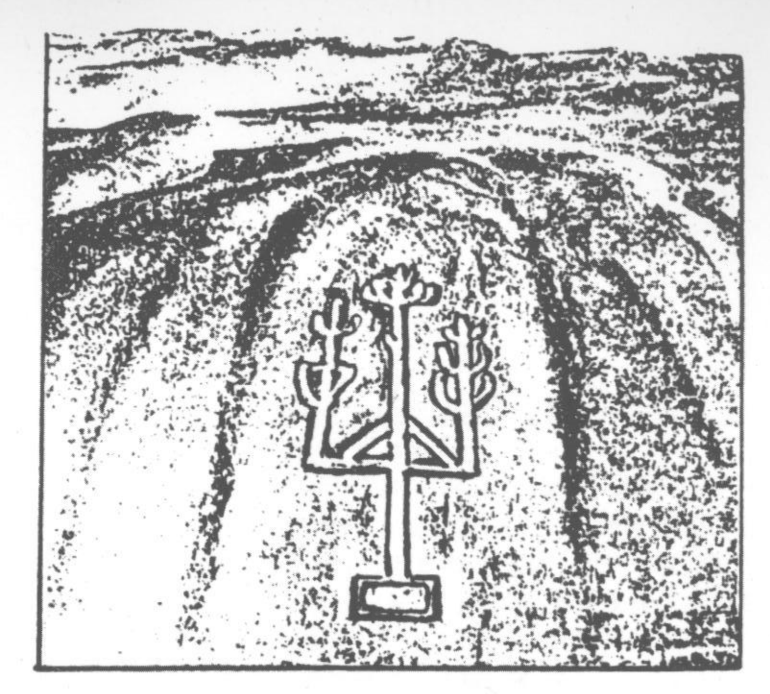


图130

在公元前4000年后的某个时候，伟大的阿努，尼比鲁的统治者，对地球进行了一次访问。

这已不是他第一次进行艰苦的空间飞行了。在44万个地球年——仅仅122个尼比鲁年——之前，他的长子恩基，带领着第一支55人的阿努纳奇小队来到地球，寻找其上的黄金。在尼比鲁，自然因素和科技的滥用使得这颗行星周围的大气层渐渐被削弱，而生物呼吸要靠大气层，同时大气层还要保护这颗被它包裹的行星，维持其中的温度。尼比鲁的科学家们指出，只有在尼比鲁的高空悬浮黄金微粒，才能让尼比鲁免于成为一个冰冻且无生命的星球。

恩基，一位非凡的科学家，在波斯湾迫降，并在岸边建立了他的基地：埃利都。他的计划是从波斯湾水体中汲取黄金元素；然而这么做所得到的太少，尼比鲁的危机加深了。在厌烦了恩基的不断承诺后，阿努亲自来到地球。他带来了他的继承人恩利尔。虽然不是长子，但恩利尔却是合法继承人，因为他的母亲安图，是阿努的一位同父异母的姐妹。他缺乏恩基的贤明睿智，但却是一名卓越的管理人员；他对自然的神秘并不感冒，但却懂得如何处理事务，搞定问题。所有的研究都指出，他所要做的，是直接进行金矿的挖掘，地点在南部非洲。

随之而来的争斗不仅仅局限在这项方案本身，同时还发生在这两位同父异母的兄弟之间。阿努甚至还考虑过是否要留在地球，让他的一个儿子回到尼比鲁做摄政王；但这个想法带来的却是更大的争议。最终他们抽签来决定。恩基去非洲组织采矿；恩利尔留在伊丁（美索不达米亚），修建提炼矿石和将黄金运回尼比鲁的必要设施。而阿努则回到了阿努纳奇的星球。这便是他的第一次到访。

之后的第二次造访，是另一次紧急情况导致的。第一次登陆之后过了40个尼比鲁年，在矿井里工作的阿努纳奇造反了。在那深深的矿井里工作的阿努纳奇们所承受的苦难和辛劳有多少，介于两兄弟之间的嫉妒和摩擦有多少，如今的我们只能凭空猜测了。反正最后由恩基管理的、在非洲南部开矿的阿努纳奇们发动了叛乱，拒绝继续工作，而且，当恩利尔前来解除危机的时候，他作为人质被挟持。

所有这些事件都被记录了下来；千年之后，这些记录告诉地球人，也许它们

知道一切是如何开始的。众神举行了大会。恩利尔坚决提议让阿努来地球执政，并判恩基有罪。在诸位管理者面前，恩利尔阐述了这些事件的关系，指控恩基是叛乱的组织者。但当这些叛军讲述了自己的故事之后，阿努对他们产生了同情。他们是宇航员，不是矿工；而且他们所做工作的劳苦程度，的确已不能被承受。

难道这工作就不做了吗？如果不开采这些黄金的话，尼比鲁上的生命怎么办？恩基出了个主意：我们将创造原始工人，他说道，他们将接手这项艰苦的工作！在众神的惊讶中，他陈述说，在医药卫生最高官员宁悌 / 宁忽尔萨格的帮助下，他正在进行各种实验。在地球上，在东非，当时的确有一种原始类人生物—— 一种猿人。这种生物肯定是从尼比鲁的生命种子进化而来的——在与提亚马特（Tiamat）的天体大碰撞中传播到地球（详见《地球编年史》第一部：《第十二个天体》）。所以基因是可以共存的；所需要的仅仅是升级这个物种，方法则是给予它一些阿努纳奇自己的基因。如此一来，将创造出一种模样和形象都极为类似阿努纳奇的生物，他们能够使用工具，智商也足够听从指挥。

然后就有了LULU AMELU，意思是“混合的工人”。它是通过基因工程，在实验室瓶子里给一个母猿人的卵子受精而得来的。这种杂交生物无法自身繁殖；女性阿努纳奇每次都得扮演生育女神的角色。然而恩基和宁忽尔萨格在一次次的测试和失败之后终于完善了他们，创造了一个完美的模范人类。他们将他取名为亚当，意思是“他是地球的”——地球人。有了大量的劳力，黄金的产量大增，过去的7个殖民点转变为了城市，阿努纳奇——地球上有600位，绕地太空站上有300位——开始享受起了慢节奏的生活。其中的一些，无视恩利尔的反对，取地球人的女儿们为妻子，甚至还有了孩子。对阿努纳奇而言，如今的开采黄金已不再是一项令人厌恶的工作；但对恩利尔而言，这似乎是任务走向歪路的开始。

所有这些在大洪水的时候都结束了。很长一段时间，科学观测都在发出警报，因为南极洲上方的冰盖开始了滑落；当尼比鲁再一次到达近地点的时候，在火星和木星之间，它的强大引力可能会让这个冰盖彻底脱离大陆，造成一场全球性的巨大潮汐波，这将瞬间改变海洋和地球的温度，导致极为可怕的风暴。在咨询阿努之后，恩利尔下达了命令：太空船准备随时离开地球！

但人类怎么办呢，它的创造者，恩基和宁忽尔萨格发出了这样的疑问。就让人类灭亡吧，恩利尔说道。他让所有阿努纳奇都发誓，不得向人类透露大洪水的秘密。无奈之下，恩基也发了誓；但他可以对“一面墙”（墙后有耳）述说这个秘密，于是他让他最忠心的追随者吉乌苏德拉（Ziusudra）修建了一个提拔图（Tibatu），这是一艘可以潜水的船只。他和他的家人，以及足够的动物能够在这艘船上躲过这场洪水灾难，如此一来，地球上的生命将不会被灭绝。恩基还给了吉乌苏德拉一个导航器，让船到达亚拉腊山，这是近东最引人注目的双峰山脉。

由阿努纳奇口述给苏美尔人的创世及洪水故事，要比相似的《圣经》故事及其各种版本都要详细且明确得多。当这场灾难来临之际，在地球上呆着的不仅有半神，其中一些还是主要的神祇，是神圣十二圈里的成员。他们自己都过着地球人的生活：兰纳（Nannar）/ 辛（Sin）和伊希库尔 / 阿达德，他们是恩利尔的小儿子们，都出生在地球；当然，辛的双胞胎子女，乌图（Utu）/沙马氏（Shamash）和伊南娜/伊师塔也是在地球出生的。恩基和宁忽尔萨格加入了其他神的讨论，建议不要带着货物直接离开地球，而是在绕地轨道上停留一段时间，看看地球上将会发生什么。而事实上，当巨大的潮汐波来了又退去，大雨停止，地球的山峰和阳光显露出来，照过云层之时，天空出现了彩虹。

恩利尔发现人类还有幸存者，在一开始的时候暴怒了起来。但后来他变得宽容了。他承认，阿努纳奇可以继续生存在地球上；而一旦他们要重建他们的城市，继续黄金工业的话，以前作为他们的工人的人类就必须大规模地繁殖，而且不能再被当作奴隶看待，而应该被看作为伙伴。

在前大洪水时代，用于阿努纳奇及货物供给往来的太空站在美索不达米亚，位于西巴尔（Sippar）。但原本富饶的两河流域如今覆盖了数十亿吨的淤泥。还是用亚拉腊山的双峰来作为登陆指引的地标，他们在北纬30°的尼罗河岸旁修建了一对人造山峰——两座吉萨大金字塔，用作后大洪水时代西奈半岛太空站的着陆用“灯塔”。

如此一来，人类得以生存繁衍，同时也能为阿努纳奇提供必要的帮助，于是人类被赐予文明。谷物的种子从尼比鲁带到了地球，野生作物和动物被驯养，泥和金属工艺被教授给人类。后者是最为重要的，因为这触及到了阿努纳奇自身对重新开始开采黄金的需求，而现在，那些曾经的矿井都填满了淤泥和水。

在大洪水之后，尼比鲁再一次接近地球，从上面得到了大量的物资；但却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被运送回去。在旧的金矿地，必须进入山体里面发现新的隐藏矿脉，向地下打入一条通道，炸掉岩石；必须给人类提供工具——坚硬的工具——这样才能够帮助阿努纳奇执行这样的工作。幸运的是，洪水还是有一点好处，因为它将矿脉冲了出来，河床上充满了黄金微粒，混在泥沙里。这是一个新的黄金来源——在地球的另一边，虽然工作更为简单，但到达和运输变得困难；因为这些金沙所在之地位于地球的另一边：在那里，面朝大洋的群山中，富饶的金矿资源被发现了。只有在那个地方，黄金才能够被自由地拾取——如果阿努纳奇能够去那里，如果去到那里之后能把黄金带回来。

现在，尼比鲁又一次靠近了地球，伟大的阿努和他的妻子安图再次来到地球访问。他想亲自看看哪里有问题。比如，在给予人类两种神圣金属AN.NA和AN.BAR用于制造坚硬的工具之后，取得了哪些成就？将开采黄金的工作延伸到地球另一边会有哪些进展？货仓里真是装满了黄金，就如报告所述，随时准备运回尼比鲁吗？

※

“在洪水泛滥整个地球之后，王权从天国被带了下来，王权首先是在基什（Kish）。”苏美尔的国王列表中，就这么开始了对近东第一文明各朝代各都城的记载。考古学家们的确曾证实了那座苏美尔城市的古老。在它的23个统治者里面，其中有一位我们可以通过他的称号来推断他是一位冶金学家；其中很清楚地记录道，第22个统治者，恩门巴拉格斯（Enmenbaragsi），“当搞砸了在埃兰（Elam）铸造好的武器时，他很生气”。埃兰，位于苏美尔东南和东部的高地，

的确是冶金学发源地之一；而所谓的铸造好的武器，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考古学的发现，印证了在公元前4000年之后一段时间的古代近东，的确有着成熟的冶金行业。

然而“基什被武器攻击”，可能是被领土受到侵略的埃兰人攻击；而王权，即首都，被转移到了一个新的城市，名叫乌鲁克（Uruk），即《圣经》中的以力（Erech）。它的12位国王中最声名显赫的是吉尔伽美什。他的名字的意思是“致吉比尔（Gibil），熔炼／铸造之神”。金属工业，似乎对乌鲁克的统治者来说相当重要。当它的第一位统治者开始统治的时候，乌鲁克还不过是一个圣域而已，而他的名称前缀是MES——“铸造大师”。对他的题词相当长，有些不同寻常：

> 美思加格伽什尔（Mes-kiag-gasher），神圣乌图之子，
> 成为了伊安那（Eanna）的大祭司，和国王……
> 美思加格伽什尔进入了西海（Western Sea）
> 并向山脉前行。

列表中通常只会出现国王名字和他们各自的统治年份，而这似乎是非常重要的信息，所以被当做是荣耀记录下来。这位铸造大师所跨过的是哪片海，所到的是哪座山，我们也许永远也不能具体地知道；但这些用词却让人想到世界的另一边。

我们能够理解将冶金业完整带入乌鲁克的重要性：这与即将到来的阿努的造访有关。也许是想要让他确信一切都发展顺利，这座特别的城市，乌鲁克，是以他的荣耀修建的，而冶金业的成果应该被显露出来。在这座圣域的中心，修建了一座多层神庙，它的角落是用铸造的金属修建的。它的名字，伊安那，直接表示的意思为“阿努的房子”；但同样也有“锡之屋”的意思。记录阿努到访乌鲁克的详细文献中，我们可以看见一个遍地黄金之地。

从乌鲁克档案馆里找到的碑刻上的注释可以发现，它们源于更早期的苏美尔文献，如今只有中间部分是可读的。阿努和安图已经坐在了神庙庭院里，检阅着诸神的队列。其间，女神们在E.NIR——“光明之屋”——里为来访者准备睡室，睡室覆盖着“下层世界的黄金工艺品”。当天黑的时候，一位祭司爬到塔庙顶层去观测预计中尼比鲁的出现，尼比鲁被称为是“天国的阿努的伟大行星”。在诵读完应有的赞美诗之后，到访者在金盆中洗手，并在7个盘子里用餐；啤酒和果酒都是用黄金容器盛放的。在更多的歌颂“创世者的行星，天国英雄之星”的赞美诗被诵读之后，来访者们被一队持火炬的神祇带到“黄金围场”过夜。

在早上，当诸神起来享用精心制备的、用金盘盛放的早餐时，祭司们在祭祀之时填满黄金香炉。当快到离开的时候，来访的诸神由一队神祇带领，伴随着唱诵着的祭司们，前往停放他们飞船的港口。他们从高贵之门离开这座城市，向下经过诸神走廊，最终到达“神圣港口，阿努之船的堤坝”，并乘坐阿努之船前往“诸神的轨道”。在被称为阿基图（Akitu）之屋的小神坛内，阿努和安图在祷告中加入地球诸神，诵读祝福语7遍，然后，“紧握双手”，诸神出发了。

如果在这次访问的时候，阿努纳奇们就已经开始在新大陆开采黄金了，那么阿努和安图会将这片新的采金地纳入他们的行程中吗？地球上的阿努纳奇会试图在他们面前展现自己新的成果、新的前程吗？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帝华纳科的存在以及诸多有关它的事就都得到了解释。因为在苏美尔，有一座黄金围场、诸神走廊和神圣港口的全新圣域的特殊城市，它是建来让阿努等访问旧大陆的。我们可以知道，在新大陆的心脏地带，也有一座新城市，拥有全新的黄金围场，一个神圣走廊和神圣港口。而且，就像乌鲁克，我们可以发现一个用于测定尼比鲁出现在夜空的时刻的观测台。

这样的相似之处，我们感觉，已经可以解释为何喀拉洒洒亚（Kalasasya）曾需要一座观测台，那是因为它的精确度，和它的时期：大约公元前4000年。我们认为，只有这种访问，可以解释普玛彭古的复杂建筑。那是类似皇室的建筑，还有它的镀金的围场。这就是考古学家们曾在普玛彭古所发现的：不容置疑，那里的黄金并不是仅仅镀在大门的一部分上，而是覆盖了整座墙，所有出入口和门檐。波斯南斯基拍下了在很多精致且装饰过的石块上的数列小圆洞，它们“用于安装覆盖在它们身上的金箔。安装时所用的钉子也是黄金的。”当他在1943年4月将一份研究报告上交给地理学会的时候，他出示了一个这样的石块，上面还带有5根黄金钉（其他钉子被采金人在移除其上的金箔时拿走了）。

普玛彭古在最早的时候，就有着如同乌鲁克的“光明之屋”那样被黄金覆盖的建筑，这种现象在我们发现用于装饰礼仪大门的浅浮雕之后变得更有意义，那些浅浮雕犹如帝华纳科的大神巨像，都是镶金的。波斯南斯基说这些小洞“有些直径是两毫米，环绕在浮雕周围。”被他称作月亮门的一座主门，有着维拉科查的浮雕，在回纹波形式中的是他的脸部，“镶金的……让主要的象形文字能够被凸现出来。”

波斯南斯基的一些发现颇具意义。他发现神的双眼是“圆形小绿松石，牢固地”镶入“双眼的孔中。”而且他发现这样的做法和帝华纳科是相同的，这让他相信，不仅仅是帝华纳科的大门上的浮雕，同时还有那里发现的诸神巨像，都是在脸部镶金，眼中镶入绿松石的。

这个发现是最应注意的，因为在南美洲没有绿松石——这是一种蓝绿色的次宝石。这种矿石的首次开采，在公元前5000年末，被认为是发生在西奈半岛和伊朗的。总之，这些镶嵌技术完全是近东的，而且在美洲的其他地方也并未发现过。

实际上，所有发现于帝华纳科的雕塑中所描绘的神每只眼中都流下了三滴泪水。这些眼泪是镶金的，其中有一些至今都仍然可以清晰地看出来。有一个小名叫做伊尔•弗莱尔（El Fraile，见图131a）的著名大雕塑，有着10英尺高，和其他帝华纳科的雕像一样是用砂岩雕刻而成；这位神的右手拿着一个锯齿状的工具；和其他雕像一样，他每只眼睛落下三滴泪水，不用说，它们当然也是镶金的，这个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见图131b）。相同的眼泪还可以在被称作巨头像（见图131c）的脸部看见，珠宝猎劫者拆开了一座巨大的雕像，因为当地文化认为帝华纳科的修建者“拥有混合石头的秘密”，所以这些雕像并非用石头建成，而是用一种神奇的方式将黄金隐藏在雕像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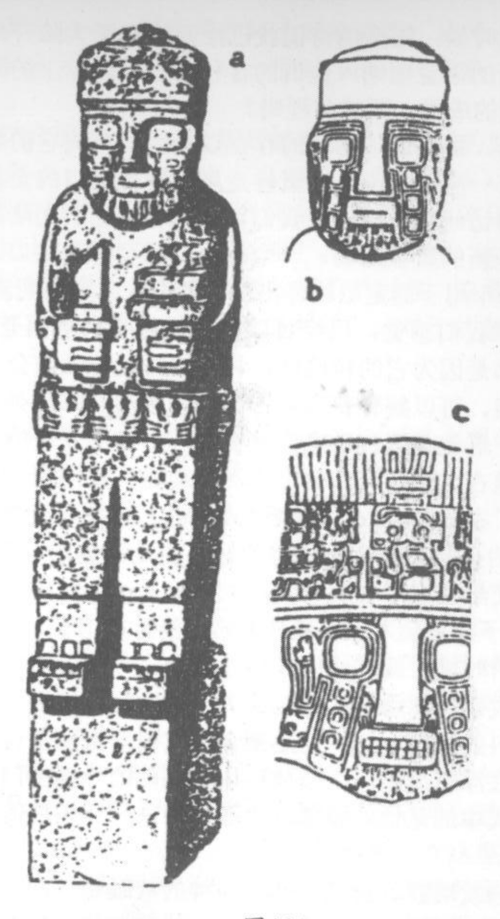


图131

这种想法也许是来自在神泪中镶金，这也许也正是为什么安第斯人（例如阿兹特克人）要将黄金小颗粒称为“诸神之泪”。由于所有的雕像所描绘的神袛都是和太阳门上所描绘的神袛一样，而他们都有掉泪，所以他们后来被称为“哭泣的神”。用我们所掌握的证据来看，我们认为称它“黄金眼泪的神袛”更为合适。一个发现于万凯（Wancai）的独立巨石上描绘了一位神袛，他戴着圆锥形带角的头饰，这是美索不达米亚诸神的标志性头冠，而且他手持闪电杖而非落泪（见图132），很明显，他可以被指认为是风暴神。

位于普玛彭古的一个镀金石块，它上面有着“秘洞”和一条很深的沟，其中的一角被切割用于安置一个筒状物，波斯南斯基认为有可能是祭祀坛的一部分。然而，靠近帝华纳科有一个遗址，那里的石头遗迹让那里显得像是一个小型的普玛彭古，而且在那里也发现了黄金工艺品，那个地方被叫做楚克派查（Chuqui-Pajcha），在艾马拉语中的意思是“液体黄金汇聚之地”，这样看来，一个黄金工业加工厂比祭祀坛的解释要合理一些。

帝华纳科及其周边遗址的黄金储存之丰富，不仅仅是从传说、神话和地名

中得知的，更重要的是考古学的发现。许多黄金工艺品被学者们归类为“古典帝华纳科”，因为它们的形状或装饰（如惯例中的黄金眼泪的神袛、楼梯、十字等）在20世纪30年代、40年代和50年代的考古过程中被发现于邻近遗址和岛屿上。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场探寻是由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威廉•C. 本尼特（William C. Bennett），皮博蒂博物馆的阿尔弗雷德•基德二世（Alfred Kidder II）和瑞典民族博物馆的斯提格•莱登（Stig Ryden）、马克思•博图加（Max Portugal），之后还有拉巴斯考古博物馆的馆长完成的。



图132

这些物品包括杯子、花瓶、盘子、管子和钉子（后者中有一些有6英寸长，头部像三页羽毛）。在这两座神圣的岛屿——的的喀喀（太阳岛）和高迪（月亮岛）——上，于更早的发现中得到的黄金物件曾被波斯南斯基和A. E•班德列（A.E Bandelier）在《的的喀喀和高迪岛》（*The Islands of Titicaca and Koati*）中也有记录。的的喀喀的发现大部分都出现在已无法识别的废墟中，它们位于神圣岩石的近郊和它的山洞中；学者们既不同意这些工艺品属于帝华纳科的早期，又不同意（有一部分人同意）它们来自印加时代，因为大家都知道，印加人曾来过这些岛屿朝圣并立起圣坛，当时是印加第四任统治者梅塔•卡帕克（Mayta Capac）统治的时候。

出土于帝华纳科的黄金和青铜工艺品说明，在这个地区，黄金是先于青铜的。波斯南斯基犹豫地将青铜时代降级为帝华纳科的第三个时期，并显示出了从黄金时代开始，用青铜夹具修复建筑物的发生率。由于附近山脉中的矿井以强有力的证据证明矿石和黄金是在同一地点开采的，说明有可能在的的喀喀区域黄金的发现以及随之而来的开采引出了锡矿石的存在：它们被发现混合于同一个河床和溪流中。在提潘尼河（Tipuani river）以及那些从伊挺普山

（Mount Illampu）流下来的河流中，一部名为《玻利维亚和巴拿马运河的开放》（*Bolivia and the Opening of the Panama Canal*，1912年）的玻利维亚官方报告显示，除了锡矿石之外，“这两条河都因河沙中富含黄金而闻名”。在300英尺深处，岩石底部都还无法找到。值得注意的是，“含金率与沙砾深度呈正比”。这个报告指出，提潘尼河的黄金是22～23.5克拉的——几乎是纯金。玻利维亚砂积金矿床几乎是取之不尽的，哪怕是在被西班牙征服后数个世纪的开采之后。仅在1540年至1750年，单西班牙人，就从玻利维亚带走了超过1亿盎司的黄金。

在十九世纪独立之前，今天的“玻利维亚”被称作上秘鲁，是西班牙人秘鲁殖民地的一部分。我们已经在之前的章节中讲到过，西班牙人从秘鲁拿走了大量的黄金、白银和铜矿，欧洲人甚至相信，西部美洲，无论南北，所有金矿的“母矿”都位于秘鲁的安第斯区域。

一张南美洲矿产地图可以让这个变得更直观。三条宽度不断变化的地带象征着黄金、白银和铜的矿脉，它们如三条大蛇在安第斯山脉蜿蜒而行，从西北方一直到东南方倾斜，从北部的哥伦比亚到达南方的智利和阿根廷。在这整条路程中，分布着世界上著名的矿点，一些被公认是纯度极高的真正的矿山。

自然的力量缓慢却有力，毫无疑问，还有大洪水的巨大冲击，这些都使金属及矿石被推出了它们原本所在的镶入岩石里的矿床——它们暴露了出来，从山的一侧被冲刷下来进入河床。由于南美洲的大江大河绝大多数都是从安第斯山脉向东流去，经过巨大的巴西平原进入大西洋，这也正是为什么黄金和铜在大陆的这一侧也很丰富的原因了。

然而，在安第斯山脉中的矿床才是真正取之不尽的；当有人看着这些在地图上用不同颜色标注的缠绕在一起的矿带的时候，很像是在看一个双螺旋结构的DNA链条，与RNA链条缠绕着。在这些链条中，还分布着其他有价值，甚至是稀有的金属——铂、铋、锰、钨、铁、汞、硫、锑、石棉、钴、砷、铅、锌；而且，还有对现代及古代的冶炼和精炼非常重要的物质：煤和石油。

一些含金率极高的金矿，部分被冲到了河床里，堆积在的的喀喀湖的东部和北部。正是在那儿，在从东北一直环抱的的喀喀湖到东南部的里尔科迪勒拉山脉里，一条新的矿带加入了进来：这条矿带主要是以锡石这种形式而贮存的锡矿。它在湖东岸变得很显眼，顺着帝华纳科盆地向西弯曲，然后以几乎和德萨瓜德罗河（Desaguadero River）平行的方向向南延伸。它在靠近奥路罗和波奥湖的地方与其他三条矿带结合，并且停留下来不再延展。

当阿努和他的妻子前来查看这些丰富的矿产的时候，帝华纳科的圣域、黄金围场、码头，都已经建成了。在公元前大约4000年的时候，阿努纳奇是得到了谁的帮助，来修建这一切？到那时，苏美尔周围的高地居民已经有了入门级的冶金和石工传统，而且他们也可以与技师一起被带走。但是真正的冶金学技术还包括了铸造，高块施工（high-rise construction），按建筑蓝图进行建筑，以及精确建筑物朝向，这些都掌握在苏美尔手里。

位于半地下密室里的中心塑像上的人是蓄须的，这与围场墙上的石刻头像一致。他们大多都包着头巾，和苏美尔贵族一样（见图133）。

人们不禁要问，印加人是从什么地方用什么方式来继续古代帝国的风俗，获得苏美尔（其实来自于阿努纳奇）的继承方式的。为什么在印加人的咒语中，祭司用魔法语言Zi-Ana来求天，用Zi-Ki-a来求地——这两个词无论是在盖丘亚语中还是在艾马拉语中都是完全没有意义的——但在苏美尔语中，Zi-Ana的意思是



图133

“天国的生命”，而ZI.KI.A则是“大地及水的生命”。而为什么印加人从古帝国时代得到Anta这个词，用来泛指金属，具体指代铜——这是否是一个苏美尔词汇，AN.TA，它正好与AN.NA（锡）和AN.BAR（铁）是一类的？

这些苏美尔冶金术语的残留因被发现的苏美尔矿业方面的象形文字而变得更为令人信服。A. 巴斯蒂安（A. Bastian）带领的德国考古学家，在位于哥伦比亚金矿中心的玛尼萨莱斯（Manizales）河岸旁的岩石上发现了此类符号（见图134a）；一项由E. 安德烈（E. Andre）领导的法国的官方行动，在东部区域的河床进行探索，在洞穴前的岩石上发现了刻于其上的相似符号（见图134b）。许多位于安第斯金矿中心的岩画以及其周边地区，都发现了类似苏美尔楔形文字和象形文字的符号或名称，如乌鲁（Uru）这个词。在这些岩画中发现了放射十字符号（见图134c），这幅岩画是在的的喀喀湖西北处发现的——这个符号曾被苏

美尔人用于指代第十二个天体尼比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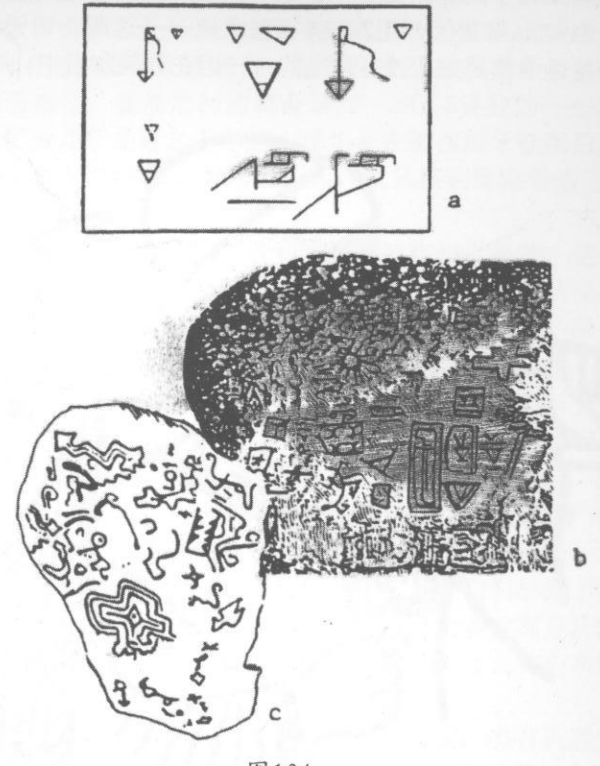


图134

分析过所有的可能性之后，可以看出，当时被带到的的喀喀湖的苏美尔人中的一部分，也许一直繁衍了下去。今天，他们也只有很少的数百人还存在；他们居住在湖中间的一些小岛上，坐芦苇船在湖上航行。构成这个地区最大居民群的艾马拉和科拉（Kholla）部落认为，他们是这个区域最早居民的残余，而这些最早的居民是其他地方到来的外族人，他们称他们为乌鲁。这个名字被习惯性地解释成“古时的人”；但，他们最初被这么称呼会不会是因为他们来自苏美尔首都乌尔？

按照波斯南斯基的看法，乌鲁人命名了5位神祇：帕卡尼-马库（Pacani-Malku），意思是古老之主或伟大之主；马库即主的意思；还有地球上、水里的和太阳的诸神。马库这个词汇很明显是源于近东的，在近东它的含义是“王”（它至今存在于希伯来文和阿拉伯语中，表示相同的意思）。一个研究乌鲁人的项目——见《美洲人类学》（*American Anthropologist*）第43卷——由W. 拉巴里（W.La Barre）带领，它在报告中说乌鲁“神话”提到了“我们，这片湖的居民，是这地球上最古老的。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在这里，从太阳还被隐藏着之前……在太阳隐藏自己之前我们就已经在这个地方很久了。然后科拉人来了……当他们为他们的神殿打地基的时候，他们用我们的身体来献祭……帝华纳科是在

黑暗时代之前修建的。”

我们已经确定了这个黑暗之日，“太阳被隐藏”，发生在大约公元前1400年左右。我们曾说过，这是一场全球性的事件，它留在了处于地球两侧的人的写作和回忆中。这个乌鲁传说，或集体记忆，告诉我们帝华纳科是在这场事件之前修建的，而且乌鲁人是在那之前很久就到达了那个地方。

时至今日，乘坐芦苇船浮于湖面的艾马拉部落仍然说是乌鲁人教会了他们如何制造这种小船。这些芦苇船与苏美尔人的芦苇船值得注有意的相似之处，让托尔•海尔达尔（Thor Heyerdahl）重制了一艘这样的船，开始了康提基（Kon-Tiki，维拉科查的一个称号）的旅行，来证明古代苏美尔人能够办到横穿大洋的远行。

苏美尔人或乌鲁人在安第斯区域分布的广度，能够通过慢慢搜集其他小线索而得来，例如乌鲁在所有安第斯语言中都是“日子”的意思，在艾马拉语和盖丘亚语以及美索不达米亚语中的意思一样，都是“白昼”之意。还有一些其他安第斯词汇，例如，uma / mayu是水的意思，khun是红色的意思，kap是手的意思，enulienu是眼睛的意思，makai是吹打的意思，相当明显，这些都是源于美索不达米亚的。帕布罗•帕特隆（Pablo Patron）在《美洲语言学新研究》（*Nouvelles etudes sur les langues americaines*）一书中指出，“很显然，秘鲁当地的盖丘亚语和艾马拉语是源于苏美尔－亚述的。”

乌鲁这个词汇常常出现在玻利维亚和秘鲁的一些地理名字中，例如重要的矿业中心奥路罗（Oruru，最后三个字母是uru，乌鲁用拉丁语写作uru），印加的神圣河谷乌鲁般巴（Urubamba，意思是“乌鲁的平原 / 河谷”），以及它的著名的河流，等等等等，不胜枚举。事实上，在这个神圣河谷中部的洞穴中至今仍居住着一个部落的残留，他们自认为是的的喀喀湖的乌鲁人的后代；他们拒绝从洞穴中搬到房子里，因为他们宣称，他们的离去会导致山崩，导致世界末日。

还有其他一些明显的纽带存在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和安第斯文明之间。事实上，正如帝华纳科的情况，苏美尔首都乌尔也是被一条运河围绕，在北边有一个港口，另一个港口存在于西南方，这个如何解释呢？而且，位于库斯科主神殿内的黄金围场又该怎么解释呢，还有覆盖于库斯科墙上的金箔——这些正如普玛彭古和乌鲁克。还有位于太阳神殿的“图画圣经”，它描绘的是否正是尼比鲁和它的轨道呢？

西班牙人曾在他们身上看到了许多以色列十支部落的印地安后代的风俗。岸边的城市以及他们的神殿，让征服者们联想起苏美尔的圣域和塔庙。而且要如何解释靠近帝华纳科的滨湖居民拥有装饰极为华丽的纺织物，这在美洲是唯一的。特别是将这些纺织物与苏美尔纺织物，犹其是乌尔纺织物进行对比的时候，会发现有太多的相似，而乌尔的纺织物在古代因为其设计和色彩而名声大振。为什么诸神的肖像都戴着圆锥形头饰，而且还有一位手持宁悌的脐带剪的女神？为什么他们也拥有一部和美索不达米亚相同的历法，拥有与苏美尔相同的黄道带划分方法，懂得岁差和黄道十二宫？

在没有把充斥在之前各章节的证据仔细排列之前，就已经可以看出，我们已经将有关安第斯文明开始之谜的各个小碎片收集在了一起。万事俱备，现在只需

要一点，那就是，如果我们一旦承认阿努纳奇的存在，以及公元前4000年左右苏美尔人在这个区域的出现，那么我们将会发现，我们所搜集的这些证据已经进入了自己正确的位置。刻在太阳岛岩石上的有关创世者和他的两个儿子——太阳和月亮——升天的传说，完全有可能是对阿努离去时的场景的集体记忆。他的儿子辛和他的孙子沙马氏，曾从普玛彭古出发，乘船进行了一次短小的旅行，前往在某处等待着他们的阿努纳奇的航空船。

※

在乌鲁克的那个难忘之夜，正当尼比鲁能被看见之时，祭司们点起了火炬，作为给邻近村落的信号。篝火也点着了，作为给邻近居民的信号；紧接着整个苏美尔都点燃了，庆祝阿努和安图的到来，以及众神之星的出现。

接着人们就说了他们正在经历着的是每3600个地球年才会发生一次的事情，当然他们知道这在他们的一生中就只有这么一次。人类并没有停止渴望这颗行星的再次到来，并且将这个时代称之为黄金时代：并不仅仅是因为它从实际上讲的确是黄金的时代，同时还因为这对人类而言是富足而和平的时代。

但在阿努和安图返回尼比鲁之后没有过多久（如果按照阿努纳奇的时间观），这样的时代被破坏掉了。那是在大约公元前3450年，在我们的纪年表中，是巴别塔（Tower of Babel）事件所发生的时候：马杜克（Marduk）/拉（Ra）采取行动，想让他的城市巴比伦取得在美索不达米亚的王者地位。虽然被恩利尔和尼努尔塔（Ninurta）给挫败了，但这件事牵扯到的人类因修建一座发射塔成功，而让神做出了分散人类、混乱其语言的决定。唯一的文明及其语言被分裂了；然后在一个持续了350年的混乱时期之后，拥有自己的语言和初步文字的尼罗河文明形成了。埃及学家告诉我们，这是发生在公元前3100年。

在苏美尔称霸受挫，马杜克/拉抓住机会重返埃及，并从他兄弟透特（Thoth）那里夺得霸主地位。现在透特发现自己是一个没人膜拜的神；好了，现在我们的观点是，透特带着一群他的追随者前往了一个新的国度——中美洲。

我们还认为，这不仅仅是发生在“大约公元前3100年”，而是切实发生在公元前3113年——这个时间，这一年，甚至是这一天，正是中美洲人长历的开始。

用大事件作为锚点来计算时间的流逝也并非少见。西方基督教的历法从耶稣诞辰开始计年。穆斯林历法从大逃亡开始计年。纵观各地各国的诸多实例，我们应该会注意到犹太历法，它实际上是古代尼普尔（Nippur）的历法，而尼普尔是恩利尔的苏美尔城市。犹太历法的计年（1988年是5748年）是从“世界之初”开始算起的，但与通常的推测不同，它是完全按照尼普尔历法的开始日期而开始的，公元前3760年——这个时间，我们推测，是阿努造访地球的时间。

那么，为什么就不能相信我们所说的，中美洲长历所开始的时间正是羽蛇神奎扎科特尔到达他的新国度的时刻——特别是因为他正是那位将这部历法带入这片大陆的神祇。

透特在苏美尔文献中名叫宁吉希兹达（Ningishzidda）——生命之树的主人。在被自己的兄弟打败之后，他成自己兄弟的对手——恩利尔诸神及其战士和

尼努尔塔的天生盟友。记录中说道，当尼努尔塔想要让古地亚为他修建一座塔庙的时候，是宁吉希兹达/透特帮忙画下的建筑图纸；也许他同时还详细注明了建筑所需要的稀有金属，并且还插手了货物供应。作为恩利尔集团的朋友，他不得不与伊希库尔/阿达德和安第斯国度保持友好的关系，可能在那里他是一位很受欢迎的贵客呢。

我们可以肯定，的确有一位蛇神带着他的追随者们插手了帝华纳科附近的一些金属工业遗址的开发。在帝华纳科一期遗址和二期遗址之间所发现的一些雕塑和浮雕上，我们都找到了蛇的符号——这种符号在帝华纳科本身是极为少见的，还有一些在附近遗址所发现的巨大半身人浮雕（见图135），后来被当地人移走用于装饰帝华纳科教堂（见图136）的入口，它们上面有很重的非洲人痕迹。

波斯南斯基为使用砂石来进行建筑和雕刻的一期阶段到使用更为高端的安山岩（andesite）的二期阶段定下一个时间。但事实上，这种转变标志着帝华纳科的重心从黄金转移到了锡，我们相信，这是公元前2500年的事。如果正如我们所认为的那样，管辖近东山区的恩利尔集团的诸神（阿达德、尼努尔塔）到了这个新国度，忙于建立锡石殖民地，它揭示了为什么，在那段时间伊南娜/伊师塔夺



图135

得了近东的权力，并发动了一场针对马杜克/拉的血腥进攻，为她深爱的杜姆兹（Dumuzi）报仇——她声称杜姆兹的死是马杜克干的。

正是在那个时候，可能是旧国度的不稳定的一个后果，相关诸神决定要在一个很远的地方建立一个新的文明——即安第斯文明。当帝华纳科的重点是供应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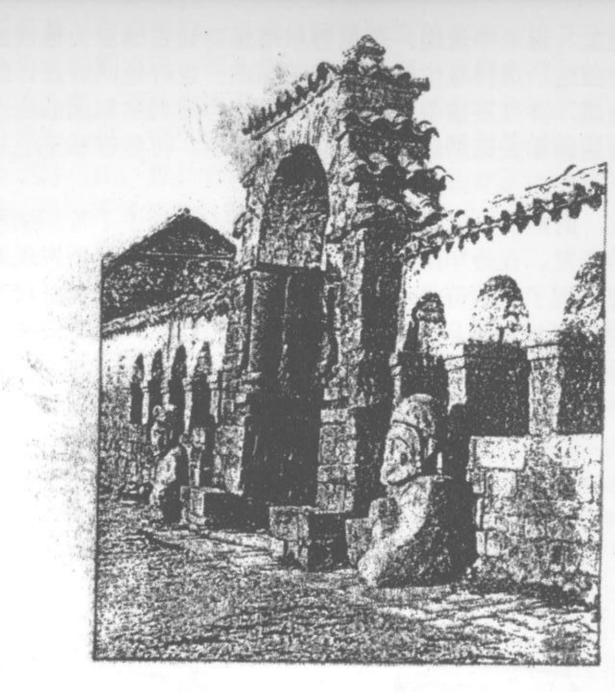


图136

的时候，安第斯区域还拥有着取之不尽的黄金。所有被需要的事就是，给予安第斯人必要的技术和工具来开采黄金。

然后在大约公元前2400年的时候，在的的喀喀，曼科-卡帕克被给予了黄金杖，并被送到了库斯科的黄金区域。

这个魔杖的形状和用途是什么呢？在所有针对这一课题的最完善的研究中，有一本被称作《印加光晕》（*Corona Incaica*）的著作，是朱安•拉里（Juan Larrea）的研究成果。在分析了工艺品、传说和对印加统治者的图画描绘后，他指出，魔杖是一把斧头，是一种被称为瓦里（Yuari）的工具。当第一次被给予曼科-卡帕克的时候，它的名字叫做土八一瓦里（Tupa-Yuari），即皇家斧头（见图137a）。然而，它到底是一种武器还是一种工具？

埃及语中对应“诸神、神圣”的词汇是尼特鲁（Neteru），是“守护者”的意思。然而这也正是苏美尔（Shumer，而非Sumer）这个词的意思——“守护者之地”；在早期传入希腊的《圣经》和伪《圣经》文稿的译文版中，纳菲力姆（又称阿努纳奇）被翻译为了“守护者”。这个词对应的象形符号是一把斧头（见图137b）；E.A瓦利斯•巴吉（E.A. Wallis Budge）在《埃及众神》（*The Gods of the Egyptians*）一书中将一个特殊的章节命名为“斧头，神的符号”，其中指出它是金属制作的。他提到这个符号——如尼特（Neter）这个词——有可能是从苏美尔语中借来的。这个实际上还可以从图133里面看出一些端倪。

由此，我们的星球上出现了安第斯文明：通过给安第斯人一把斧头，从而让他们为诸神挖掘黄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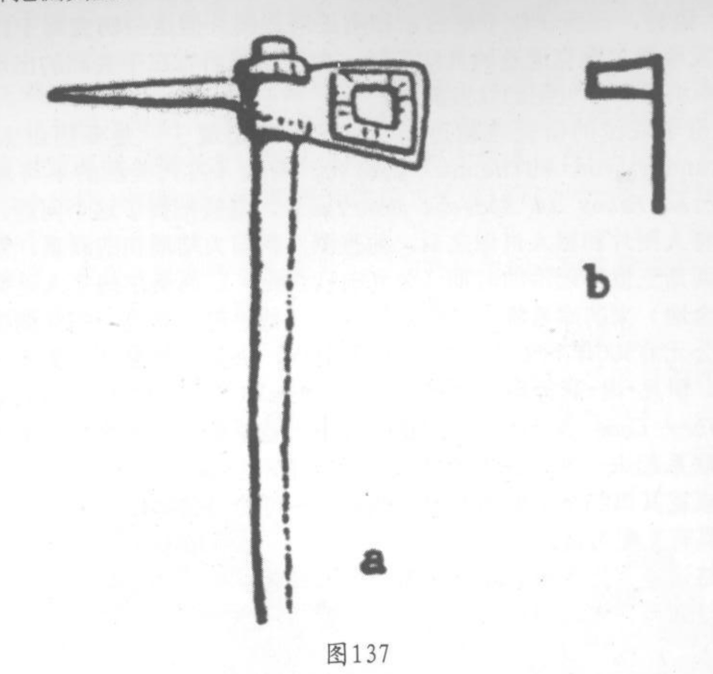


图137

曼科-卡帕克和艾亚兄弟的故事，同时还标志了美索不达米亚的终结和帝华纳科黄金时代的开始。中间出现了一个间歇；它一直持续到直到那个地方重新成为世界锡都。锡人横渡太平洋来到这里，带来锡或青铜成品。后来，慢慢地其他路线也出现了。各殖民点出现的令人震撼的大量青铜，揭示出曾经存在过一条沿着贝尼河向东到达巴西大西洋海岸的路线，然后借洋流一直到达阿拉伯海、红海再到埃及，或通过波斯湾到达美索不达米亚。还可能有一条线路通过古帝国和乌鲁般巴河，因为在巨石遗址和马丘比丘发现了一大块纯锡。这条线路指向亚马逊河流经南美洲的东北角，在那里穿过大西洋到达西非和地中海。

再之后，出现了第三条更为快捷的路线，通过加勒比海联通的太平洋和大西洋——实际上，西班牙人走的就是这条路。

这条路，在公元前2000年之后肯定成为了首选，那时地中海人出现了；因为，在公元前2024年，尼努尔塔带领的阿努纳奇，害怕西奈的太空站被马杜克的追随者控制，用核武器摧毁了它。

然而，满是杀气的核武器制造的乌云向东飘动，飘往南美索不达米亚，摧毁了苏美尔和它最后的都城乌尔。虽然大势已定，但这片云又向南飞去，竟然没有进入巴比伦；而马杜克此时争分夺秒带领着迦南和亚摩利军队夺得了巴比伦的王权。

在极少数认为奥尔梅克人是非洲黑人的学院派研究中，有一个是尼奥•威勒（Leo Wiener），他是哈佛大学的斯拉夫语和其他语言学教授，著有《非洲以及发现美洲》（*Africa and the Discovery of America*）。基于种族特征

和其他因素，主要是语言学分析，他指出，奥尔梅克语属于源于西非的曼丁哥（Mande）语种，而西非位于尼日尔和刚果河之间。但这份研究写于1920年，那时还没有发现奥尔梅克遗迹的真实年龄，他将这些语言在中美洲的出现，归结于阿拉伯的航海家和中世纪的奴隶商人。

另一份学院派的研究在超过半个世纪之后出现了，是亚历山大•冯•渥森纳（Alexander von Wuthenau）的研究，叫做《古代美洲的不可思议的脸》（*Unexpected Faces in Ancient America*），直接把握了这个问题。在比较过诸多闪米特人图片和黑人肖像之后，他推测，新旧大陆最初的联系，发展于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三世所统治的时期（公元前12世纪），而奥尔梅克人是努比亚（埃及主要产金地）来的库希特人（Kushites）。他感觉，其他一些非洲黑色人种，可能会在公元前500年到公元200年之间的时候，乘坐“腓尼基和犹太船只”来到这个地方。伊凡•冯•瑟提玛（Ivan van Sertima）在他的著作《他们早于哥伦布而来》（*They Came Before Columbus*）中，着手要将这中途超过半个世纪的学院派研究联系起来，并倾向库希特人：公元前8世纪，当库什的黑色国王登上了埃及王座成就其第25个王朝的时候，他们——可能是航海技术发展的结果——在中美洲也具有支配力量。

这个结论是因为当时的观点认为，奥尔梅克巨头像是来自那个时间的；但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奥尔梅克的开始要追溯到公元前2000年。那么，这些非洲人会是谁呢？

我们相信，尼奥威勒的语言学研究是正确的，但并不认同他的时间论。当我们将奥尔梅克巨头像（见图138a）和西非人——例如这位尼日尼亚领袖，I. B. 班拉吉达（I. B. Banagida）将军，见图138b）——加以比较，数千年的距离一下就被惊人地拉近了。只有在非洲的那个地方，透特才能带领他的追随者进行采矿，因为在那个地方，黄金、锡和铜，是最丰富的。尼日尼亚一直因它的青铜小



a



b

图138

雕像而驰名千年；一些遗址通过炭测龄方式进行检测，最古老的可以回溯到公元前2100年。

正是在那里，在西非，现在被称为加纳的一个国家曾经被称为黄金海岸（Gold Coast）数个世纪，这个名字很形象——连腓尼基人都知道那里是一个黄金之地。那里的居民，整个大陆都知道他们的冶金技术；在他们的工艺品中，有黄金制作的块状物，和阶梯金字塔极为相似（见图139）——而这种建筑在他们那里并不存在。

我们相信，在旧大陆的持续突变之后，透特将他的追随者带走了。他们开启了一段新的生活，一个新的文明，和一个新的采矿地。

最后，正如我们所阐述的，这些矿工，奥尔梅克人，向南移动，先去了墨西哥的太平洋海岸，然后穿过地峡进入南美洲北部。他们最后的目的地是查文地区；他们在那里遇见了阿达德的金矿工人，也就是手持黄金杖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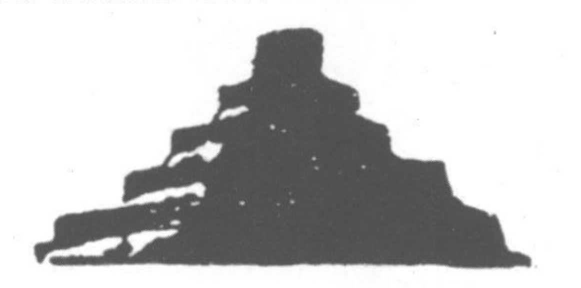






图139

※

新国度的黄金时代并不会永远地持续下去，墨西哥的奥尔梅克遗址被摧毁了；奥尔梅克人自己和他们的蓄须的同伴有了一个不太愉快的收尾。莫奇卡人（Mochica）的陶器，描绘了巨人和带翅的诸神用金属剑作战。古帝国目睹了部族战争和杀戮。而在的的喀喀的高地上，艾马拉传说提到了侵略者从海岸向山上进军，杀死在那里的白人。

这些是阿努纳奇内部争斗导致的人类冲突，还是这些都发生在诸神升天离去之后？

无论它是怎么发生的，可以肯定的是，最后新旧大陆的联系被切断了。在旧大陆，美洲人变成了泛黄的记忆——只被古代的作家们提到，以及从埃及祭司口中听来的亚特兰蒂斯的故事，还有那些描绘着不知名大陆的奇怪地图。最后，新国度成为了失落的国度，不再引人注目。

再之后，来自西班牙的白人又来了，他们烧杀劫掠，安第斯人只能看着这些被洗劫一空的黄金围场，并抱着一线希望，想再看见他们流淌着黄金眼泪的带翅的神（见图140）。



图140

而在新国度本身，随着时间的流逝，过去的黄金时代成为了传说。但记忆却不会死去，它们在故事中延续着——它告诉我们这一切是如何开始的，以及奎扎科特尔和维拉科查将会用怎样的方式再回来。

我们现在找到了巨头像、巨石墙、被废弃的遗址和流泪之神一旁孤零零的大门。我们肯定会思考：这些美洲人是否在告诉我们，这些神就在他们之中，并期待着他们的回归呢？



玛雅、阿兹特克、奥尔梅克、托尔特克、印加……
突然出现并且突然消失的美洲古代文明
是一个孤立系统还是《圣经》中该隐的迁移之地？

失落的国度

在哥伦布之前到达美洲的诸神

16世纪，西班牙征服者来到新大陆，寻找传说中的黄金城埃尔·杜拉多。然而，无法解释的神秘现象表明，他们并不是第一批来此拓荒的淘金者，因为同样的工作在很多个世纪前早就发生过了——无数巨石建筑群构造在地球上最难以进入的雨林深处，它们错综复杂地记录了整个天穹及地球上发生的各种事件。

为什么一个如此伟大的文明会突如其来地出现在新大陆？它只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吗？

在不同寻常的《地球编年史》第四部中，撒迦利亚·西琴解开了隐藏很久的失落的新大陆文明的秘密，并对玛雅、阿兹特克、奥尔梅克、印加的诸神身份进行了全新的识别。对他们了解得越多，就越能见出其与旧大陆千丝万缕的联系：苏美尔与埃及的天神，正是南美洲的创世者“维拉科查”和中美洲的主神“羽蛇神”；而更加神秘的“蓄须人”，则把关于亚特兰蒂斯的传说带回了地中海地区。

“这部引人入胜的书
对美洲古代文明的解读令人耳目一新，深感震撼。”

——纽约城市论坛（*New York City Tribune*）


建议上架：历史考古/神秘文化
ISBN 978-7-229-01815-3
9 787229 018153 >
定价：36.00元